
武侠世界
第33年
10
$15.00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乃石中蓮先生所著「珠緣俠劫」，「江南藍白二刀」的藍景豪與臨安白希，各具一身好武藝，孫玉璇傾慕其才華特來結識，相見之下，藍白二人均對孫玉璇生出愛慕之情，孫玉璇唯有出難題考核他們，以決定嫁誰，白希本來是勝者，但藍景豪却暗施手段，而最後得娶美人歸。白希痴情專一，祇求見伊人一面，然藍始終不肯，白希氣憤而將藍景豪困於山洞中……故事情節曲折離奇，引人入勝，其中不乏激烈壯觀的打鬥場面，更有一段悱惻纏綿，旖旎香艷的愛情故事，佳作前面，切勿失諸交臂！

*　　*　　*

臥龍生先生所著「王妃之死」由今期起連載刋出，而石磊先生所著「劍中奇緣」，雲飛雁先生所著「絕情劍」，麥上花先生所著「贖罪金」均在今期刋出，名家佳作，篇篇精彩，萬勿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刋登蕭顯先生所撰寫的「玉面浪子司馬龍傳奇故事」之「游龍驚夢」。

*　　*　　*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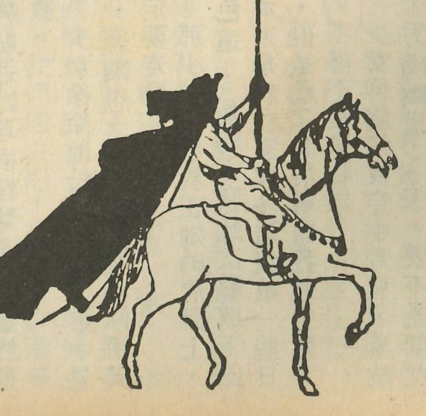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運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運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10期
（總號166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石中蓮・文
可　飛・圖

珠緣俠劫

藝成別母　訪尋生父

一輪明月高掛在夜空，溫柔地射出清輝玉潔的銀光，碧綠的海水，在月光的映照下像倒翻了的水銀，被夜風吹起一層層亮晶晶的銀波，彷彿無數條的銀蛇在水面上翻滾騰躍，眞是美妙極了。

這時，臨海的一座山崗上，有一對少年男女並肩坐在一塊岩石上，四隻眼睛望着那閃耀發光的銀波，一會兒之後，只見那少女把臉斜貼在少年的肩膀，啓口問道：「世傑哥，你覺得這梧州島的夜色美麼？」

「美，實在太美了！」

「你看這時的海面像甚麼？」

「好像一張其大無比的銀網。」

「你再看看那繫在　岩上噴出的水花又像甚麼？」

「像爆開的朵朵銀花。」

「是不是也像一顆顆，數不清的夜明珠？」

「嗯，像……啊，妳見過夜明珠麼？」

「沒有，我是聽人說的，聽說世上有一種夜裡會發光亮的珠子，放在黑暗處會射出柔和的亮光，光明如同白日，世傑哥，你見過了沒有？」

「見過，有一年我隨師父去看一位住在深山洞府中的前輩，他那洞中便有一顆龍眼大的夜明珠，長年大放光明，不必另點燈火！」

「啊，我以為人家在騙我，原來世上果然有這東西，世傑哥，你幾時也找一顆給我好不好？」

「哈，這談何容易，這種寶物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啊！」

「我是說以後你碰到機會，就弄一顆給我玩玩嘛！」

「好的，若是能遇上那樣機緣，我一定替你弄一顆！」

「眞的？世傑哥你眞好，我先謝謝你啦！」

「芸妹，其實妳自己已經有兩顆，還這樣貪婪？」

「我有兩顆，在那兒？」

少年不立刻作答，只含笑凝望着她罩上一層驚疑奇怪的、神色美麗的臉兒，半晌不言不語，似乎很欣賞她一派微微發呆的樣子，天眞的神情！

那少女被看得越發迷惑，揪住他衣袖道：「說呀！我有兩顆夜明珠在那裡？」

少年舉起手指着她雙眸笑道：「妳這一對閃閃的美眸，不就是夜明珠嗎？」

少女一聽方知他在調侃她，雖知他這比喻是在讚美，芳心感到一絲甜甜的，却故意裝出嬌嗔之態，哼道：「好啊！原來你也不正經。」說罷，舉手作勢便要打了下去。

那少年慌忙把她雙玉掌接住，握在自己手裡，笑道：「芸妹，我是跟妳說着玩的，妳既然喜歡夜明珠，我一定為妳找一顆，這總可以了吧！」

那少女「噗嗤」一笑，順勢把頭埋在他的胸懷中，嬌聲道：「你說話要算數啊！」

少年頓感胸中一陣暖兮兮，鼻中鑽進一股溫香，飄飄然地如入仙境，不禁伸出右手撫摸她的秀髮，把嘴貼近她耳根輕聲道：「當然是算數。」

少女徐徐地抬起頭來，眼中忽現一絲幽怨之光低聲道：「你明天一定要走麼？」

那少年一手放在她的肩頭上，正色道：「是的，我此次藝成下山，本來是想在家裡多陪我娘一些日子，但是為了急於尋訪我爹生死下落，不得不盡快起程！」

少女仰望了夜空中月兒，半晌後，方幽幽道：「唉，要不是師父需要我隨侍在側，我眞想和你一塊兒出門去見見世面，可是……」

少年含歉地接口道：「芸妹，我對妳這些年來殷勤的侍候我娘，衷心的感謝妳！唉，我娘為了纏病在床這許多年，設非有芸妹妳這樣盡心盡力的照護，我娘將不知如何挨過這段漫長的歲月呢！所以說，我今天能得以學就一身藝業，完全是芸妹代勞之功！」



那少女却不以為然，道：「不，世傑哥你這話小妹不敢承受了，想當年我爹娘出海遇難亡故後，如非師父憐我幼小無依收養我，還傳授我一身武功，我那還活到今天，像這樣恩高地厚的恩德，小妹縱是粉身碎骨也難以報答師恩，再說侍奉師父也是做弟子的本份，你要說感謝的話，小妹實在愧不敢當。」

少年溫聲撫慰道：「好吧！我們也不再說那些俗世的話了，總而言之，等我訪查清楚我爹下落後，就回到這梧州島來和妳永遠住在一起，那時候我再也不會和妳分離了。」

少女秀眉微微一鎖，道：「那要等到甚麼時候？」

少年略現為難之色，道：「這就很難預計了，不過我當盡力把事情儘快辦完回來……芸妹，時候不早了，我們回去吧！我娘也許還等着我們呢！」

於是二人並肩走下山岡，經過海邊一片鬆軟平坦的白沙灘時，少女轉回身向後二人走過的沙灘瞥了一眼，發覺沙地上只有自己的一雙瘦小的脚印，不禁發出一聲輕嘆道：「世傑哥，你那位道士師父的武功眞是了不起，相信你在不久之將來，一定很快會揚名武林……」

少年似乎知道她的話意，含笑道：「芸妹，難道妳自己沒有覺出

這短短的幾天中，妳又精進了不少麼，看看妳走過的脚印不是已經薄得幾乎看不出來麼？只要妳照我敎妳的訣要，不斷的努力勤練，總有一天妳也會像我一樣的了。」

二人邊說邊踏着月色回到家裡時，只見房中燈光未熄，一位風韻猶存的中年婦人正坐在燈前縫製衣服，連忙趨前，含歉同聲叫道：

「娘！妳怎麼還沒有歇息。」

「師父，妳還沒有睡啊！」

只見那中年婦人慢慢的抬起一張略現清瘦的瓜子臉，含笑道：

「你們回來了，玩得好麼？我還不覺得累呢。」

稍稍一頓，偏臉轉望少年又道：「娘正給你縫製一件藍衣，讓你攜帶着在身旁替換，你爹以前穿的也都是這種藍色的衣衫，我想你也許一樣喜歡穿吧！」

少年道：「謝謝娘，孩兒也的確是很喜歡穿藍色衣的，不過時候已經不早了，娘還是歇息吧！」

中年婦人慈祥地道：「沒關係的，娘再縫幾針就成了，傑兒，你明晨起早便要趕路，先去睡吧！」

說着，轉向少女吩咐道：「芸兒，妳師哥明天一早就要出門，妳去把他那洗乾淨的衣服收拾後也去睡吧！」

芸兒道：「師父，我早就替師哥準備好了！妳還是歇歇吧，師哥這新衣由芸兒來縫好了啦！」

中年婦人說道：「妳師哥這件藍衣，師父要親手把它縫好，好在只剩幾針就縫好了。」

芸兒忽然想起甚麼似的嬌聲道：「師父，師哥眞好，他說要找一顆夜明珠送我哪！」

此話一出，陡見中年婦人笑容盡斂，擺頭在他們臉上各掃了一眼，清瘦的臉龐，突然現出一陣蒼白，神色有些激動地說道：「芸兒，妳怎麼向妳師哥要起夜明珠來了，須知這種東西未必能給人帶來『光明』的，它往往反給人加添了許多無謂的煩惱和痛苦……再說，那一種稀世之物，可遇而不可求的，芸兒，妳不會迫着妳師哥不擇手段地去把那東西弄到手嗎？」

芸兒似乎從未見過師父擺出這樣的臉色，看得不由心中一懍，惶恐地正想開口辯解，傑兒却搶着口道：「娘，芸妹祇是希望我若有機緣得到它，就送她一顆，她並沒有迫孩兒一定要弄到手！」

中年婦人「哦」了一聲，臉上的蒼白稍褪，但仍是留着一層凝重的神色，雙眸又在二人臉上流動了幾下後，方道：「如此便好，須知世上有些事物是强求不得的，强求之下，不但不一定能達到目的，有時還會招惹來相反的結果，你們都要謹記在心！」

傑兒猜不透母親何以聽到芸兒提到「夜明珠」後，竟會現出這樣激動和傷感，但他不敢問，只是隨口應了聲，「是，娘，孩兒知道了。」

接着想起明晨便要離島出門，可是父親是在自己出生不久離家，根本毫無印象，縱然是碰了面也不認識，於是繼而問道：「娘，當年爹離家時孩兒還小，請妳把爹的相貌和有沒有任何特徵告訴孩兒好麼？」

中年婦人道：「娘給你看看一樣東西，也許更能容易認出你爹……」說到此，放下針線走到壁角，從一隻衣箱中掏出一個細長的黃綢包裹，打開後抽出一卷畫幅，遞到傑兒面前道：「這是你爹離家前一年自繪的一幅肖像，雖然事隔多年，但你看了之後，以後見面時也許還可以認出他的輪廓來。」

傑兒接過展開一看，乃是一幅素畫，只見畫幅上的人物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英俊青年，身材修長，五官端正，神氣栩然，透着一股聰明絕頂的氣質，腰間繫着一柄寶刀，風度翩翩，一見便知是個允文允武的非凡人物！

傑兒把畫像端視了半晌後，臉上現出一絲驕傲的微笑，問道：「娘，妳說這是爹爹自己畫的，依妳看畫得像不像？」

中年婦人道：「像極了，你爹當年的相貌以及他的神采就是這個樣子了！」

傑兒邊注望畫像邊道：「依孩兒的看法，爹一派正人君子之相，雖然失踪這許多年，音訊斷絕，但相信爹定還在人間，只要假以時日，孩兒一定能將爹爹找回來！」

說着把畫幅重新捲好遞還給母親，但見那黃綢包裹中還有一卷畫幅，因而隨口又問道：「那另一幅是不是爹替娘畫的？」

却見中年婦人神色一黯，猶豫片刻後方道：「不，那是另外一個人畫的。」

傑兒好奇地問道：「他是誰？」

中年婦人欲言又止，面上頓時呈現激動和憂傷的滲雜神色，然後嘆道：「這個人有一段時期是你爹最要好的朋友，可是後來爲了某一件事，竟與你爹翻臉成仇，斷絕來往了……」

傑兒驚異道：「那是爲了甚麼？娘能不能詳細說清楚點？」

中年婦人放下了包裹，露出無限感傷之色，移步走至窗前，抬目望向窗外的夜空，深深嘆了一聲道：「這人姓白名希，是一名文武雙修的奇男子，無論文事武功都不在你爹之下，而且也是一位行俠重義正道人物……」

微微一頓後又接道：「他姓白又因爲喜穿白衣，而你爹則慣穿藍衣，加之彼此使用的都是寶刀，故

此在那時候的武林道上，提起金華的龍俠藍景豪和臨安的白希，武林道上便把他們合稱爲『江南藍白二刀』了！

「那白希雖然身負上乘武功，但平時亦喜與一些文士唱詩論文，故在他的本鄉另有一個很雅緻的外號『西湖才子』，那時他正和你爹一樣年輕氣盛，復因被武林朋友合稱爲『江南藍白二刀』，於是，由於慕名而約你爹比武，由比武而結成好友，可是曾幾何時，他們又由好朋友變成仇敵……」

藍世傑大奇，問道：「那究竟是爲了甚麼呢？」

藍母依然目望夜空，發出沉痛語調道：「究竟爲了甚麼？那祇有天知道……」

藍世傑不覺伸手抽出包裏中那另一幅畫，展開來一看，展現在眼前的也是一幅男人素畫，眉淸目秀，英氣外露，是一個正氣凜凜的年輕美男子肖像。

藍世傑看得大爲迷惑，暗忖：這樣的一位英俊青年，旣曾與父親一度交稱莫逆，何以又會反臉成仇，到底是爲了甚麼？而且竟連母親也不知個中原因，這就太令人費解了！

想到此，忽覺父親的一去不返，也許與那白希有所關連，便決定進一步了解那白希的爲人，於是開口問道：「娘，妳說這個白希和爹都是正人君子，難道爹沒說出和他決裂的原因麼？」

「沒有，這也許就是你爹生平唯一的秘密了。」

「娘會否目睹爹和那白希鬧翻？」

「沒有。那祇是娘憑直覺推測的。」

「娘何以有這個推測？」

「因爲你爹在時，時時迴避他，深恐他對我們有所不利。」

「爹對此沒有任何解釋？」

「他不肯解釋，只說如果和他正面決裂，會給武林道上留下笑柄……」

「娘可知那白希出身何門何派？」

「他師父是隱跡多年的『千面怪叟』據說技出峨嵋旁支……噢，說不定和你師父『天機道長』還有些淵源呢？」

「這幅畫相是他自己繪的麼？」

「嗯！那是他和你爹在比鬥武功文事之餘，二人又在繪畫之時又較量所繪的，也眞可以說樣樣都不在你爹之下！」

「從他的肖像看來，確如娘所說是一位奇男子，唉，像這樣的人何故會與爹決裂，實在叫人猜不透呀？」

「可不是，唉，娘不知怎樣，總覺得你爹的一去不返，似乎與那姓白的有些關連，而且更奇怪的是，自從你爹離家之後，那白希亦似被人遺忘了一般，極少再聽到江湖上有人見到他了。」

「哦！這樣說來，娘可是擔心爹和那白希也許因碰面後再度決鬥，而結果落到兩敗俱傷之虞？」

「這是很有可能的事，以後你若見到他，不妨設法接近他，也許可以找出些眉目來。」

「好的。」

藍世傑至此，雖然不知白希和自己父親因何事翻臉決裂，但對白希的爲人却有了個概念，同時聽母親的口氣也認爲父親的一去不返，似與白希有關連，這點正與自己的看法有點相同，於是決定把他作爲此去查訪的重要線索，心意一決，目光再放落在白希的畫像上端詳了半晌，把畫相牢牢記在心頭，然後才把畫像捲好放回包裹，說了聲：「娘，妳也請早休息，孩兒告退了！」便走出母親的房間，逕自去睡了！

* * *

日正中天，萬里無雲。

白虎嶺一條瀕臨深澗的山道上，這時正有一個藍衣少年冒着燙膚的炎陽疾步趕路。

這藍衣少年，一張俊臉已被烈日晒得紅形形的，像喝過酒一般，臉額上掛滿汗珠，顯然是經過長途跋涉的樣子。

只見他走到道旁一棵大樹的濃蔭下停了下來，掏出一條面巾拭去臉額上的汗水，然後疲憊地坐落樹根上，隨手由地上檢起一片海碗大的枯樹葉煽動起來。

歇一會兒後，熱意大減，站起身正欲再朝前邁去之際……

「錚錚錚……」

突地耳中傳進一陣兵刃互擊之聲，不由微微一震，側耳察聽聲音來源，然後沿着曲折蜿蜒的山道向前舉步奔去。

行約里許，至一山坳處，只見前面微斜山道上，正有兩個黑衣大漢把一個花甲老人夾在當中廝殺着，戰況頗爲激烈！

藍衣少年乍見之下，因尚不知他們因何而鬥，只看出那聯手合攻花甲老人的兩個黑衣大漢，生相均甚猙獰兇悍，看來似非善類。而且亦看出他們合攻的手法配合得相當緊密，刀刀向老人致命之處招呼，而老人使出的刀法看來雖不及敵人快速兇狠，却見他尙能沉着應戰，並未現敗象。

因此，他不急於上前現身干預，騰身跳上一棵枝葉濃蔭的高樹上，踞高臨下暫作觀戰，打算見機行事再作打算。

俯瞰五丈前方的鬥場，又發現

除了鬥場上三人之外，而距離鬥場約三丈外的山壁下，還有三匹馬在悠閑的吃着草，旁邊樹蔭下尚有一個五旬出頭的黑袍人站在那裡！

那個黑袍人不僅相貌醜惡，而且面上斜橫着一條傷疤，從他的一對懾人的目光觀看，顯然是個內外兼修的高手。

只見他背着雙手佇望良久之後，忽然發出沙啞刺耳的語音叫道：「小老頭兒聽着，只要你把那三張虎皮乖乖留下，老夫即時命令他們倆放你一條生路，否則的話，老夫一出手，你便沒命了……」

只見那激鬥中的花甲老人邊鬥邊說道：「你想要我三張老虎皮很簡單，每張白銀一千兩，只要你出得起，少一個子免問……」

黑袍人怒道：「呸！別人想巴結老夫都恨沒有機會，你這小老頭兒居然還敢向老夫開口要銀子，哈，眞是有眼無珠了，不自量力。」

那花甲老人從鼻孔裡「哼」出一聲，冷笑道：「既然有人想巴結你不得，可見你是位名氣很响亮的人物了，何不將大名亮了出來，看看是否值得老夫向你巴結？」

黑袍人道：「也罷，諒你不見棺材也不流淚，老夫『陰陽筆龔龍騰是也，你說值不值得巴結？」

花甲老人神色一震，右手刀使出一團刺眼的刀花，左掌推出一蓬强烈的勁風，掌刀並施，分別把夾纏在兩邊的大漢逼退數步，身形躍起，跳出戰圈，高聲喝道：「且住！」說着，全不理睬那兩個黑衣大漢，朝黑衣老人走近幾步，凝目向他端詳了片刻，然後冷漠地問道：「你是陰陽筆龔龍騰，就是『黑衣幫』白虎堂主？」

黑袍人正欲開口，却見那黑衣大漢之一搶口喝道：「糟老頭胡說甚麼？他是我們黑衣幫幫主。」

花甲老人「哦」了一聲，冷笑道：「原來你姓龔的已當上了幫主，失敬，失敬……」

陰陽筆龔龍騰冷冷地道：「現在你既然知道老夫是誰，還不留下虎皮快滾？」

花甲老人仰面「哈哈」一笑道：「想不到位尊一幫之主的陰陽筆龔龍騰如今竟淪落到做起翦徑毛賊來了，眞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了！」

陰陽筆龔龍騰雙目兇光大露，怒喝道：「混帳，你可是定要老夫的陰陽筆來成全你才痛快嗎？」

花甲老人面呈怪笑道：「得了，你姓龔的有多少斤兩，老夫清楚得很，你的陰陽筆果眞行，當年也不會被『江南藍白二刀』之一的白衣秀士白希在你臉上留下那塊疤了……」

藏身樹上觀望的藍衣少年，這時一聽花甲老人提及「白衣秀士白希」之名，突地心頭一震，不由更加小心地傾耳聆聽起來。

只見那陰陽筆龔龍騰一聽花甲老人譏言諷語後，似乎老羞成怒，一張醜臉登時變成了豬肝色，目透獸光，向前踏出兩步，滿佈殺氣道：「你到底是誰？」

花甲老人笑道：「我是誰你先別問，我說的你不否認吧？反正今天你我二人之中，定有一人被丟落在這道旁的深澗下，我不妨把耳聞所知的一切，一併替你說出來，只不知道你有沒有勇氣聽？」

陰陽筆龔龍騰道：「好在你今天是死定了，你想說甚麼就說吧！」

花甲老人道：「我小老頭兒在此打獵過日子，依山爲生，能葬身山澗之下，也算是死得其所，是沒有甚麼遺憾的……」

稍微一頓，繼續道：「據說二十年前的那次泉山武林大會，那位德高望重的『刀聖九如老人』，在受聘爲評判人赴任途中，被你們黑衣幫前任幫主『惡閻羅鄔乃龍』和當時白虎堂堂主共同設下的陰謀所乘，結果被你們偸襲成功，九如老人遇害了。

「不久，他的高足『龍俠藍景豪』得到消息，經年裏四處偵查，居然被他查出乃師蒙受你們暗害的眞相來。

「於是，龍俠藍景豪便到處追踪你們這班行踪飄忽不定的流寇，一日，就在巫山的山麓碰到你們，他的一柄單刀對付你們二人，激戰中，恰好白衣秀士白希路過該處，才以藍白二刀把惡閻羅鄔乃龍收拾，而你陰陽筆却機警得很，棄主帶傷落荒而逃，如今居然接繼惡閻羅當上了黑衣幫幫主，而且……」

陰陽筆龔龍騰聽得不耐煩，面上殺氣大熾，岔嘴道：「你的話說完了沒有？這二十年來，像你今天這樣敢在老夫面前放肆的人誠不多見，既然有這等膽量，當非泛泛之輩，快亮出刀兒吧，好讓老夫酌量夠不夠格親手打發！」

花甲老人毫不生氣，笑道：「你不必急着知道我是誰？那龍俠藍景豪雖已宰了惡閻羅鄔乃龍，勉强算是替師父報了仇，但你是共同謀算刀聖九如老人的罪人，未與惡閻羅同時受戮，實是老天無眼，我雖是局外人，但像你這種，專以陰謀手段暗算人的下流胚子，是人人得而誅之，老實說，今天既然在這裡碰上，你陰陽筆即使不來挑戰，我也不會放過你的了……」

陰陽筆龔龍騰怎受得了對方這種奚落，氣得青筋暴漲，拔下一對陰陽筆分執於左右手，雷吼一聲，道：「徒逞口舌之利何用，讓老夫試試你手底下有多少斤兩？」

話落身進，左長右短的一對陰陽筆疾出，分向花甲老人胸腹點去！

樹上的藍衣少年靜觀至此，已得知那陰陽筆龔龍騰就是早年謀害一代刀聖九如老人的兇手，便即時作了決定，絕不能再讓其逃逸。

他雖然還看不出那花甲老人能否勝過陰陽筆，但却已看出花甲老人決非平庸人物，因只看他在這炎熱之季，竟穿着一襲反皮短褂而毫不現汗，其對武功之修爲則即可想而見了，因此，他並不急於下場去協助花甲老人，仍暫凝神靜觀，決定等緊急時再去助他一臂之力。

只見那花甲老人一看陰陽筆龔龍騰雙筆如矢襲來，却不慌不忙地滑步偏身，右手單刀斜舉猛斫而下，避招攻敵同時並施，一刀正削陰陽筆左腕，不想點到近身的雙筆似實而虛，來勢疾速的左筆突然地下沉，即向下盤橫挑，右手筆則上移朝他的眼睛點來。

這個急疾變招換式，極其詭異而快捷無比，但果然不出藍衣少年所料，花甲老人並非庸手，只見他會家不忙，順勢身形一轉，巧妙地避過驟然變式攻到的筆，反而轉到對方身後，鋼刀旋轉而起，「刷！」地往陰陽筆龔龍騰肩背劈落！

陰陽筆未及返身，急速沉肩橫飄五尺，左足一頓，半蹲的身子縱高八尺，手脚並施，雙脚猛朝花甲老人腦門踢去，二筆交叉如剪，迎向上劈而至的鋼刀，竟欲藉此剪脫對方兵刃！

花甲老人身形微挫，半縮刀身打橫掃出，斬向陰陽筆正欲下降的雙脚，但陰陽筆龔龍騰亦非庸手之流，他見同時使出的兩招均未見奏效，却亦料到對方的鋼刀必會以橫斬之式來阻擋他下降的身子，故此他交叉下剪的筆雖未能將花甲老人的鋼刀剪脫出手，但他却藉着雙筆和對方鋼刀微擦之力，利用那極短暫的一頓之勢，雙足陡地一彎，極快地縮向後面，旋即倒飄降落地上，很巧妙地避過了！

刀來筆往，刹那間二人已對拆了十餘招，陰陽筆龔龍騰雖然運筆靈捷沉穩，招出如雨點，却未能佔到半點上風，不由越打越心驚，暗忖自己身爲黑衣幫幫主，今天竟連一個貌不驚人的狩獵老頭兒都勝不了，情何以堪，心下一急，雙筆一緊，一筆比一筆怪，忽虛忽實，筆筆貫進全力，專擇對方身上大穴打去。

但他無論打出任何詭異招式，花甲老人都能捨虛就實，見招拆招，刀迎掌架，交相並用，花招百出，刀光掌影滿天飛，令人神迷魄奪，使陰陽筆龔龍騰無從得逞。

又過了十多招，陰陽筆龔龍騰眼看自己藉以成名的一套三十六式陰陽筆法將快使完了，却連人家一根汗毛也沒沾到，這怎不使他膽戰心驚，因此邊打邊暗自估量，即使把剩下的最後幾式使盡，只怕也難有挽回劣勢之望，於是，腦中惡念一閃，也不再顧及身份地位了，大聲喊道：「二位堂主還不下場更待何時……」

那兩個黑衣大漢早就以鼎立之勢，分站在二丈外的左右方待命，此時一聽幫主開口發令，那敢怠慢，即時加入，各提起一柄厚背大鋼刀，「刷！刷！」的分向花甲老人雙肩直劈而落。

花甲老人似乎早已有備，一聽身後風起，即時提起手中刀向陰陽筆心窩猛刺而去，而陰陽筆這時手上雙筆正分別點向花甲老人的左眼和丹田而來，兩人都是作衝刺之勢！

當雙方的兵刃在堪堪互相刺到之際，陰陽筆不由心頭大大一凜，雖知手上雙筆只要再向前衝出幾寸，便可以將對方重創，但自己的心窩却難逃被刺穿的厄運，這何異同歸於盡的打法，因此，他心頭一凜的同時，突地煞住前衝之勢，左足斜滑一步，移開身軀避開。

其實，花甲老人這一招，那裡是要與他「同歸於盡」，他之如此，乃是一着「以進爲退」的巧招，因爲他估料對方絕對不肯做這種無謂犧牲，目的只在迫陰陽筆後退一步，以便自己能踏前一步，而免遭自後夾攻而來的雙刀。

這時，一見陰陽筆果然不出所料，退步避開，於是隨之急把左足滑出一步，右脚微屈，身形向左疾屈，手中刀突然擧起，「刷」的一聲，及時架開了右方的黑衣大漢砍落的一刀，同時藉旋身之力勢轉到陰陽筆身後，單刀再起，橫向他背腰掃去！

就在花甲老人架開後右方黑衣大漢的一刀時，接連又鏘然噴出幾點火星聲中，忽見那由後左方斬向花甲老人的黑衣大漢突然神情一怔，一柄鋼刀竟高擧在空中，不再繼續向花甲老人進攻。

原來這黑衣大漢斬下的一刀，因花甲老人誘使陰陽筆身形向左偏之故，他的鋼刀一時未及變勢，不但未斬中花甲老人，却反向自己的幫主肩部疾落，因此陰陽筆情急之下，只好先不攻敵，慌忙擧筆迎架黑衣大漢不及變勢而斬到的一刀，也虧他應變得快，否則便鬧出誤傷在自己屬下的笑話了！

只見陰陽筆剛架開誤斬的一刀，忽覺身後風動，連忙左筆向後一揮，同時側身橫飄一大步，雖未被花甲老人劈中，但腰際衣布已被劃破了三寸口子。

陰陽筆心頭一凜，雙筆再出，邊迎敵邊叱喝道：「麒麟谷主不快下手還在等甚麼發甚麼呆？」

敢情那個險些斬傷了自己幫主的黑衣大漢就是他幫中的「麒麟堂主」，只見他這時一聽陰陽筆叱責，方才驚醒過來，連忙又舞起手中刀縱到花甲老人身旁，仍以鼎立之勢聯合同伴奮力搶攻起來。

這時陰陽筆三人，心中都已知花甲老人武功極高，故此無不傾全力以配合緊密的聯手打法向他攻去。

花甲老人初時尚能沉着應付，但數個回合一過，便見他漸漸現出顧此失彼之態來了。

他如與陰陽筆單打獨鬥，顯然可穩操勝券，只因這時兩個堂主加入全力圍攻，而且三人的聯手似乎是早已練就的一套頗爲厲害的陣式，威力遠較獨鬥陰陽筆强出幾倍，是以轉眼間便見節節處於下風，險象叢生。

情勢越來越不妥，忽見他口發一聲長嘯，一把鋼刀舞如車輪，忽東忽西地拚力迎鬥起來。拚鬥間，他一眼瞥見自己右方的那個不知名的「堂主」身形微變，登時認爲這是一處「缺口」，機會難得，單刀急起直向那「堂主」頭頂劈去，接着脚尖一頓，騰身而起，正想從那「堂主」的頭頂上飛越而出，怎料他的意圖已被陰陽筆覺出，身子剛衝高三尺，便已聞到陰陽筆高聲喝叫道：

「丹鶴堂主小心敵人奪圍……」

話出影隨，頓見陰陽筆已以「泰山壓頂」之式自頂上攻來，花甲老人見上縱之路被阻，脫困不得，只好飄身落地，順勢刀尖迎向由上而下的雙筆，以一式「劈開天門」迎向陰陽筆下壓的攻勢。

樹上的藍衣少年觀望至此，已看出花甲老人的武功雖高，但處在三人聯手圍攻之下，已明顯的出現相形見拙之勢，心想若不趕快下去助他一臂之力，那花甲老人必難逃厄運，於是即時由包裹中抽出長劍，如流星般投射場中。

足未着地，即高聲發話叫道：「老丈，小可來爲你稍效棉力……」

「力」字餘音未息，劍尖已指向陰陽筆咽喉點去。

陰陽筆自得「麒麟、丹鶴」二位堂主聯手合攻之下，眼看即將得手，突見藍衣少年飛進「陣」中，且人在空中便運劍直朝他要害刺過來，勢猛而勁强，凌厲迫人，不覺神色一震，慌忙偏肩避開來勢，掄起手中一對陰陽筆，筆走偏鋒幻點來人肩腕脈穴。

藍衣青年待雙筆點近肩腕二寸處，身形半旋，容待對方筆招走空，雙筆要收之際，左手食中二指疾然點向陰陽筆喉結穴，右手劍同時自左腋下穿出，刺向他腕脈，以牙還牙的還了陰陽筆一個顏色。

陰陽筆龔龍騰總算應付得快，雖然避過了同時而到的劍指，但只此一招，他已感到這個突如其來的陌生少年，其武功實非尋常可比，不禁心頭大大一凜，倒縱退後五尺，變色喝道：「你是誰？是小老頭兒的甚麼人？」

藍衣少年冷然微微一笑，道：「別誤會，小可姓藍名世傑，與這位老丈並無甚麼關係。」

陰陽筆雙筆不停地左刺右點，大喝道：「你既然與他毫無關係，快退去，別來干擾老夫的事……」

藍世傑毫不留情地運劍「呼呼」向他攻去，將他迫離二丈之外，搗散了他們三人聯手合攻的陣式，使他無法再與那兩個堂主配合聯攻，才又開口道：「你且先回答在下一句話，再決定應否干預你們的事，剛才這位老丈說你是當年謀害『刀聖九如老人』的兇手之一，此事確否？」

陰陽筆龔龍騰目光一閃，道：「藍朋友別聽這小老頭兒胡說八道。」

藍世傑正進一步迫問，忽聽那位正在和麒麟、丹鶴兩個堂主纏鬥中的花甲老人出聲駁道：「小老弟，他確確實實是和他們前任幫主惡閻羅鄔乃龍合謀暗算刀聖九如老人的兇手，此事不須再盤問他，絕對是錯不了的……」

藍世傑邊持劍進攻邊開口問道：「老夫，憑何說得如此肯定？」

花甲老人此時因最强的敵人已由藍世傑「分憂」接去，圍攻陣式已亂，壓力大減，故已大感輕鬆，笑道：「他們的陰謀是在刀聖遇害後次年才被他的徒弟『龍俠藍景豪』查出來的，那還會假……」

「老丈認識龍俠藍景豪麼？」

「不認識。」

「那麼，老丈何以得知此事？」

花甲老人道：「我是由龍俠的一位朋友口裡得知的。」

「他是誰？」

「白衣秀士，白希。」

「啊，就是和龍俠藍景豪被人合稱爲『江南藍白二刀』的那位頗具文名的『西湖才子』？」

「正是。」

「那白衣秀士現在那裡？」

「不知道，足有二十年不見了，但也許他亦在找尋眼前那條漏網之魚吧。」

「老丈尊姓大名能否見告？」

「傷心人。」

「商申仁？」

「老弟咱們來換一換吧？」

「換甚麼？」

「你來宰這兩個，把那個大壞蛋讓給我，讓我替那個白朋友結結

未了的爛帳……」

「不，在下亦要殺他！」

「你爲甚麼也要殺他？」

「不爲甚麼，因爲刀聖九如老人是一個正人賢士，這個陰陽筆竟以無恥手段加害於他，像這樣的武林敗類，人人都可得而誅之。」

「話雖然不錯，不過，老弟還是把他讓給……」

花甲老人話未說完，忽聽陰陽筆發出一聲凄厲的慘號，人已「登登登」顚出數步，轟然倒下道旁，鮮血由心窩滾滾湧出。

藍世傑出手還不過幾招，一個行達三十年之久的陰陽筆龔龍騰竟被刺於劍下，這情形，頓使花甲老人感到一陣慚愧，不禁手中刀一緊，全力向麒麟、丹鶴二個堂主攻去，想儘快把他們打發去，以免顯得自己沒用。

麒麟、丹鶴二位堂主一見幫主喪命於藍世傑劍下，頓時惴惴不安起來，鬥志全失，正在心中起了逃的念頭，忽見花甲老人刀出如密雨似的，毫無空隙可乘，加以這條山道寬不及丈，一邊爲高達數十丈峭壁擋住，一邊又是一連深遠山澗，不由越打越慌，越慌越覺無法招架，不到數招後，便齊齊發出一聲慘號，肚穿腹裂，隨着黑衣幫主陰陽筆龔龍騰結束了一生的惡業了。

花甲老人深深呼出一口氣，把刀上的血汚擦淨，納回刀鞘，轉身正欲向藍世傑走去，他却神色一呆，怔住了！

原來，他這時見到藍世傑竟向東北方屈膝跪在山道上，合掌仰望空際，嘴皮微微嗡動着，雖聽不到他在說甚麼，但不難看出，他定在向天禱告着！

花甲老人看得有些驚奇，他自然不想在此時上前去干擾他，默然靜立原地，待藍世傑「禱告」完畢站了起來，才移步走過去，面露感激之色，拱手說道：「藍小英雄，老夫今天眞該感謝你了。」

藍世傑連忙還禮含笑道：「商老英雄不必謝我，其實，這個陰陽筆如早先被在下遇上，照樣是不會放過他。」

花甲老人「哦」了一聲，道：「藍小英雄是說這個陰陽筆亦與你有仇？」

藍世傑點點頭道：「也可以這樣說，因爲當年被他暗害的那位刀聖九如老人即是在下的師祖。」

花甲老人驚「啊」一聲道：「你可是龍俠藍景豪的令郎？」

藍世傑點點頭應道：「是的。」

花甲老人笑道：「眞是虎父無犬子，英雄出少年，實在叫老夫欽佩萬分……」

稍一頓又道：「令雙親現在居住何處？」

藍世傑記起母親曾說過父親當年獲悉師祖被害時，他爲了急於出門偵查兇手，不及待至自己出生便帶着大腹便便的母親離開故居金華府，遷居到梧州島來，父親如此做法說是因爲在行俠江湖時不免得罪了些黑道人物，爲免後顧之憂才把母親帶到梧州島。而後父親竟一去不返，留下母親一人，而且爲了生自己時難產之故，雖然是性命保住了，但二十年來却脫不離病魔的纏身，以致徒負一身上乘的武功却不能離島去訪尋父親下落，只能像一般弱女人守在那孤懸海中心的小島上。但所幸這許多年來母親的住處未爲外人知，尚能得以平靜過去，而如今自己對眼前這自稱「商申仁」的老人，雖然可以相信他不是壞人，但是自己與他尚屬初次見面，對他認識不深，因此略一思量之下，便決定不予過分表明，先以「逢人只說三分話」對付了一番，於是含歉說道：「很抱歉，在下無可奉告。」

花甲老人奇道：「怎麼？你不知道自己的雙親住在那裡？」

藍世傑苦笑道：「是的，因爲在下在出生不久便被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老人帶去學藝，在下父母則偵查師祖的兇手遠離家門，却一去至今未見返回，在下此番正是爲尋找父母四方奔訪着呢！」

花甲老人同情地感嘆一聲道：「唉，怎麼離家這麼久還沒有回去，你是否打聽到消息了？」

藍世傑道：「還沒有，哦，剛才在下似曾聽到你老丈說那位『白衣秀士』白希是你的朋友，還說他當年曾在巫山適逢其會幫過家父殺掉了惡閻羅鄔乃龍，商老丈對於你那位貴友的目前居處果眞不知道麼？」

花甲老人搖搖頭道：「是的，老夫二十年來沒和他見面了，不過，也許我能供給你一點綫索……」

藍世傑精神一振，追問道：「眞的？你是說可以提供找那位白衣秀士的綫索，那就請告訴在下吧！」

花甲老人微笑道：「烈日當空，此地實非談話之所，再說此去百里之內又無打尖住宿之處，老夫意欲邀請少俠至舍下先歇歇，然後咱們慢慢談如何？」

藍世傑奔走了月餘，至今尚探不出些父親的消息，這時聽他說可以把白衣秀士白希的行踪告訴自己，何況既然那白希曾和父親合力殲殺惡閻羅鄔乃龍，這就是說，白希也許多少也知道父親的去處，不管白希知與不知，這總算是找尋父親下落的綫索，怎可輕輕的放過，於是欣然道：「好的，商老丈就住在此山附近麼？」

花甲老人含笑點頭道：「嗯，就在這山中，那麼，請稍候，我先把這幾具屍體處理後咱們就走……」

說罷，旋即走到陰陽筆的屍體前，右脚一挑，即把他踢落道旁山澗，接着又把黑衣幫二個堂主也如法炮製處理後，拍拍皮袖上的灰塵，走到一株樹根，背起一疊三張虎皮，才招呼道：「藍少俠，咱們走吧！」

傷心洞人　淺交深說

藍世傑舉步隨後跟上，在山中也記不清楚轉了幾個山頭，只是默然隨在花甲老人身後，邊走邊在腦海推測眼前這個老年人，何以負有一身不俗的武功，却甘心埋沒在這荒山野林中？還有，他既與白衣秀士白希是朋友，應該也是一位有名之士，但自己却未聽師父說過武林上有姓「商」的這樣一個老人。

花甲老人見他一路不言不語，於是開口問道：「藍少俠要是累的話，咱們歇一歇再走。」

「不累，你呢？」

「老夫走慣了這種無路可走的路，也不覺累……你的武功眞棒，依我看，比令尊當年的成就還要高呢？」

「商老丈過獎了！」

「剛才看你發劍的姿勢，好像有點像『大羅天劍法』，你的師門可是出自峨嵋麼？」

「這……我也不知道，因爲家師不曾告訴晚輩。」

「令師也許有不能告訴你的原因，不過，據說那『大羅天劍法』乃是五十年前峨嵋派中『天』字輩的幾位師兄弟集天下劍法之精華共同創研出來，連同原有的『斷雲刀法』被譽爲該派二大絕技，如果你學的就是那『大羅天劍法』，那麼你的師承說不定也是該派『天』字輩中的高手之一呢？」

「商老丈對那所謂『大羅天劍法』與『斷雲刀法』會見過麼？」

「『斷雲刀法』見過，『大羅天劍法』只是耳聞而已。」

「你見過誰使斷雲刀法？」

「敝友白衣秀士白希。」

「哦……他是峨嵋的弟子？」

「是的，他是『天心道長』的俗家弟子。」

「如此說來，『大羅天劍法』也是由他嘴裡聽來的？」

「是，所以看了你剛才發劍姿勢後，便胡猜一通，如果猜錯了，那是我孤陋寡聞，請別見笑。」

「說那裡話，不過你猜的對與不對，其實連我自己也無法知道……哦！你說家父那年在巫山找到惡閻羅鄔乃龍，是由於那白衣秀士白希恰巧路經此地，合力始把惡閻羅誅殺，你知不知道，白希何以肯幫助家父？」

「他與令尊原是至好朋友，『江南藍白二刀』之名，武林道上誰都知道，他幫助令尊自屬義不容辭之事啊，哈！你可是還認爲當時令尊要治死惡閻羅，根本就無需敝友白希之助麼？是嗎？」

「晚輩不是這個意思，我是在想……」

「你想的是甚麼？」

「……」

「哈哈，我猜到了，你的疑問，白希與令尊曾因某種原故，彼此發生過很大的誤會，而白希怎會再去幫助令尊，是麼？」

「……」

「要是你想知道的是這一點，我那個朋友也曾告訴過我，他說明是非知善惡，鋤强扶弱，乃是每個有正義感的人都要做的事，他與令尊私下有了誤會就棄之不顧，他之如此做法，是不想爲意氣而失大義，你對他這種作爲以爲然否？」

「對！能權衡輕重，不失爲一位通達情理的俠義中人，令人敬佩！哦，那位白衣秀士曾否對你談過他與家父當年的誤會是爲了甚麼？」

「那倒沒有，他始終都不肯說明，我雖曾一再問他，可是他只是唉聲嘆氣，表現得非常痛苦。唉！他和我最後一次聚別的時候，曾說出要自鎖深山，遠離人羣，何故出此，却總不肯說，你說怪不怪？」

「唉！這的確是叫人摸不透的事！」

「可不是，那時候他還年輕，竟要把自己鎖進深山，眞是叫人費解！」

花甲老人說到這裡，忽然轉過頭來，含笑道：「藍少俠，舍居到了！」

藍世傑不覺停步朝前一看，才發覺自己已走進了一座山谷中，略一掃視周圍，只見山谷三面環繞着數十丈高峭山壁，翠杉圍繞，怪石羅列，荆棘處處，雖是白晝，艷陽當空，但谷中光線稀薄，設非花甲老人在前引導，眞還找不出入谷的路徑呢！

約莫前進十多丈，眼前忽現一片高矮不等的奇形怪狀石筍，擋住去路，似是已到了盡頭，却沒見到想像中的茅房或石屋，不禁詫異問道：「商老前輩的府第在那裡？」

花甲老人一指身前一片石筍，微笑道：「就在這裡。」說着領前穿進石筍林中。

藍世傑依然跟在他身後向前邁去，他見花甲老人忽左忽右不停地在石筍林中穿行，有時還要從矮石筍跳越而過，簡直如置身於一片令

人發迷的大森林中。

這時他警覺地注意花甲老人的走法，約莫穿行里許，走完石筍林後，接着踏進一片杉竹雜陳的谷地，方圓約有十丈，峭壁上垂掛着無數雜亂的枯籐，清風陣陣，濃蔭蓋地，氣爽如春。

但搜視全谷，仍沒有見到半片房屋，他不覺眉頭一皺，再開口問道：「商老前輩，你的住處還沒有到麼？」

花甲老人回望他一笑，招手道：「來！就在這裡。」說着穿過了杉竹林，走到谷邊一堵峭壁前，把那垂掛在石壁上的枯籐掀開，露出一個四尺高的山洞，一揮手道：「山屋簡陋，藍少俠請！」

藍世傑至此方知老人是住在山洞中，怪不得始終不見到一個房屋，同時也感到慚愧，像這種爲了愛好清靜避免外人干擾而隱跡高山峻嶺或偏僻山洞中的人，在武林中不乏其人，自己却一時沒想到，想想眞是好笑。

他於是說了聲：「商老前輩不必客氣，請先！」然後跟在花甲老人身後彎下身來，一步一步隨着踏進洞中。

約莫前進三丈，洞道漸具寬闊，已足可挺直身軀行走，只是洞中仍是一片黑暗，却無半點霉潮陰森之氣，再進入五步，眼前忽現微光，走到微光處，洞道一分爲三，原來微光乃是由谷邊那條洞道透出來的。

藍世傑被花甲老人領着拐入右邊洞道，繼續深入百來步，洞道不但愈寬大，光綫愈明亮了起來。只見洞高三丈，洞壁花紋斑斑，凸凹有緻，洞頂處處垂掛一條條長短不一的鐘乳石，如象鼻、如樹根、如葡萄，奇形怪狀，五色繽紛，眞是瑰奇大觀。

前進間，忽然傳來淙淙流水，正感奇怪，忽覺眼前豁然開朗，原來已走進了一座方圓足有五丈廣的洞府來了。

這洞府，四壁明亮如晝，中置石桌石櫈，右邊石壁下有石床石灶各一，離石灶二丈處有個貯水塘，一條像小瀑布的清泉，由四丈高的石壁上流入水塘中，却不見塘中水溢出，不知積水又流向何處。

目光移處，見對面洞壁上雕刻着三個斗大的草書：傷心洞，頓使他大感詫異，心想這老人爲何把自己的洞府命名爲「傷心洞」，難道他有什麼傷心事麼？

花甲老人似乎看出他在想什麼，含笑請他在石櫈上坐下，便走去石壁前，由一個儲放食物的石窖中取來一盤臘肉和一壺酒，放落石桌上，笑道：「老弟，哈，你不怪我叫你老弟吧？你是我這洞中接待的第一個客人，而且又是一位了不起的少年俠士，我非常高興，只是山居無佳餚美酒，老弟可別見笑，不過這壺中的『百果酒』尚堪一嚐！」說着酌上兩杯酒，舉杯說聲，「來！咱們先乾下這一杯！」便自飲下。

藍世傑見老人態度和靄誠懇，隨即端起杯酒，謝道：「謝謝老前輩！」便也一飲而盡。

花甲老人哈哈朗聲一笑，拿起酒壺再酌滿了兩杯，然後說道：「我說老弟，你一會『傷老』一會兒又『傷』老前輩，我實在不敢接受，要是再這樣的再叫下去，眞叫我不勝『傷』的啊！」

藍世傑心中正奇怪他何以把這洞命名爲「傷心洞」，而且他的姓名又叫「商申仁」，唸起來與「傷心人」諧音，此時再從他末一句的語氣聽來，分明是「傷」而非「商」，想到此時，不由對眼前這個老人更加上一分神秘之感，故此聞言之下，歉然說道：「那麼，晚輩就以老丈稱呼你如何？」

花甲老人又舉杯爽朗的笑道：「好，我叫你老弟，你喚我做老丈，簡單明瞭，來，咱們再來乾一杯。」

藍世傑再陪他飲了一杯，讚道：「好醇香的美酒啊！商老……噢，我又忘了，老丈，想晚輩冒昧問你一句話，你這個洞府何以叫做『傷心洞』？」

花甲老人咧嘴一笑道：「傷心人住傷心洞，有何不對？」

藍世傑一聽，果然他是自號「傷心人」，並非名叫「商申仁」，心想這老人孤單單的避居在此人跡罕到的荒山深洞中，必定遭受過極大的傷心事，那究竟爲些什麼事？

從他的相貌看來，大約年紀在六旬出頭，但由他那端正勻稱的五官和舉止觀去，不難看出他年輕時必是一個很英俊的美男子，而且也是一個文武兼修正人君子。

別看他此時嘴巴上在笑，從他那橫掛於臉額上的又深又多的皺紋和隱現眉宇間的愁紋察看，顯然曾經飽受憂愁無疑！

他察言觀色，愈覺這老人怪可憐，暗道：「自己若能助他減輕『傷心』，豈不是做了一樁好事……」

此念一閃，便裝出不甚了解之狀問道：「老丈，你這『傷心人』三字，相信決非本名，眞實姓名能否見告？」

傷心人夾起一塊臘肉送進口裡，邊嘴嚼邊答道：「早已忘了……老弟，你試試這臘肉看，味道還不壞吧？」

說後却不見藍世傑動筷，知道自己的答覆未使他滿意，於是又道：「其實一個人的名字，有與沒有

也無所謂，就像今天我遇上你這位年輕的朋友，彼此如果能以精誠相對，成爲忘年之交，你不知我是誰，我也不知你是何人，又有什麼關係呢？」

藍世傑乍聽之下，覺得似乎很滑稽，但細加一想，倒覺不無道理，不由笑道：「老丈說得也是，不過，貴庚總可以告訴我吧？」

傷心人又呷了一口酒，說道：「四十八。」

藍世傑幾乎懷疑自己耳朵聽錯，吃驚道：「甚麼？四十八，你說你祇有四十八歲？」

傷心人見他面露不信之色，笑道：「我沒有騙你的必要嘛！」

是啊！他的確沒有說假的必要，然而從他那大半白的髮鬚以及臉額上一條條深深的皺紋看去，只怕任何人都會認爲他是六旬以上的人了，而他却只有四十八歲，怎不叫人感到意外？

藍世傑望着他發了一會兒楞，終於明白了其所以然似的，臉上現出無限同情之心，道：「我想你住在此洞中一定很久了吧？若果老丈眞願與晚輩結成忘年之交，你究竟有何傷心事，不妨說了出來，如晚輩力所能及，晚輩很願意爲你略盡綿力。」

傷心人毫不爲所動似的，依然一杯又一杯地住嘴裡倒下去，漫聲道：「你想幫助我什麼？我沒有什麼需要人幫助的事啊？」

藍世傑不肯相信，雙眉一皺，凝容道：「你不願交我這個朋友？」

傷心人道：「怎說不願，簡直求之不得呢！」

藍世傑復現笑容道：「那麼，請快說，我要如何做才能使你消除傷心？」

傷心人見他一臉認眞，不覺苦着臉道：「我的確沒有什麼需要你來替我做的事嘛……」

藍世傑霍然站起，一拱手道：「既然如此，那麼晚輩就此告辭了！」說罷轉身便欲出洞而去了。

傷心人神色一呆，也隨着站起，笑道：「怎麼？你連『白衣秀士白希』的行踪也不想知道啦？」

藍世傑心頭一動，暗責自己不該如此激動，幾乎忘記了此來之目的，於是返身歉然道：「老丈願意指示麼？」

傷心人微笑道：「我沒說不告訴你，老弟何須如此性急，來，先吃點東西，我慢慢告訴你。」說罷又給他斟上了一杯酒，接着說道：「我現在縱然告訴你，可是你今天却無法見到敝友。」

藍世傑重新坐下，道：「貴友居住之處距此很遠麼？」

「不，他就住在此洞中。」

「啊，老丈你是說，那白希也住在這個洞中？」

「不，我說的是另一個朋友，他對白希的一切知道得比我還多。」

「哦，他的名號是如何稱呼，今天不在洞裡麼？」

「說來也許你不會相信，我那朋友雖然和我同在一個山洞中，我却不知他姓何名甚，原因是他亦不願讓別人知道他的名號，今早我帶了幾張獸皮正要下山時，在洞口遇見他亦正要出門，寒暄中得知他有事要出洞去，說明要明天天亮以前才能返養心洞。所以，老弟今晚還是在這裡委屈一夜吧。」

「既是如此，晚輩就打擾一夜了，貴友的養心洞是在那裡？」

「你還記得剛才走進此洞約七八丈處，洞道一分爲三的情形吧，我這傷心洞是拐右而進，他那養心洞是左邊那條洞道的深處。」

「他與白希是什麼關係？」

「是多年的老友，我的認識白希乃是由他介紹的呢！」

「如此說來，他對白希的事必然知道很多的了。」

「那是一定的，相信他能夠供給你很有價值的線索。」

「但願如此！」

藍世傑至此已知道那位認識白衣秀士的人也住在這左邊的養心洞，心想只要明天向他打聽，諒必可從他口中得知白衣秀士白希的行踪，進而也許可以探出父親的生死之謎。照眼前這自稱「傷心人」的老丈陳述，那白衣秀士當年在巫山已然有出手協助父親除去惡閻羅郝乃龍，說不定他與父親之間的誤會業已冰釋，友誼之情仍在，自己以後見到他或可獲知父親的一切了。

這一想，心情就輕鬆得多了，於是端起酒含笑道：「多謝老丈指示，晚輩敬老丈三杯。」

傷心人朗笑道：「好啊！來，咱們來乾！」

一連互乾了三杯，傷心人又去灌滿了一壺酒，開心地笑道：「你是我二十年來唯一進入此洞做我的客人，也是我二十年來唯一和別人共桌對酌的一次，今天咱們得痛快喝幾杯，來來，咱們再來乾。」

藍世傑雖然酒量不大，但見他豪興大發，面上早先的一絲「傷心」之色似在刹那間隱於無形，知道他今天確是高興無比，爲免拂却美意使他掃興，便抱定「一醉」的決心，杯來杯往的同他對飲了起來。

十餘杯下肚，才拿起筷子夾上一塊臘肉，邊嚼邊道：「老丈是常常下山的麼？」

「不！三兩月才下山一次，帶些獸皮去換點應用的貨物。」

「老丈洞頂的『夜明珠』乃是稀世之寶，您出門時不怕歹徒乘隙鑽

進來偸走了麼？」

「身外之物管它則甚，如該誰應得，拿去也吧！」

「可是眞被拿走，您這洞府豈不是黑暗無光了麼？」

「沒有光亮還不是照住，左邊那養心洞裡就沒有它，我那朋友也一樣住得好好的。」

「老丈得此夜明珠，一定費了很大的心力吧？」

「當然，我雖然祇花了兩年時間便得到此物，但還是在一個很湊巧的機緣下得到的，這種稀世之物，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設非機緣，縱使找了一輩子也是徒勞無功的。」

藍世傑聽他說得這麼難，想起自己曾答應芸妹替她弄一顆，如果自己遇不上「機緣」，那要到何時始能實現這個諾言呢？因此聽來不禁「哦」了一聲，雙眉緊皺，刹時笑容頓斂，半晌不言不笑。

傷心人看在眼中，頗覺詫異，問道：「老弟，你有什麼心事麼？」

藍世傑抬眼望向洞頂的夜明珠凝視了片刻，然後苦笑道：「既是這樣難，不說也罷。」

傷心人察貌辨色，有所悟地哈哈笑道：「說出來聽聽如何？也許我能幫你。」

藍世傑道：「這個忙只怕沒有人能幫得了的。」

傷心人又啜了口酒，指着洞頂的夜明珠，笑道：「你是不是想得到這東西而沒碰上機緣在發愁？」

藍世傑點點頭道：「正是，所以晚輩正想不知要等到何時才能遇到像老丈那樣機緣。」

傷心人注目問道：「你要這何用？」

藍世傑赧然道：「實不相瞞，晚輩曾答允爲敝師妹替她找一顆這種的夜明珠。」

傷心人一聽登時神色一變，但一變即回復，仍然堆笑道：「老弟那位師妹一定長得很美，你也一定很喜歡她，是麼？」

藍世傑俊面一陣發熱，尷尬地點點頭道：「她的確很討人喜歡……」

傷心人接口道：「因此你已準備娶她作爲終身伴侶了？」

藍世傑被傷心人猜中心中的秘密，原已略紅的俊面，不由更覺一陣發熱了起來，極口否認，道：「不，不，晚輩是沒有這個打算……」

傷心人笑道：「哈哈，老弟你別瞞我，像你這樣一表非凡的美少年，而且武功又如此之高，別說女孩子見了喜歡，連我這個老頭兒一見上了你，也想能高攀你做個朋友爲榮。」

稍一頓住，再擧杯道：「再來乾一杯，相信你不會像我跑了二年才得到它，你的願望會很快達到的。放心吧！」

藍世傑似乎沒有聽懂他的話意，睜大眼睛道：「老丈此話怎麼說？」

傷心人爽然笑道：「眼前這就有個現成的嘛！」

藍世傑大感意外的高聲道：「甚麼？老丈您是說願將洞頂上這顆夜明珠割愛？」

傷心人含笑盯着他驚惑的俊臉注望了片刻，然後方點頭道：「嗯！這樣不是可以免掉你天涯海角到處去找了。」

藍世傑怎肯相信，笑道：「老丈莫說笑了，如此珍貴寶物，您果眞願意割愛的話，但晚輩却出不起這龐大的價錢。」

傷心人正色道：「老夫一點也不說笑話，而且一個銅錢也不要你付，是送！」

藍世傑一聽霍地的站起，目透迷惑之光，愣然凝望了傷心人半晌，見他一臉正經，毫無說笑意味，暗想，自己和他萍水相逢，竟願以此種無價之夜明珠相贈，難道這世上眞個有這樣慷慨的人？

正在想不透之際，却見傷心人又笑道：「老弟，你可是認爲老夫這種『過分的慷慨』太不尋常，還要我說出一番理由麼？」

藍世傑心中確有此感覺，亦正想知道究竟，是以微微一笑道：「晚輩自覺還沒到值得老丈這般錯愛的境地，老丈如願明示，晚輩這裡恭聆訓誨。」

傷心人道：「明珠贈佳人，一個人能有機會成人之美，乃是一件快事，何樂而不爲，如此而已。」

藍世傑對此答覆仍不滿足，道：「老丈美意晚輩心領，但如不蒙明示心意，晚輩絕不敢平白接受！」

傷心人道：「你是不是以爲老夫贈珠之擧定有原因，也許相對的對你亦有所求，是麼？」

藍世傑面上又一陣發紅，道：「剛才晚輩已表示過，老丈如有需效勞之處，儘管直說，只是晚輩還得酌量效勞之事，是否抵得上贈珠價值然後方敢拜受重賜。」

傷心人哈哈一笑道：「老夫閱人多矣，今番果然沒有看走眼，只憑老弟你這句話，足見你的天性敦厚誠實，待人肝膽相照，誠是武林鮮見的君子風範，來日成就定勝過令尊……」

說至此，又呷了一口酒潤潤喉嚨，續道：「本來，老夫委實對你毫無所求，但這也難怪你不相信，如今如果我不對你提出一點什麼，諒你也斷然不會接受贈珠的，也罷，你就替老夫做一件事作爲交換好

了。」

藍世傑道：「老丈要晚輩如何爲您效勞？」

傷心人說道：「老夫想請你做的事，將來再說，不過，我可以預先向你用人格保證，我絕不會叫你去替我做壞事，所要做的事情，只對你有益而無害，這你一定要相信我。」

藍世傑心中正擔憂對方如要自己去做一件違背良心的事，却要怎麼辦？此時聽他這麼一說，倒是放心不少，但仍不甚了解其用意，於是又道：「老丈要我辦之事不能現在說出來麼？所謂『將來』是何時？咱們又如何會面？」

傷心人道：「事與時，現在都暫時不能告訴你，至於如何聯絡也等以後再說。」

藍世傑頓覺他有些神秘，含笑道：「老丈也許疏忽了一層，你應該知道晚輩現在正天南地北的奔尋家父的下落，將來你將如何和晚輩聯絡呢？」

傷心人說道：「老夫自然有辦法找到你。」

藍世傑「哦」了一聲，將信將疑的望他笑笑道：「那麼，老丈厚賜之物，他日待晚輩效命之後再來拜領吧！」

傷心人道：「我就知道你在沒有替我辦完事之前，是不肯接受的，好在老夫已決定在近日內離此他往，這顆夜明珠我會攜帶在身邊，隨時都可以交給你。」

藍世傑聽他說要離去，略覺意外，接口問道：「老丈要離開此地，到那裡去？還回來不回來？」

傷心人眉宇間陡現一絲「傷心」之色，道：「去一個很遠的地方，還回不回到這裡，現在也說不上。」

說罷又一連灌下了幾杯酒，然後抬頭向洞頂那顆夜明珠瞥了一眼，忽然感慨地喃喃道：「唉，這世上有些人爲了達到某種慾望，而不惜冒生命危險，付出許多血汗去追求身外之物，但結果，不但常常未能如願以償，反而往往惹來無比痛心的後果，遺恨終生，眞是何苦……」

藍世傑雖然涉世尚淺，對於人生的悲歡苦樂尚少體驗，但他聰明非凡，故此時見眼前這個「酒入愁腸」的老人發出嘆語，知道他必有所指，心想剛才一再問他因何而「傷心」，他却始終不肯說出，自己何不趁此拿話套他看看，也許他會說出，於是，故意裝出不甚了解的神態，說道：「晚輩涉世未深，況且初入江湖，老丈如有所教誨，晚輩是無任感激。」

傷心人不自然地一笑道：「老弟，你看我還能拿出什麼來教誨別人麼？別說笑了。」微微一頓後又道：「不過，反正今天我也不想再下山了，那幾張虎皮明天去賣也不打緊，我想說個故事給你聽聽，你可有興趣嗎？」

藍世傑面呈喜色，笑道：「好啊！晚輩是最愛聽人講故事的，請老丈快講吧！」

傷心人連飲下了二杯酒潤潤喉嚨，然後開始說道：「以前……大約距今二十多年前吧，武林上同時出現了兩個年輕武林人，他們不但人都長得英挺瀟洒，而且文事武學兩方皆有很高的造詣，同時也都具有副鋤强扶弱的俠義心腸。

「他們各自在不同的地方崛起，爲善良的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因此頗受各方普遍的敬重。

「二人出道不久，聲譽日重，他們由於彼此仰慕而相約印證武功，在難分高下之後，又互比文墨，彼此互相欽佩之餘，終於成了一對好朋友。

「之後，他們兩人結伴遊俠江湖，一天，他們於某地遇到了一位二八年華的女俠。原來，這位女俠是一位武林前輩的孫女，來頭頗不小，不但武功非常了得，人也長得秀麗無比，她這次闖蕩江湖的主要目的，乃是因耳聞新近武林上出現了兩個年輕的俠士，聞說二人武功文學都很出色，而且人亦甚英俊脫俗，她由於家學淵源，一向對自己的成就自視甚高，故得悉之下，心中頗不服氣，於是乘乃祖出門訪友之際，便偷偷離家，天南地北的訪尋，意欲找那二個年輕俠士鬥他一鬥，看是否傳聞確實，是否比她强？

「當她在同一個時候遇上了他們時，雖然感到非常意外，但她毫不猶豫的說明來意，即時約他們到一處僻靜的地點，與他們一一比鬥起來。

「兩個青年俠士在一見面時，都無不爲她的美貌傾倒，眞可謂一見鍾情，但當那年華絕代的女俠直截了當說出來意後，只好奉陪和她出手過招。

「印證之下，那位女俠由衷的佩服了，因爲她發覺這兩位青年俠士不但功力上都勝過她，而使出的招術也極正派，出手均甚涵蓄，毫無使她難堪的打法，尤其是在比試武功和文墨之後，她給二人出了個難題，限制時刻要他們各人繪出自己的肖像來，這本是她一時故意的刁難，不相信他們不藉銅鏡照看就能把自己的肖像繪得很像，但結果，他們却毫不費力依時繪出唯妙唯肖的肖像來。

「她感佩之餘，繼之而來的她自己的難題來了。原因是她這時正值情竇初開之年，早就心中暗自有

個打算，若所找的那二個青年俠士之中，確如風聞中的那種正派的青年，武功文學也都優異，便想就中擇一個將終身託付與他，怎料，老天爺好像有意使她爲難，偏偏這兩個青年俠士湊巧在同一時候見了，又偏偏兩人的人才、武功，以及文事的造詣都是樣樣那麼好，好得不相上下，難分軒輊，眞使她不知如何選擇爲好？一時陷於迷惘之中。

「何況，就他們各人的神情語態觀察，兩個青年俠士也都是一派傾心愛慕的神氣，也都或明或暗的在爭取她的芳心，似乎有互不相讓的樣子。

「這可怎辦？她爲此愁困了好幾天，終於她又想出了一個『難題』來了，她含羞地說道：『我祖父祇有我這個獨生孫女，他老人家視我如他的生命一般，時常說這世界一片黑暗，唯有我像一顆夜明珠，使他感到還有一點光明，所以，我也很想自號爲夜明珠，因此極望能得到一顆夜明珠，做個名副其實的夜明珠，我雖也知道這種稀世之物是不易得的，如果兩位肯幫助小妹訪求，以三年爲期，誰先得手，就請送到臨安，西湖雷峯塔第三層背面的塔牆上畫下一個圓圈，並在圈內寫下一個「明」字，三天之內，小妹必在塔下和他見面，屆時若驗明這確是夜明珠，小妹便終身相件……」

傷心人說至此暫頓住，又拿起酒壺飲了二口。

藍世傑聽得頗覺有趣，趁他飲酒時插嘴笑問道：「這位女俠倒頗會刁難他們，不過她這樣做，也許是想藉此看看他倆的機智和是否不畏艱難的精神呢？」

傷心人點首微笑道：「嗯，你猜得不錯。」

藍世傑迫不及待的催他道：「後來怎麼樣？」

傷心人放下酒杯，站起身背負雙手，一邊踱起方步一邊講道：「當時那兩個青年一聽那女俠出這樣難題，雖然都明知此事委實不易辦，二人無不當場猶豫了片刻，其中那個大一歲的更是苦着臉說道：『這東西是可遇而不可求，那裡去找？』

「可是那小一歲的却說：『好，我一定替妳找來！』說後即告辭而去，大一歲的青年見他說得甚是有把握的樣子，猜想他對尋取夜明珠已有了決定的目標，於是也匆匆的離開那女俠，暗地跟着早一步離去的朋友身後追去了。

「原來，那個先走的青年俠士以前曾聽他師父說過，早年有一個獨行大盜，攔途搶劫了一位告老返鄉的官人，這個獨行大盜不知從何得到消息，竟洞悉那官人囊中有顆夜明珠，別的金銀和貴重古玩他都看不上眼，只要劫取那顆夜明珠，那官人視珠如命，拚着命也不肯獻出，結果被那大盜當場殺死，藏於身上的夜明珠也被劫去，當那些官眷呼天喚地哭得死去活來的當兒，其師恰路經該處，問明情由即急追那大盜，追到後經過一場惡戰始將那大盜重創，但那大盜却狡猾非常，臨死前竟將那顆夜明珠揮手一拋，把它丟進一個又深又冷的黑水潭中。

「他師父爲此事一再告誡說：『這種寶物常會給人帶來禍患，無福之人得了它反爲不祥之物，嚴囑切勿去撈取！』但那青年俠士此時爲了爭取美人芳心，竟把乃師的戒言拋到腦後，一心一意的想去撈取那顆夜明珠了。

「然而，他却不知那黑水潭的地點，原因是其師深怕消息傳出後又要引起無謂的禍患，故說時，只說是一個極深極冷的黑水潭，因此，那青年俠士找了很多處名叫黑水潭的地方，費盡了千辛萬苦始找到了那顆被獨行大盜拋下的夜明珠。

「珠是被他得到了，然而人却病倒了，病得快要死了……」

「啊！他是不是受了傷？」藍世傑不禁焦急地叫了起來。

傷心人輕嘆了一聲，道：「不，他中了毒，因爲那黑水潭是個千百年來未流通的死水潭，不止極深極冷，而且是一潭毒水，這一點他事前太過疏忽了，以招致了這個意外，幾乎把命送掉了。

「當他正陷於昏迷危急時，那個暗跟着他到處跑的朋友，就在此時出現了，他這個朋友似乎不忍見他這樣的死去，便把他帶到鎮上一家客棧，替他延醫施救，方才挽回一命。

「可是當他脫離性命危險期後，却發覺自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得來的夜明珠不翼而飛，而那個好友則在他房中留下一字條道：『時間寶貴，恕不能侍候至康癒』，便逕自先走了。

「他這一急眞是非同小可，顧不得身體還未康復，便匆匆朝臨安趕去，當他趕到西湖雷峯塔，見到第三層的塔牆背面上，已寫了一個環有圓圈的『明』字時，雖然並非使他感到意外，但是却使他氣憤不已，他一氣之下，便去找那個朋友大吵了一場，但吵又有什麼用，他欲得之爲快的那個美人兒，在半月前業已投入那朋友懷抱中了。他雖然對那朋友的極口否認未拿去夜明珠一節，感到萬分憤怒，但回心一想，當自己中毒時，設非這個『好友』及時施救的話，只怕命早已不保，何況，自己雖然沒能娶到那個女俠

為妻，但相信她嫁了這個朋友，照樣也可以得到幸福，如今生米已成熟飯，自己萬萬不能讓她知道，她的郎君得到的夜明珠的實際情形，因為她沒有錯，自己斷不能使她受到絲毫的刺激，應該讓她永遠幸福地生活下去。

「他想通了之後，就抱着一顆破碎的心走了，走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過着寂寞的獨夫日子，從此不再涉足江湖了。

「然而，他雖然決意把過去的一切忘卻，不再去想她，但思慕那位女俠的戀心痴情却始終無法消除，失意之餘，他終於無目的地走，痛苦地走，走，也不知將走向那裡去……」

藍世傑聽傷心人講完故事，甚為那個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千辛萬苦始得到寶珠而未能娶到美妻的青年俠士的自我犧牲，玉成他人的美德，感到無比敬佩，但也為他感到無比的同情，不禁慨嘆一聲道：

「唉，那個人實在是夠可憐！」

傷心人也吁一口氣，苦笑道：

「可不是，所以說，這種稀世之物，往往會給人帶來禍患，像故事中的那年輕人，他的遭遇就是因為夜明珠而惹來的。」

藍世傑腦海中思潮一陣翻騰後，不覺垂頭默然半晌，然後道：

「老丈，你要相贈的夜明珠，晚輩不想要了，不過晚輩仍願意為你履行替你做一件事。」

傷心人笑道：「那怎可以？我不能平白讓你為我做事，你別誤會我故意講這故事刺激你，想賴掉贈珠之事，我只是說這東西有時會給人引起禍患，却不是人人都會如此，如果得者是有德之人，自是不能一概而論了。」

話音一頓，又道：「再說，我已決定近期內將離此他往，一個山夫野老携此物也不相配，何況，你我既成忘年之交，不贈與老弟，難道要留它在洞中等別人來取，哈哈，你別再替故事中人空悲傷，就在這洞中歇歇，我出去找些山果，很快就回來了。」說罷，逕自出洞而去了。

這一晚，藍世傑便在洞中過夜，由於洞中清淨涼快，也不知睡了多久，一覺醒來時，却不見傷心人在洞中，翻身跳下石床時，一眼發現石桌上放着一張字柬，走去拿起一看，只見字柬上寫着：「老弟，因皮貨極待脫手，恕不告而去，養心洞主人昨晚已返洞，醒來請用膳後，即進左洞求見可也，右邊壁下有松枝可作火炬，去時取用一二支作照明之用，以免在暗中摸索。」

藍世傑看後方知傷心人已下山，於是略為梳洗一下後吃些東西，即依言取了二支松枝便向左邊洞道走去。

他走到養心洞口，舉目望向洞中，只見洞口數尺因由傷心洞中透出的光線還可以看清之外，洞道中一片黑暗，根本看不出有多深，略一思量後，只好掏出火摺子點着了一枝松枝，藉着火光看清洞中情形，才小心地一步一步地慢慢的跨進。

只見洞道曲折有甚於傷心洞，地面凹凸不平，如非有火把松枝在手，確是寸步難行了。

一脚高一脚低的前進了十多丈，忽見洞道漸漸彎向右方，凝目察視，却見三丈前處已為一堵石壁擋住，似乎這條洞道已到了盡處，但當走到了洞壁前，始發覺又是一個轉彎處，沿着右轉的洞再進二丈，只見映入眼簾的是一條往下直伸的石級。

這段石級約有二十餘級，層級分明整齊，顯然是人工鋪設。走下石級，即見有一間依洞壁而建的石室，門框上嵌着一扉高六尺寬四尺的鐵板門，門上掛着一副重鎖。」

藍世傑看得大為詫異，輕步移至石室前，舉起火把掃了一眼，只見鐵門上端的石壁口刻着三個斗大的草書：「養心牢」。

藍世傑驚奇的把目光移到鐵門上的一個碗大窗孔望去，突見一個披頭散髮，滿面為鬍鬚掩遮得只露出眼鼻的可怕面孔出現在眼前，不禁陡地驚退二步，愕然的直注望，半晌說不出話來。

「年輕人你是誰？來這裡幹什麼？」

愕然間，忽見那出現在窗口的可怕面孔開聲發出問話來了。

藍世傑弄不透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一時之間為這眼前的情景搞糊塗了。

可不是麼，那傷心人說此洞名叫「養心洞」，洞主人乃是他的「朋友」，昨夜才回此洞，但如今看到的却是一座叫「養心牢」的石牢，其中還禁錮着這麼一個面目可怕的人，而且到此時為止，除了見到此人之外，却未發現第二個人，難道說，傷心人要自己來見的就是此人不成？

他呆呆的靜立片刻，才開口反問道：「喂！請問你，這洞中還有沒有其他的人住在這裡呢？」

那牢中人臉上抽動了一下，吐出沙啞乏力的語音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呢。」

藍世傑雖不知眼前的人究竟是怎麼個人物，但他天性敦厚和平，故此聞言後不由暗自自責了一下，即時歉然答道：「晚輩藍世傑。」

不料，那牢中人一聽，竟突然面容大變，高聲「啊」了一聲，戰抖着雙唇道：「甚麼？你說你是姓

『藍』、名叫『世傑』，你是何人氏？快說！」

藍世傑見他滿面驚異和激動，又是一呆，迷惑地道：「敝藉金華府。」

「啊，你母親可是鳳姑孫玉璇？」

「咦！那正是家母的名號，你怎麼知道，你到底是誰？」

「嗚嗚嗚，孩子，我就是你父親『龍俠藍景豪』啊，嗚嗚嗚……」

「甚麼？你說……你說……你就是，是……」藍世傑如遭霹靂，腦門轟然一响，「登登」的一連驚退了兩步，吱吱吔吔地連話都說不下去。

他萬分驚異的射出兩道銳利的目光，現出不相信的神色，凝目注視對方起來，久久不言不動。

那牢中人瞧着藍世傑一臉驚疑交迸的神態，又哭道：「孩子，我確確實實就是你的父親啊，唉！這也難怪你不相信，當我離家時，你還在襁褓之中，從那時起，咱們父子就沒能再見一次面，你自然不認識為父了……」

稍稍一頓，接着又道：「你娘如今算來該是四十四歲了，想當年她憑一對鳳凰刀和一套家傳的上乘刀法，行走江湖的時候，鋤奸除惡，不知受到多少讚譽，而且天生麗質，加以右唇角有着一粒美人痣，被譽為武林第一美人，唉，可是為父却使她愁苦了廿載歲月，此事如被她祖父九華半仙知道，不知將如何心疼了。」

藍世傑離家之前，看見過父親自繪的肖像，雖然這時見他一臉鬍鬚和亂髮披肩，形同野人的容貌，和那肖像上英挺瀟洒的風貌截然不同，但一想時隔二十年，由青年轉入為中年，且因被禁錮多時，長年髮鬚不修，心境不佳，影响所及，容貌自然較前有所不同了，尤其是母親早年為了某種緣故，不想外人知道她是九華半仙之孫女，故此她的身世除了父親知道之外，外人可說是絕對沒有人知道的，然而這時見他竟連母親以為「秘密」的身世也知得如此透徹，自然是所說不假了。

想到這裡，不禁悲從中來，大叫一聲「爹！」即時跳到鐵門前，雙膝跪落地上，淚如泉湧道：「爹！你為何被關禁在這荒山野洞之中受苦呀？娘好可憐地盼着你呀，是誰把爹關起來的啊？」

龍俠藍景豪長長的嘆了一聲道：「此事說來話長，你先打開這道鐵門，待爹出來後咱們才慢慢的談。」

藍世傑跳起身來拔下長劍，便欲向鐵鎖斬去，却見龍俠藍景豪出聲阻道：「不必斬，斬斷也無用，此門乃是以機關消息控制的，你只要轉身登上石級，在第十二級左端踩了九下，再登上第六級在右端踩上三下便可了。」

藍世傑「哦」了一聲，即時依言施為，登時一陣「軋軋」之聲响起，隨見那扉足有半尺厚的鐵門緩緩往上昇起，轉眼工夫整扇鐵門便已沒入門楣上的石壁中。

只見龍俠藍景豪一脚跨出石牢房，雙手搭上藍世傑的肩膀，上下端視了一陣，然後現出了一絲欣慰的笑容道：「為父以為今生今世不能再見到你們母子了，想不到上蒼有眼，還能有這一天，哈哈……」

高興地笑了一陣，又問道：「傑兒，您怎麼會找到這裡來的？」

藍世傑便把藝成返歸梧州島，未幾即動身到處尋訪父親下落說起，路上一切經歷，一直說到傷心人叫自己來此洞見他一位朋友打探白衣秀士白希的下落，才意外地與他相遇的事詳細說出。

龍俠藍景豪聽得雙眉一皺，面呈迷惑之色道：「奇怪，這傷心人的行為委實令人難以捉摸。」

藍世傑點頭道：「是啊，他說這洞中住的是他的朋友，而事實上却是爹被關禁在這裡，他到底是弄什麼玄虛？」

「你說誰把爹關禁在這裡？」

「孩兒正急想知道啊，爹你快說。」

「就是那個『傷心人』！」

「啊！就是他？可是他又怎肯讓孩兒來見你呢？」

「他究竟懷着什麼心機，為父現在也猜不透，走，咱們去找他算賬。」

「他走了。」

「走了，幾時走的？」

「在孩兒沒醒之前，他留下一字柬，說明帶虎皮下山出售去，但說很快便會回來。」

「哼！他不會再回來了。」

「爹，他到底是誰？為什麼把你關了起來呀？」

「他到底是誰，爹也和你一樣，只知他叫傷心人，至於他關禁爹的原因，只因爹不肯把眞實的住處告訴他，他說爹不夠朋友，一氣之下就把爹關禁了二十年了。」

「爹是怎麼樣遇上他的？」

「唉！說來慚愧，要不是他，爹這條命可以說早就曝骨荒山了。」

「他救過爹爹？」

「是的，那一年爹經過了半年的偵查結果，才探明加害你師祖的乃是黑衣幫幫主惡閻羅和他屬下的白虎堂堂主陰陽筆龔龍騰二人所為。

「後來在巫山遇上了這雙仇家，為父以一敵二鬥了一陣之後，正

在節節敗退時，恰好那白衣秀士白希路過該地，助了爲父一臂之力方才把惡閻羅殺掉，並劍傷了陰陽筆龔龍騰，但爲父却在斷鬥中不慎被惡閻羅擊中了一掌，受傷極重，不料，那白衣秀士却於幫助斃傷了惡閻羅二人之後，竟爾不顧爲父重傷即揚長而去。」

說至此，稍微一頓又道：「爲父那時正陷於無力運功不能自行療傷，眼看得只有閉目待斃之際，幸好這個自稱傷心人的神秘人物出現，把爲父帶回此洞及時施治，才算撿回一命，唉，那想得到，這傷心人在爲父脫離險境時即一再探問爲父住處，而爲父因對他尚無深交不了解，故不肯輕易相告。因此他便把爲父在未復原之前關進石牢中，每隔十天便來一次食物，又不斷的追問爲父住處，爲父對他此種行爲，嫌疑越深越不肯說出，因此……」

「因此爹便被他一關就關了二十年，他一再追問爹的住處，到底是何目的。」

「爲父也不止一次問過他，但他總說只想知道而已，決無不利於爲父的企圖。」

「這就太奇了，如此說來，他顯然並無加害爹或娘的企圖，否則的話，爹已被他關禁石牢中，形同籠中鳥，要如何處置，可說是隨心所欲，何必要費這許多手脚？可是他却一意想知道爹的住處，這眞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爲父也是這樣想，傑兒，現在那傷心人已然離此而去，這樁恩怨只好留待他日再去找他了結便是，咱們先趕快回家，好讓你娘放心要緊。」

「爹說得是，我們這就起程吧！」

於是，父子即時離開石洞，歸心似箭地一路上急馳趕路。

當日黃昏，來到一處頗爲熱鬧的鎭甸，藍世傑爲免父親一身破爛衣服惹人注目，故先在街上選購了一套現成的衣服，然後進入一家客棧後，即吩咐店小二去找來一個剃頭匠，意欲替父親修飾一下那滿頭臉的髒亂鬚髮，但意外的却爲龍俠藍景豪所堅拒，他的理由是要待至找那傷心人了結彼此恩怨後才要修飾，藍世傑雖以父親此擧未免太過固執，但也只好遷就他不再强勸，因此趁着父親在沐浴時匆匆出店去選購兩匹馬。

翌日天剛破曉，父子二人便匆匆策騎上路了。

一路上，藍世傑向父親問了許多想知道的事，但龍俠藍景豪却只告訴他那些禁錮自己二十年的山頭叫「白虎嶺」，距巫山不太遠，其餘問題待抵達家中再行慢談。

藍世傑對父親這種不肯多言的擧止與心態，不免起了一種不應在久別重逢的父子間應有的感覺，但他很快的就暗暗自我解釋道：「父親也許困在那不見天日的黑洞中被關了二十年，已經養成了『沉默寡言』的習慣了吧，所以……」想及此，也就不以爲怪了。

但是，他心中總想說些什麼來引起父親的興趣，使他能和自己多講話，即使不多講，能使他欣悅而現出喜色也是好的，是以常常自動地說出自己如何拜在天機道長門下學技，現在武功文事各方面有多少成就，以及母親如何收了小芸爲徒，小師妹又如何聰明伶俐，而且長得如何討人歡喜等等的事詳細述說給父親聽。

然而，龍俠藍景豪的反應却只是「哦」，「原來如此」「很好」等幾句簡單而平淡的答話而已，連藍世傑心中期望的那一點「喜色」都不見顯露出來。

藍世傑見自己的期望完全落空之餘，不禁把那傷心人更恨入骨髓，暗忖以後找到他，一定要替父親討回這二十年牢災和母親多年受苦的一大筆賬。

日行夜宿，半月後的一天黃昏，他們父子已然來到浙境沿海的溫州了。

藍世傑這時心情興奮異常，他喜的不止是因距此一水之隔的家遙遙在望，明日便可以見到母親，最使他心境開朗是自己幸能在短短的兩個月內找到了失蹤二十年之久的父親，明天渡海抵達梧州島，母親不知將高興到什麼程度了？還有小芸妹，她一定會爲自己如此快捷便回來和她重聚而欣喜若狂……

這一晚，他們住進城中一家旅店，他無意間發現多日來不多言也不笑的父親，面上綻出一絲喜色，這更加添了他一層無比的安慰，飯後即吩咐店小二去向一家漁戶定妥了明晨搭船過海的事，並將寄存馬匹的事也交代清楚，便提早熄燈睡覺了。

夫妻團圓　龍鳳合璧

次日過午，龍俠藍景豪父子已踏上了梧州島了。

藍世傑見父親面上露出了更明顯的喜色，益發興奮地道：「爹，孩兒先一步去告訴娘。」說着一馬當先如飛的向前面一條小街道奔了過去。

龍俠藍景豪臉上突地現出一種奇異的微笑，目光緊緊盯着兒子飛跑而去的背影，隨也擧步急跟而去。

藍世傑一口氣跑到近家門前那口六角井時，便迫不及待的高聲呼

叫道：「娘！娘呀，爹回來了！」話聲甫落，隨見自石屋中跑出一個綠衣少女來。

那少女一眼瞥見了藍世傑，頓時美臉兒現出無比驚喜之色，歡聲叫道：「啊，世傑哥，你這樣快就回來了？」

藍世傑見是小芸師妹，急應道：「是啊！妳想不到吧？不止我回來，我爹也回來了。」

小芸雀躍道：「眞的？那太好啦，現在那裡？」

藍世傑擧手正要指向身後時，已見父親由井旁徐徐踱來，於是隨口接道：「我爹來了。」

小芸一見出現在眼前的一個狀極可怕的老人，不由驚退兩步，戰聲道：「他……他就是……」

藍世傑跨前兩步握住她的手臂輕聲道：「芸妹別怕，他是我爹，我娘在屋裡麼？」

小芸雖然知道藍世傑是不會騙她，但心頭還是「突突」地跳，趕快把視綫移到她師哥的臉上，仍帶着微抖的聲調道：「去，去，我去告訴師父！」

說着一脚剛跨入門檻，即見師父，鳳姑孫玉璇已掀開門帘迎面走了出來了。

隨着兒子走進石屋的龍俠藍景豪，這時一眼看見闊別二十年的愛妻，一個箭步衝上前去，感慨萬千地悲聲喚道：「玉璇，玉璇，累妳受苦了……」

鳳姑孫玉璇剛才從兒子的喊叫聲中得知良人已歸來的消息，抱着一顆無比興奮的心情走出廳來，但見這時顯現在面前的却是個狀似野人的陌生人，不由神色大變，面色一凝，冷冷地喝道：「傑兒，他是誰？」

藍世傑心頭一跳，但登時明白母親何以有此一問，正欲開口應答，龍俠藍景豪已先開聲道：「玉璇，我是景豪啊！妳難道不認得我了麼？」

然而，鳳姑孫玉璇仍然一臉冷峻之色，藍世傑看在眼內，心中一急，走到母親身前，着急地叫道：「娘，爹是因被人關禁在一個不見天日的山洞裡，二十年來髮鬚都不曾修剪過，才變成了這個樣子的！」

鳳姑孫玉璇一聽，神色又是一變，目光凝盯着「丈夫」的面上端詳了一陣，之後，似乎已漸漸從那一張滿長着亂髮鬍鬚的臉龐上，找到了往日熟悉的輪廓，但仍不敢十分肯定似地一皺柳眉，問道：「你的『龍刀』呢？」

龍俠藍景豪重重的吐出了一口氣，道：「被傷心人拿去了！」

鳳姑孫玉璇踏前半步，問道：「誰是『傷心人』？」

龍俠藍景豪黯然道：「他是誰？我一直到現在還是不清楚，唉！此事說來話長。」

藍世傑搶着說道：「娘，爹的遭遇讓孩兒來告訴妳吧！」說着，便拉了父親坐下椅上，同時亦請娘親坐下，於是，把自己在白虎嶺巧逢黑衣幫幫主陰陽筆龔龍騰三人合攻「傷心人」，自己由他們對話中獲悉那陰陽筆即是當年謀害師祖的兇手，自己如何出手殺了黑衣幫主，之後又怎樣被那傷心人邀往他的居處，到次晨才怎樣去那山洞中發現父親的經過情形，詳詳細細述說出來。

鳳姑孫玉璇一直靜靜地聽完兒子陳述，才恍然悲「哦」一聲，淌淚道：「原來你爹竟是遭受了這樣莫須有的災難，怪不得你爹變成這個樣子，那『傷心人』眞眞豈有此理……」說着把臉移向丈夫，不解地問道：「你難道果眞一點也看不出那傷心人是誰麼？」

龍俠藍景豪長呼了一口氣道：「唉，說來萬分慚愧，到現在我還是想不出來，他究竟是誰，最令我不解的是他既肯在我重傷垂危時援手施救，却又把我禁錮起來，我眞不懂他安着甚麼的心？」

鳳姑孫玉璇見丈夫受到這種無妄之災，感到萬分委屈，悲怒交迸道：「你對此事有何打算？」

龍俠藍景豪一凝臉容道：「這二十年的牢災，我當然要設法找他討回公道，不過，當務之急，應先尋找殺我師父的仇人才是！」

鳳姑孫玉璇迷惑道：「怎麼？那殺害他老人家的兇手『惡閻羅鄔乃龍』和『陰陽筆龔龍騰』不是已經先後給你們父子二人宰了麼？」

龍俠藍景豪道：「不錯，可是那重要的幕後主使人却是『惡閻羅鄔乃龍』的師叔『假聖人黃天化』，此人不除，殺師之仇，還不算完全雪報，所以……」

鳳姑孫玉璇岔道：「你已知道那假聖人黃天化現在那裡？」

龍俠藍景豪道：「不知道，但我相信假以時日訪查一定會找得到他的。」

鳳姑孫玉璇道：「那假聖人黃天化的行踪我倒知道，不必再訪查了！」

龍俠藍景豪頗感意外地「唔」了一聲，道：「妳知道他的行踪？」

鳳姑孫玉璇道：「此事我還是前天由天機道長口裡得知的。」

「甚麼，我師父來過這裡，他現在那裡？」

藍世傑霍地跳到母親面前，露出一臉急色等待回答！

鳳姑孫玉璇展顏微微一笑道：「嗯，你師父前天來過，祇是他當晚就走了！」

藍世傑頗為失望地喃喃道：

「何必這樣匆匆忙忙就走？要是多留兩天那多好。」

站在鳳姑孫玉璇身邊一直沒說過話的小芸兒，突然綻開櫻唇搶着說道：「世傑哥，有個天大的好消息你還不知道呢，天機道長帶來一顆靈丹給師父吃了，現在師父的功力已經恢復過來了！」

藍世傑聞說，高興得雙目閃耀着淚光，握住母親的雙臂，急聲問道：「娘，是眞的麼？」

鳳姑孫玉璇點點頭含笑道：「是眞的，你師父說是遇到了一位多年不見的故友『醫俠東方雲』，是向他要來的，你師父給我們一家人的恩德委實太大了……」

她微微一頓又道：「據你師父說，他得到可靠的消息，那『假聖人黃天化』因作惡太多之故，這幾年被武林白道人士追迫得無法再在中原容身，已潛往塞外投靠胡幫，居然當起彼幫的軍師來，訓練軍旅，準備在近期內攻侵我中原，你師父此番正是為了此事，邀得了醫俠東方雲等幾位好友，要趕往塞外把那陰謀煽動叛亂的黃天化除掉，並且盡力設法防阻胡人的入侵！」

龍俠藍景豪聽到這裡，以堅決的語氣說道：「現在已然知道那萬惡的魔君，竟又變本加厲，不惜勾結外人要來殘害我們中土，此事我們當然不能延緩，我想決定明天一早便舉家離開這梧州島，趕赴塞外找那魔君討還血債，如果能得與天機道長諸人會合，便可合力瓦解其不軌企圖，這豈不是一舉兩得，不知你們可讚成與否？」

鳳姑孫玉璇立即贊同道：「正合我意，老實說，蟄居此島一晃二十年了，眞是悶煞人了，能够藉此機會再入江湖走動，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我們就決定明晨去好了！」

她說話間，站於身邊的小芸一臉興奮神情早已落入她的眼中，是以一笑又道：「芸兒，妳日夕夢想要到各處去闖闖，如今可讓妳心如所願了！不過妳先別高興，在離此島之前，還有很多事情要妳做，要是妳沒做好，妳得獨自留在此處……」

芸兒一聽大急，叫道：「我不要個人留在這島上，師父妳要我做甚麼，請快說，芸兒一定會做的。」

鳳姑孫玉璇凝容道：「好，第一件事，妳先去左鄰告訴王大嬸，說回頭五大叔的漁船返回之後，請他到咱們家來一次，咱們明早要僱用他的船，去吧！」

芸兒那敢怠慢，嬌聲應了一聲「是」，蹦蹦跳跳的出了石屋去了！

藍世傑不知母親所說的，要是芸兒做的事沒做好，就要把她留在這島上，是否眞有此意，心中着實替她着急，不由眉宇中微微一揚，問道：「娘，妳要芸兒做的事很難麼？」

鳳姑孫玉璇見兒子也是滿面焦急相，不禁笑道：「不難，娘只是唬唬她，除了今晚要她多做幾樣菜和打點行裝之外，還會有甚麼事，只是這丫頭時常埋怨娘，總不帶她上對峯去各處玩玩，老說像隻井底之蛙甚麼似的！」

藍世傑暗暗透了一口氣，這時他才明白母親會對芸兒「開玩笑」，乃是因為父親無恙回來，內心高興的表現了！

鳳姑孫玉璇話剛說過，只見芸兒手上拿着一條大黃魚轉回，一跨進門檻便叫道：「師父，王大媽已經答應了，您看，這黃魚好大，是王大叔剛從海上帶回來的，我就向他買回一條！」

鳳姑孫玉璇笑道：「妳頂會自己出主意。」

芸兒嬌聲道：「咱們今晚不是該多加幾個菜，好好慶祝一番麼？」

鳳姑孫玉璇含笑道：「好啦，鬼丫頭，你這就趁早下廚吧！」

芸兒喜應了一聲，扭身便朝內屋快步走去，但走出幾步又停步，轉過臉來問道：「師父，做好飯菜您還要我做甚麼？」

鳳姑孫玉璇故意裝模作樣地笑道：「現在還不告訴妳，先做好飯來再說啦！」

芸兒噘起櫻唇嘀咕：「現在說不也一樣麼？」表現得很委屈似地向屋後走去！

藍世傑心想父親離家二十年，今天回來，和母親自然還有許多久別重逢的話兒要說，自已何不趁此到厨房和小芸聊聊，心意一決，便起身道：「娘，我去給小芸幫點忙吧！」

鳳姑孫玉璇微笑道：「好吧，你也該進去，先洗把臉！」

藍世傑應聲「是」便朝屋後走去。走到厨房，正看到小芸兩手各捉着一隻大鵝，準備宰殺的樣子，於是上前微笑道：「芸妹，我來幫妳！」

「哎呀，厨房裡的事是女人做的，你能幫我甚麼？」

「妳別小看我，我除了不會生孩子，甚麼都會！」

「……」

「噫，我說錯了？」

「我不跟你說了，你要是眞那麼能幹，你替我宰這兩隻鵝吧！」

「如今只是四個人吃飯，我看就宰那隻公鵝够了。」

「不，連母鵝也一起宰。」

「為甚麼？」

「為甚麼？你把公鵝宰了，只



藍世傑見父親由洞中出來，十分興奮。

留下母鵝，你要把牠寂寞死麼？」

「哦，我倒沒想到這一點，那麼我來宰母鵝妳宰公鵝如何？」

「行……哦對啦，你知不知道我師父還要我做些甚麼事呢？」

「我不知道。」

「你去問問她，然後偷偷來告訴我，好不好？」

「問過了，我娘不肯說，不過……」

「不過甚麼？快說。」

「她說妳雖然聰明能幹，但是又任性又調皮，不够端莊。」

「她是不是怕帶我去會招惹是非？」

「好像有點怕的樣子。」

「不會的，世傑哥你相信我，從今以後我一定乖乖聽她老人家的話，絕不任性，也不調皮，舉止也會改得端莊一點，你相信我啦。」

「不是我不相信，那要看我娘肯不肯相信妳呀！」

「世傑哥，你看她老人家會不會出難題把我留在這島上？」

「那我就不知道了！」

「要是把我一個人孤伶伶的放在這裡，我也不想活了！」

「妳是說我娘若是不讓妳一起走，妳要死……啊？妳不要哭，我最怕見到女孩子流眼淚！老實告訴妳，我娘不會給妳出難題的。」

「你已經知道了？」

「是的，我娘說只要妳回頭打點行李罷了！」

「你壞死啦，該打！」

「別打，別打，說眞的，要是我娘眞要把妳留在這裡，我第一個就反對！」

芸兒這時知道師父會帶自己同行，心想從此無論走東跑西都會跟世傑哥在一起，心中一高興，做起事來精神百倍，不到半個時辰工夫，已弄好了一桌豐盛的晚餐。

這一晚，老少四人在極歡娛的氣氛下吃過了一頓團圓飯，飯後，鳳姑孫玉璇命芸兒去打理行裝，藍世傑也跟着進內屋去幫小芸收拾隨身用物，然後二人又登上了上次去過的山崗，作一次離島前紀念夜遊。

龍俠藍景豪一對老夫妻因久別重逢，自不免有說不完的別後離情互相傾訴，兩人談到夜闌人靜，月色西斜，龍俠在臨睡前却堅持要單獨留在柴房中睡覺，其意是說在師仇未報之前，不敢貪圖安樂。

鳳姑雖然覺得丈夫性情變了許多，但終於聽任其意罷了。

翌晨，四人照預定時刻坐上了王大叔的漁船離開梧州島，鳳姑孫玉璇回望漸漸遠去的那住了廿多年的海島，朝龍俠藍景豪道：「想當年我們帶着傑兒渡海而來，一晃廿年的歲月像夢一般的過去了，幸好

今天你還能回來接我們母子二人返回中原！」言下之意，頗多感慨。

龍俠藍景豪却不知心裡在想些甚麼，只是輕描淡寫地「嗯」了一聲，默然凝視她半晌後，才開口低聲道：「別再去想它，過去那些使妳寂寞的歲月，今後不會再有了！」

鳳姑孫玉璇道：「但願那暗淡的日子從此結束了！」

龍俠藍景豪仰望天空，道：「苦盡甘來，以後的日子應該像正在昇高的太陽，光明而壯麗。」

微微一頓又道：「我想順道先到白虎嶺洞中找回那把『龍刀』，然後再從長計議遠赴塞外的事。」

不久，上岸後藍世傑即時去客棧索回寄存的兩匹馬，並再選購了兩匹，然後四騎即時朝向白虎嶺出發。

藍世傑像識途老馬一騎當先走在前頭，芸兒雖是初次騎馬，但她武功基礎甚厚，不到半天之功便已學得能隨意控制自如，因此仍可緊緊的跟在藍世傑身傍並駕齊驅。她這是第一次出門，外界的許多事物無不使她驚奇，是以一路上向「世傑哥」問這問那，有說有笑，眞是高興極了。

十天後，一行四騎人已踏上白虎嶺，這時整個山嶺正籠罩在層層的朝霧中，通往那「傷心洞」的山谷，深深的沉在濛濛的霧氣之下，給人們一種神秘的感覺。

衆人來到洞口，見四下無人，但他們都不知那傷心人此時是否在洞中，是以不敢貿然入洞。龍俠藍景豪示意各人提高警覺，凝神蓄勢先在洞口外默察一番，然後才領頭緩緩的向洞中走了進去。

來到傷心人居住的洞室，見一切景物依然，那顆放射出柔和光亮的夜明珠還高高的嵌在洞壁頂上，但却不見傷心人影踪。

龍俠藍景豪凝目向四周掃了一眼，然後對老伴鳳姑孫玉璇低聲道：「我知道一條秘道可通往另一洞室，你們在這裡稍停，不要亂動，待我進秘洞去看看，或者有所發現！」

鳳姑孫玉璇輕聲道：「你可要千萬小心，別再上了那傷心人的當！」

龍俠藍景豪情深地向她一瞥道：「妳放心，我不會再上他的當……玉璇，我去了！」說罷，便走到那張石床前，彎下身伸手向床底下摸按了幾下，忽見那張看來和石壁相貼連在一起的石床，竟徐徐向左邊移動過去，轉眼即見石壁上現出另一個洞口，寬僅可容一個人彎身而入。

只見他又向衆人吩咐一聲「不要亂動」，便彎身穿進秘道口而去，鳳姑孫玉璇三人只好依照吩咐靜待着他探回究竟。

芸兒目光不時的投向壁上那顆夜明珠，現出十分欣賞和喜愛，她想以前藍世傑會答應要找一顆這種寶珠給她的，不知他有沒有辦到，正待開口問他，但看看師父和世傑哥此時都默然凝神，注意那秘道口，知道不宜在這時候開口問這些無關緊要的事，是以祇好忍住了。

時間一刻一刻的過去，大約過了半個時辰之久，仍未見龍俠藍景豪出來，各人不由開始有些焦慮起來，但鳳姑孫玉璇仍抑制兒子和徒兒不要亂動，再等着看看。

一個時辰過去了，仍未見龍俠藍景豪回來，至此鳳姑孫玉璇已感到極度不安了，藍世傑眉頭大皺，開口低聲道：「娘，我看我們不能老是這樣『不要亂動』了，待我進去看個究竟如何？」

鳳姑孫玉璇道：「要進去咱們都一起進去吧，你倆跟在我身後，必須提高警覺，千萬小心！」

於是三人魚貫走入秘道口，由於洞室中的夜明珠光照之下，走進了二丈長還能看清秘道內的一切，這條秘道漸入漸向左方彎曲，洞道也越入越寬大，足够挺直身子行走，但却越深入越黑暗，幾乎是相對不見面的！

藍世傑見洞道一片漆黑，恐生危險，故阻止走在前頭的母親暫停前進，折返洞室中取了兩支松枝，點着了火再走入秘道。

這時手上有了火把，秘道中的情形頓時一目了然，三人小心地深入十餘丈，忽見眼前有一排整齊的石級。

藍世傑執着火把走在前頭，輕輕的一步一步走下三十餘級的石級。鳳姑孫玉璇和芸兒也小心翼翼地跟着走下，走完了石級，忽見洞道又向左方彎去，轉過彎，映入眼簾的是洞壁上一排三扉的鐵板門，門的上端刻着三個字「養心牢」！

藍世傑登時心頭一震，運目掃視了眼前的環境，已認出這地方原來就是自己上次來過的「左洞」，他沒料到傷心人所住的右邊洞室竟能由秘道直通到這裡，他吃驚的向前望去，即時認出那敞開的第三扉鐵門便是自己救出父親的一間石牢，但不知緊閉着的三扉鐵門內有沒有關着人？

他好奇地走到第一扉鐵門前，舉起火把向門上圓孔內一瞥，隨地驚「啊」一聲，大叫道：「爹，你怎麼又被關了起來了？」

隨後而至的鳳姑孫玉璇和芸兒聽到他這一驚叫，立即走到鐵門前，鳳姑孫玉璇一眼看清現在鐵門窗前一張滿臉鬍鬚的面孔，確是丈夫龍俠藍景豪，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不由慌惑地叫道：「景豪，這是

怎麼回事？」

却見那被關在石牢中的龍俠藍景豪這時一眼看見鳳姑孫玉璇，竟亦現出一臉驚悽之色，失聲叫道：「玉璇，竟會是妳，妳怎會找到此地來？這年輕人就是我們的兒子傑兒麼？」

藍世傑急聲道：「爹，你怎麼一下子又不認識我麼？」

鳳姑孫玉璇也大感意外地道：「你在一個時辰之前由傷心洞一條秘道進入，我們久候你不出來，以爲你有了意外才大家跟進而來，想不到你又被關了起來，你難道把一個時辰前的事都忘記了麼？」

龍俠藍景豪面容一沉道：「玉璇，二十年沒見了，妳怎麼一見面就跟我說這些奇奇怪怪的話呢？」

藍世傑聞言更感詫異，忙道：「爹，你月前是被關在這一間牢房，是孩兒把你救了出來後，咱們一起回到梧州島一趟，今天咱們正要同赴塞外去找那假聖人黃天化爲師祖報仇，便順道到這裡來取龍刀的，難道這些事你都忘記了麼？」

龍俠藍景豪一聽，竟然大爲驚怒地叫道：「糟了，你們都受了那僞君子騙了！」

鳳姑孫玉璇慌張道：「甚麼？你說我們受騙了？你說僞君子可是那傷心人？」

龍俠藍景豪長長的嘆了一聲道：「不是他是誰？我那會和傑兒回過梧州島，必是他化裝成我前去無疑。」

鳳姑孫玉璇心頭大大一震，怔忡一陣後，方始冷靜地道：「那麼，你又怎能證明你確是龍俠藍景豪呢？」

龍俠藍景豪道：「妳看這是甚麼？」說罷由鐵板門上的圓孔送出一柄古色斑爛的單刀。

鳳姑接過一看，即時認出正是與自己佩用「鳳刀」合稱龍鳳雙刀的「龍刀」，但她還不敢相信，又問道：「你還記得傑兒是那時出生的麼？」

龍俠藍景豪立即答道：「丁亥年正月九日酉時。」

鳳姑孫玉璇湧出兩行清淚，悲聲道：「想不到我日久盼望的人，竟是在荒山野洞中過着這樣苦難的日子，怎不叫人心痛？」

在龍俠藍景豪夫妻對話間，芸兒發現鐵板門下端落地處塞着一張小字條，便彎身取起一看，只見柬上寫道：「由此登石級，在第一級下右端踩五下，再登上第三級踩左下端三下，牢門當自開，傷心人啓。」

芸兒看罷字柬，即時遞給藍世傑低聲道：「你看這個！」

藍世傑接過一讀後，旋即對母親道：「娘，先不要難過，待孩兒打開鐵門後讓爹出來，一切慢慢談可也！」

說罷，便依柬上所指示登上石級踩踏起來。當踩下最後一脚時，即聽到一陣「軋軋」之聲隱隱自地底下响起，同時便見鐵門緩緩向上昇起，刹那間已縮進門楣中了！

龍俠藍景豪緩步走出石牢，萬千感慨地長嘆了一聲道：「萬萬沒想到我還有走出這石牢的一天，玉璇，這長長的二十年眞難爲妳了……」

鳳姑孫玉璇見他整個頭臉幾乎被鬍鬚所遮掩蓋，全身衣服髒爛不堪，心中大爲不忍，心痛地道：「不，你在這不見天日的黑洞中渡過了漫長牢山歲月，才眞正受苦了……」

藍世傑因想及傷心人的許多令人摸不透的行爲，很擔心再發生其他意外的變化，是以極力壓抑心中澎湃的情緒，開口道：「爹，娘，依孩兒之見，我們還是先離開此洞爲宜，有話待出洞後再談如何？」

鳳姑孫玉璇道：「傑兒說得對，我們還是趕快先出洞再說！」

於是，一行四人即時離開了石洞後，龍俠藍景豪在一處山洞裡洗去一身髒垢，換上乾淨的藍袍，然後走回衆人面前，朝愛妻說道：「我想那僞君子此刻定然已離此而去，大約暫時還不會向我們施出甚麼詭計，我們先來談談別後發生的事吧！」

鳳姑孫玉璇先命傑兒和芸兒二人上前見了禮之後，旋即提出一個問題問道：「景豪，二十年前我們行俠江湖時，並未聞有『傷心人』其人，更談不上與我們有何過節，可是他爲甚麼要把你關禁起來，又爲甚麼要冒充你到梧州島上引接我們來此救你出來，你知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龍俠藍景豪「唉」了一聲道：「玉璇，妳將我們別後一切和這一次被引到這裡經過情形詳細說一說吧！」

鳳姑孫玉璇說聲「也好！」便將傑兒爲天機道長收爲徒弟，在山學藝十四年，返島後即行離島，四處尋找父親下落，上月來至白虎嶺巧遇傷心人戰陰陽筆龔龍騰等人，傑兒如何殺却陰陽筆，又如何爲查探白衣秀士白希行踪企望找到父親下落的綫索，而隨同傷心人來到洞中，以及接回冒充的父親返島，而後同離島便順道來此，擬先取回龍刀後再走塞外找假聖人黃天化報仇的一切經過情形，詳詳細細的陳述了一遍。

龍俠藍景豪當聽到冒充自己的傷心人到梧州島的一段話，神情有些焦急，但當知道傷心人只在島上停留了一晚，而且獨自睡在柴房中

，才像放下心頭大石似的焦急之色盡消，等聽鳳姑孫玉璇述說後，才點點頭道：「原來如此，那陰陽筆龔龍騰可說是惡貫滿盈，才被傑兒碰上，這一來便可省却了我一番心力。」

鳳姑孫玉璇道：「現在你說說因何被關禁在此的一切經過吧。」

龍俠藍景豪道：「那傷心人所說的一點也沒有假！」

微微一頓又道：「如今我們可以專心去塞外找那假聖人黃天化了，可是如今這報仇的重擔子只好由傑兒來挑了……」

鳳姑孫玉璇道：「景豪，那『假聖人黃天化』的武功雖然和你的師父『刀聖九如老人』很接近，但我現在武功已復，憑我倆的『龍鳳雙刀』，難道還怕對付不了他一個老頭兒麼？怎見得這擔子就要傑兒一人來挑呢？」

龍俠藍景豪長嘆一聲道：「唉！那僞君子早把我的一身武功廢掉了！」

鳳姑孫玉璇一聽大怒道：「好狠的人，我非找他算賬不可！」說罷便欲轉身向山洞奔走而去！

龍俠藍景豪阻道：「玉璇，別要衝動，他此刻定然已離開此地了，當前最急要的還是先趕快往塞外，及時趕去和天機道長各人會合，免得那假聖人黃天化賣國求榮，陰謀得逞，如果我們能及時的趕到把那魔君除掉，不但可以爲師父報仇雪恨，而且還可以阻擋了咱們中原一次浩劫，我雖然一身武功已失，但我還是要追隨你們前往塞外，親眼見一見那魔君的下場，至於那僞君子的帳待回來後再算不遲！」

鳳姑孫玉璇無可奈何地道：「好吧！就依你的話辦就是！」話罷，即命芸兒從行裝中取出乾糧，大家就在林蔭下用過午飯，然後各上了馬，於是四騎便往塞外的方向進發。

旅途中，龍俠鳳姑夫妻二人把一套早年蜚聲武林的「龍鳳刀法」詳細地指點給傑兒和芸兒，而兩小也都是絕頂聰穎的年輕人，學來毫不費力，一點便通，僅僅一月之間已把整套絕藝練得滾瓜爛熟了，芸兒雖然在功力上還難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但大約也達到了鳳姑當年的七八成火候了！

這種成就，不但兩小高興非凡，藍景豪夫妻更是暗暗欣喜，心想那假聖人黃天化除非這些年來已練就更厲害的藝業，否則的話，眼下這一對青年男女聯手使出「龍鳳刀法」對付他，當可擊敗他是無疑的……

日行夜宿，一個半月後，一行四騎已進入賀蘭山區。

這天黃昏，他們來到一處名叫黃梁橋的山鎮，當夜就在鎮上一家漢人開的客棧，停歇下來。

晚飯後，龍俠藍景豪正給大家講述早年遊俠塞外之事時，忽見店小二持着一封信函走了過來，哈腰問道：「請問客官尊姓可是姓藍的？」

龍俠藍景豪答道：「不錯，有事麼？」

店小二雙手捧着信，上前恭聲道：「剛才有個中年漢子送來這封信，說是奉一位道長之命要我們店裡轉交此柬給貴客的。」

龍俠藍景豪接過一瞥，封面上確寫着自己姓名，寄信人則署名「天機」心中頗覺突然，却不太感意外，於是抬眼又問道：「送信人此刻是否尚在店中立等回信？」

店小二道：「沒有，他送來信後便即離去了。」

龍俠藍景豪揮手道：「好！明天一起加賞，這裡已沒有你的事，你退下吧！」

店小二出房後，龍俠藍景豪隨即把信拆開一看，只見信箋上寫着道：「黃天化領胡兵現紮營河拐子，似將於近日有渡河之勢，吾等定後天夜二更會集山麓山神廟，三更偷襲除魔，茲轉贈『復功丹』一顆，屆時除魔雪恨當可期也。天機稽首。」

看罷，旋即由信封中倒出一粒龍眼核大的蠟殼丸藥，拿在手中端視了一陣，見白蠟丸殼印着「復功丹」三個金字，登時面呈喜色，望着傑兒道：「你師父贈送如此珍貴的靈丹，爲父此生不知如何報答他復功之德？」

藍世傑一聽是師父天機道長命人給父親送來恢復武功之靈丹，不禁雀躍道：「啊！那太好了，爹從此以後又可和娘結伴遊俠江湖了！」

鳳姑孫玉璇自丈夫手中接過書信和丸藥一看，也是萬分欣喜，感慨地道：「天機道長對咱們一家實在恩重如山，我能得以恢復武功，也是得自他所贈的此種靈丹之賜，如今又再度承此隆情，此恩此德，咱們將來自當要設法報答他！現在你快把藥服下，好好安睡一夜，明晨當可恢復功力了！」

說罷，即命芸兒向店家要來一碗白酒，旋即把復功丹的蠟殼捏破，讓丈夫把藥和酒一齊服下。

一夜無話，次晨天剛破曉，龍俠藍景豪一起床後，即覺全身舒暢，精神充沛，視力大增，四肢充滿活力，知道所服靈丹，業已奏效。心中一喜，不禁在床頭前擺起架式，即時施展拳脚試着打起一路拳來。

這一舞動拳脚，頓覺拳出風生，呼呼有聲，馬步沉穩而矯捷，跳躍自如，神定氣平，了無氣喘見汗之象！

這現象，不僅說明了他的武功已完全恢復，甚至功力還比以前略見增進了！

他欣喜若狂地哈哈大笑一聲後，目視窗外含笑道：「你們還不進來，還想偷看甚麼？」

「啊呀」一聲，房門開處即見藍世傑當先跳進房中，滿面喜色道：「恭喜爹武功復原，爹的聽覺好靈啊！」

龍俠藍景豪道：「爹剛一醒覺時，便已覺察窗外有人了，在這清晨旅客紛紛起床之際，還敢在窗外窺看的會是別人麼？哈哈！」

隨後進房的便是鳳姑孫玉璇，見丈夫月餘來未曾這樣開心過，是以心中感到無比的安慰，眉開眼笑地道：「眞是一件可喜可賀的喜事，今天我們應該叫店家備一桌酒宴，爲你慶賀一番……」

芸兒接口道：「師父說得對，我去吩咐店家備辦。」說着扭身便欲出房，龍俠藍景豪搖手阻止道：「別忙，今天我們要趕二百里路，還是趁早走凉快，待正事辦完，再一併祝賀不遲，我們略用早點立即起程吧！」

鳳姑孫玉璇也覺有理，於是大家草草吃了東西後便即時就道，望北趕去！

*　*　*

烈日高掛晴空，火辣辣的陽光洒遍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充份顯出塞外原野的粗獷而壯麗的雄姿！

這時在燙膚的火傘下，正有四騎人馬成一條直線的由南向北馳騁着！這四騎人馬正是龍俠藍景豪一行四人，他們一路馬不停蹄地奔馳了大半天，到這時，不但人人被晒得汗流浹背，坐騎也都氣喘吁吁！

走在最前頭的龍俠藍景豪忽於此時擺頭朝後面的妻子鳳姑望了一眼，開口說道：「如果我的記憶沒錯，此地距離河拐子大約只有五十里地了，我們乾脆再趕一程，到了目的地再打尖吧？」

鳳姑孫玉璇却道：「我們再趕一程才打尖倒不要緊，但天機道長給我們的信說，那黃天化已領着胡兵紮營於河拐子，我們在大白天抵達那裡，若是落入他的眼線，只怕會打草驚蛇，難免生出其他枝節！」

龍俠藍景豪道：「我一時倒疏忽了這點，既然有這個顧慮，今天就不去河拐子好了，就在前面『石嘴子』停下休息好了！」

不久，石嘴子到了，入鎮後，龍俠藍景豪發覺鎮上一切似乎和二十多年前無大分別，只是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如像比以前熱鬧得多，

乍看之尚不覺有何異樣，但等到一連問了幾間客棧都告客滿時，才知道胡兵已到了下一站的河拐子，禁止行旅隨便來往，住在河拐子的旅客因怕不勝其擾，都退到此地來投宿，候機北上，因此，這鎮上便突然形成繁榮了的景象！

他們在街上兜了一陣，好不容易的才在一家叫五福客棧找到兩間單房，總算有了安身之所。這時只是午未之交，大家就在店中用過午膳後，雖然時光尚早，但爲免過份露相惹出無謂枝節，何況大家都因在太陽下奔馳了大半天，着實也有點累了，故此龍俠藍景豪父子與鳳姑孫玉璇師徒便分開各據一房，享起月餘來的第一次的午睡了。

晚餐後，藍景豪把大家叫到面前，輕聲向傑兒道：「你知道爹要你們午覺的意思麼？」

藍世傑道：「是不是準備夜裡有所行動？」

藍景豪答道：「對！我們雖然已得到你師父馳信約定明夜二更在河拐子山神廟中會晤，但爹猜想你師父也許事先並未料到河拐子一地已被封禁，因此諒他也無法在那裡落脚，或者他此時也正住在此鎮，但一時却無從知他的落脚處，此事儘可放在明日白天再設法和他聯絡，爲父的看法是說，那黃天化引領的胡兵駐紮在河拐子數天尚不行動，其中或有某種原因，但相信他已決定進侵中原，自然不會老駐紮在那裡，若是等他們一拔動，反而對我們的行動增加不便，所以爲父想趁今夜咱們父子先偷進胡營中去探個究竟，倘能探知他們停而不前的原因，以及除了黃天化以外有無其他可怕人物，了解敵方情形之後，我們便可預籌對策了……」

鳳姑孫玉璇接口道：「你這打算我贊同，但要去大家齊去不是好照應麼？」

藍景豪不以爲然地道：「今夜只是要暗察敵情，並不擬作進一步的任何行動，人去多了反而易露形踪，妳和芸兒還是留在這店中吧！我大約四更以前便可以回來。」

鳳姑孫玉璇知道他一向做事都非常謹愼，無把握的事決不輕易下手，是以終於同意了。

這幾天，因爲胡兵南下的消息傳來，白晝雖見滿鎮熱鬧非常，但一入夜，即全鎮關門閉戶，路上行人絕跡，連客棧也都在夜飯過後不久，便鎖起店門熄燈了！

因此，此刻雖只是起更時份，但整個石嘴子鎮已陷入萬籟俱寂無聲之境，加以今晚星月暗淡，四處更顯得一片死沉沉！

藍景豪父子裝束停當，輕輕托起後窗，立即穿窗而飛出，輕靈地縱上屋背，略一審視四周之後，再度脚尖一頓，像二縷輕烟似的直朝北方投射而去！

時約二更天，父子兩人已從賀蘭山腰繞至河拐子北方一片廣大的原野，藍世傑突然發現半里前方的原野上隱約現出無數的圓形狀物，一排一排像覆碗般排列着，還有一面面旗子在夜暗中隨風飄舞，不覺擺頭向身邊的父親輕聲道：「爹，前面諒必是胡兵的營地嗎？」

龍俠藍景豪張手一攔兒子，停身答道：「嗯，地上那一大片飄舞着旗子的圓丘狀物件，正是胡兵的營包，你看，紮在那山坡下幾個形體較大的必是胡國國王的帳幕，想那黃天化也許就住在其中之一，但是這周圍一定派有兵士巡邏的，我們可借着這山腰林木的掩遮，繞到西北角，小心靠近營帳的背後窺看，你要特別小心注意，千萬不可在營帳的東南一面露出身形，因爲他們這種帳幕的出入門戶照例都設在這一面，切不可弄錯方向！」

藍世傑面受機宜後，便依言即時展開身形施展上乘輕功，一路朝西北一面飛掠而去。轉眼，二人已前後縱落到山坡前一排三座大營帳後五丈處，停身略一俯視，見中間大帳幕圓頂上透出一線燈光，龍俠藍景豪一打手勢命兒子伏下身子，貼地向那帳幕游行過去，接着他亦如法隨後慢慢從山坡爬下來，二人悄悄貼地爬到帳幕背後面，靜靜察視四周圍一番，確定已完全避過了守在帳門前那八個衛士的耳目之後，才把耳朵緊貼在帳幕之上，傾耳細聽起來。

起初只聽到一陣「嘰里咕嚕」的話音，但因說的似乎是胡國的語言，一句也沒聽懂，只覺帳幕裡似有不少人！

藍世傑由身上拔出一把匕首，輕輕把帳幕劃開一條二寸長的裂口，凝目貼近裂口往裡看去。

這一看，他驚得幾乎叫了出聲來，龍俠藍景豪見他神色大異，也自掏出匕首劃破一個口子，運目往裡一看，頓時心頭大大一震，神色也是大變！

你道他父子二人看到了甚麼？

原來，這時帳幕裡共有八個人，都盤膝坐在地面一張大紅毛氈上，中央舖着一張條紋鮮明的大虎皮，虎皮上坐着一個方面大耳相貌威嚴的中年人，這人穿着一身極其華麗閃閃發光的黃金錦袍，顯然就是胡王，左邊是兩個身披盔甲的武者，就裝束看，似乎是地位極高的兩位將帥，右邊第一個是年逾七旬的漢裝老人，這人一臉狡猾之相，雙目射出懾人的兇光，兩片薄而無輪的嘴唇緊緊地闔着，令人一見便知是個城府極深的陰險人物，但這人有個很顯明的缺陷，就是缺少一隻

左耳，此非別人，正是龍俠藍景豪欲得而誅之爲師父報仇的「假聖人黃天化」是也！

其次就是坐在他身邊的兩個約莫五旬出頭的漢裝人，這二人一高一矮，一樣長着一臉强悍之相，目中神光灼灼，顯然也是黑道上的兩個高手，但不知與黃天化是何關係，再下去坐在末端的也是一個漢裝的中原人，此人面上斜掛着一條很長的傷疤，背上交叉着一對一長一短的鐵筆，他正是使暗伏於帳外窺看的龍俠藍氏父子大大吃驚的人物——陰陽筆龔龍騰！

陰陽筆龔龍騰不是已於兩月前在白虎嶺被藍世傑一劍穿心殺死了麼，死後不是被「傷心人」一脚踢落深澗而去了麼？而今爲甚麼又會出現在帳幕中呢？這豈不是見了鬼麼？無怪乎藍世傑看得驚呆了，龍俠藍景豪也驚呆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龍俠藍景豪父子儘管心中感到萬分不解，但却同樣的不相信，陰陽筆龔龍騰會「死而復活」，也萬萬不相信眼前所見的是他的「鬼魂」，因此決意要看個究竟……

二人一邊留意身邊的環境，一邊凝神窺視帳幕裡的情形！只見剛才所聽到的「嘰哩咕嚕」話音，乃發自左邊兩個胡軍將領，但見這二人咕嚕了一陣後，即見那坐在虎皮墊上的胡王望向右邊的黃天化開口以漢語道：「黃軍師，孤王今番承你鼎力扶持，並且還約來貴邦高手前來助我，我想此番進攻中原，在你的高明韜略和各位高人相助之下，相信定可收到攻無不克、馬到功成之效，將來事竟，孤王當履行前言與大軍師共享富貴，至於幾位高人也決予封王賜地，以酬大力扶助之勞，只不知黃軍師決定幾時拔營南下？」

只見那假聖人黃天化上身微微一躬，說道：「啓奏聖王，我們浩浩十萬大軍，數年來埋頭訓練，如今已成精旅，個個都是驍勇善戰，但精兵也須良將領帶，如以每萬兵設將領一人，十萬大軍則需十位將領，而今連同午間前來報到投效的『龔幫主』計算在內，共只五人，只及半數，所以卑職之意，尚須略候幾天，待邀約之人到齊，到時按計划安排妥當，然後一鼓作氣分路進攻，如此，自可收破竹之功效，遂心所願了！」

胡王點點頭道：「黃軍師所慮自是萬全之策，不過依你看，那幾位高士大約可於何時抵達此間？」

「假聖人」黃天化道：「諒不出三天之內定可到達。」

胡王視綫轉投落「陰陽筆」龔龍騰面上道：「龔幫主，你的四位堂主何時可到？」

陰陽筆龔龍騰這時一對目光正有意無意地向龍俠藍氏父子劃開的兩條小小「裂口」投來，忽聞胡王發問，即見他登時正顏恭聲應道：「如無其他躭擱，可望在明夜三更許到此！」

龍俠藍氏父子忽見陰陽筆視綫向自己伏處投來一眼，不禁齊齊心頭一震，正自暗驚不知是否已被發覺，心中忐忑不安之際，旋見那胡王臉一轉望黃天化道：「若黑衣幫主四位堂主先到達，能否湊合一下，即行拔營南移？」

黃天化略一考慮後說道：「卑職想是可以的。」

陰陽筆龔龍騰滾動的目光又在「裂口」停頓了一下，繼而移落到黃天化面前，客氣地問道：「黃前輩所邀約的人還有那幾位，可否賜告？」

黃天化含笑道：「這有何不可，他們是：『無廟道人』，『水火眞君』，『毒龍潭主』和『天地二殘』等諸人。」

陰陽筆龔龍騰臉露欽佩之色道：「都是中原武林道上名揚四海的佼佼者，這幾位大人物，設非是黃前輩出面邀約，只怕誰也請不動他們！」

黃天化頗有得意之色，皮笑肉不笑地道：「此話倒也不假，放眼現下中原武林，能够稱得上與老夫這幾位朋友過過招的，算來可說是寥寥無幾了！」

胡王亦面呈喜悅，接口道：「黃軍師那幾位貴友一到，無論日夜均要立即稟告孤王，好讓孤王親自出營前迎迓！」說罷即轉向身左一位胡國將帥「咕嚕」了幾句，像是在吩咐他轉囑營中所有的哨兵，一旦見到那些邀請的「高人異士」一到來，要隨時報告的樣子！

只見黃天化好像因胡王這般看重他的朋友，而感到非常高興，眉宇間浮起一種深藏的喜色，又奏道：「啓奏聖王，日間曾擄來十名美貌漢女，聖王要否召來陪酒喜樂一番？」

胡王聞奏「嘿嘿」一笑，道：「在此屯營待時，着實有些無聊，召來作樂作樂也好！」

龍俠藍景豪窺聽至此，不覺暗罵了一聲，但他不欲往看下去，於是朝兒子打了個手勢，即時移動，游行到山腰林木間，對此行竊入胡營的收獲頗覺欣喜，因此不再躭擱，即時施展開陸地飛行術，往來路疾掠而去！

剛奔出五里地，經過一座山神廟處，突然耳中傳來一縷千里傳音的細語：「藍大俠請留步，請進廟一叙。」

龍俠藍景豪心頭微微一震，即時煞住身子，並約住兒子停步，舉

目向山坡上的一座廟宇望了一眼，也運起傳音入密發話道：「是那一位高人？」

「貧道天機。」一聲細語傳來同時旋見一位髮鬚如銀，背插寶劍手執拂塵，一身黃道袍的老人已由廟中走出，停立門前石階上，兩道彎垂到眼下的白眉，目光灼灼如星，一派仙風道骨，令人一見便知是位道行高深的三清弟子了！

忠義鋤惡　癡情感佩

這道人一現身，藍世傑登時驚喜交集地叫出一聲：「啊，是師父！」箭也似的飛身上前，躍到石階下，雙膝一曲跪在地上，喜道：「師父，你老人家何時到的？」

天機道長慈祥的含笑道：「起來，起來，起來再說吧！」

龍俠藍景豪亦即趕前抱拳拱手，恭恭敬敬地一揖道：「原來是道長法駕光臨，今夜得謁法顏，誠足慰生平渴思。」

天機道長稽首還禮道：「藍大俠不必客氣，我們進廟內談談吧！」

於是三人進入廟內，各在案前地上的蒲團盤膝坐下，天機道長面向藍世傑首先開口問道：「傑兒，你是怎麼樣找到你父親的？」

藍世傑於是便把找尋父親的經過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天機道長靜靜地聽完愛徒藍世傑陳述後，捻捻銀鬚慨然道：「哦！原來這當中還有這許多曲折……」頭一轉望向龍俠藍景豪又道：「差幸現在總算是安然回來了。」

龍俠藍景豪慨然道：「是的，說來這應歸功於道長之賜呢！」

天機道長道：「藍大俠言重了，此乃傑兒一片孝心，感動天意而得以重溫天倫，貧道何功之有？」

龍俠藍景豪道：「拙夫婦能得雙雙恢復武功，道長前後兩番惠賜『復功丹』大恩大德，在下夫婦眞不知如何報答才好。」

天機道長壽眉一凝，面上倏然現出一絲不解之色，道：「尊夫人之復功確是貧道向『醫俠東方雲』討取過一顆復功丹送給她服食，但貧道却未曾再次送丹給你呀。」

此言一出，龍俠藍氏父子齊齊吃了一驚，龍俠藍景豪無比詫異地問道：「如此說來，道長也未曾於兩天前在黃梁橋送給在下一封信麼？」

天機道長斷然道：「沒有！你可否把所遇情形說個清楚？」

藍景豪即時將在黃梁橋那家漢人開的客棧裡接到店小二由一個中年漢子送來的信和靈丹的事說出。

天機道長聽得頗爲驚奇，惑然道：「這太離奇了，竟有人做這等好事而把它推在貧道身上，貧道何敢掠此美名！」

藍世傑插嘴接口道：「那復功丹我娘也曾看過，和師父贈送的完全一樣，這分明也是那位『醫俠東方雲』前輩所煉製的靈丹，師父你曾否聽他說過贈人？」

天機道長道：「沒聽說過，但就爲師所知，他的『復功丹』決不會隨便贈人的，因爲他所採集的那些珍貴藥材，化了多年心血，才只煉製了五顆，爲師那次向他討取一顆，可說是天大的面子，他情面難却才賜給的，爲師倒想不出在和他交往的人物中，還有誰具有受他贈送如此珍貴藥物的力量……」

微微一頓又道：「因此，這送藥物之人目前雖不知道他是誰，但就此的行事看來，定然是友非敵，這點當然可以放心！不過此事顯然與爲師所想的一個人有關……」

藍世傑急問道：「師父所想的那個人是誰？」

天機道長道：「那人是誰？爲師現在還不知道，但他也曾送一信給爲師，那也是在昨夜發生的事，爲師和醫俠東方雲借住在石嘴子鎮西一座武侯廟中，昨夜二人出廟用飯時，也有一個中年漢子送一封信交由廟祝轉給爲師，信中是這樣的寫：『在下準於後天夜二更，偕犬子至河拐子山神廟與道長會合，藍景豪拜上。』，你們想，此人不就是在石嘴子客棧送信贈藥的那人麼？」

藍景豪道：「如此說來，同一個人是毫無疑問的了，只不知他到底是誰？」

天機道長道：「現在先不管他是誰，你們今晚偷入胡營所探情況如何？」

藍景豪道：「道長早已看見我們父子一切的行動了？」

天機道長道：「貧道和醫俠東方雲今晚分別行動，他察探石嘴子的情形，一方面看看黃天化是否在那將經過的地點有甚麼安排，一方面注意他邀約的人是否已有到達，貧道則來河拐子欲探聽黃天化的事情，到後不久見你們父子也來了，於是貧道便退在一旁暗中爲你們守望。」

龍俠藍景豪恍然而道：「原來如此！」接着便將營中窺見情形全部說了出來，並把陰陽筆龔龍騰死而復活的疑點也說了。

天機道長聽得嘆口稱奇，最後以建議性的口吻說道：「若黃天化所說的那幾個將要到達的人物，確已接受他的邀約，須知那些人也都是中原道上的極辣手狠毒的魔君，一旦到齊，就更難以對付了，貧道之意，那給你我送信代爲約訂明夜

二更在此山神廟中會合的那個人，其作爲定然是對我們有利，不如我們就照他的意見依時會合，趁黃天化邀約的諸魔君未到之前，先下手爲强，把這羣喪心病狂的叛國魔君殲滅，藍大俠以爲如何？」

藍景豪道：「道長卓見在下自是贊同，不過，那十萬胡兵的力量似乎也不能輕視，道長是否已籌妥對付之策？」

天機道長頷首道：「藍大俠顧慮得是，貧道預備對付的方法是這樣……」忽然改以千里傳音之術，把一縷一縷如蚊鳴的細語送入二人耳中。

龍俠藍氏父子聽後連連點頭道：「道長此計甚妙，那麼我們就準時行事。」

商議停妥，於是立即離開山神廟，各施展開身法朝石嘴子鎮趕去！

翌夜二更剛到，夜空上只有點點疏星，整個河拐子顯得一片黑暗沉寂！

在西北方的賀蘭山麓，一片廣大的草原野上蓋滿了一個個覆碗形的營帳，黑壓壓的長達數里。

這時，除了那豎立於帳幕圓頂上隨風發出「喇喇」的旗幟飄動聲響和四周輕微的「唧唧」蟲鳴之外，一切都靜悄悄地像已進入夢鄉。

這一大片的營帳順着山麓自南至北，一排緊着一排像一座齊齊整整的土丘一直伸展着，縱使在白晝只怕也無法看清它的盡處，所能看出的由東至西的山坡，自中空一條約有二丈寬的通道，一直自「營門」通到山坡前一排三座的大帳幕前。

這時大帳幕中還隱約透出幾縷微光，顯然帳幕中尚有人未睡，「營門」兩邊則有兩排爲數約有一百個荷着纓槍的兵弁，左右來回的巡邏着。

這羣荷着纓槍來回踱步的兵弁中，有一個裝束像似小兵的胡兵官，突然發現一箭地外有五條黑影直向營地撲來，立時舉手一揮，令百名兵弁分左右縱列站定於營門兩邊，蓄勢待命，然後自己居中佇立，凝目直盯漸漸走近的五條人影，待至來人走到五丈前，即開口喝道：「站住，你們是誰？深夜到此何爲？」

喝聲甫畢，隨有一縷細小的語音鑽進這個小兵官耳中，語音雖小，却字字清楚，而且句句入耳，似乎耳鼓爲之震破。

小兵官聽得心頭大震，强作鎮定地走前二丈，睜大兩眼向站立在三丈外的五人看去，只見來人爲一道一俗，其餘三人均是一身蒙面藍衣裝束，頓時一改口氣，誠惶誠恐地道：「原來是五位高人駕到，請暫候，待由小的進去通報！」說罷返身便急步朝山坡前的大帳幕跑去！

約莫過了盞茶工夫，忽見通到營門前的通道上，一羣人影在八隻燈籠之後，緩緩走出來！

這羣打扮頗具氣派的人共有七人，居中而走的是相貌魁梧神氣威風的胡王，左邊前一個是假聖人黃天化，其後一高一矮漢裝裝束的二人乃是黃天化的同路人，右邊前頭則爲陰陽筆龔龍騰，後面兩個一身盔甲者則爲胡王親信將領。

一行七人走出營門口二丈處停住，黃天化運目前望，見前方野地上一字排列站立着五個人，從左起第一個是白髮道冠銀鬚垂胸的老道人，第二個是鬢髮皆白一身天青寬袍，腰間紮着一把小巧的藥鋤和一隻小葫蘆，相貌有點土氣，像個莊稼佬的老人，其次是一色藍勁裝的三個幪面人。

黃天化一眼看清眼前五人相貌裝束，這那裡是自己等待的「無廟道人」、「水火眞君」、「毒龍潭主」和「天地二殘」，不由眉頭大皺，臉色一沉道：「五位貴客高姓大名，深夜冒名來此，不知有何見教？」

那居中而立的胡王一聽見軍師黃天化神色有異，竟說對面五位受邀而來的人是「冒名」的，不覺詫異地輕聲問道：「大軍師，這五人不是你邀約的人？」

黃天化目光如電地依然向前直視，頭也不擺動一下，以傳音入密回道：「除了那老道人，我認得他是峨嵋天機道長之外，其餘均不知來歷。」

只見那五個不速之客之一的老道人開聲說道：「恕貧道天機等人冒昧深夜求見前來打擾，不錯，剛才貧道曾向那個守夜的兵官僞稱是尊駕邀約的人，但若不如是，想欲一睹大軍師之面豈是容易之事，現在貧道不妨爲你介紹一番，身邊這位是以治人救世頗受人敬重的醫俠東方雲，其次是龍俠藍景豪，他的師承來歷相信尊駕當不至忘却，他身右的乃是其夫人鳳姑孫玉璇和愛子藍世傑，還有一個是……」把臉一轉，凝聲喚道：「小姑娘，妳也上來吧！」

喚聲一落，突地由衆人身後暗處縱出一條身材纖細的人影，輕巧靈捷地飛落到藍世傑的身邊！

天機道長介紹道：「她叫楊小芸，是藍夫人的愛徒，至於吾等來意，諒尊駕也不難猜出，出家人本不願干預閒事，祇因像你這等勾結外邦意欲引狼入室的叛國行爲，人人有責加以誅伐，貧道雖爲出家人亦不敢坐視，須知我華夏地大物博，乃仁義之邦，深爲各邦所擁戴，你應以身爲大國之民而自傲，不想你竟自甘墜落，欲引外力侵襲自己

國土，使國人淪於塗炭之地，試問，你的良心何忍？貧道之意，你若尚稍有良知，及早回頭仍未晚也。」

黃天化雙目兇光大露，冷笑道：「好個不自量力的牛鼻子，竟然萬里迢迢跑來干預老夫的好事，今晚若是讓你們全身離此，那就顯得老夫不懂得成全你們的心願了。」

話一完便解下環在腰間的一把緬鐵軟劍，獰笑道：「牛鼻子，大概這班人就是你領頭的吧！老夫也知道你在中原武林有點名氣，諒可接我幾招，你就先來露幾手，有甚麼話等留得命住再說吧！」

天機道長慈眉微皺，朗聲說道：「願你三思，莫因一念之差，踏入萬劫不復之地才好……」

醫俠東方雲看他面對着萬惡不赦的黃天化這個魔頭，還在苦口婆心的規勸，頗覺不耐煩，接口道：「道長，像這種喪心病狂的人，你縱然說爛了舌頭也是無用的，這個病祇有用老夫一貼靈方——殺，才能根治，讓我來給他開一帖吧！」說着已把腰帶上一柄藥鋤拔出，便欲向黃天化這個老魔頭走去！

他右足剛剛踏出，即見龍俠藍景豪左手一攔，開口阻道：「東方前輩請慢着，這狂人乃是策劃加害家師的罪魁，請讓愚夫婦二人來手刃他吧！」

黃天化見他們搶着要自己的命，怒極反笑道：「哈哈，小輩竟然敢口出大言，簡直不知天高地厚，反正今晚一個也不會讓你們走掉的，誰要先來送死都是一樣。」

龍俠藍景豪冷笑道：「哼，你莫以為依靠着十萬番兵，便可以穩操勝券，藍某等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黃天化不屑地哈哈一笑道：「笑話，對你這麼幾個江湖人，你想老夫有必要動用營中兵馬麼？你們也未免太會自抬身價了。」

藍景豪冷冷地道：「閣下也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說話可也要算數。」

黃天化哼道：「廢話少說，老夫還不致於收拾你們幾個要去驚動十萬兵將。」

龍俠藍景豪於是拔出「龍刀」，同時向鳳姑孫玉璇示意準備：「如此眞好，放馬過來吧！」

黃天化轉臉分向胡王和身後一高一矮的兩個漢裝武林人貼耳低語了幾句，然後仗劍走下場來，在龍俠藍景豪夫妻一丈前站定，右手一抖，把一柄又薄又細的軟劍抖得筆直，舉如一柱擎天之色，左手劍訣平胸，單足立如金雞獨立，發話道：「小輩，進招吧！」

龍俠藍景豪夫妻早已知道這魔頭的功力，在當年雖略遜於師父「刀聖九如老人」，但武林上能與之匹敵的委實沒有幾個人，何況這二十年來不知又進步到何種地步，估計夫婦合劍了這套「龍鳳刀法」也許不致敗給他，然而想要勝他只怕不太簡單的事，是以一點也不敢掉以輕心，因此一進場便即按龍鳳刀法立好方位，各舉起龍、鳳刀，蓄勢以待，這時一見黃天化要讓自己夫婦先行發招，於是也就毫不客氣地說聲「好，你接招吧！」話出手起，各自左右兩側，連刀攻出，龍俠把一口龍刀舞成萬朵銀花般，口唸「大絃嘈嘈如急雨」，驟然向對方上身罩落。

鳳姑掄起鳳刀，口應「小絃切切如細語」，如萬點火星捲向敵人下盤。

黃天化早年亦風聞刀聖九如老人特為龍俠夫婦兩人創出一套男女合璧，攻擊力極强的「龍鳳刀法」，有剛有柔、攻守合度、詭奇無比，故此時一見他們夫婦雙刀合璧一發動，同時又彼此唱和，互相配合緊密，一上一下襲來，於是那敢怠慢，立即力貫雙臂，右劍左筆齊施，小心地迎戰起來。

他這種軟兵器，別看他輕輕飄飄軟綿綿的，分量輕，一點也使不出力量來，但拿在這內功幾達一甲子火候的老魔頭手上，剛柔隨意，剛硬時堅如百煉精鋼的鐵棒，舞動間勁風虎虎，碰擊時星花迸射；柔軟時，伸曲自如，時捲時吐，忽左忽右，有如一條小銀龍在空中騰躍翻舞，變化無窮。

雙方刀來劍往，各展奇招，一時刀花劍光糾成一團團耀眼銀光，勁風四溢，灰土與斷草凌空飛揚。

藍景豪夫婦雙刀揮如風雷急雨，一招緊接着一招，只聽又唱和道：

「嘈嘈切切錯雜彈。」

「大珠小珠落玉盤。」

黃天化雖然知道刀聖九如老人所創的這套龍鳳刀法，其威力定有過人之處，但他從未見識過，只是暗忖縱然厲害，在兩個後生小輩手中使出來，也未必就會被殺倒，如今一試之下，才知道確實詭異萬端，厲害無比，令人防不勝防。

雖然如此，但畢竟薑是老的辣，他憑一甲子的修為，見多識廣，經驗豐富，反應奇快，臨陣尚能保持心平氣和，當機立斷，避重就輕，迎虛應實，故仍能有攻有守，不現半點有被打敗現象！

那兩個靜立觀望的漢裝老人，觀戰至此，似乎看「軍師」親身下場，至今尚無勝算跡象，於是走近胡王身邊，低語了一陣，旋見胡王再向陰陽筆龔龍騰和兩個番將又「商量」了一陣，便見那漢裝老人和番將四人朝場中走來。

天機道長一見這四人一出，立即傳音道：「徒兒，你和小芸接戰那兩個番將，但不要殺死他們，那兩個老怪物由為師和你的東方伯伯來對付好了。」

藍世傑和楊小芸四目相對一望，便各抽出長劍迎向那兩個番將走去，同時，天機道長和東方雲也移步走上場中擋住那一高一矮的兩個漢裝老人。

醫俠東方雲走至雙方相距丈五之外立定，淺笑道：「先別走過來，讓這醫死人不賠命的郎中先替你們隔空按按脈看，到底你們這一對老怪物神經有甚麼毛病，是不是和黃老魔頭一樣患上喪心病狂的症狀，才好對症下藥！」說着，手一舉，各伸出三指，低頭瞇眼地做起診脈之勢來，狀甚滑稽。

天機道長不愧是個有道之人，處在如此場合，口仍不離誨人心腸，只見他和聲說道：「如貧道猜測不錯，兩位大概是『嶗山雙叟』韓竹、韓松賢昆仲了，風聞『嶗山雙叟』以往曾有不少惡跡，但人怎能無過，能改者則善莫大焉也，相信此番參預此間或非出自賢昆仲本意，如能就此罷手向善，悔之尚可及，貧道等當可放賢昆仲一條自新之路，不知意下如何。」

他沒有看錯，這兩個高矮懸殊的怪狀老者，正是中原惡事做盡的嶗山雙叟。

這時一聽天機道長話完，齊聲「呸！」的怪叫了一聲，那身材高不及四尺的韓松接着譏聲道：「你這牛鼻子別在咱們兄弟面前假仁假義，甚麼叫善惡，咱們兄弟全不懂，咱們祇知想做甚麼就做甚麼！誰要來干涉誰就得死，你這牛鼻子死到臨頭還嚕嚕囌囌甚麼……」

醫俠東方雲見天機道長碰了釘子，不覺哈哈笑道：「我說麼，這治病的事我才在行，我已診斷他們兩顆心肝都變成了黑炭色，人間已找不出醫治這種黑心的藥物了，所以只好送他們去閻王老爺的那口血池裡，洗他個三十五年血水澡，或許還有點恢復本色的希望。好啦，你牛鼻子要是怕破了殺戒，成不了道，乾脆快回你的廟去吧，你看人家小兩口子都趕上了。」

「了」字甫落，也不管天機道長肯否出手，逕自掄起藥鋤便衝出，右鋤左掌齊發，即向嶗山雙叟擊去！

天機道長至此，怎能袖手旁觀，隨也揮動手中拂塵騰身跳入，面向雙叟的老大韓竹捉對兒厮鬥了起來。

那邊藍世傑和楊小芸早已發動，二人手中雖然都是一把長劍，但因在途中學得一套龍鳳刀法，至今尚未正式與人交過手，却想藉此試試它的威力，故此不約而同地一下場子便擺下龍鳳刀法的架勢，以劍作刀，口中也唱起：

「閒關鸞語花底滑。」

「幽咽泉流水下灘。」

唱唱打打地把兩個番將搞得頭昏腦脹，好在他們已受天機道長暗中指示，不要殺死番將，是以，劍所到，只是把對方的衣甲挑破即止，連膚髮沒有傷他半點，故打來極其輕鬆，好像兩個番將是專給他們來餵招似的。

那兩個番將雖然是高頭大馬，相貌都很威武，憑良心說，若要他們騎在馬上，衝鋒陷陣，也許是非常驍勇善戰，但現在碰上了這江湖技擊高手，招術處之詭奇難防，何況又是遇上了連中原武林高手都不易應付的聯手刀法，因此，身上雖然都沒受傷痕，然而看到一身衣甲被挑得千瘡百孔，布條如蝶隨風飄舞，明知對手這雙年輕人不想取他們二人性命，但已戰得既驚且愧。

這邊天機道長、醫俠東方雲和嶗山二叟的一場拚鬥，開頭時，嶗山二叟尚能保持有攻有守，他們使的都是一條蛇骨鞭，此種兵器宜於長距離的搏鬥，而天機道長的拂塵和醫俠東方雲的藥鋤却是短兵器，適於近身對搏，二人全都採用近撲短打，逼使對方的長鞭減低威力，因此，二三十招過去，嶗山二叟的蛇骨鞭越顯得無用武之地，敗象漸露了。

雙方十一人鬥成三團，登時刀光劍影，滿場閃耀，鞭聲掌風虎虎作響，人影忽高忽低騰躍翻滾，好不激烈，尤其還夾雜着龍俠藍景豪夫婦和藍世傑這小兩口子的唱和聲。

「水泉冷澀絃凝絕，」

「凝絕不通聲暫歇，」

「別有幽愁闇恨聲，」

「此時無聲勝有聲。」

三個戰團中，最令人發噱的是那兩個身材魁梧的番將，他們被藍世傑和楊小芸二人「玩」得團團轉，口中不斷地「哇哇」大聲鬼叫。

嶗山二叟拚命地迎鬥了約五十招，忽聽得矮叟韓松「哎喲」一聲的痛叫，左手指已被醫俠東方雲的藥鋤劈斷了二指，血如泉湧，痛得他切牙咬齒，像一頭受傷發狂的猛獸似的，頭向醫俠東方雲猛衝而至，醫俠東方雲早已決意把這一對「無藥可救」的武林敗類除却，故此見他瘋狂般地衝來，右足斜滑，身形略偏，右手藥鋤突地從斜刺裏穿出，「卜！」一聲，擊中了他的天靈蓋，登時腦袋迸裂，慘叫了一聲，同時，一個短小身子仍向前衝出五七步，才仆倒草地上，氣絕身亡！

老大韓竹一見兄弟被殺，神色一凜，蛇骨鞭一斂一抖，拚命似的

直向天機道長和醫俠東方雲下盤橫掃過去，左手同時洒出一蓬銀芒，直奔對方頭頂。

他這蓬銀芒乃是一把淬過劇毒的牛毛般銀針，若被射中人身，根本不見到傷處，不到半個時辰便毒發身亡，極是厲害無比。

他本想藉蛇骨鞭的猛然一掃，算計天機道長二人騰身避閃之際，毒針當可適時射中他們的身上，是一着極狠毒手段，也是他孤注一擲打法，暗忖定可奏效的了。

詎料，天機道長眼明手快，見他右手鞭乍出，左手亦已由革囊中摸出一物，知道他將會放暗青子，於是手中拂塵一沉，把鞭稍一捲一帶，同時寬大的左袖迎向激射而至的銀芒一拂，一蓬毒針悉數被袖風掃落五丈開外的野地上。

醫俠見韓竹不聲不響的暗放毒針，一氣之下，趁他蛇骨鞭被捲未脫之際，一個兔竄轉到他身後，突出二指，猛地插入他身背重穴。

韓竹雖然看見東方雲繞到他身後，已知對自己不利，但因前有天機道長，而且鞭梢被捲未放，正處於前後受敵狀態，他本待舉起左手反拂東方雲，但肩剛動時身背重穴已被打中，因此一聲慘叫下，便同老二韓松走上一條道路去了。

這情形，不僅使那靜立觀戰的胡王看得大驚失色，惴惴不安，尤其是激鬥中的黃天化更驚得臉色大變！

他萬萬料不到邀來要共舉大事的二叟竟會如此不中用，可是想想自己，原以爲對付兩個小輩應該是易如反掌，那知道打了六七十招還不能佔到一些便宜，再看看兩個番將，竟是虛有其表，自開始至今都處於挨打的局面，分明兩個小輩並無殺他們之意，否則的話，早就橫屍當場了，衡量局面，自已長此下去，到頭來豈不也要吃大虧，整個幻夢也要在頃刻間趨於破滅麼？

想到此，再也顧不得一切，且戰且開聲叫：「老魔，你不下場更待何時？」

那陰陽筆龔龍騰對眼前的情勢應該清楚得很，但他却只是淡淡地應道：「不行，在下要保駕。」

黃天化提高聲音向胡王請求道：「聖王，請快下旨全營兵將這幾個人圍擒起來，否則我們的大舉計劃就要崩潰於這些人手裡，請快給那守夜官傳下諭旨吧！」

胡王原本極聽信這個「軍師」的話，當開始發覺天機道長等人並非所邀約而來之人時，他便有即時諭令兵將圍捕之意，但因聽黃天化已向來人明白表示，絕不動以兵將對付他們，而他對這位「軍師」簡直奉如神明，一切都是言聽計從，軍師既然有言在先，他委實不敢拂他之意。

實際上，他對眼前的危態已看得非常清楚，內心正在埋怨「軍師」太以固執，故此一聽他提出發動兵營圍捕的要求，即時頭一轉，便欲向身後二位守夜兵官發出諭旨之際，忽見站在身旁保駕的陰陽筆龔龍騰突然開口輕聲道：「陛下不可下旨發動營兵。」

胡王聽得神情一愣，奇道：「爲甚麼？」

陰陽筆仍輕聲地道：「我們中原男子漢言出九鼎，絕不能失信於人。」

胡王雙眉一挑，微怒道：「事到如今，還講甚麼失信不失信，孤王祇要依軍師的話辦，你莫來管孤王了！」

陰陽筆見他不聽「忠告」，忽然出手點了他的啞穴，胡王做夢也想不到這個「自己人」竟會對他下手，待驚覺時已是口不能言，只有睜大眼睛，怔怔的怒視他！

接着，陰陽筆又警告他道：「希望你靜靜地觀戰，我會好好的保護你，不然，我就對你不客氣了！」

胡王見他說話的態度忽然間大大地變了，看得至爲驚懼，但他心中立刻作了一個決定，好吧！我靜靜地觀戰就是，你們這羣要來投靠的人，無非都是一些亡命之徒，口上說得出也做得到，我何必吃這眼前虧……」

黃天化見胡王久久不曾傳出旨諭，不覺大奇，百忙中偷眼一瞥，見他依然默然觀戰，心中甚是不解，於是再度發聲道：「阿利王，你怎麼不快傳旨發兵呀！」

那兩個番將亦覺得情勢至此，何以阿利王却無動於衷，全然不理軍師的奏請？而那班列隊於營前的一百名番兵，却因阿利王未傳下旨諭，誰也不敢擅作主張開始行動，個個只睜着眼睛在着急！

黃天化二度發話後，依然沒有聽到任何動靜，心中越發驚疑，又瞥了一眼，只見阿利王舉指直指着自己大張的嘴巴，兩眼露出無可奈何的神態。

這情形落入黃天化眼中，他登時領悟了是怎麼一回事，這一氣眞個是非同小可，手中劍一緊，抖起一片劍浪直指鳳姑孫玉璇胸前捲去，但他這只是個虛勢，估量好龍俠藍景豪定會自他側背攻來迫他縮手自救，果然龍俠藍景豪見他人和劍撲向妻子攻去，側背破綻大露，機會難得，揮刀便劈，黃天化矮身滑步，把龍俠藍景豪劈落的一刀堪堪避過，但頭上一塊束髮巾已被刀尖划落，一頭灰白色的髮絲登時散了開來，只差寸許腦袋便要開花了，眞是危險極了！

但這是他決心冒的一次險，刀風剛自後襲來，他詐作未及察覺，忽地縮回軟劍，順勢疾然以地堂刀之法環掃而出，龍俠藍景豪未料到對方甘冒這等大險，一時避閃不及，右腳小腿已被他鋒利的劍尖划開了三寸長的口子，神情一凜之間，黃天化已如箭般脫身飛出，直向阿利王之處投去了！

鳳姑見丈夫受傷，也無心向黃天化追去，急跳到跌坐地上的丈夫面前，見褲襠透出一片血灘，趕緊檢視一下，傷口深達見骨，血湧如泉，不覺大爲驚慌。

這時，那醫俠東方雲也已經走到藍景豪身邊來，蹲下身察看一下，只說聲：「不妨事！」便由腰間解下一隻小葯箱，拿出一些棕色藥粉洒落在藍景豪的傷口處，刹那間即見血流停止，於是叫鳳姑孫玉璇拿一條汗巾把傷口包紮起來。

鳳姑孫玉璇正在爲丈夫龍俠藍景豪包紮傷口之際，只見兒子藍世傑與徒兒楊小芸也急急忙忙的走了過來。

原來，楊小芸因爲第一次正式與人交手，而且對方雖然是兩個身材高大的番將，但他們除了力大勢猛之外，武術却是平平無奇，因此她要和她的「世傑哥」拿他們來多玩一會兒，可是藍世傑一見父親受了傷，那還有心情陪她玩，但又不想傷害他們，於是施一個奇怪步法轉到那兩個番將後面，手指疾點，點了他們二人的痲穴，便急於跑來看看父親的傷勢。

這一連串的情形，天機道長都看得很清楚，但他却始終靜立不動，似乎對龍俠藍景豪的受傷毫不關心的樣子，其實不然，他正凝神注意一件事：那「陰陽筆龔龍騰」究竟是誰？他第一次向黃天化拒絕下場參戰，說是要保護阿利王，這雖可以說得過去，但他何以大膽竟點了阿利王的啞穴，使他不能開口傳出諭旨？

突見那黃天化傷了龍俠藍景豪後，緊接着身形騰起，掠到了「陰陽筆龔龍騰」身前，鐵青着臉大聲怒喝道：「姓龔的，你爲何要阻止阿利王下旨召兵？」

只見陰陽筆龔龍騰鎮靜地答道：「因爲咱們不能失信於人！」

黃天化大罵道：「混帳，這是甚麼時候，你瞎了眼不是？」

陰陽筆龔龍騰冷笑道：「哼，我沒有瞎！你不僅眼瞎，心也瞎得可以！」

黃天化氣得發抖道：「你，你反啦，好大的膽子，連阿利王都不敢不聽我的話，你居然敢對老夫頂撞……」

陰陽筆龔龍騰全無懼色，道：「阿利王是化外無知之人，才會任你擺弄，受你擺佈，想跟着你做出這種天人共憤的勾當，其無知尚可恕，惟你身爲炎黃子孫，竟欲勾結外邦，引狼入室，殘害自己國人，此罪則天地難容……」

黃天化牙齒咬得「格格」響，大喝一聲：「你今天死定了！」話出劍出，直向陰陽筆龔龍騰咽喉點去！

陰陽筆橫飄一大步，拔下一長一短的雙筆，說聲：「你也未必逃得掉這場劫數！」登時與之大戰起。

天機道長等人靜觀至此，都已確認這「陰陽筆龔龍騰」是假的，但還是猜不透他到底是誰？大家唯一相同的看清是：此人面對那大魔頭毫無半點懼色，態度是那麼强硬，若不是一位武功超凡的頂尖人物，他那敢會這樣……

如果這猜測不錯，他確是位足可傲視武林的高手，那麼任何人要想下場去助「一臂之力」就不能太隨便了。因爲這種「幫忙」往往反會引起人家的不悅呢。

就因爲大家都有這個顧慮，只好靜靜地暫作壁上觀，不敢輕舉妄動。

藍景豪腿傷經敷藥包紮後，痛楚大減，站了起來用右手龍刀當作拐杖，便慢慢走到天機道長身旁，眼睛却一直注意着黃天化和「陰陽筆龔龍騰」變臉巨鬥的情形。

鳳姑孫玉璇因黃天化傷了她丈夫藍景豪，心中尤其恨他，故這時很注意他們的發展，但她這時也和大家一樣有着顧慮，不敢貿然下場。

只見黃天化此時兩眼發赤，像一頭怒極的猛獸般，一招接着一招瘋狂的向「陰陽筆龔龍騰」攻去，陰陽筆龔龍騰的武功看來也是一流高手之列，但他却守多攻少，似乎對黃天化的凌厲攻擊不敢硬架，要儘量避開風頭的樣子，最令人不解的是他使出的招式有些地方不像是「雙筆」應有的招數，也就是說，他把一對雙筆有時當作刀或劍使用着！

各人正看得大感迷惑之際，只見二人越鬥越激烈，黃天化手中軟劍如一條銀色靈蛇，上下左右騰滚，節節進迫，陰陽筆龔龍騰也左迎右架的運起雙筆，奮力拚鬥了一陣。

忽見黃天化劍走靈蛇「啄」向對方右眼，陰陽筆龔龍騰側滑避閃同時，疾擧雙筆，左筆直指對方執劍右手脈門，右筆迎接來劍，又「鏘」的一聲響後，劍鋒疾然彎落，刹時把筆捲住，黃天化左掌閃電地突出，「砰！」的一聲，著着實實擊中了陰陽筆龔龍騰的前胸，把他打得向後飛出一丈之外了！

黃天化一掌得手，緊接着身形

騰起，斜掠到胡王身前逾丈處，一聲不發地抖劍直向他胸前刺去，眼看被制啞穴的阿利王一命危在頃刻，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突見空中一條白光閃處……

「噗噗……」

「啊……」

兩種不同的聲音幾乎同時響起，後者是一聲響徹夜空的慘號，淒厲至極，令人驚心動魄，餘音未息，只見黃天化一個身子左右搖晃了幾下，繼而砰然仆倒在地上，背心上深深插着一柄刻有龍紋的雪亮鋼刀。

原來，藍景豪雖然腿上受了傷，行動有些不方便，但他却始終凝神注視黃天化，故一見他掌傷「陰陽筆」後竟又要對阿利王衝刺過去，那容得他再逞惡下去，即把手中龍刀以施放暗器手法，貫盡全力向他投射而去，那阿利王做夢想不到「軍師」竟會突然持劍要殺他，這變化不由把他嚇得三魂出竅，向後驚退了幾步，一屁股跌坐在草地上！

那班持槍站列在營前一百名守夜兵官，一看到阿利王跌落草地上，齊齊驚叫起來，再也顧不得阿利王有沒有發出旨諭，保駕要緊，嘩然蜂湧而至，緊緊將場中衆人包圍了起來，個個槍尖向前作衝刺狀。

其中那個小兵官走到阿利王身旁將他扶起，一臉驚慌之色，口中「嘰哩咕嚕」了幾句，似乎是在問阿利王是否要把場中這漢人捕殺，但見阿利王用力的把頭搖了搖，嘴巴嗡動了幾下，却沒有發出聲音來，他好像才記起自己不能說話的事似的，從而舉手做了個手勢，才見那環圍的一百名番兵把紅櫻槍豎起，怒容稍斂隱去！

再說「陰陽筆龔龍騰」失愼被黃天化重重地擊中一劍後，一聲悶哼，「登登登」地向後顛出丈餘，跌坐落地上，登時自口中湧出一縷鮮血。

天機道長等人無不大吃一驚，除龍俠藍景豪因腿傷仍停立不動外，其餘各人都縱身躍到「陰陽筆」身旁，天機道長見他鮮血不斷地自口中湧出，雙目神光漸散，知道他受傷極重，立即在他身後盤膝坐下，伸出右掌按在他靈台穴，抬眼向醫俠東方雲說道：「東方兄請快看看他能否有救？」說罷，隨即運功輸氣起來。

東方雲亦立即蹲下身子，一邊伸出三指按在「陰陽筆」的腕脈上，一邊叫藍世傑急速解開他的胸衣，一瞥之下，見他胸上現出一隻紫點色的掌印，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口中罵了一聲：「好狠毒的黃老賊！」

鳳姑孫玉璇見他傷勢這樣重，而「臉色」却全無變白的狀態，更斷定此人決非眞的陰陽筆龔龍騰，他臉上一定是罩着一層人皮面具，否則哪有重傷而面不改色的道理？但這人究竟是誰？他爲甚麼要化成「陰陽筆」來投在黃天化營中，適時阻止阿利王發動營兵對付自己等人？他這樣做分明是有計劃的卧底，好像是有意和自己等人裡應外合，他到底是誰？何以要冒這樣大的險來協助別人呢？她困惑地望着眼前的神秘人，始終想不出所以然來！

天機道長給這重傷的神秘人物輸進了片刻眞氣之後，眼皮一開，向醫俠東方雲露出「徵詢」的目光，却見醫俠東方雲只把頭搖了搖，現出一臉失望之色。

就在此時，忽見「陰陽筆」微微抬目朝向鳳姑孫玉璇注望了一陣，然後動了嘴唇，發出很低的聲音：「師叔，你不必徒費眞氣吧！小侄自己很清楚……」

他這話，頓時把衆人驚呆了！

天機道長即時放下右臂，忙轉到他身旁，一手扶住他肩背，驚問道：「你是誰？怎說貧道是你的師叔？」

「陰陽筆」無力地睜開眼皮，一連眨動了幾下，可是話已說不出來了，盤坐在他身旁的醫俠東方雲也早已看出他的「面不改色」秘密，於是伸手到他耳根下撫摸了一陣，慢慢掀落了一張人皮面具來。

假面具揭下後，露出一張蒼白如紙的另一個面相來，衆人除了醫俠東方雲和楊小芸二人感到很陌生之外，天機道長、鳳姑孫玉璇、藍世傑以及走過來的龍俠藍景豪等四人，無不大驚失色，同時啊了一聲叫道：「原來是你！」

「原來會是……是你？」

「傷心人！是那個傷心人。」

「原來竟是他？」

是的，這個冒充陰陽筆的正是藍世傑在白虎嶺山洞中和他相處一天的那個傷心人，但是這「傷心人」三個字是他自號的，藍世傑至今還不知他眞實姓名叫甚麼。

然而這時見師父和父母像似都認識他，於是連忙向師父天機道長急問道：「師父，這人徒兒見過，他說他叫『傷心人』，他到底是誰？」

天機道長慨然道：「唉，他是你二師伯『千面怪叟』的徒弟，也就是和你父親早年被人合稱爲『藍白二刀』的白衣秀士白希！」

藍世傑心頭一震，轉向父母望去，見父親仰首望天，一臉現出無限感慨的神色，母親則滿臉神傷，目現淚光。

他腦海中頓時起了一層的波濤，想起在那山洞中「傷心人」說給他聽的故事，又想起在石嘴子父親和

師父分別接到了一個「中年漢子」的書柬，把它一一連貫起來，終於想通了是怎麼一回事了。

天機道長雙手緊緊握住白衣秀士白希的臂腕邊搖邊叫道：「師侄，你還有甚麼話要說沒有？」

白衣秀士白希已經無法開口，但見他一隻手慢慢抖移到腰間摸了摸一個豹皮囊，像要伸手入囊中掏出甚麼，醫俠東方雲就近探手自革囊中替他掏出一封上書「師叔天機道長親啓」的書函，順手遞交天機道長道：「你看，這是給你的信，也許他要告訴你的都在這裡面！」

天機道長接過手即時拆開一看，只見信上寫道：「師叔鈞鑒，記得三十年前峨嵋拜謁時，師叔曾謂小侄情關重重，告以於男女之間一切勿輕以動情，否則終生將爲情所苦，無以自拔，訓言全猶在耳，奈何小侄愚昧，未領悟師叔告誡，致不幸而被言中，悔之已不及矣！

「緣自辭師下山，入江湖行俠未幾，聞有藍景豪其人，刀法出衆，俠膽仁心，當時小侄年輕氣盛，訪之於某地與其印證武功，由此彼此互佩而成莫逆，常結伴遊俠。一日，周遊至某地，遇識俠女孫玉璇，小侄及友見女貌美聰慧，均生愛慕，女亦有意就吾等中擇一付終身，後女籌思一計，加試吾等二人，先完成任務者配之，小侄本可先得享如仙美眷，惟事突生變化，藍友竟捷足先登，婚後踪跡杳然，然小侄對女一見傾心，雖知事已不諧，但痴情之難忘，經四處查訪芳踪，欲求見而死瞑目，惟訪盡天涯海角，未得芳踪，竟日如瘋如痴，爲一片痴心所苦！

「某日忽見藍友獨行，頗奇，趕前求告女之芳踪，未承坦告，後暗中尾隨期能尋得女之居處。一日隨之巫山麓，見彼戰黑衣幫主惡閻羅鄔乃龍及白虎堂堂主陰陽筆龔龍騰，當彼傷危時現身助，將惡閻羅二人斃傷，將彼扶至白虎嶺一山洞中施治，待癒後再問俠女踪跡，但彼仍不予告，一氣之下將其禁錮洞中！

「兩月前，遇藍世傑於山麓，合斃陰陽筆龔龍騰諸惡，而後始由此子口中得知藍友夫妻潛居梧州島，方易裝冒充藍赴該島，以竟二十年痴念之情，嗣自藍妻口中得知師叔趕來塞外，欲阻黃天化惡行，小侄既知黃老魔頭乃早年謀害刀聖九如老人之主謀人，且今猶擬大肆造孽，大義之前，小侄何敢坐視，是以將藍景豪解禁之後搶先趕來，冀能於消滅黃老魔頭之逆行有所助力！

「在途中奉柬書聯絡是小侄也，此來已抱定不計生死，故冒着陰陽筆之名投進番軍中，所幸黃老魔頭並無相疑，事當可成，惟小侄心已死，生意毫無，縱然不死於此役，事畢後亦不欲再過此鬱鬱之生。別矣，有日如唔侄師，尚祈師叔代爲請罪，書中小字條及明珠一顆請煩交藍世傑友。

愚侄白希謹上。

天機道長閱罷書信，不禁搖頭嘆息一聲道：「唉，眞是痴情！」隨把書中所附小字條和一顆夜明珠交給藍世傑又道：「傑兒，這是他要給你的。」

藍世傑一眼看見師父遞交給他一顆耀眼的夜明珠，心頭登時一震，急把小字條展視，看着輕聲唸道：「藍少俠，兩月前傷心洞中約言諒未忘也，今將明珠奉贈，願君良緣天成，惟少俠亦請依約言爲我做一件事，此事謂難不難，說易不易，請至傷心洞水底下撈起一口松紋寶刀，將其送交家師千面怪叟，只因家師向無定居處，常年在五湖四海到處悠遊，欲得其踪頗費周章，其難即此也，刀爲師門重物，務請多多費神。」

他剛把字條唸完，忽見白衣秀士白希一個頭向横一歪，斷氣了。

鳳姑孫玉璇禁不住滿腔無可名狀的悲抑情緒，眼淚如斷線之珠直滾而落。

那被制住啞穴的阿利王和躺在地上的兩個番將，經龍俠藍景豪解開穴道後，均滿臉現出慚愧之色，只見阿利王突然開口道：「各位大俠士，敝邦本無侵擾貴國之心，只因受黃天化之蠱惑慫恿始有此事，貴國確爲仁義之邦，我們願立即引兵返回本土，祈願仍本以往永遠愛護敝邦爲事！」

說罷，立即下諭拔營，望北方揮兵而去。本故事就到此暫作一結束了。（完）

三國演義之四十七

二士爭功（一）

徐正・編繪



1　魏將鄧艾探得姜維在沓中屯田，紮下營寨，加緊訓練兵馬，看情勢早晚就要進攻中原。他便寫了表章，差人上洛陽來，報知司馬昭。



2　司馬昭新近掌握魏國的大權，被封為晉公，正想出兵伐蜀，得報後便召集衆謀士商議。



3　司馬昭的心腹賈充獻計說：「姜維很有謀略，不如派人去刺死他，免得勞師動衆。」荀勖反對說：「劉禪昏庸無能，信任宦官黃皓，猜忌大臣。姜維屯田沓水，無非是避禍罷了……」因此，他主張派兵攻打。

4　司馬昭認為荀勖的話很對，便和他商議選派大將的事。荀勖薦舉了鄧艾做主將，鍾會做副將。這時鄧艾遠在隴右（甘肅東南部），司馬昭派人召鍾會前來計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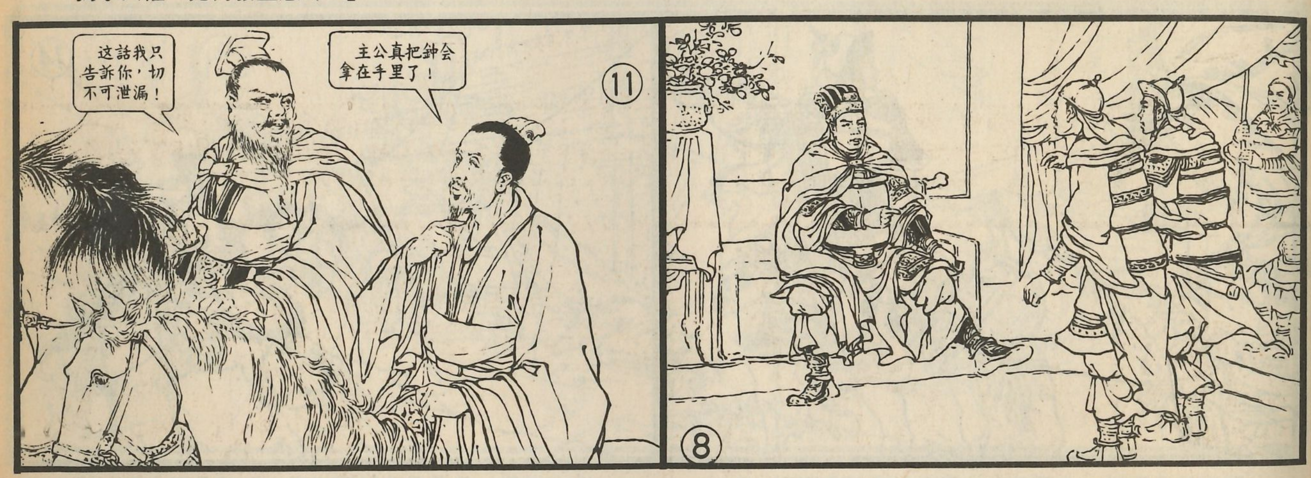


5　鍾會來見司馬昭，司馬昭假意說要派他去征伐東吳。鍾會笑道：「我知道主公的意思，不是為吳，而是為蜀，我已經帶着攻蜀的圖本來了。」說着，便把圖本呈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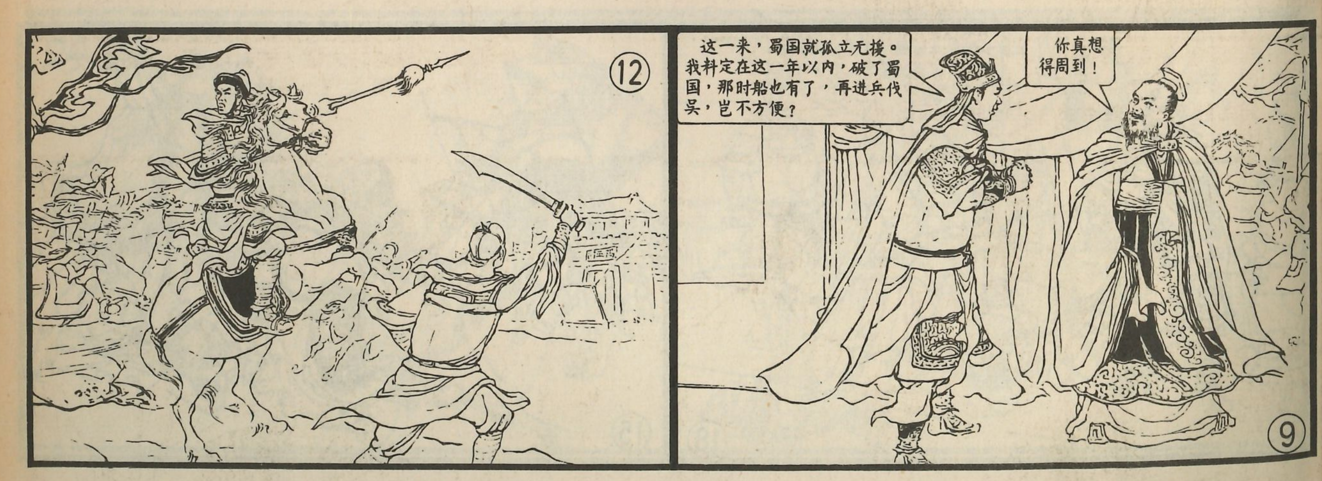


6　司馬昭展開一看，哪裏下寨，哪裏屯糧，怎樣進兵，怎樣防守，圖上寫得非常周密。

7　鍾會認為蜀中道路很多，不能單攻一路，主張和鄧艾分路進兵。當下司馬昭就封鍾會做鎮西將軍，一面命人去通知鄧艾。



8　鍾會回營調兵遣將，又差人到各處去征調海船，聲言出兵討伐東吳，卻不提起伐蜀的事。



9　司馬昭猜不出鍾會的用意，親自到他營中問道：「你從旱路伐蜀，要征調海船做甚麼？」鍾會答道：「要是蜀國聽得我軍進攻，必然要向東吳討救，我先大張聲勢伐吳，使蜀國不防，東吳不敢輕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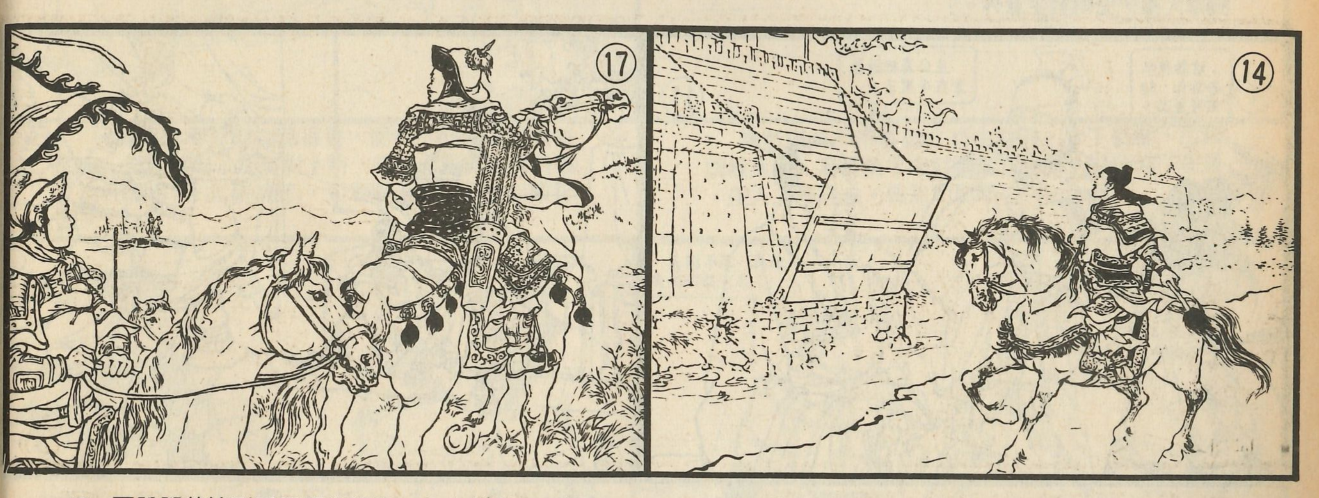
10　魏景元四年秋七月初三，鍾會出師。司馬昭親自送到城外，眼看大軍去遠，正要回城，謀士邵悌悄悄對他說：「我看鍾會這個人，心高氣傲，不該讓他獨掌大權，免得發生意外。」

11　司馬昭笑道：「我怎不知道，鍾會確是將才，一定能破蜀。蜀亡了，蜀人就喪失了勇氣，那時鍾會雖想叛亂，蜀人也沒有勇氣幫他。魏兵得勝後急於回鄉，更不會依附他，你可以不必躭心。」

12　且說鍾會大軍，浩浩蕩蕩地到達蜀境，只一戰，就奪下了南鄭關。他馬上指揮魏兵圍攻漢中的要塞陽平關。



13　守關蜀將傅僉，叫副將蔣舒守關，自領三千兵出關迎敵。鍾會見傅僉兵少，指揮魏兵上前，將傅僉包圍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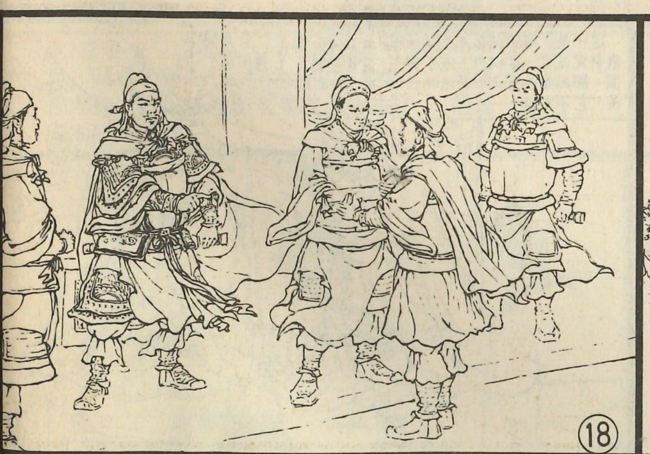
14　傅僉抵擋不住，衝出重圍，退到關下。只見關上插滿了魏兵的旗幟。原來蔣舒見魏兵勢大，已經投降了。



15　傅僉大驚蔣舒貪生怕死，自己立即回身衝進魏陣，一直殺到座下馬倒地，身受重傷，才拔劍自殺。

16　鍾會得了陽平關，不幾天，就取得了漢中。他非常得意，派人去請鄧艾到漢中來，商議合兵進攻劍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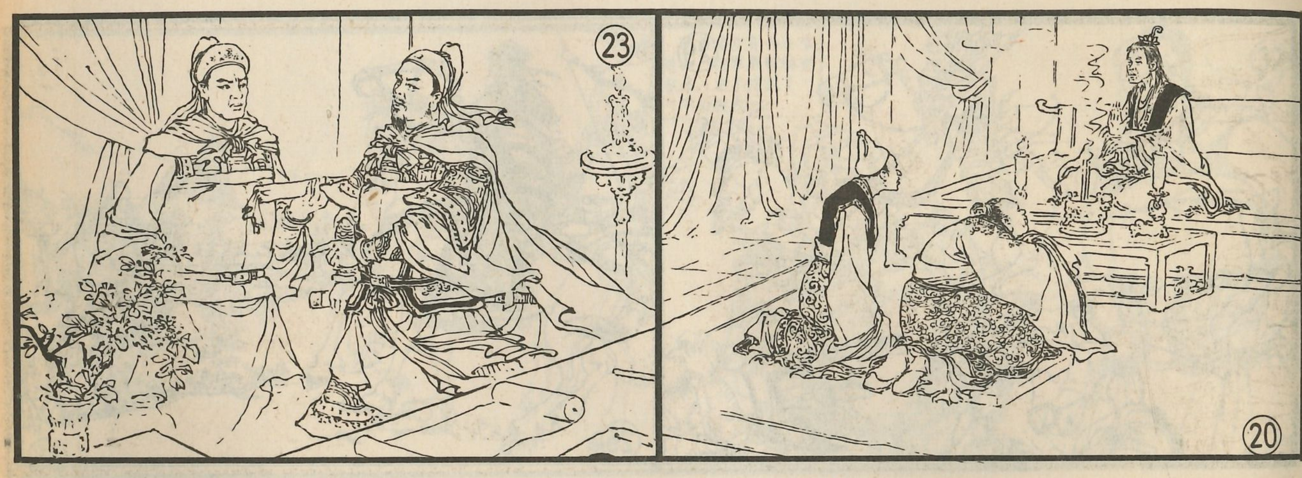
17　再說鄧艾接到司馬昭的詔書，任命他爲征西將軍，和鍾會一同伐蜀。鄧艾便派雍州刺史諸葛緒先去奪取陰平橋，截斷姜維的歸路，然後自領大軍，直向沓中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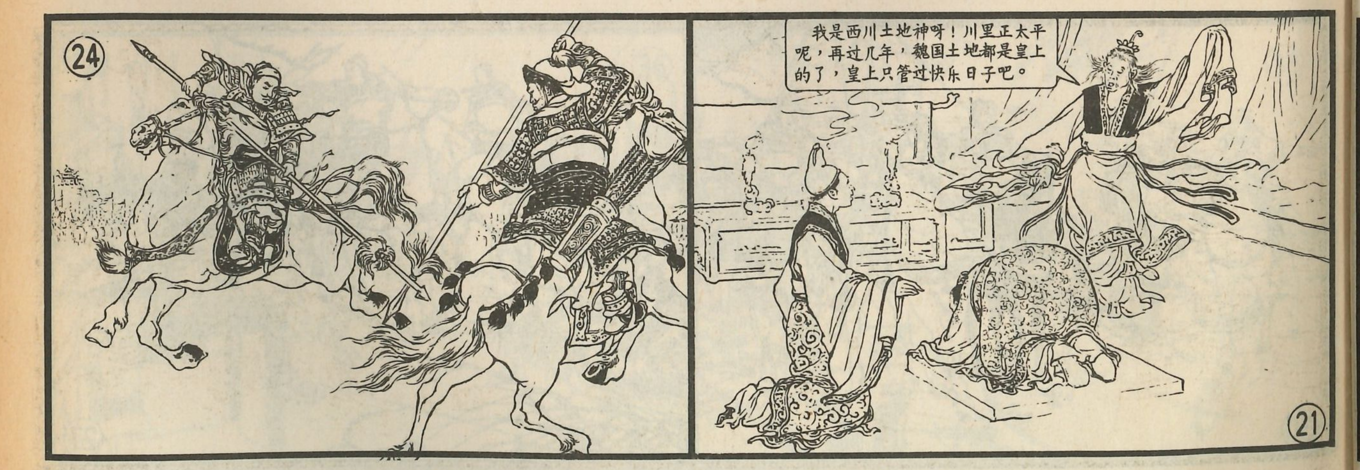
18　姜維得知鍾會、鄧艾率領兩路人馬，大舉進攻。連忙寫了文書，差人送往成都，向劉禪告急。



19　劉禪接到姜維的告急文書，就和黃皓商議。黃皓道：「這是姜維想要冒功求賞，謊報軍情，盡可不去理他。聽說城裏有一個師婆，能算吉凶禍福，主上可以叫她來問問。」



20　劉禪聽了黃皓的話，才放了心。備了香花紙燭等禮物，令黃皓把師婆接來。師婆到後，他親自焚香禮拜，問蜀國的吉凶禍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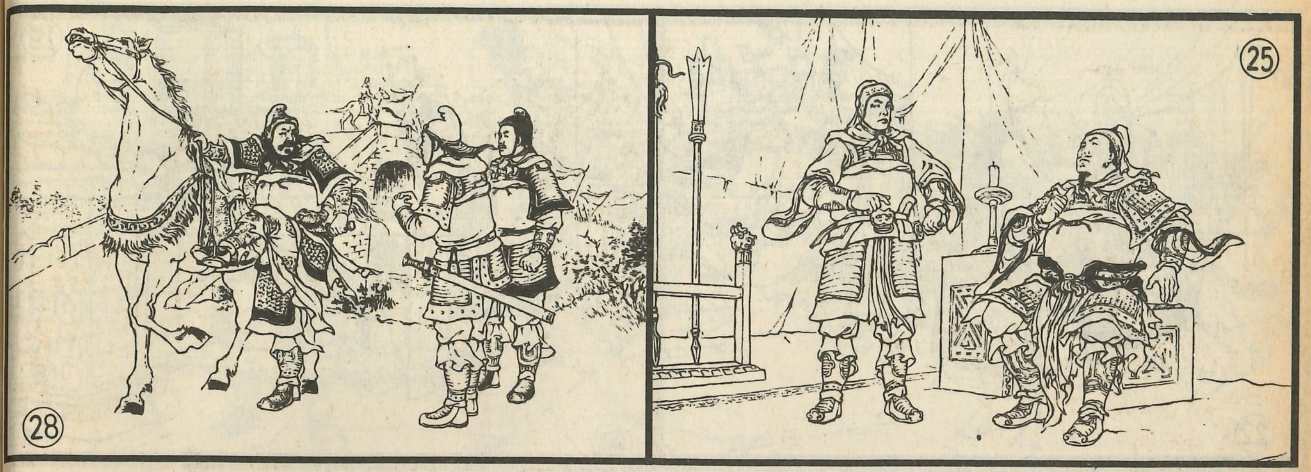


21　師婆半閉着眼睛，在殿上盤旋跳躍。劉禪慌慌張張地叩下頭去，只聽得師婆含含糊糊地說起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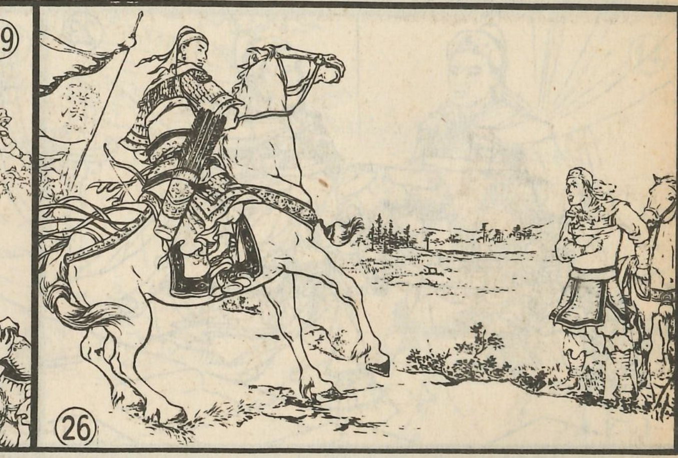
22　劉禪大喜，重重賞了師婆，每天只和宦官宮女，在宮裏尋歡作樂。姜維從前方一連來了多次告急文書，都被黃皓壓住了，劉禪一點都不知道。

23　差人回見姜維，報知劉禪不肯發兵。姜維心上焦急，想起陽平關和陰平橋兩處，最爲要緊，萬一失守，漢中便不能保住。他急忙差人傳令廖化、張翼，分頭前去守護。

24　姜維正在調撥軍馬，忽報鄧艾兵到。姜維又火又急，親自整頓兵馬，出城迎敵。兩軍一連戰鬥了幾十天，不分勝敗。



25　這天，姜維收兵回寨，突然得到漢中失守，劍閣危急的消息，不覺大吃一驚，決定撇下鄧艾，領兵去奪回漢中。



26　姜維連夜拔寨起程，來到離陰平橋不遠之處。忽然哨馬趕來報道：「魏將諸葛緒早佔了陰平橋，歸路已給截斷了。」



27　正計議時，忽然喊聲大起，鄧艾又從後面追殺過來。姜維眼見前後受敵，進退無路，突然心生一計，傳令鳴號擊鼓，大軍改道從孔函谷前去襲擊雍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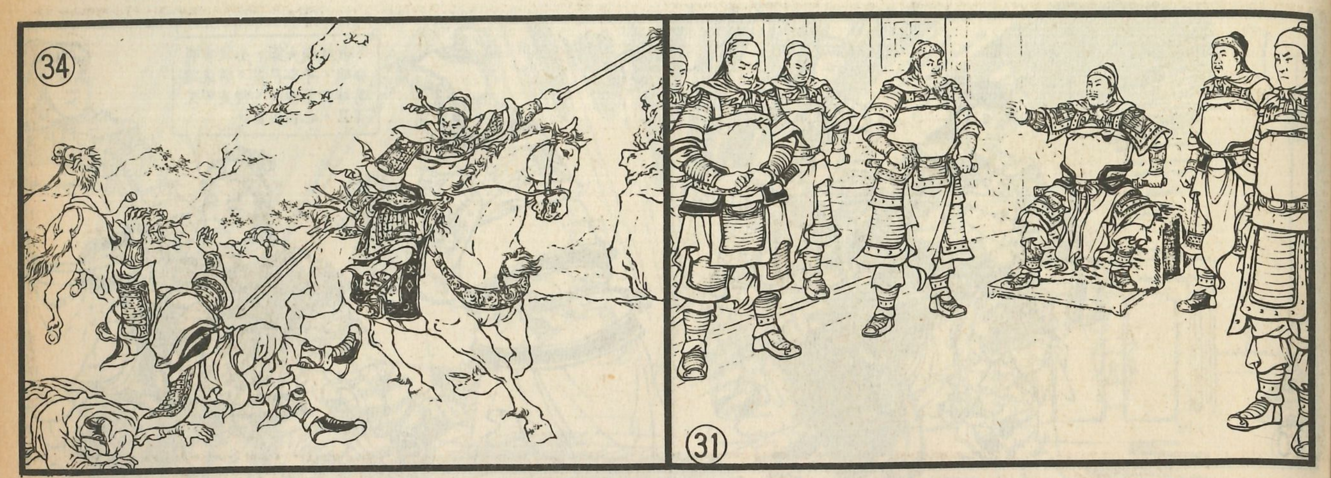
28　諸葛緒探知這一消息，只怕失了自己的重地，吃罪不起。慌忙留下一小隊兵士守橋，自己却帶了大隊，從南路趕回去救援雍州。



29　姜維走了三四十里，探得諸葛緒中計，馬上把前隊移作後隊，突然回到陰平橋，一下子殺散了諸葛緒的小隊守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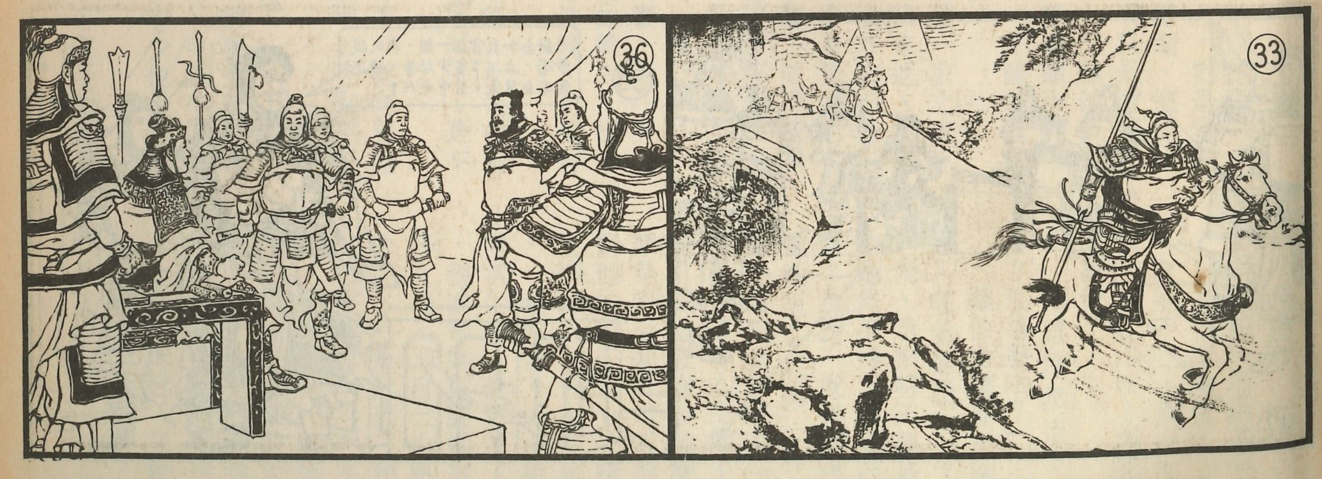
30　姜維過了橋，正好遇見張翼、廖化帶了人馬前來接應。三人合兵一處，正想前去奪回漢中，忽報鍾會、鄧艾分頭追殺過來。姜維無奈，只得下令退守劍閣。



31　姜維等到了劍閣，守將董厥說起戰事失利，滿臉愁容。姜維沉吟了半晌，說：「只管放心，有我姜維把守劍閣，敵人休想跨過關去。」



32　董厥道：「此關雖有將軍防守，怎奈主公寵信黃皓，不知利害，萬一敵人從陰平小路偷襲成都，如何是好？」姜維以爲陰平險道，敵人萬難過去，所以並不在意。



33　正說着，忽報諸葛緒領兵來攻劍閣。姜維帶了五千精兵殺出關來。

34　諸葛緒見是姜維，料想抵敵不過，拔馬先逃。魏軍被截成數段，死傷了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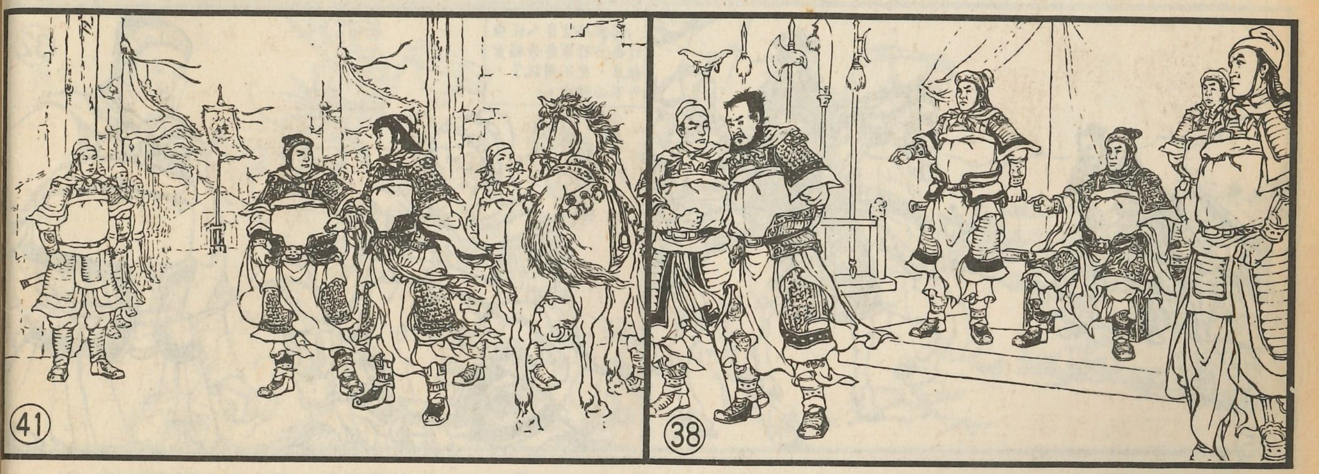
35　諸葛緒收拾敗殘兵卒，退了二十多里。正遇鍾會自領大兵到來，便下馬請罪。

36　鍾會令人把諸葛緒綁了，帶到帳前，喝道：「命你把守陰平橋，截斷姜維的歸路，怎麼把它失了？今天沒有我的命令，又擅自進兵，損失這許多人馬！」說着，喝令左右把諸葛緒推出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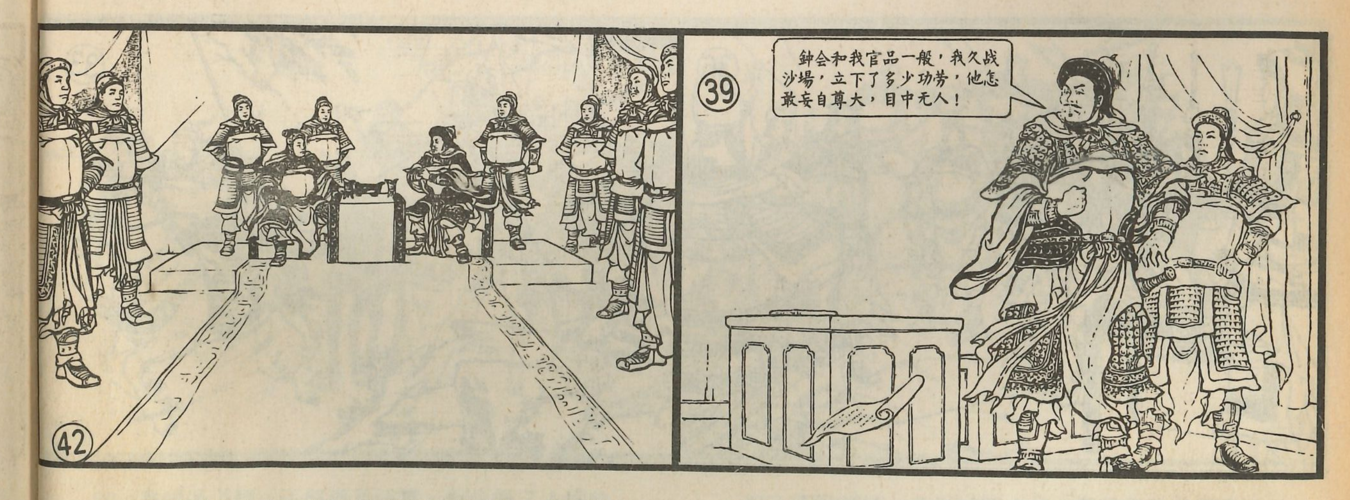
37　監軍衛瓘上前勸道：「諸葛緒雖然有罪，但他是鄧將軍部下，還是交給鄧將軍去處理，免得傷了和氣。」鍾會只是不理。

40　兒子鄧忠勸道：「鍾將軍雖有不是，但此刻軍情緊急，正該和衷共濟，才能建立大功。」鄧艾聽了也覺有理，只得把悶氣忍在心裏。



38　衛瓘再三勸說，諸將也從旁苦勸。鍾會怒氣稍平，吩咐把諸葛緒的兵馬收編在自己部下，並把他解往洛陽，讓司馬昭處理。

41　這天，鄧艾來到漢中。鍾會聽說鄧艾只帶了十幾個從人來，便故意派幾百個精壯武士雄赳赳地站在帳前，好炫耀自己的軍威。佈置完畢，然後親自出帳把鄧艾迎進去。



39　再說鄧艾接到鍾會的文書，正要動身到漢中去商議攻蜀之計，忽聽到鍾會擅自處分諸葛緒，也不來問他一聲，不禁大怒。

42　鄧艾進帳坐定，見鍾會所部軍容嚴整，心裏很是不安，口頭却向鍾會稱賀道：「將軍旗開得勝，一戰取了漢中，眞是國家的大幸！」接着就問：「現在怎麼還不定策略，進攻劍閣？」　（待續）



俠義奇情故事／石　磊・文
可　飛・圖

劍中奇緣

雌雄雙劍合璧　對付陳家襲擊

重九下了十多天的雨，眞叫人煩悶，要趁墟趕集的人，更是覺得難過，一連過了幾個墟期，簡直沒有甚麼買賣可作。明天又是墟期了，看樣子還是下雨天，又難做買賣了，靠做小買賣，賺取蠅頭小利爲生的福伯，悵望天空，不斷的歎氣，差點兒要落下淚來了。

這也難怪，福伯是一家之主，老婆病了，兒子出門又未返，女兒十八也未有婆家，兒子外出不計，一家三口全靠福伯做小買賣生活，他們根本就談不到積蓄，做不成買賣便要吃穀種，連老本也要吃光了！在此情勢之下，福伯如何不急呢！

白天快過去，其實，這一天，整天都是黑沉沉的恍如黑夜，根本談不上有白天，到了傍晚，更覺得已是黑夜了。

福伯在失神地歎氣，女兒在廚下問他：「爹爹，粥燒好了，是不是現在給娘吃？」

「好吧！」福伯應着，便向房裡叫：「老伴，妳怎麼啦，吃點粥好不好？」

福嬸用力的說道：「我不餓，你和黑妹吃吧，你明天要去做買賣，黑妹也要上山斬柴，可餓不得呀，我不用幹活，吃多吃少也是沒有關係。」

福嬸雖然是病了，但是對丈夫和女兒都關懷備至的。

福伯淒然道：「老伴，妳有病，怎能不吃，我沒本事，不能替妳請大夫……唉！看來明天也不用去做買賣了！」

福嬸愕然道：「不去做買賣了？爲甚麼啦？」

福伯由廳裡走進房中，坐在床邊，嘆着氣說：「今天下了一整天的雨，看來明天還是要下的，我賣的是見不得水的東西，怎麼去做買賣？再說，就是雨停了，不下了，墟地也必泥濘一片，又怎麼做買賣？看來祇好等下一個墟期了，這個天，眞叫人生氣！」

福嬸沒有說甚麼了，她和福伯原是表兄妹，可說從小就相戀的，對他的性子是十分瞭解，他不是個性懶的人。幾十年來，他任勞任怨，一直挨苦，這一年多來，她自己常常生病，他更苦了，他待她很好，親戚鄉鄰都說她有福氣，嫁得個好丈夫。她自己也感滿足。情是愉快的，可是此刻，想到丈夫的苦處，也不禁流出眼淚來了。

屋外傳來一陣狂烈的狗吠聲，福伯聽出是鄰家的大黃狗，不覺奇道：「這大黃狗爲甚麼吠得這麼兇，該不是有甚麼事發生吧？」

心念未已，又聽到敲門聲，便揚聲叫道：「黑妹，看看是誰在敲門！」

「爹，有位姐姐，她，她要來投宿！」黑妹的聲音傳入房去，福伯立即走出來看個究竟。

福伯看到女兒守在門口內邊，雙手扶着門，一個女子站在門口外邊，全身都濕透了，樣子倒是清清秀秀，不像是個兇惡的人。

福伯道：「黑妹，妳怎麼啦，還不請這位姐姐進來，讓這位姐姐淋雨，怎麼行啦。」

「姐姐，請！」黑妹讓開了路。

那女子說了一句：「謝謝！」便走入門去，向福伯深深一揖，道：「多謝伯伯收留，我只要有個地方擋擋風雨，睡一宵，明天就上路了，甚麼地方都可以！」

「不要緊，別的我沒有，地方却是有的。黑妹，妳先帶姐姐去換過乾衣服，今晚，妳就跟姐姐一起睡吧！姑娘，妳大約很餓了吧，我去給妳燒點飯去，妳如果沒有乾衣服，將就點，穿黑妹或者穿我老伴的都可以，好在是晚上，不用見人，等烘乾了濕衣之後，再換回妳自己的衣服好了！」

「伯伯，你不用客氣了，你能收留我，我已經十分感謝了，不用特別張羅甚麼啦！」那少女對福伯衷心的說道。

福伯不理她，自己去燒飯去了。

福伯把所存的一點米都倒了出來，也祇能夠燒粥，不够燒飯，心中很感歉然，他解釋說連日下雨，連米吃光了也沒有去買，請那少女原諒。

那少女却十分感動，因為她已經由黑妹口中知道這福伯的處境，他這一頓粥，比有錢人家請食山珍海味更為難能可貴！但為顧全福伯的自尊，她沒有說穿！

這個少女自報姓名，姓甘名玉芳。她倒大方，在燈光下對福伯說：「伯伯，我聽黑妹說伯母有病，不知是甚麼病？讓我看看好不好？」

福伯一面怪女兒多口多事，一面驚異的看着甘玉芳，道：「姑娘懂得醫道？」

甘玉芳道：「我並未正式學過，不過，略略懂得一點，我爹會醫病我曾見過，我就會醫，否則，我不敢說了。」

「既然這樣，就請姑娘看看吧。」於是，福伯便引甘玉芳到福嬸房中。

甘玉芳才走進房門，她就「咦」的一聲，站定了，吸了兩口氣，立刻退出再吸兩口氣，再入房去，又吸了兩口氣，舉動頗為古怪，福伯父女不知她在幹甚麼，怔怔的望着甘玉芳。

後來福伯問她幹甚麼，她回說沒甚麼，福伯也不便再追問。

甘玉芳替福嬸把過脈，又目光四望，觀察全房，然後問道：「伯母，妳的病，起了多久？」

「哦！快三年了！」

「伯母，妳可記得，最初起病的時候，是不是常常感到作悶欲吐？後來，有點痛，其後便覺得頭暈？最近常常發夢，迷迷糊糊，是不是這樣？」

甘玉芳一連串的問話，問得福嬸連連點頭，驚奇的問道：「姑娘，妳看出我的病源了？」

甘玉芳道：「如果我所說不錯，大約是看出了病源了，但有沒有看錯，我還得看看才能確定！」

福伯問道：「姑娘，她是甚麼病？還能醫嗎？」

甘玉芳道：「伯母生的是甚麼病，我還要看看才敢確定，若果我看得不錯，我能醫，要是我看錯了，我就不能醫，現在我還不敢說。」

「那要甚麼時候才能知道？」福伯緊張地問，半點也不肯放鬆。

甘玉芳道：「快則明天，遲則後天。」但這麼一來，她却非要躭待一兩天不可了。

出了廳子，甘玉芳問道：「伯伯，伯母會不會喝酒？」

福伯說她年輕時是喝的，早幾年還喝，但這幾年却甚少喝了！

甘玉芳再問：「這附近，那裡有好酒賣？我說是上好的酒？」

福伯想了一會兒，道：「要買上好的酒，祇有去悅和酒庄了，可是，那酒貴得很啊！」

甘玉芳道：「悅和酒庄在甚麼地方？明天帶我去看看好嗎？」

福伯道：「明天，這麼大雨？」

甘玉芳道：「黑妹知道那悅和酒庄在那裡嗎？和黑妹去好了！」

黑妹道：「我知道它在那裡，我帶姐姐去吧！」

甘玉芳道：「好，明天妳帶我去，福伯，晚安，我有點倦，想休息了！」

第二日，黑妹和甘玉芳兩人來到了悅和酒庄，酒庄的掌櫃認識黑妹，向她調笑，甘玉芳覺他太過份，心中不快道：「掌櫃的，你到底是做買賣還是聊天的，我問你有甚麼好酒？你怎麼不答？」

掌櫃的看了她一眼，登時被她的容貌身材吸引住了。

原來，甘玉芳長得皮膚白晰，容貌端正，身材成熟健美，也許是年紀比黑妹多了幾歲，看來比黑妹更有魅力，更為迷人，掌櫃的本來是個好色之徒，從未見過這樣動人的女子，現在見了為之目眩了。

他挑逗黑妹說話，受甘玉芳打擾，本來要教訓甘玉芳幾句的，怎知一望之下，便改變了主意，堆下

笑容，陪小心地問她想要甚麼好酒，她瞟了一眼道：「我怎知你有甚麼好酒？有甚麼最好的，你給我拿來就是！」

「是，是，拿來，拿來！」他揚聲叫人拿來一埕酒。

甘玉芳一嗅之下，皺皺眉頭道：「嗯，掌櫃的，你自己試試這是甚麼酒？我叫你拿最好的，怎麼拿這種酒來搪塞？這是你們最好的麼？」

「不，還有！還有！」掌櫃的急忙又叫人拿過一埕來。

甘玉芳揭開蓋，用掌在埕邊一拍，嗅了一下，頓然不悅，道：「掌櫃的，你有最好的就拿來，要是沒有，就不敢勞煩了！黑妹，那裡還有甚麼地方有酒庄？我們去看看！」甘玉芳的臉轉向黑妹。

掌柜的立刻陪笑臉，說酒房中有不少好酒，可以帶玉芳去看看，甘玉芳說好，並問最好的一種要多少錢一斤，掌櫃說了，甘玉芳便跟他進去了。

酒房中果然有二三百埕酒。甘玉芳問：「這些都可以買的？」

掌櫃說是，於是，甘玉芳伸手到酒埕這裡摸摸，那裡拍拍，終於，她指着一埕說：「就這一埕吧。」

掌櫃討好她，故意少要她一點銀子，剛收了錢，一個伙伴急急走到掌櫃身邊對他耳語數句，掌櫃當堂變色，請甘玉芳另換一埕。

甘玉芳冷笑道：「掌櫃的，你是做買賣的，還是開玩笑的，我事先問過你是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買的，你說是，我買下這一埕，你也收了銀子，現在却說不賣，你是怎麼搞的，黑妹，我們走吧，這種人跟他多說也是費勁！」

「姑娘，我求求妳，這酒原是陳大爺訂下的，我一時忘了，姑娘，請妳幫幫忙，行行好吧！」掌櫃的眞是急得打恭作揖。

甘玉芳道：「你那麼多酒，陳大爺也未必喝勻，難道不可以另外給他一埕嗎？蠢材，我是要定了，决不能够換的，你自己想着辦吧，黑妹，我們走！」

她一聲走，單手托着埕底，便和黑妹出了酒庄。

掌櫃的本來還要阻止的，及至見她把一埕酒托在掌上，毫不費力的樣子，就知道她不是一個普通的女子，不敢太過相迫了！

掌櫃的本身雖然不是一個江湖武林人物，不會武功，但因為他是酒庄的掌櫃，對於江湖人物見得比較多，懂得出家人、老、女、幼、畸、丐這一類人多數是身懷絕技，才能走動江湖，所以碰上這一類的人物，都要特別小心，有此心理顧慮，便不敢過份迫黑妹她們了。

甘玉芳與黑妹二人匆匆的回到家中。黑妹跑得上氣不接下氣道：「姐姐，妳跑得眞快，我在這裡，已經是出了名跑得快的，想不到妳比我跑得更快，妳還托着一埕酒呢！我眞的佩服妳啦。」

甘玉芳笑笑道：「妳想不想學？要不要我教妳？如果妳想學，我可以教妳。」

黑妹稚氣未除，高興得握着甘玉芳手腕，搖着急急的問道：「眞的？姐姐，妳不騙我？」

甘玉芳見她這樣子，又是一笑道：「當然是眞的，我何必騙妳，我不但可以教妳跑得快，還可以教妳如何增加氣力呢。妳想不想學我這樣可以托着一埕酒走路？」

黑妹貪婪地說學，都學，甘玉芳直望着她，道：「妳要學，我可以教妳，不過，學起來，並不容易，妳不怕辛苦？」

「不怕，不怕辛苦，妳姐姐怎麼教我，我就怎麼學，甚麼苦我也不怕！」黑妹毅然說，似乎是怕甘玉芳反悔，頻頻問她甚麼時候開始教她練跑得快，增加氣力。

「妳看妳，比個小伙子還性急。」甘玉芳戳一下黑妹的額頭，大家都笑了。

黑妹告訴甘玉芳，陳大爺的為人，她說，那陳大爺是一隻老狐狸，也是一個吸血鬼，搶田，霸地，食人不吐骨的。她還說，她家的一塊田，也給他用陰謀詭計霸佔去了，她恨他，她一家都恨他，許多人都恨他，却耐何他不得，不敢得罪他。

「這麼說，剛才我買了他訂下的酒，妳很高興啦，怪不得妳忙不迭的催我走了，原來是有這個原因！」甘玉芳嘆說着，「可惜早先不知道，否則，我把他定下來的酒全都買了下來，氣他一氣！」

黑妹道：「妳千萬不要，我們這裡的人雖然很恨他，却也怕他，我爹也怕，如果我爹爹知道這一埕酒是陳大爺訂下的，他一定不肯要，要我們把酒送回去，所以，妳千萬別告訴我爹。」

「我知道了，我不說就是了！」甘玉芳笑笑，把一埕酒放在櫃頭上面。

晚飯之後，甘玉芳與黑妹兩人出去散了一會步，回到家去已經天黑了許多。

甘玉芳斟了滿滿的一碗酒給福嬸喝。

福嬸根本不會喝酒，又在病中，如何敢喝。

甘玉芳說：「福嬸，妳已經病了許久，病勢日重，有壞無好，何不試試？說不定怪病有怪醫，我會醫好妳的病呢！」

福嬸聽說，終於同意的喝了一點，她本不會喝酒，這又是上好的

酒，自然是容易醉的。

甘玉芳似乎很了解飲酒者的心理，居然能够使福嬸喝了三碗酒，爛醉如泥。她的酒性倒是極好，醉了便睡。沒有酒瘋。

福伯却十分不安，擔心老伴醉得太厲害，不知有無危險。

他幾次勸阻甘玉芳不可給他老伴喝得太多的酒，甘玉芳總是說無妨，她說，酒能治病，喝得越多，好得越快。

福伯雖然不相信，却又確實希望她說的是眞話，所以他的勸阻並不堅持。

夜漸深，快二更了，甘玉芳和黑妹都躲進福嬸房中，和福伯在一起。

三個人躲在床前一丈左右的大木櫃後面，由櫃側注視福嬸。

甘玉芳一手抓住黑妹的玉手，一手握着福伯的手腕，再三叮囑他們，等一會兒不管看到甚麼怪事都不可出聲，也不可移動，否則，不但福嬸無法救治，大家也有危險。

她本來是叫他們不可入房的，但他們父女二人不依，她才祇有如此吩咐，但仍不放心，所以分別握着他們父女的手，實際上當怪事出現之際，他們才略有反應，甘玉芳便把他們父女穴道制住，只讓他們看，却無法開聲與活動了。也幸而如此，否則，她們一定受不了。

他們看到甚麼呢？原來他們看到了一條四尺多長的蛇由瓦面蜿蜒而下，垂落床頂，再沿床柱而下，垂頭於福嬸臉上，吸福嬸的呼氣，從牠的熟路，可知牠久已如此。

福伯雖然口不能言，心中却明白，知道老伴的病與此蛇有關，對甘玉芳的目光與判斷，打從心底佩服了。

這蛇十分貪婪，牠久久不走，後來，繞在床柱的蛇尾鬆了，整條蛇跌在床上不動，甘玉芳的手脚眞快，膽子也大，她一下子就到了福嬸的床邊，揑着蛇頭，把牠塞進酒埕，再用力按實埕蓋。

福伯與黑妹都聽得埕內傳出聲响，知道蛇在埕內翻動。

過了相當時候，甘玉芳把按着埕蓋的手移開，同時解開福伯父女的穴道，道：「福伯，你們怎麼啦，不出來幫幫忙！」

黑妹道：「眞怪，不知甚麼道理，我忽然不能說，不能動，就像我娘躺在床上一樣！」

甘玉芳笑道：「這大約是母女連心的關係吧，現在沒事了，妳娘喝醉了，剛才發生的事她不會知道的，也不必告訴她，免她害怕，這埕酒七日之後就可以喝了！妳每天給妳娘一小杯，讓她喝了睡覺，喝他兩個月之後，她的身體大約也可以復原了，妳和爹也可以喝的，但不宜多喝，更不可喝醉，我再過二天就要走了，大約二個月後會再回來教妳！還有，剛才發生的事，千萬不可外洩，否則，傳開了，就會引起無限的痲煩了！」

福伯對甘玉芳十分感激，本想多留她幾天，但想到自己家貧如洗，連飯也沒得吃，長期要食木薯、粥水，如何可以留客？所以話到口邊却不能出口，化作長長的嘆息。

黑妹沒有老父許多顧忌，依依惜別，並再三叮囑她要再來。

甘玉芳笑說道：「傻女，我不是說過要過二三日才走嗎？妳急着說這些話幹甚麼！」

黑妹一聽，倒笑了起來了，這時不過二更稍後，甘玉芳用泥漿把埕蓋封密之後，便和黑妹回房睡覺了。

黑妹視這位姐姐爲神仙，回房之後，便問這問那，問了許多問題。

甘玉芳都給她解答了，她還想再問，甘玉芳道：「別問了，不要浪費時間，我先教妳一套打坐行功法，只要妳好好地去練，一兩個月就可以見功了。」甘玉芳一邊說，一邊示範給她。那黑妹倒也聰明，學得很快。

翌日，黑妹照常上山斬柴，買米返家，見到娘親的精神略好，大爲高興。問起甘玉芳，爹爹說她一早就出去了，黑妹怕她一去不返，甚爲着急，父女正談論間，甘玉芳已經回來了。

只見她挑着一擔鳥獸回來，一隻黃麖，一隻菓狸，一隻白兔，三隻山鷄，一隻鷓鴣，還有幾條魚。

甘玉芳說黑妹去斬柴，她自己呆着沒事，便出去打打獵，想不到這裡的獵物這麼多，這樣容易的打到。

黑妹叫嚷着，要跟甘玉芳學打獵了，這時福伯笑駡着女兒道：「妳呀，甚麼都要學，妳怎能比得上甘姑娘，妳纏着甘姑娘好了，快去燒水給甘姑娘洗澡吧！」

黑妹撒嬌地爭辯：「我怎麼不可以學？姐姐打三隻，我也可以打一隻，我每天去劈柴，都碰上野貓白兔還有甚麼的，就是不會打，白白的讓牠們走掉，眞可惜，姐姐，妳教我好不？妳看我可以學得來嗎？」

「當然是學得來，而且一定學得很好。」甘玉芳肯定地說。

黑妹可高興了，再問：「眞的？我眞能學？」

福伯拉口道：「眞是傻丫頭，別耗子跌落天秤了，姐姐不過不想妳失望吧！妳就信以爲眞的！」說了黑妹一頓，又對甘玉芳道：「甘姑娘，妳別逗她了，她以爲是眞的，可要纏着妳不放鬆的！」

甘玉芳是個聰明人，聽得出福伯明是說女兒，暗裡却是讚她，替她說話，她因此而帶笑說道：「福伯，我說的是眞話的。黑妹每日上山斬柴，有氣有力，吃得苦，又熟悉這裡環境，所欠的只是方法，我若將打獵的方法教她，她一定能打得到野獸，至於飛禽，就會難一點了。」

黑妹天眞地問道：「姐姐，怎麼打獵也要有方法，不是見到就打？」

甘玉芳笑笑道：「當然要有方法，如果沒有方法，見到就打，牠跑得那麼快，怎麼打得到牠？」

＊　＊　＊

福嬸的病已經消除了許多，也精神了許多，有時聽得他們父女談話，也加上一把口，把甘玉芳當作神仙一般。

過了半個月左右，黑妹會捉野獸的消息已經傳遍了附近幾條村落了。

有人向黑妹追問，她是不肯直說，於是，便有人暗中跟踪她，看她如何捕捉野獸。

黑妹十分機警，發覺有人跟踪之後，索性把繩索帶走，等到大家都放鬆對她注意時，這才施展活套的本領。

任何一個地方都有不規矩的人，那些人對黑妹軟的不行，便決定開硬弓，逼她說出捕捉野獸的方法。

黑妹並不知道有人暗算她，一切如常，那一晚，她在練完功之後，暗暗地想：「姐姐已經走了足足兩個月啦，大約快要回來了。」

她也想到自己這兩個月來每晚都在練功，絕未間斷，但自己却不知到底練成甚麼樣？恨不得甘姐姐馬上就回來，這樣，她就可以知道自己到底練得對不對了。

翌日，黑妹仍然如常一樣，和村中幾位姊妹一起去斬柴，怎知才出村口不遠，突然發現有三個男子擋住去路，發出邪惡的淫笑。

黑妹認識他們是鄰村西白村的潑皮，平日是游手好閒，不務正業，專做一些偷鷄竊狗的行爲，早爲村人所厭，但他們有四五人之多，村人又怕事，倒不願得罪他們，吃了小虧也甘心啞忍，他們看破了村人的弱點，於是，膽子越來越大，公然要收保護費了。

福伯是個窮漢子，搾不出甚麼油水的，所以他們從不打他的主意。但黑妹會捕野獸，他們却認爲是一條財路，便向黑妹打主意。黑妹不告訴他們，他們便決定開硬弓了！

他們這次目的仍是黑妹捕捉野獸的秘密，所以聲言只要黑妹肯把秘密方法公開，他們便放她過去。

偏偏是黑妹個性倔强，不答應，於是他們三個人便動手，把黑妹圍困着，和黑妹一起的幾姊妹都膽小怕事，走開了，有的向村人投訴求救，有的遠遠地看着。

這時，黑妹手握扁擔，喝道：「誰敢動手，我就跟他拚命！」她凜然不惜一拚的表情，居然嚇得對方不敢動手。

不過，那只是一刹那的事，跟着就有人撲向她了，她倒是實話實說，說到做到，扁擔橫掃，「啪」的一聲，把對方打倒在地上，爬不起來。

黑妹怒道：「我說過，誰敢動手，我就跟他拚命！」

另二個下不了台，一齊出手，抓住她的扁擔，她自己也不知那裡來的這份氣力，一扯一推再一抖，竟把對方兩個人都抖翻在地上，跌倒了。

黑妹悻悻地道：「你來吧，你們是潑皮，我也是窮人，我不怕跟你們拚！」

那三個潑皮居然給她打得落荒而逃去了。

黑妹憑一根扁擔居然打跑了三個潑皮，這事情無法想像，也不敢希望的，她所以敢於反抗，完全是由於平日受了他們許多寃氣，又不願把活套捕獸的方法告訴對方。於是一氣之下，觸發了她的倔强個性，把心一橫，寧死不屈，她要豁出性命跟潑皮一拚，想不到居然打了勝仗，她反而呆住了。

姊妹們都紛紛走了上來，她們有人說出衷心話，稱讚黑妹大膽，她自己就沒有這個膽量，有的不說眞心話，只是稱讚黑妹，逗黑妹高興。

黑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對姊妹們的讚佩，只是笑，她也不是有把握的，她只是不甘受辱，所以起而反抗。只是覺得除此之外再無路可走，橫竪都是死，不如一拚！

她說，潑皮等如一隻狗，專會欺善怕惡，所以，她決定跟三個潑皮一拚！

黑妹打了勝仗之後，大受姊妹們的佩服，她自己却覺得奇怪，何以會有這麼大的氣力，一邊走一邊思索，終於，她想到了甘玉芳說過的話，心頭一亮，不禁緊握扁擔，朝路邊一塊石頭猛的砸出，走在她後面的姊妹雪梅，大吃一驚，急忙避開，並且驚叫道：「黑妹，妳瘋啦，打這石頭……」話未說完，黑妹已經一扁擔打在石頭上，扁擔反彈起幾尺，石塊也給她打得滾下山去。

看得雪梅目瞪口呆，很難相信是事實，因爲那石塊又高又大，大約有七八百斤重，就是兩個人全力

去推也未必推得倒，黑妹却一扁擔就能把它打跌，怎不叫人吃驚？

不過，雪梅不敢相信，黑妹却相信了，她相信自己這一身驚人氣力，必然與甘玉芳教她練的坐功有關，她記得甘玉芳曾經說過，只要她不間斷的練習，一個月後必有用，她已計算過，她已練滿了兩個月了，自然在氣力方面大增了。黑妹想到這一點，精神振奮了。

「雪梅，妳怎麼啦？撞邪？」黑妹推了一下雪梅道。

雪梅道：「黑妹，妳的氣力怎麼會這樣大？是甚麼原因？」

「氣力是可以練出來的，如果妳有興趣，又有決心殺敵，妳一樣可以練成大力士的！」黑妹沒有把握地回答。聽得雪梅面露驚喜之色，說她也想練，不知該怎麼樣練才好！「黑妹，妳教我好不好？」

黑妹不敢答應，祇說她自己沒有練過，不知這眞實的情況，她剛才那麼說，祇是過去聽得別人如此說，所以她也有如此之說而已，並非經驗之談。

雪梅聽見這樣說，冷了半截，喟然嘆息：「我都這樣想啦，如果眞如妳所說，大家也不用怕那些潑皮了！」說完，又嘆息。

黑妹雖然口中不承認，但心中却另有主意，她認爲自己實在是因爲受了甘玉芳的幫助才有如此神力的。心中一高興，斬柴也更爲愉快了。

黑妹很快就斬了一擔柴，見雪梅連半擔也未斬够，於是，便幫了她一個忙，揮斧猛砍，手起斧落，又勁又準，不一會功夫，雪梅也有一擔了。

雪梅看着黑妹那毫不費勁的揮舞斧頭，心中不免泛起了迷惑。她自己比黑妹年長一歲，長久以來，身子不比黑妹差，氣力更比黑妹大，近來也沒有患病，怎麼氣力反而不及黑妹呢？她不能不猜疑黑妹言不由衷，瞞着她甚麼似的。

但是，此後一連幾天，她暗暗留心觀察黑妹，覺得她除了精神愉快之外，一如平時，早上上山斬柴，午間賣柴，晚上睡覺。此外再不見她有甚麼異動。

可是黑妹的氣力越來越大，斬的柴越來越大擔，這都是令人費解與懷疑的。

幾個潑皮吃了虧，自然不甘心，但又不敢直接去找黑妹，便把矛頭指向她的父母福伯與福嬸。

有一天，趁黑妹上山去斬柴，便一起三個走向福伯家，準備要福伯夫婦二人作人質，威脅黑妹，相信黑妹不敢不聽他們的話。

三個潑皮在路上，發現一個陌生女子，雖然只是看到背後，也覺得非常迷人，便不約而同的注視她，並且快步趕前，要趕過她前頭，看看她的廬山眞面目。

三個人雖然不曾商量過，倒是心意相通，行動一致，當他們走到她的前面時，她忽然拐了一個彎，走向一家人家，和一個女人談了幾句。事後潑皮知道，這個女人是去打聽福伯家的路徑去。

三個潑皮似衛士般的跟在陌生少女的後面。

那少女入了福伯家，三個潑皮停了下來，商量着該不該此時去找福伯。商量之下，不但同意去找福伯，而且立即就去，理由是若能連那陌生少女也抓住，那就太使人高興了。

三個潑皮的鬼祟行動，閃閃縮縮，引起村人的注意，已有人在暗中加以監視，看他們又要幹些甚麼傷天害理的事情。

他們三個潑皮是不會發覺的，他們仍然以快速行動疾趕福伯家中去。

福伯聽到人聲，出來察看，見到三個潑皮站在門口，已先自吃了一驚，駭然問：「三位有甚麼事嗎？」

那三個潑皮冷冷的說道：「怎麼？主人不打算招呼我們進去嗎？就這樣跟我們說話嗎？」

福伯見對方這樣說，祇得連忙請他們入屋，他們看到一位十分漂亮的姑娘正在廳中削食甘薯，都眼睛一亮，注視不已。

三個潑皮的眼力倒是不賴，一下子就認出了那位姑娘原來就是早先他們在外面跟踪，後來不見了的姑娘。

他們相信那個婦人的說話了，那個姑娘是向她打聽福伯的住處，現在事實已經證明了。

這三個潑皮目光灼灼的盯着廳中那位漂亮的姑娘，嚇了福伯一大跳，他本能地以身子遮擋他們的視線，並問他們的來意，潑皮直言他們是來報仇，嚇得福伯脚都軟了，朝他們又打拱又作揖，好話說盡，他們理也不理，要福伯把女兒交出來，否則，就要把這位姑娘帶走，直至抓到黑妹爲止，福伯急得哭了。

那位姑娘一直都不曾出聲，直至吃完了二條甘薯之後，抹抹嘴，抹抹手，這才問道：「福伯，他們要報甚麼仇？誰得罪了他們？」

福伯當着三個潑皮的面，不敢直斥其非，祇說黑妹會與他們發生誤會，所以，他們要找黑妹報仇。

那姑娘道：「這就奇了，他們又沒死了親人，自己也沒有死傷，報甚麼仇？我不過是過道的，他們憑甚麼抓我作人質，可見他們都是無理取鬧。」

「好呀！妳敢罵我們無理取鬧

，憑妳這一句話，我們就不放過妳了，妳一個單身女子胡亂走動，一定不是好人，我們搜她，看她帶了些甚麼犯法東西？」潑皮一說，話未說完，潑皮二與潑皮三都表同意，並且要馬上動手。

福伯甚急，聲淚俱下，那個姑娘好整似暇，沒有半點緊張，福伯這個人，自小自今都是膽小，長年累月受人欺凌，見那姑娘無動於衷，又焦急，又是不解，他本想叫她逃走，却是不敢說，怕潑皮報仇，所以只向她打眼色，做手勢，她看是看到，却不理會，轉過來對那三個潑皮道：「你們三個無賴之徒，我已看出你們是不懷好意，因爲你們本來就不是甚麼好東西！我怎能要求那幾個壞東西對我懷有甚麼好意呢？你們聽着了，我也不是好欺的，你該明白，我一個年輕女子，敢於單獨出來走動，就決不會是慣受人欺負的人，你們如果知機，最好趁我未發作之前，馬上給我滾，否則，就是自討沒趣，你就必須考慮，我是不似黑妹那麼好相與的，容你們無傷無損離開了，我的話已經講清楚了，你們自己考慮吧！」

三個潑皮聽了，又氣又驚，覺得她說來大有道理，但自己三個大男人，難道憑對方這幾句話，一嚇就要逃走？傳出去，怎麼受得了？所以他們眞正要好好考慮了。

考慮的結果，還是面子要緊，他們都用邪惡的目光望向那位姑娘，福伯對那位姑娘道：「甘姑娘，他們都是游手好閒之徒，何必跟他們……」

他話未說完，潑皮一已經搶口罵道：「姓袁的，你不出聲，沒有人說你是啞的，你是嫌命長？」

「白爺，你老不要生氣，我祇是想你們和和氣氣解決，並沒有別的意思，請你們看在我袁福面上，不要跟甘姑娘爲難吧！」

姓白的潑皮冷冷一笑道：「看在你袁福面上？你是甚麼東西？憑你姓袁的就有這個面子？沒有鏡子，也得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臉……呵……呵……呵……」

姓白的突然大叫，掩着嘴巴發怪聲，只是那兩個潑皮正感奇怪，忙追問原因。

姓白的沒有說明原因，但他指縫滲出了血水，已經告訴了大家，知道他是受了傷，但是，他是怎麼樣受的傷，傷在那裡？那兩個潑皮還是不清楚的，不過，他們很快就知道了。他們聽得甘姑娘說：「哼！眞是賤骨頭，憑你這一句無禮的粗言，就該掌嘴，你敢在姑娘面前再胡說八道，我就宰了你。」

那二個潑皮吃驚了，原來這女的竟如此厲害，連老白也吃了她的大虧，自己就更加難以應付了，心寒膽怯，便想逃走，不料剛一轉身，就聽到那甘姑娘道：「給我站住，早先叫你們走你們不走，現在可沒有這麼容易了，都給我把牙齒都留了下來！」

甘姑娘說得斬釘截鐵，沒有商量的餘地，使兩個潑皮聽來又怕又怒，忽然回轉，面對甘姑娘，雙方距離不過數步，呼吸相聞，形勢突然緊張起來。

甘姑娘連聲冷笑，再問一句：「這麼說，你們是不肯自己動手的了，那就只好由本姑娘動手了！」她說着，緩緩起立，左手拿着一根繩子，右手空着，甚麼也沒有拿。

兩個潑皮見她站了起來，都膽怯怯的退了一步，留神戒備，可是她連看也不看他們，只朝門口緩步的走去。

兩個潑皮猜不透她的主意，同時喝道：「妳想……哎唷……」

又和姓白的一樣，雙手用手掩嘴，呵唷怪叫，血水也由指縫中流了出來！

原來他們都是給甘姑娘施展絕技，擊落門牙，便呵呵地叫了，三個潑皮同一命運，如何還敢再逗留？直逃出很遠才敢回頭含糊不清地咒罵。

福伯高興了，他見甘姑娘打退了三個潑皮，不斷稱讚甘姑娘有本事。

甘姑娘道：「福伯，你放心好啦，黑妹不就是打他們一大頓嗎？他們害怕黑妹的，以後他們也不敢欺負你們了，放心好了，以後好好的過日子吧！」

福伯苦笑，搖搖頭道：「黑妹懂得甚麼？個性好强，我正愁她到處惹禍呢，妳替我好好的勸勸她吧，她是最聽妳的話，一個女孩子怎可以動不動就跟人吵架打架？這樣成甚麼體統？失禮死人啦！」

「福伯，你這話就不對了，男孩子是人，女孩子也是人，難道男孩子可以隨便欺負人，女孩子就天生給人欺負嗎？天下間沒有這個道理，管他潑皮也好，甚麼人都是一樣，只要他們不講道理，橫蠻地欺負我們，我們就決不低頭，水裡火裡，拳頭刀槍，都跟他們拚個明白！難得黑妹有此勇氣，有此膽量，我稱讚她還來不及呢？怎會勸阻她，這一點我是無論如何都不會幫你的，請你千萬原諒了。」

福伯雖然有點失望，但在失望之餘，又有點安慰，因爲她看出甘姑娘不是一個普通的姑娘，黑妹過去是沒有這個膽量的，現在却膽大氣力也大，顯然這是和甘姑娘前次到來住了幾天有極大的關係！

甘姑娘就是甘玉芳，她答應過黑妹再來的，雖然比原定的時間遲了幾天，到底還是來了。

她一來就碰到三個潑皮，再一次幫了福伯一個忙。

福嬸這時可以下床走動了，但是雙脚還是軟而無力，走不快，也走不多遠，站不久，所以她雖然可以走動，却是無法工作，連燒飯也不行。

不過，儘管如此，較早些時她奄奄一息，躺在床上不能轉身是勝了不知多少倍了。

傍晚時候，黑妹返家，見到甘玉芳，高興得三步改作二步走，直朝屋內衝去。

大聲說道：「姐姐，妳怎麼今天才來？我等了妳許多天了，姐姐，我捉到了幾隻黃麖、菓狸、白兔，我和幾個壞蛋打了一架，打得他們夾着尾巴逃，多狠狽啊，還有，許多姐姐都佩服我拳打潑皮，我不知該不該教她們，妳來了，好了！」

「黑妹，你還有更多的話說沒有？」

「她像隻喜鵲。」甘玉芳笑說。

福伯說：「她像隻喜鵲就好了！」

黑妹沒有分辯，扮個鬼臉，伸一伸舌頭就算了。

黑妹就把賣柴的銀子和買的東西交給了爹爹之後，便把甘玉芳拉到房間去，急急地把這兩個月來自己所練的再練給甘玉芳看看，聽取她的意見。

甘玉芳對黑妹這兩個月來的進展甚為滿意，當即就教她一套自衛的武功，完全是守勢，沒有攻勢，招式十分簡單，只有十六式，都是堂堂正正，防守得極穩，如果練熟了，對某一些人的偷襲或硬攻，都是可以防備的，不致輕易受襲。

黑妹練了三天，已經練得很熟，但只懂得防守，她認為不夠，應該也有進攻，這樣才不致永遠處在挨打的境地！她再要求甘玉芳再教她一套攻擊性的武功。

甘玉芳說道：「能守才能不敗，不敗就是成功了大半了，何必一定要攻勢，而且守勢反面就是攻勢了，妳又不是傻瓜，自己想想就明白啦，何必一定要別人教？」

黑妹的確不是傻瓜，甘玉芳這番話富於指導，黑妹細思之下，終於悟出了道理，把甘玉芳教她的十六式反覆練習。又過了幾天，在熟悉原理之下，她把一些招式由守勢變為攻勢了。一經明白道理，由一招繼而兩招、三招再繼而成十招，終於把十六招都能靈活運用，變得有攻、有守，變化複雜，變成了幾十招。

甘玉芳對她的聰明與悟性十分讚賞，在她的招式練到不用思考，隨手而出便成了妙着之際，甘玉芳便又教她練劍，亦由十六招開始，每回只練一招，有時要兩三日才能練熟一招，前後練了三個月，十六招劍法總算是練成功了，但亦只有守勢，沒有攻勢。

甘玉芳告訴黑妹，一理通，萬理明，徒手也好，持械也好，道理也是一樣，主要是要練得熟，熟能生巧。

黑妹有過徒手的經驗，對於用劍，也有信心。

＊　＊　＊

不過樹欲靜而風不息，黑妹想過平靜的日子，潑皮却不容許她過安靜的日子，他們自從一而再敗在黑妹與甘玉芳的手上，仍不死心，依然要報仇，自己沒有能力，便投靠陳家，撥弄是非，想借陳家力量助他們報仇。

陳家是當地有名的中型惡霸，霸佔人田地，强搶人妻女，已有不少次數，鄉民都怕事，又欠團結，結果便給陳家逐個擊破，任意欺凌，福伯一家已吃過不少次虧了，因此，在陳家人眼中福伯是一隻肥豬，要宰就宰，要割就割，不用考慮的，聽得黑妹已成長為一位美人，於是便垂涎三尺，食指大動，要把黑妹據為己有，加以汚辱，三個潑皮的目的在此，見陳家肯出頭，無不大喜過望，額手稱慶，自動向陳家獻計，由他們去偵查福伯父女的活動，供給陳家參考。

陳大爺聽說除了黑妹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外來的陌生女子，長得比黑妹更健美，年紀也比黑妹略大一點。陳大爺聽了更為高興。

陳家老爺五十歲了，正在準備做大壽，附近的村民正在愁眉不展，替陳家籌措賀禮，這是每年一次，是決不可少的禮物。這一次是五十大壽，陳家的狗腿子早已四出曉諭，要大家送大禮了，誰想推諉說不知道或記不起，都是不成理由的。

這是一件大事，在村民也是大事，雖然同樣是大事，在陳家是喜事，但村民却是一件苦事。

福伯也為這一件事發愁，他與甘玉芳商量，甘玉芳斷然道：「福伯，你今年多大了？」

福伯一愕道：「我五十三啦！」

甘玉芳說道：「你比姓陳的還長了三歲，做過大壽嗎？陳家送了甚麼禮來？」

福伯苦笑道：「甘姑娘，妳眞會說笑話，我是甚麼人，怎會做大壽？不怕笑掉人牙齒，吃隻雞蛋，煮碗麵吃就算了，怎會做甚麼壽？陳家更不會給我送禮。」

「這就是啦，俗話有說，禮尚往來，來而不往或者往而不來，非禮也，你年年給姓陳的送禮，他一次都不給你送禮，天下間那有這個便宜的事情？福伯，他既無禮在先

，他做初一，你做十五，就是不給他送禮，正好扯平，何必傷甚麼腦筋？」

甘玉芳這個主張，福伯聽得連連搖頭，不敢同意，但黑妹却認為合理，說她可以通知姊妹們，叫她們勸告父母不要送禮，只要大家團結一致，人便多了，陳家也不敢怎麼樣。

福伯力加勸阻，怕消息傳到陳家去，會對自己不利。

甘玉芳却大讚黑妹腦筋靈活，想得好。

陳大爺的壽辰越來越近了，相距僅有三天了，福伯他們數十人家，只有七家送了壽禮，還有三十九家沒有送壽禮。

這一來激怒了陳大爺了。他把狗腿子罵了一個狗血淋頭，限令他們立即去催送壽禮，否則拉人，狐假虎威，奴仗主勢，狗腿子奉命行事。可神氣啦。打張三，罵李四，索飲索食，村民敢怒而不敢言。

送禮，一口氣難下，不送禮又怕大禍臨頭，眞不知如何是好，各人都把目光看着福伯。

福伯是個膽小的，給狗腿子一嚇，也害怕了，狗腿子正在作威作福，黑妹與甘玉芳由外邊回來了。

黑妹見了狗腿子就氣了，一個個把他們摔出門外，還要打了他們，嚇得他們狠狽而逃，引得村民一陣哄笑。

甘玉芳趁機告訴大家，說有錢的人最怕死，陳家的人也怕死，剛才的事大家都見到了，只有大家團結，守望相助，就不怕陳家了，陳家的人不敢來生事，如果他們果眞敢來生事，就打他們回去！

甘玉芳的話充滿了煽動性，村中人早就恨透陳家的人，此時又沒錢送禮，再加上甘玉芳與黑妹先後打退了三個潑皮，又轟走了陳家的幾個狗腿子，倍增了他們的信心。所以，甘玉芳提出大家團結一致，共同對付陳家，馬上就獲得年輕一輩支持。爭相表示決心，要跟陳家來硬幹一仗，出一口氣。

福伯是反對這樣做的，還有幾位「老成練達」的長者也反對這樣做，認為這是以卵擊石，惹禍上身。

但福嬸却支持女兒，她說世世代代做牛做馬，苦的日子過不完，求神拜佛，也得不到好結果，到頭來還是好人受苦受難，壞人穿金戴銀，若果不改變一下，再數代下去，子子孫孫也不會有好日過，與其這樣，不如拚一次，碰碰運氣也好，老一輩的不能改變受苦的日子，就讓下一輩年輕人去幹吧！

福嬸的支持，給年輕的一代，大大鼓舞，甘玉芳與黑妹兩人做了大將，分派人手放哨，守望防衛，防備陳家來犯，又派人去斬鋸杉木，把全村四週圍了起來，還派人去掘坑設阱，阻止陳家人的偷襲，一時之間，大家都有了工作，一齊都忙了起來。

甘玉芳與黑妹二個人却沒有為自己分配工作，變成了閑人。

於是，有人背後說閒話，指她們有了私心了。

閒言如長翅膀，傳得很快，雪梅、玉珍與黑妹最好，她們急急地將聽到的閒話告訴黑妹，黑妹聽了很不高興地說：「我又不是為了自己一家人，想不到陳家的人未到，自己村裡倒出了是非。至於甘姐姐，她去了那裡，我也不知道。她只叫我留心陳家的人可能會再來犯，却沒有說過她要去那裡！」

「黑妹，妳到底是怎樣認識她的？妳知道她是那裡的人？幹甚麼的？」

黑妹看着雪梅，搖搖頭道：「不知道，雪梅、妳問這個幹甚麼？」

雪梅說道：「她們說她不是這個村中的人，成敗都不關痛癢，自然不關心，說我們可能上了她的當，勝了她居功，從此奴役我們，敗了拍拍屁股一走了之，誰也再找不到她！」

黑妹想了想，道：「不，不會，她不是這種的人。」

玉珍道：「妳怎麼知道她不是這種人呢？」

黑妹道：「我自然知道，她的志向可大，小小幾十戶人家的一條村落，她是不會看在眼內。玉珍、雪梅，妳們相信我好了，妳等着看吧，證明她不是謠言所說的那樣。

黑妹堅信甘玉芳一定會回來。她是會回來的，一定會回來！」

這時，村人的工作越來越不起勁了，顯然是受了越來越不利於甘玉芳的謠言影響了。

黑妹雖然力言甘玉芳不會捨她們而去，但她却沒有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無法找出證據支持她的說法。因此，她很難說服村人的，事實上甘玉芳「失踪」了半天仍無下落，不知去向，這就更加增加了謠言的力量，連本來相信黑妹的人也開始動疑了。

福伯在抱怨女兒，福嬸則抱怨丈夫，三口子吵了起來，使黑妹十分煩惱，但她仍然信任甘玉芳，認為她必定會回來，她可能發生了意外，反而使她替甘玉芳擔心起來。

傍晚了，陳家的人沒有來犯，却有人說看到了甘玉芳在陳家出現，這是一個聳人聽聞的消息，村人悚動了，玉珍立即把聽到的消息告訴黑妹，黑妹不信，說不會有此種事，一定是陳家的人知道她們團結反抗，故意這樣挑撥離間破壞的，

千萬不可相信，但她正說着，村人已氣衝衝的進來了，他們質問黑妹，要黑妹解釋，黑妹把對玉珍說的話重說了一次，有人認爲有理，有人反說黑妹如此偏幫甘玉芳，可能其中有古怪，於是，連黑妹也有人懷疑了。

這樣的事爭論不完，也解決不了問題的，只有使大家煩惱。

這時候，年長的紛紛抬頭了，形勢對年輕人不利。

天色漸暗，變黑了，擠在黑妹門口的人仍未散去，氣氛很壞。

突然有人叫道：「甘玉芳回來了，甘玉芳姑娘回來了。」

黑妹聞言，排衆而出，看到甘玉芳擔着一大擔東西，高興地大叫道：「姐姐，妳回來啦，妳回來就好了！」

「發生了甚麼事情啦！」甘玉芳把肩上的擔子東西放下，心平氣和地問：「黑妹，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黑妹似受無限委屈的孩子，撲到甘玉芳身上，訴寃地說：「姐姐，他們說妳不會回來，又說妳去了陳家，還說……總之是氣死人了。」

「傻女，那有甚麼關係呢，這不過是小事呀，既然是與大家有關的事，又是前所未有的事，當然是大家會關心，這事關係大家身家性命，子孫後代的大事，妳怎怪得大家關心？他們不關心就不會擔心，擔心正好是關心的證明。黑妹，這妳還應該高興才對呀，至於說我不再回來了，所謂事不離實，祇要有事實給大家看，有事實證明，大家就會相信啦，若說我到陳家去，也許人有相似，看走了眼呢？不過，話要說回來，我們不能疏忽，敵人會想任何辦法來破壞我們的！」甘玉芳一頓話，說得大家都心服了！

甘玉芳回來之後，洶湧的羣情平了下來，許多人都感到慚愧，覺得自疚。

他們冷靜下來之後，暗想：人家一心一意的幫助自己，並無好處，只有危險，自己却相信謠言懷疑人家，這未免太不近人情了，黑妹不過村人一份子，獲得的好處只和大家一樣，如果失敗，事情由她發起，陳家第一個要整治的必然是她，她不怕，甘冒帶頭的罪名，自己也懷疑她，實在是很不應該的。

各人正待散去，忽然聽得黑妹一聲「哎呀」叫，都回過頭望，看到黑妹抓着甘玉芳那根扁擔發呆，有人問：「黑妹，妳怎麼啦，不替甘大姐擔回去！」

黑妹說：「重得很，我挑不起。」

甘玉芳說：「黑妹，妳別閃了腰，還是讓我來吧。」說着，伸手去接扁擔。

有個後生小子不服氣說道：「胡說，妳平日挑得那麼重，怎會挑不起！」他也伸手去接扁擔。

黑妹故意把扁擔遞給他，他伸出單手抓住，幾乎抓不穩，也情不自禁的叫了一聲，坐馬挑擔，勉强挑離了地面，但却無法移動脚步了，甘玉芳已經伸手向扁擔抓了過去，道：「你們現在快些回家吃飽了飯，好好休息，別尋我開心啦！」

說畢，輕輕的把扁擔放在肩上，輕快地將一擔東西挑進了黑妹的家中。

黑妹伸伸舌頭，那小伙子也伸伸舌頭，他告訴大家，那根扁擔一定是鐵鑄的，那擔東西，少說也在五百斤以上，但她却步履輕快，氣力之大，可見一斑。

村人聽來幾難相信，可是黑妹與那小伙子都是有氣力的人，先後失聲驚叫，足見那擔東西確是份量不輕，雖然沒有五百斤，三百斤總會有！因此，各人對甘玉芳更感到神秘莫測了。

這一夜，村中人都有了心事，睡不着，睡不甜，大約是二更稍後，大家都給一聲慘叫嚇得坐了起來。

黑妹聽得慘叫聲，本能的手肘一按床，人已坐了起來。叫了一聲姐姐，沒有人應，用手一推，床上空空如也，除了一張破被之外，那裡還有甚麼人？姐姐不知是甚麼時候離開了。

黑妹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急忙開門出房，向阿爹報告。

福伯也給這意外嚇呆了，怔怔的望着女兒黑妹，久久才道：「再查查看，可能會有甚麼東西留下！」

黑妹聽說，馬上回到房中看看，却甚麼也是找不到。

屋外有脚步聲，遠處有狗吠聲，黑妹要開門外出，容嫂、清哥和小英幾個已站在門口，問黑妹聽到甚麼沒有，問甘玉芳在不在，黑妹不願說眞話，謊說甘玉芳聽到叫聲，已經先自出去了，她也正在要出去，清哥叫她快來，自己先和容嫂去了。

小英沒有走，她留下來悄悄地告訴黑妹，說她看到有個人鬼祟祟的走入了王家，却看不清是甚麼人。

黑妹心頭一凜，道：「小英，妳看清楚嗎？眞有人入了王家？」

小英說她看得十分清楚，黑妹拉着小英道：「走，我們到王家去看看。」

小英道：「姐姐，他們是不會開門的！」

黑妹恍然，暗想：「眞是，我怎麼這麼魯莽，連這一點也想不

到？」念頭一轉，對小英說道：「妳留在我家不要走，見到甘姐姐就告訴她，並說我去監視王家，記住，除了甘姐姐之外，不要對其他人說，明白嗎？」

小英點點頭，表示明白了，於是，黑妹便匆匆的向王家走去。

事情漸漸的明白了，原來甘玉芳午夜起來巡視，發現三個人影偷偷入村，她的突然出現，對方立即逃竄，以一追三，實在不容易，何況還在黑夜。她迫得下殺手，殺了一個，慘叫聲就是那人發出的，抓住一個，逃了一個。

她正在搜索，便碰上了村人，有人認識，死的是陳家的狗腿子，被抓住的是前村的無賴漢，審問他，他却學人充硬漢，不肯說，說的是跟死者同行，要去那裡，祇有死者知道，他是不知道，有人主張打他迫供。

甘玉芳認爲不必，留着他，自然有辦法要他把眞話說出來。

甘玉芳回到袁家，小英見到她，急急的把話告訴她，甘玉芳讚小英聰明，做得好，並對大家說：「這麼說，逃走的也有下落，來，我們大家一起到王家去，不怕他不把奸細交出來。」

王家的前後門都給圍上了，甘玉芳叫黑妹去把守後門，她自己去前門拍門，王家的人喝問是甚麼人，她冒認死者，王家的開了一條門縫，見是個女的，知道上了當，急要掩上，可惜却已太遲了，那裡還來得及？給甘玉芳輕輕的一推，門於是便大開了。

屋內把門的是個三十歲的大漢，氣力相當强大，怎麼也不相信會擋不住甘玉芳一推之力。

他不以爲自己力不如人，完全是一種意外，是無法解釋的意外。因此，他失聲的「哎喲」地叫，隨即厲喝道：「半夜三更，妳來幹甚麼？」

甘玉芳瞟了對方一眼，道：「我是來找王老爺的，他在家嗎？」

「妳找老爺有事？」那大漢問。

「正笨才，沒有事來幹甚麼？他在不在？在這就快去通報，說我來了，快去通報！」

那大漢仍然不動，怔怔的望着甘玉芳，問她從那裡來，甘玉芳嘴角一翹，道：「難道他沒有對你們說，我是由陳家來的……」

「嗯，原來是由陳家來的，危老三說他們一起三個來，一個給殺了，一個逃了，我們正擔心妳會不會給那班窮小子抓住！」那大漢對甘玉芳說。甘玉芳却猛吃一驚地問：「甚麼？危老三他們碰上了人家，以他們的武功、經驗，都可以應付得來的，怎麼會有人被殺，對方是甚麼人？危老三說了？」

「他說看不清楚，似乎是個女的。」那大漢答道。

甘玉芳却沉聲地道：「女人？他們有個黑妹，有個甘玉芳，沒有啦，難道是她們？你帶我去見王老爺去！」

「好，王老爺在房中。」那大漢轉身擧步，甘玉芳突把他叫住，道：「不，還是請你先進去通知他一聲好，他在書房如果有客，只怕我撞上去，有點不方便！」

大漢答道：「對，還是妳想得到，妳等一等，我這就去！」才一轉，又回頭道：「我眞胡塗，還沒有請教妳怎麼稱呼，如何通報？」

甘玉芳也失笑道：「說來我們眞是一見如故，大家都忘了，我叫羅莎，你就說陳家的羅莎姑娘有事找他好了，你大哥貴姓，怎麼稱呼？」

「姓魯名叫阿桂。」那大漢很高聲地道。

甘玉芳道：「哦！原來是阿桂哥，有勞你啦，我在等你的消息。」

魯阿桂被一個美人兒口口聲聲叫桂哥，聽得骨頭也鬆了，三步併作二步走，直朝書房裡面走去。

王老爺這時正與陳家的危三在一起商量如何應付村人可能的突襲，危三說以王家的地位，料必村人無此膽量，敢來搜查。

王老爺被戴上一頂高帽，高高興興的回答：「這個當然，不是我誇口，在這裡，我說一沒有人敢說是二，只有一點我是不大放心的。」

危三笑道：「有甚麼事使你不大放心呢？」

王老爺道：「就是和你一起來的兩個人，我怕他們洩漏了秘密，那就會有麻煩了！」

危老三看出王老爺口氣雖硬，內心其實也是害怕的，否則，他無須擔心村人知道甚麼秘密的，他與陳家的來往，過往大家都知，根本不是秘密，有甚麼可害怕的呢？但是，王老爺竟然害怕，危三想到自己托庇王家，其實並不可靠，到了緊張關頭，可以肯定，王老爺爲了本身的安全，必然犧牲了自己，這麼一想，危三心寒了，打了一個冷戰！

危三爲自己的安全打算了。這時，魯桂急匆匆的走進書房向王老爺報告，說陳家有一位羅莎姑娘求見，說有要事來告，請王老爺定奪。

王老爺望向危三道：「怎麼又有人來？你認識她？」

危三知道陳家有許多江湖人物，他是未必都認識，所以他不敢肯定，只說：「陳家的人很多，見到時或者認識，姓名就不大清楚了，

來人既然是個女的，可能平時祇在後堂保護堂客的，那就不一定認識了，王老爺何不叫她進來問個明白？」

「對，阿桂，你去叫她進來。」轉頭對危三道：「你最好避一下，看看她說些甚麼。」

危三道：「是，我暫時避開一下！」

他起身剛走出一步，突覺勁風襲背，本能地橫閃數步，回頭一望，看到有一個女子在面前，便喝道：「妳想幹甚麼？」

那女子冷冷一笑道：「你不是危三嗎？不用迴避了，你的事，我全都知道啦！」

危三一凜，喝道：「我的事妳全知道，知道甚麼？」

甘玉芳朝他柔柔的一笑道：「你急甚麼？我們是同一路的人，你來得快一步，如此而已，有甚麼分別？」

危三疑神疑鬼，怔怔地問：「妳，妳是那一位？」

甘玉芳道：「怎麼？剛才魯桂沒有對你們說過？」

王老爺道：「沒有，魯桂只是說妳是羅莎姑娘！」

「哦！這就怪不得了，」甘玉芳抬抬手道：「危三，你坐啦，怎麼老是站着，對了，你對王老爺都說了？」

危三點點頭，隨口答道：「說了！」

甘玉芳道：「這就好了，省了我重說一遍，危三，你們不是三個人來的嗎？他們呢？又喝酒混賬去了？」

「不，他們兩個，一個是死了，一個給人家捉去了。」危三說道。

甘玉芳面色一變，駭然道：「甚麼？你，你，唉！你們是怎麼搞的？眞是氣死人了！」她的責備使得危三滿面慚羞，甘玉芳突然問：「那麼你怎能沒事？不是你出賣了他們吧？你說！」

危三在她銳利的目光所懾之下，果然直說，還特別提到對方那兩個女人的厲害，甘玉芳不服，說她不信，要親自去鬥鬥那兩個女子，同時，轉口又問王老爺，如何答覆陳家，王老爺也坦然直說。

甘玉芳聽後笑道：「識時務者爲俊傑，王老爺倒不失爲俊傑，只有一點，王老爺還欠週詳！」

王老爺說：「請問那一點欠週詳？」

甘玉芳說：「本來，若果不是發生早先的事，我或危三把王老爺的意思帶回去通知陳大爺都十分方便，但是，既然有了早先的事發生，只怕黑妹她們已經叫同村人守住通道，我們不易通過，無法把老爺的心意告知陳大爺！」

王老爺呵呵大笑道：「我以爲妳擔心甚麼，原來擔心這個。這個我早就安排好了，妳看看陳大爺的信就明白了！」

甘玉芳把王老爺遞過的信接下。那是陳家寄給王老爺的信，說他同意王老爺的意見，四更舉火爲號，陳家的人就進攻，甘玉芳道：「原來你們早就約好了，危三是給你送回信來的，怪不得陳大爺叫我不必多問，隨你的吩咐行事就可以了。」

王老爺又是一陣愉快的笑。

但是，他笑得太早了，笑聲未斷，突然中止，危三驚問，沒有回答，危三走過去查看，經過甘玉芳身邊時，給甘玉芳伸手一點，點中了穴道，也站着不能動。

危三愕然道：「羅姑娘，妳，妳這是算甚麼？」

甘玉芳冷然道：「這是給爲虎作倀者一個應得報應處罰。你聽到了沒有？」

危三聽出不對勁，心中一凜，大聲道：「妳到底是甚麼人？」

甘玉芳沒有立即回答，解開王老爺的穴道，只使他不能活動，然後對危三道：「你不是問我是甚麼人？告訴你吧！我就是你們聽說過的甘玉芳……」

危三吃了一大驚：「怎麼？妳是甘玉芳，妳不是姓羅的嗎？」

甘玉芳冷冷一笑道：「妳如果叫全名呢？就應該叫玉羅刹甘玉芳，現在你明白啦，姓王的，你私通陳家，爲害村人，更約同陳家的人來襲，有賍有證，有憑有據，是你親口說的，我沒有冤枉你吧，你們等着，我叫你們知道與衆爲敵，爲虎作倀的下場！」

於是，她把王、危兩個人押出了大門，王家的人無人敢出手阻攔。

黑妹等一羣村人見甘玉芳入了王家許久，正在替她擔心之餘，她却出現在門口了。

甘玉芳叫人看守王、危兩人，並安排人手佈下陷阱，然後舉火爲號，引誘陳家人入村。

陳家的人早已埋伏在村外，一見火光，便衝入村去，跟着响導前進。

那响導走了一程，突然失踪了，陳家的人大驚，頓時大亂陣脚，給不知由何處來的暗器射傷了多人，慘叫連天。

這時，天色又黑，路又不熟悉，發覺中計了，那得不慌？那得不亂？傷了許多人之後，有個人細聲叫道：「快到這邊來，王老爺等你們許久了，你們怎麼如此糊塗，不分眞假，誤中了人家圈套？」

這聲音與語氣，顯得既焦急，

又抱怨，陳家的人雖然上過當，吃過虧，在此時此刻也無暇詳加查問，祇希望有機會逃離險境，其他事，日後再評說不遲。

陳家人循聲走去，果然看到有兩個人相候，便匆匆走近去，問道：「王老爺在那裡？」

有個人回答道：「在王家，王老爺不便在這地方的，阿德，你帶他們去見王老爺，我再等一會，看看還有甚麼人來？」

那人說道：「好，不管有無人來，四更鼓响，馬上要回來！」阿德說過後，另一個人又道：「阿德，你自己要小心點，別碰上那些窮小子。」

阿德帶着這幾個人先去，過了一會兒再來帶第二批人，理由是人多怕會出事，不如多分幾次方便，阿德先後帶走了十二人，最後一次回來笑道：「還有沒有？」

另有一個道：「沒有了！他們呢，你把他們怎麼了？」

阿德笑說：「他們都很聽話，統統睡了。」說罷縱聲大笑，竟然是變了女聲，另一個則沒有變聲。

這個阿德原來不是眞的阿德，他是甘玉芳！另有個則是村中出色的獵戶阿强，阿强知道陳家來了的人都給解決了之後，不覺拍掌大笑道：「阿德哥，妳的計謀確使得，明天我們可以在全村人面前公開。哎呀，妳……妳……」他的話未說完，突然給甘玉芳一掌打開，因是意外，一時收勢不住，退了兩步，跌倒了，他被打得莫名其妙，還覺奇怪，想問個明白，話未問出口，已聽得甘玉芳冷聲喝道：「甚麼人？是過路的朋友，還是陳家的奴才，請出來見個面吧，何必偷偷摸摸！」

甘玉芳這喝問，嚇了阿强一跳，本來要說出的話也咬住不說了。不過，他仍有懷疑，以他出名的耳靈目聽，也沒有絲毫發覺，難道甘玉芳的耳目眞如此的厲害，比他更勝一籌，居然發現了甚麼？他在疑惑中聽得有個中年漢子的口音道：「好眼光，居然黑中見物，難得，難得，妳大概就是甘玉芳姑娘吧！」

阿强再無懷疑了。他循聲望去，還是一無所見。

甘玉芳却道：「不錯，姑娘姓甘，聽你說話滿口魯南口音，你是臨沂孔老二還是孔老三？」

中年漢子朗聲道：「甘姑娘年紀輕輕，經驗倒是很豐富吧，妳怎麼不說我是老大或老四？」

甘玉芳肯定地說：「老大爲人忠耿，不作暗算之事，老四年輕，所以不會是他們，老三糊塗好勝，易受人騙，老二好色兇殘，看來還是老二居多了，怎麼樣？本姑娘沒錯吧？」

阿强一直未離開過村，對於江湖上的人物並不了解。他不知道孔家是甚麼人？更不知道他們武功如何？但從甘姑娘的口中聽來，姓孔的不是無名之輩，正爲甘玉芳擔心，怕姓孔的突然反臉，那就危險了。

阿强正想着如何幫助甘玉芳一臂之力，那姓孔的已經說話了：「姓甘的，妳不但眼光夠，斷判準確，夠膽色，換了別人，即使判斷正確，他未必敢這樣說。不妨告訴妳，近十年來，未有人敢如此當面說我，看看，妳是第一人，所以我對妳衷心佩服，可惜妳鋒芒太露，適足以惹禍上身，徒招殺身之禍，未免自誤了！」

「這麼說，你眞是欺師叛祖的孔老二了。」甘玉芳一點也不怕，直言無隱，根本不理對方語帶威脅，祇當面揭穿，孔老二被指爲欺師叛祖，雖在黑夜中，自己也感到臉熱，因此，他拚命忍住，不使怒火上升，只暗暗把暗器握在手中，準備隨時發射而出，口中則裝出十分和平地說：「姓甘的，妳對我們幾兄弟，倒很了解呢，十分感謝！」

「孔老二，你最好放老實一點，我既然對你有所提防，你的如意算盤未必打得响，還是不要自討沒趣吧！」

孔老二呵呵一笑道：「甘姑娘眞是快人快語，尤勝鬚眉，十分難得，佩服，佩服！」

「我已經提醒過你，不要自討沒趣，你還是要自己沒趣，不覺太過愚笨嗎？」甘玉芳談笑用兵，輕易地接去孔老二的四枚暗器，藏了起來，她沒有說明，也沒有打回去，使得孔老二心神不安。

阿强旁觀，見雙方僵持着，久久不曾交過手，有心助甘玉芳一臂之力，於是張弓搭箭，就向孔老二藏身處射去，孔老二背後似乎長了眼睛，反手一抓，便抓住來箭，冷然道：「朋友，怎麼你也好似孔老二一樣暗箭傷人，不怕你的甘姑娘齒冷嗎？」

「姓孔的，你別挑撥，人家可不同你，最多，人家也不過是學你的樣而已，再說，這是人家的地方，有權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不同你是個外來人！」

「甘姑娘，這一點我可不明白了，妳與我都是外來人，難道妳是本地人嗎？」孔老二不服的說道。

甘玉芳冷笑道：「不錯，我也是個外來人，但我是他們的朋友，我是和他們一起對付陳家的人，你呢？你是我們的敵人，你是陳家的走狗，幫助陳家欺壓窮人，現在你明白嗎？」

孔老二聽後發出一陣哈哈大

笑。

這一陣哈哈大笑，使到甘玉芳甚爲反感，手按劍柄，沉聲喝道：「姓孔的，你少給我搗鬼，你的人不敢來了，要走就快走，現在還有機會，再不滾，可別怪我劍下無情！」

孔老二笑聲道：「我風聞妳甘姑娘武功高强，所以不遠千里而來尋訪，今晚終於給我找到了，來，讓我見識見識妳的高招，看看是否見面勝過聞名，還是聞名不如見面，甘姑娘，請呀！怎麼還不發招？」

甘玉芳這時與對方相距甚近，又相對了許久，漸漸覺得這個人言談舉止不如想像中粗野，心中不禁犯起狐疑，據她所知，孔老二是孔氏四兄弟中最粗鄙不文的，貪財好色，兇殘陰險俱備，絕不似這個人，而且，她也聽出，這個人的口音雖然是魯南，但不似三十歲以上的人，而孔老二，則肯定是在三十五歲以上，可能還在四十以上，那麼？這個人豈非不是孔老二？不是他又是甚麼人？不是他？爲甚麼他又自認是孔老二？甘玉芳如此一想，不覺注目對方。

對方也正凝神注視，黑夜中，四道目光交投，互相爲之一戰。

孔老二道：「甘姑娘，請進招呀！」

甘玉芳一再被邀發招，也不再客氣，沉手吐劍，突取對方手中劍，劍光似已凝成一綫，但在將要用盡，手腕一轉一抖，劍光乍散飛洒，遍襲上下三處要害。

對方似是驟然吃了一驚，退了一步，同時出劍，在胸前悠然劃過，似乎很慢，但是，他劍光過處，甘玉芳飛快的劍光却一一給擋回去。

甘玉芳發覺自己的劍鋒似乎受到一股柔和的內力所阻，無法再挺前，一招之後，心念一轉，劍隨招變，斜走偏鋒，繞刺對方左臂，對方身形略斜，寒光疾吐，硬接來招，發出一聲清脆悅耳的聲响，幾點寒光飛濺，雙方都不約而同退出一步，細察手中劍有否損傷。

甘玉芳撫劍喝道：「你是玄門派的人？玄衣尊者朱大俠是你甚麼人？快實說，以免自誤爲要。」

「好眼力，好武功，果然不愧是玉美人甘女俠，我只用了二招，就給妳看出，佩服，佩服！」

「少廢話，你到底是誰？說！」甘玉芳雖然仍是喝問，似乎很兇，但一種喜悅之情已無法瞞得住人。

對方聽得恭然答道：「玄衣尊者正是我二叔……」

「你是追風劍朱羽？」

「在下正是朱羽？」

「那你爲甚麼又說是孔老二？」

「孔老二是女俠妳說，我一直沒有承認過！」

「但你也沒有否認！」

「我根本就不是，那又何必否認？」

甘玉芳一想，朱羽說得不錯，孔氏兄弟是自己說的，並非他自認，但是他發射暗器傷害阿强，又是怎麼解釋？他剛才會不否認是孔老二，現在又自承是朱羽，不知是眞是假，她心中如是在想。

對方似是已知道她的心意，笑道：「甘女俠，妳是否懷疑我又不是朱羽？甘女俠，妳看看我這柄劍，就不會懷疑了。」他把劍倒轉過來，拈住劍尖，授人以柄，以示誠意。

「你相信我？肯把劍給我看？」甘玉芳平靜的說道。

「我正以事實相告，多言無用，甘女俠請儘管取去細看！」

「那好吧！」她伸手把劍接了過去，便「咦」了一聲，現出無限驚疑的神態。

朱羽道：「甘女俠，可是發覺這柄劍跟妳那一柄相似？」

「不錯，大小長短均一樣，太巧了！」甘玉芳道。

「甘女俠，妳再仔細一點看清楚，這兩把劍其實還是有分別的，妳那柄略長也略重，我這柄略短略爲輕一點，雖然是大同却有小異，到底也是有一點點分別。」

「你怎會知道？」甘玉芳以詫異的目光望住朱羽。

朱羽道：「我早就聽得二叔說過，還未敢完全相信，但剛才兩劍相交，發出悅耳聲响，我才相信了！」

甘玉芳還是不明白，再問：「你相信，你相信甚麼？」

「我們所用的劍是一對的，名爲雌雄劍，妳用的是雄劍，我用的是雌劍，所以妳的劍略長較重，我的略短較輕，這是春秋時代的名劍，相當有名。」

甘玉芳有點相信了，因爲在朱羽說話時，她曾把兩柄劍暗暗比過，果如朱羽所說，她聽完之後，把劍遞還給朱羽道：「你說得也許不錯，但這也無法證明你是朱大俠的侄兒！」

「甘女俠要證明這個不難，祇要妳把妳的劍柄頂上白玉旋開，自然有事實證明我是姓朱的了。」朱羽安詳地說。

甘玉芳果然如言照做，她從來不知這柄劍的白玉可以移動的，用力一扭，白玉果然活動，旋開之後，便在柄中倒出一片絲絹，上面有字，寫着：若遇有緣，交換雌劍作爲信物，結爲夫妻等語。

甘玉芳雖是女俠，到底是少女，談到婚姻便感臉熱。

朱羽看在眼內，道：「甘女俠，我們今晚相識，總是有緣，若蒙不棄，就大家交換佩劍作個紀念如何？」

甘玉芳心頭一凜，斷然道：「不必了，我覺得這劍很稱手，而且，我們只有一面之緣，你這個提議，不覺得有點過份嗎？」

朱羽給她這一問，突然臉熱，暗道：「不錯，還是她說的對，我們祇有一面之緣，她連我是否姓朱，是否陳家的人也懷疑，怎肯和我換劍？我實在是太情急了，太魯莽了！」這麼一想立即抱拳道：「甘女俠說得對，我是交淺言深了，不過，我還是這一句話，假如甘女俠有一天覺得劍不趁手時，我希望妳和我交換應用。天快亮了，再見了！」說完，轉身便退走了。

甘玉芳這一急，道：「你要走了？不，留下來幫我們！」聲音傳出，聽得十丈外朱羽回答道：「我自有去處，甘女俠請等候消息好了！」說到最後一句，人已遠去數十丈外了。

甘玉芳聽出他是話中有話，不禁心頭一戰，自語道：「糟了，他一定是去了陳家！」她也不明白，何以突然爲一個只有一面之緣的陌生人如此關心！

阿强走了過來，道：「甘姑娘，妳眞相信他不是陳家的人？」

甘玉芳道：「他不是，以他的武功根底，還在我之上，剛才如果眞個拚搏，他會打敗我的。强哥，我懷疑他去了陳家，你替我通知大家小心防範，我到陳家去看看，他若果動上了手，我就助他一臂之力，把陳家毀掉以除後患，替地方除害，否則，我會馬上回來，你們千萬不可到陳家來，我走啦！」

甘玉芳要走，阿强那能留得她住。她料到陳家的人入犯受挫後，再無人敢來，於是便放心到陳家去。

甘玉芳果然所料不差，她到遲了一步，朱羽已和陳家人打了起來。

甘玉芳並不立刻出手相助，她在陳家先放起三個火頭，火光一起，陳家人心大亂了。他們根本不知對方有多少人，只知道朱羽被三個人圍攻。

火光一起，慘叫之聲四起，原來甘玉芳利用自己的過人輕功，不與對方正面交鋒，四處找尋該殺的人，重手出招，一招中的，得手之後，另外再找人動手。

陳家人心惶惶了，朱羽已料到必是甘玉芳來助，大爲高興，氣力倍增，也揚聲大叫，「朋友們，放手幹吧，這兒是個罪惡深淵，謀人地獄，把該殺的都殺了吧！」他自己也奮全力狂擊一個敵人，把他立斃劍下。在此同時，又有慘叫之聲傳來，更有甘玉芳的聲音傳出：「放下武器，離開陳家的便可以保命，快逃走吧！」語出，陳家的人果然紛紛丟下武器逃走了，甘玉芳不截不追，任由他們自行逃走存命。

陳家的人一下子逃走了大半，另一小半也正在逃，不過，走得慢一點而已。

甘玉芳分散計策成功了，她先削弱了陳家的人，使被迫而鬥的人散去，留下的所謂高手，就爲數不多了，祇有很少的幾個人罷了，這麼一來，對方的力量薄弱了，自己又減輕了多殺無辜的心理負擔，打起來更加得心應手，揮洒自如。

甘玉芳手中的一把雄寶劍，寒光飛射，忽如疾電穿空，忽而雷霆怒發，時而橫飛，時而直刺，一下子輕靈翔滑如空中游龍，又沉雄狠辣，如泰山壓頂，以一柄劍力鬥三個敵人，依然游刃有餘，她偸望朱羽，他亦正以全力應付兩個敵人，人數比自己少了一個，但功力却似乎更深厚，一個用刀，一個用鞭；一可遠攻，一可近鬥；鞭是軟兵器，刀是硬兵刃，打來甚爲合拍，似乎早有訓練，使用招式實在很合拍。

朱羽在他們合力進攻之下，守多於攻，處境不甚妙，甘玉芳有此發現，心頭一凜，招式立變，使出大天羅劍法，一下子劍氣大熾，劍光相連，快到難以形容，使對方三人根本看不出她的攻勢，只好背立應敵，站成一個品字形，免了後顧之憂，饒是如此，仍然感到劍氣森冷，不易抵受。

久守之下，終有碰頭，一個失招，便影响了三個人守勢，幾乎同一時間發出慘叫之聲，叫聲中，一道人影駕着一道劍光向外飛射，疾指一個使鞭的中年漢子。

這個中年漢子正好使出一招「李廣射石」，鞭作槍用，抖得畢直，已指在朱羽的「大椎穴」上。

不料就在此時，一縷寒風刺得他又冷又痛，一心進攻，朱羽可能會傷在他的鞭下，而他自己，可又肯定地難避免，他在生死存亡之關頭，不能不加以考慮，而一經考慮，生命是自己的，當然是比任何都重要的，因此，他此時撤招了，他回手一招「倒捲大河」身轉鞭轉，足下一點，人已退出數尺了。

朱羽所受的背後威脅頓減，立即就可以有攻勢了。他同時提醒甘玉芳道：「甘女俠，這是東海雙鷹，妳那個是……」

甘玉芳接口道：「短命鬼鞭包杰是不是？」

朱羽連忙笑說是。因爲甘玉芳在倉猝之間替「奪命神鞭」改了名爲

「短命鬼鞭」，實在太妙了，但在奪命神鞭包杰本人聽來，却被氣壞了。

他便破口大罵，如瘋如狂，把一根鞭子，使得怒發如狂，如怒龍翻江，實在是十分厲害，饒是甘玉芳武功如何高明，也打得惴惴心悸，絲毫不敢大意。

甘玉芳似乎有心與包杰硬碰，又似有意在朱羽面前施展身手。她在對方狂烈進攻之下，發出一聲長嘯，同時展開身法，劍光護住全身，竟然由包杰的鞭圈中鑽了進去。

這是玩命的打法，包杰竟給嚇住了，心中一怯，便先失機，居處下風，朱羽也似乎有意一展神威，節節搶攻。

他們似在暗鬥，看誰有本領先消滅敵人！

在一輪猛攻之下，四個人漸漸打近了，變成兩個對兩個，聯手之後，雙方都感威力大增，而甘、朱兩人的威力增長更甚，一下子就佔盡了優勢，不到二十招，已把對方擊斃了，兩人不暇詳談，立即去找陳大爺，發覺他不知甚麼時候給人殺死了！

朱羽認爲是陳家的人幹的，必然是陳家的人搶東西逃走，被陳大爺阻止時，給家人殺了逃走。

「活該！」甘玉芳說。「這姓陳的應有此報，只是這一仗，鬥得實在辛苦，我久未這樣的硬碰過，快散了。」她不斷用左手捏右手，又搖動着左臂。

朱羽福至心靈，道：「甘女俠……」

「我叫甘玉芳，你以後叫我的名字好了，別女俠，女俠的，難聽死了！」

「是，甘玉芳，我早說過，妳的雄劍較重，不及我的雌劍輕靈，如果妳不反對，我還是希望妳把雄劍換給我，這樣，以後再遇到這樣的惡戰，就不會打到手酸了！」

「如果會呢，又怎樣？」

「我甘願受罰，替妳按摩，好不好？」

「我這雄劍比你雌劍好，你老是謀住我的，你說，是不是想佔我的便宜？」

「不是，天地良心，我可以發誓，如果妳甘玉芳肯把雄劍換我雌劍，我今生今世都聽妳的話，這樣，妳總不會吃虧吧！」

「你這話當眞？不會後悔？」

「妳要不要我發誓？」

「我才不要，哎唷！」她叫了一聲，右手又捏左臂。

朱羽說：「我坐言起行，先替玉芳姑娘服務如何？」

朱羽立即抓住甘玉芳的手臂輕輕的捏，她似乎眞個無力，倚在他身邊了！

他們的雌雄劍自然是互相交換了，朱羽諾言履行，第一次聽她的話是答應陪她留在福伯家，她教黑妹她們的武功，朱羽則教阿强他們的武功，他們逗留時間雖然只有半年，但教得認眞。

一年之後。黑妹她們已經練成一身武功，還學識了不少的文字。

這一村人數雖少，却是遠近聞名，賊人也是畏忌三分，不敢到來侵犯。

在以後的一些日子裡，黑妹她們有時都會提起了甘玉芳，還有她的丈夫朱羽了。

（完）

俠義奇幻短篇故事／雲飛雁・文 可飛・圖

絕情劍

誤中美人計 英雄把命喪

趙嘉鸞站在雁蕩山巔，凝望着像白蛇一樣蜿蜒東流入海的飛雲江。她一手按劍，一手抿着被山風吹亂的鬢髮，神情有些焦急，柳眉下的一雙俏眼，微微露出憂慮和不安。

她是名震浙閩，身懷絕技的鰲江碼頭脚夫趙曦的女兒，因她總愛穿件梅色坎肩，秀髮上常插一朵如火的扶桑花，長劍繫着如血的長纓，又生着粉嫩、嬌色的臉蛋，所以金錢會的會衆，都昵稱她爲紅鸞女。

父親率衆豎黑旗於錢倉鎭起義時，正逢她十八歲生日。她武藝超羣，膽識過人，帶着一羣姊妹輔助父親。今日，趙曦竟將她們「紅娘會」的人留在山上，去和陳鐵龍、蘇秀軒、解公華等師叔奔襲白布會主巢，此時不知戰況如何。

「鸞姐，有人上山來了。」

站在她身後的綠屏指着山下說。她在會中年齡最小，但格外聰慧，嘉鸞待她像胞妹一樣。

「屏妹，我早就看見了。這人的輕功還不錯呢。」

「他腰間懸劍，不知是敵是友。」

「是敵又怎麼樣？」她嘴角微翹，隱着一絲冷笑，眉宇間現出淡淡的驕矜之氣。

爬山人唱起了浙南民謠：官不法，民塗炭，逼得良民去造反。

「唱咱們老爺子編的歌，是自己人！」綠屏拍着手說：「不是順風，聲音卻傳到山頂，內功精湛。」

「根基有些，精湛還談不上。屏妹，你是少見多怪。」

綠屏一噘嘴，不服氣地低下頭。

爬山人在石徑停下，仰首看到高崖上的嘉鸞，嘻嘻一笑，說：「當眞是楓丹時節，彤雲似火，姑娘，你眞像前朝的巾幗豪俠紅娘子！」

嘉鸞俯視着他，默默不語。綠屏湊到她耳旁說：「是個毛小子。」雖然聲細如蟻，還是被他聽到了，他又嘻嘻一笑：「小妹妹，你又有多大呢？」

他倏地躍到崖下，雙足一點，一個「鶴衝雲霄」，竟竄上數丈高的崖頂，站在嘉鸞面前。

「姑娘可是趙嘉鸞副會主麼？」

因距他過近，嘉鸞本能地躍後數尺，細細打量來者：身形矯健，神貌瀟灑，棱角分明的嘴唇掛着調皮的笑意，使人感到他有些狡猾和玩世不恭。他咧嘴一笑，露出齊整的牙齒，將身深深彎下：「在下龔星北，請教姑娘芳名。」

嘉鸞暗吃一驚。龔星北，她聽父親說過，是個武功蓋世的江湖奇俠，性情淡泊、古怪，做事往往不

循世情。他仗劍行俠，剪除暴惡，卻拒絕了太平軍忠王李秀成的盛情挽留，也有人說他是放浪形骸的蕩子，常扮作富貴王孫出入青樓玉院。

「哎呀！你是龔星北？聽說你的劍使得挺好哩！」綠屛瞪大眼睛，驚呼起來。

嘉鸞蹙着細眉，狠狠地瞪她一眼，又對着十分自得的龔星北，冷冷地說：「我沒聽說過你。我是趙嘉鸞，有事嗎？」

龔星北眨着眼，微微一笑說：「紅鸞女果然名不虛傳！不僅生得花容月貌，而且英氣逼人。在下目睹了雁蕩女俠的芳顏，也不枉替人當了一次脚夫。」

「你再胡說八道！」嘉鸞柳眉斜挑，睜圓杏眼，「刷」地一聲拔出半截長劍。

「你要和師叔動手？」

嘉鸞挺劍一招刺向龔星北肩頭巨骨穴。他並不拔劍，以極快的身法躲過來劍，伸出雙指揑住劍身，說：「此乃青萍劍第五勢。」然後手一鬆，嘉鸞竟退後數步。

「鸞姑娘的內力尚差火候。」他偏頭一笑，打了個響哨。

嘉鸞面頰一紅，一連搶攻三劍。龔星北左挪右閃，全不在意，嘴裡說着「好劍法！烏龍入洞、白鳥騰雲、金盆落月……」

嘉鸞見他對自家劍法招數如此清楚，心頭一急，劍使得像潑風一樣，星飛蛇舞，雲湧濤奔，劍光罩住龔星北。只聽「嗡」的一聲，嘉鸞感到手腕一麻，長劍脫手飛出，原是被他弓指彈中劍身。

龔星北不等劍落，施展「白猿追風」的上乘輕功，身體如彈丸射出，在空中接住墜劍。跳到嘉鸞面前，施禮托劍，翻着眼睛斜看着她說：「完璧歸趙。」

她並不接劍，「哼」了一聲，又是一劍刺來。「她還有劍？」他分神一想，躱閃不及，竟被劍尖劃破衣衫，掉下一塊白布。

綠屛和嘉鸞同時驚呼：「原來是白布會的賊人！」

龔星北見她劍威大振，銳不可當，劍劍都是殺招，並越使越快，眼前像旋轉着一朵朵紅雲，又見綠屛也挺劍斜刺搶入，不由眉梢一顫，手腕一翻，腰中長劍已抖在手上。

三道寒光閃過，綠屛的劍被絞飛，嘉鸞仍長劍在握，而他手中只握着個劍柄，龔星北不由一驚，知道她持的是口斬鐵削玉的寶劍。

嘉鸞一聲冷笑，長劍從「舞鶴游天」突變「白衣送酒」，右脚進步，面向震宮，疾刺他膻中要穴。

龔星北是何等的武功？他身形一變，迅如鬼魅，嘉鸞只覺面門似有微風掠過，劍身一震，再看龔星北身軀後躍數丈，他粗大的辮梢上竟插着一朵紅扶桑花。

「鸞姐，你帶的花怎麼插到他辮子上去了？」

綠屛哪知道龔星北用極快的手法，摘去她鬢上的花插在自己的辮梢，然後又將一枚金錢嵌進嘉鸞的劍鋒，這些都在瞬間完成。

嘉鸞又羞又惱，知道龔星北的武功比自己高出太多，雖然摘花之舉似覺輕薄，卻也暗示出如果是敵非友，早已點中角孫、曲鬢、耳門穴位。

她形雲滿面，緊咬下唇，漆黑的眸子牢牢盯住他。她突然看到劍尖上穿着一枚金錢，錢面刻着「金錢義記」。

金錢會的標誌是以一枚金錢為記，龔星北錢孔穿劍是為了報出身份。「這是爹爹的金錢！」嘉鸞驚呼出來，因會主的金錢要比會衆大出一輪。

龔星北拾起地上的劍，細細端詳。劍身明若秋水，寒氣襲人；柄纏金縷，纓墜玉環，劍身銘着一個「鳳」字。「眞是把好劍！」他讚嘆不已。

「你到底是甚麼人？」嘉鸞問。

「趙曦老爺子讓我來找你取鸞鳳劍。」

「取劍？」嘉鸞困惑不解。她見龔星北神情變得凝重起來，便聽他講述……

龔星北本是個萍踪浪跡的游俠，行至鰲江附近時，正遇金錢會攻打白布會巢穴。就在一旁觀戰。他知道白布會依仗官府坑害百姓，心裡暗暗祝願金錢會快取勝。但金錢會久攻不下，死傷甚重，多為高墻上守敵的鐵管長矛所傷。他一時性急，縱上墻頭一連刺殺十數名白布會衆，然後像片樹葉掠下墻來。

「這位少俠可是龔星北？」

「閣下認得我？」他長劍入鞘，眯起眼。

「在下認得你使的是曦陽劍，會使這劍的還有誰呢？」

「你懂得曦陽掌？」他有些驚異。

趙曦微微一笑說：「曦陽掌為安徽碭山唐殿卿老前輩始創，共一百四十六式，行如疾風，擊似閃電，神威無比。只是他輕易不示武林，閣下以掌悟劍，令人眼界大開。」

「閣下是……」

「鰲江趙曦。」他雙拳一抱，神態謙和。

「你就是結交江湖豪俠，遇貧則贈以資財，一柄青萍劍威震浙閩的趙大哥？」

「慚愧！連這小寨子都攻不下。」

龔星北是江西波陽人，曾聞說浙南有位行俠仗義，專結交武林中人的「趙大哥」，他更想親眼看見趙曦那神出鬼沒的青萍劍，不想此地相遇。他深深施了一禮：「趙老前輩，龔星北有禮了。」

「甚麼老前輩，有緣即是兄弟。咱那『金錢會義帖』上寫着，『肝膽無欺，御變則情堅金石；腹心共抱，防危則契結金蘭』。」

龔星北是聰慧之人，聽出趙曦有邀他入會之意，思索片晌問：「不知老前輩為何創舉這金錢會？」

「兄弟。」趙曦一拍他肩膀說：「咱這平陽、瑞安一處山貧地瘠，百姓淸苦不說，可那籌餉稅捐多如牛毛，鄉紳又招勇辦團以拒太平軍。四年連遭七場水旱，民不聊生，餓殍遍地，能不反麼？」

龔星北頻頻頷首。這時，又有十數名被鐵矛戳傷的會衆走過，趙曦問：「去雁蕩山取劍的人還沒來麼？」

一名頭目回答：「白布會這羣婊子養的！撒得四處都是，取劍的弟兄怕又是着了賊人毒手。」

「取甚麼劍？」龔星北問。

「我女兒嘉鸞的鸞鳳劍能破鐵管長矛，當初眞不該把她留在山上。」

「大哥。」隨聲走過一個身材頎長，曲鬚滿腮的漢子，用一對怪目打量着龔星北，然後對趙曦說：「時辰不吉，弟兄們還是撤吧，溫州府的官兵一到，怕要泡湯。」

趙曦搖了搖頭，不欲功虧一簣。龔星北知道了那曲鬚漢子叫陳鐵龍，身懷飛鞭絕技，是金錢會的四會主。

「我去取劍！」龔星北自告奮勇。

他帶着趙曦的金錢，施展輕功直奔雁蕩山，路上果然有數名白布會高手截襲，但皆為他所殺，又用劍挑了塊白布揣進懷內，白布是白布會團勇的標記。

嘉鸞聽了，冰冷的語調緩解下來：「多謝大俠報信，我這就去。綠屛，讓姐妹們都到這裡來！」

龔星北知她心高氣傲，對方才比武之事耿耿於懷，他並不在意，微笑着說：「鸞姑娘，如姐妹們不會輕功必然到遲，況且成羣結隊易招人眼。不過……」他故意眨着眼。

「不過甚麼？」

「不過若姑娘獨往，怕中了白布會的埋伏。也，也怕我欺負妳。」

「姑娘生來不怕賊！」嘉鸞「噹」的一聲長劍入鞘，「我可沒說你。」

「紅娘會」穿紅襖的姐妹們一齊來到，見到龔星北都悄聲議論起來。

「你？把花給我！」她聽到議論一臉羞惱。

龔星北辮梢一甩，花直奔嘉鸞飛去，她伸手接住，想擲在地上用脚碾爛，但瞪了龔星北一眼，還是將花別在鬢旁。

「我去助會主，你們都回去吧。」嘉鸞說。

嘉鸞始終走在前面，龔星北跟在後面笑着說：「鸞姑娘的輕功果然不錯，像朵飄忽的紅雲。」嘉鸞知他只用了五成的「八步趕蟬」的輕功，故意不和自己並肩行走，心中怨意稍解說：「龔大俠，你那張沒遮攔的油嘴，怕是一出娘胎就有了。」

龔星北未回答，只見他像隻大鳥躍過嘉鸞頭頂，長劍一揮，「啪啪」打落三支袖箭，左手又接住一支，看也不看地向身旁的榕樹梢上打去，「哎喲」一聲，平空摔下一人，袖箭正插在咽喉上。

嘉鸞暗自吃驚，感到自己迎風辨器的功夫遠不及龔星北，若不是他騰空接鏢，自己不正中了暗算嗎？

「偷偷摸摸的算哪路好漢，是貓子還是牛子就請給小爺現身，躱在褲……」他見嘉鸞在身旁，便止住不說。

一陣響聲，自路兩旁的樹上跳下三人，每人頭上纏着一塊白巾，各持械刀，站成丁字形擋住去路。

龔星北聽他們落地的聲音，知道不過是三流的庸手，轉頭對嘉鸞說：「姑娘，等我料理了這幾個牛子，咱再上路。」

嘉鸞點點頭，只聽前面傳來洪亮的聲音：「龔大俠，你料理得了麼？」只聞聲不辨其形。龔星北心頭一顫，知道這「千里傳音」的上乘內功，決不是出自面前的三人，他眉梢一動，說：「這是個勁敵，內功精湛，深不可測。」他語聲極輕，嘉鸞剛能聽到，誰知前面傳來一陣哈哈大笑聲，震得嘉鸞有些心慌意亂。

龔星北說：「姑娘要氣蓄丹田，守住意念，敵人用的是亂人心神，極為霸道的『金鐘獅子吼』。」

「不愧為老江湖，龔大俠，這見面禮你得收下！」只見數丈外的樹梢一震，像飛蝗一樣打來片片樹葉，勁力所至，帶着瑟瑟風響。

龔星北無處可避，身子一旋，脫衣在手，後躍一步將嘉鸞攬在懷內，手一揚，衣衫向前送去。內力凝聚衣衫堅若甲冑，無數樹葉都釘進布內。

「龔大俠，你這手『布雲抗風』果然够帥，我要再發一次『射星葉鏃』，你眞格地再脫褲子嗎？連發三次，那大姑娘的衣服也怕要被你剝光了。」

嘉鸞羞得渾身躁熱，她掙出龔星北懷抱，剛要挺劍奔上，被龔大俠用手拽住。他拿起衣衫，見上面被打得千瘡百孔，如蜂窩一般，但有的深些，有的淺些。

「你這『射星葉鏃』也不必再發了，禪修內功還差火候哩！你慾、色二界塵念未淨，心與行違，有悖佛經，雖已得珠玉，終難獲全寶。可惜，可惜！」

嘉鸞見他搖頭晃腦、故作斯文的模樣，甚是可笑，只因勁敵當前卻笑不出。

「我禪修數十年，眞不够火候？」聲音竟有些顫抖。

「不信你下來看看。」龔星北提起衣衫，手一揚向前送去，被樹上跳下來的人接住，是個年近六旬的僧人。

「大和尚，我龔星北和你有過節麼？你出家之人，本當塵念已絕，你不拒五緣、摒五慾、棄五蓋、調五事、行五法，卻捲入塵世中，助紂爲虐，這不是佛門的叛逆麼？」

老僧全未將他的話聽進耳內，只是睜着深凹的眼睛，喃喃地說：「不是這樣的，不是的，我百步發功，葉鏃皆入石壁……」

「是的，你現在與賊黨爲伍，鼻聞血腥、目見齷齪、耳聽狠豺之聲，那至高無上的瑜伽禪功自然大大地打了折扣。」

老僧翻起眼珠思索片刻，自語：「是了，是這樣，智寶那斯可惡，想要散掉我的功力。老衲去了，再不理事！」說罷，轉身就跑。

龔星北暗自發笑。這時，嘉鸞早挺劍將兩名漢子刺死，另一個扭身便跑，她舉劍就擲。「鸞姑娘，慢！」但語遲劍到，長劍已把那白布會衆釘在地上。

「鸞姑娘，應留個活口。」龔星北沉思半晌說：「他們埋伏偷襲，有些蹊蹺。老和尚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呢？」龔星北略略沉思了一會兒，把劍拿在手裡說：「還你劍。」

「我削斷了你的劍，這柄鳳劍暫借給你吧。」她邊說邊往前走。

「鸞鳳二劍本不能離分。」

嘉鸞停住脚步，沉下面孔說：「你再說瘋話？」

龔星北咧嘴一笑，躬身長揖：「謝姑娘不殺之恩！」

「我甚麼時候說要殺你了？」

「言語輕薄便要殺，剛才體膚之觸卻罪要當剮了。」

嘉鸞想到被他攬進懷內的情形，頓時面紅耳熱，若非他斷然之舉，自己身上不知要釘上多少枚葉鏃。她見他光着上身，也有些怯於晚秋之寒。嘉鸞垂下眼簾，淡淡地說：「你去把衣服披上，好歹總能禦寒。」

走了半個時辰，嘉鸞見他跟在後面不語，反倒覺得有些寂寞，她稍稍放慢行速，問：「你又不是和尚，怎麼懂得那麼多佛家梵語？」

沒聽見答話，她扭頭看去，只見他目光深沉，神色凝重，棱角分明的雙唇緊閉着，半晌才低聲說：「我本來就是個和尚，剛還俗一年。」

嘉鸞想：「他爲甚麼做了和尚？盡管他言語輕，骨子裡卻含有一股正氣；剛才他那神情像是有悲痛的心事；他那嚴肅的模樣要比嘻皮笑臉時英俊幾分……」「趙嘉鸞，你想這些眞不知羞」，她暗暗責駡自己。

* * *

龔星北手持鳳劍，當眞所向披靡。點、崩、刺、撩、掛、劈，忽削突斫，連殺白布會衆百人之多，劍招狠毒，令人心寒。

嘉鸞揮鸞劍跟在他身後，只見龔星北劍到之處，便刺倒一人，而自己卻要和敵手拆到三招之上，方能一見輸贏。心下一急，出招更快。

白布會並非全是庸手，只聽銅鑼敲響，跳出持十八種兵器的白布會十八羅漢。九個圍住嘉鸞，另外九人跳到前面去，截住湧上的金錢會衆，與趙曦、陳鐵龍等人廝殺起來。

原來白布會見龔星北劍術絕倫，會衆邊戰邊退，將他引到裡面去了。龔星北在前，趙曦率衆在後，只有嘉鸞陷落其中。

「先宰了這個妮子！」隨着一聲沙啞的狂叫，一桿花槍和兩柄板斧朝嘉鸞面門砸來。嘉鸞舉劍一格，將花槍頭削下來。

「防她手中的劍！」敵手身子一滾，跳出圈外。嘉鸞見板斧已到，一柄去迎長劍，一柄橫腰疾斫。兵器一分短、一寸險，那板斧不過尺餘，嘉鸞手中只有單劍，若非將鳳劍借給龔星北，雙劍便可敵住二斧。

敵手招數古怪，嘉鸞只覺四周砸來無數兵器，帶着呼呼風聲。械刀不同，路數各異，嘉鸞一時險象橫生，只得揮劍自護，周身佈成劍網。好在她手持的是柄寶劍，羅漢怕斷兵刃，一時停了脚步，但這種打法於嘉鸞大爲不利，一旦力衰神疲之時，便會爲敵手所乘。

龔星北手持鳳劍左砍右殺，他獨創曦陽劍，爲庸手不識，出招又快，白布會衆只覺寒光一閃便送了性命。

「嘉鸞呢？」他突然想起嘉鸞沒有跟上，只聽背後喊聲大作，「臭妮子、爛蹄子」的駡聲不絕，卻聽不到嘉鸞的聲息。他竄到一棵樹上，大驚失色，見她困在羣敵核心，

劍出呆滯、步法已亂，不消片刻便要落敗，便跳下樹疾奔而去。

「鸞姑娘，我來援妳！」他高呼一聲，坐在一塊青石上卻不動彈。

羣敵見他作壁上觀，都哈哈大笑。「這小子只會窮咋唬。」嘉鸞用眼一掃，正碰着他狡黠的目光，心中一陣氣悶，劍力不覺又增添幾分。只聽「喲」的一聲，一人向前踉蹌一步，被嘉鸞一劍挑斷喉嚨。又有一人脚步不穩，斜闖進來，被鸞劍刺穿小腹。

「你打暗器麼？」一個胖漢子扭頭問龔星北。「哪個龜兒子有暗器！」他笑嘻嘻地抱單膝坐在那裡。「老三，眞見他娘的鬼子！」一個漢子話音剛落，只覺背上有人推動一樣，不由得向前撲去，被嘉鸞削去半個頭盔。

嘉鸞看清了，原是龔星北抓起死屍，運上內力去砸敵人。那屍身不像暗器帶着「嘶」風聲，羣敵又背向着他，如何能料想得到？

嘉鸞唇邊溢出一絲微笑，心胸一陣舒暢，長劍頓增威銳。那十八羅漢只剩五人，他們心懷鬼胎，不住回頭看龔星北，神思一分，陣容漸亂。

嘉鸞趁此又刺殺二人。所餘三人見了，不覺膽寒，一個使梅花雙刀的剛想護住自身，被嘉鸞使招「金雞展翅」，劍自下撩起，鑽到雙刀後面，刺入敵人心窩。

那兩個見勢頭不對，拔腿就跑，嘉鸞一招「白蟒破鐵壁」撒劍擲去，將一人釘在一棵樹上。

「鸞姑娘，你也不給我留一個。」龔星北說着，將鳳劍扔給嘉鸞，她接劍在手，向已奔出十數步的敵人投去。

嘉鸞向他微微一笑，感到渾身再無半點力氣，閉上眼睛倚着樹幹坐下來。

這時，殺聲漸息，趙曦等人到時，寨子裡已是屍橫遍地。

龔星北正盤膝石上自調內息，做吐納之功，聽到趙曦問話，睜開眼說：「可不得了，鸞姑娘大顯神威，劍屠九名羅漢。」

「爹爹，我在這裡。」

「鸞鸞，你沒事麼？」趙曦走過去，見她四周果然伏着數具敵屍，驚異地問：「都是妳殺的？」

龔星北搶着說：「不是她又是誰？我殺到前面去了。我坐在這裡可一動沒動。」

趙曦捋着短鬚，嘿嘿一笑，他看到地上有幾具頭已被撞進頸項裡的屍身，便明白了一切。

「趙老前輩，你來。」龔星北將趙曦扯到僻靜處，說：「在下有要事相告。朝廷派智寶那惡僧入浙了，怕要爲難金錢會。」他把路遇智清和遭敵暗襲經過敘說一遍。

「賢弟智退那憨僧，是敝會的洪福，只是那智寶惡僧入浙於我大爲不利。惡僧武功卓絕，爲人更是殘暴陰毒，不知有多少豪俠命喪在他的『五毒掌』下。」趙曦臉上佈滿陰雲。

「智寶的五毒掌我也曾聽說過，他在雲南覓到無數毒蟲浸泡在水裡，每日從子夜時分拍擊到天亮，凡被擊中者，性命難捱一時三刻，更無解藥可救。」

「不知賢弟要到哪裡去？」

「老英雄，晚輩是散淡之人，正如流雲野鶴般不知去處。我看破了塵世，大清王朝虎狼高踞，但非我一劍能力挽。驅韃復漢，哼，前朝史鏡可鑒，代代漢皇也未必能造福於民！」

他見趙曦目光中流露挽留之意，繼續說：「我走遍江南數省，只是爲尋找一人，了結一樁心願……」

「爹爹，他既然要走，就讓他走好了，何必强留！」嘉鸞在一旁已偷聽多時，兩眼黑虎虎地盯住，像有股無名的怨氣，令龔星北摸不着頭腦。

「賢弟，你對我會有恩，趙曦將永誌不忘。那柄鳳劍送給你，也算大哥結識你一場！」

「使不得，使不得！」龔星北雙掌伸出退後一步。

「不是給他，我只是借給他的！」嘉鸞已氣得鼓起雙腮，細眉擰成一團。

「你眞的不要？」趙曦竟有些失望。

「老前輩，鸞鳳劍是你家傳之寶，鸞姑娘的心愛之物，雙劍分離便減威力，我是萬萬不收的，這事就不要提起。我要說的只是一件事」他聲音放低，看看四周說，「我和鸞姑娘持劍破寨，路上遭到埋伏，智清竟直呼我名，其實我是隱名入浙的，除你便無人知曉我的眞面目。白布會怎麼會知道的呢？」

「你是說會中有通敵的奸人麼？」趙曦搖了搖頭，「會中拜盟弟兄雖不乏塑神像、賣藥、占卜、游方郎中等三教九流，卻都是反清的熱血仁人志士。通敵，怎麼會呢？」

「在下蒙老前輩垂青錯愛，我就留下幾日，助你除了智寶惡僧。」

趙曦心頭一陣喜悅。拉住他的手說：「江湖上人稱我趙大哥，甚麼老前輩？如不見棄，你我結成金蘭之好如何？」

龔星北當即跪倒：「大哥在上，受小弟一拜！」趙曦連忙扶起，欣喜地說：「有你這個兄弟，大哥也不枉一世了！」

寨墻外，嘉鸞正向陳鐵龍要鴿子。「陳叔叔，你那隻鳳奴給我玩幾天好麼?」

陳鐵龍在平陽、瑞安一帶人稱「鴿子陳」，起初他養鴿爲練飛鞭，先將九節長鞭「朝天一柱香」揮上高空，裹住正在飛騰的鴿子。後來他技業已成，便添了養鴿的嗜好，只因鄉紳來奪鴿子，氣憤之下投奔了趙曦，二人義氣相投，結爲心腹。他只養隻名叫「鳳奴」的雄鴿，這隻靈性透徹，能飛萬里，體雄壯健的鴿子是他心愛之物。

「姑娘，老會主只叫妳刻苦練劍，切莫玩物喪志。等鳳奴孵出雛來再給妳。」陳鐵龍笑着將鴿子揣入懷內。

「哼！這鳳奴和你一樣，都是老光棍呢！生雛下崽八輩子甭想！」

秋雨綿綿，連日不絕，金錢會只得放棄攻打溫州的計劃，回到雁蕩山上。

雨如柔絲，煙雲淡化，雁蕩山一片暗綠。龔星北站在山巓上，凝望飛雲，竟神馳意牽，不知嘉鸞走到身後。

「喂！你站了這麼久，就不怕雨淋麼?山風秋雨可是侵骨的。」嘉鸞停在距他兩丈外的一棵桐樹下，懷裡抱着一件衣衫。

「甚麼喂?我可是你的師叔。」

他轉過身來，嘴唇泛出勉強的笑意，似有重重心事。

「你配麼，你又比我大幾歲?若不是爹爹抬舉你，我才不給你這油嘴滑舌之徒縫衣衫呢。」嘉鸞將衣衫拋過去。

夾襖是新縫的，針脚很密，鈕扣打得精緻。因嘉鸞把衣衫抱在懷內，未被雨打濕，帶着她的體溫和一縷縷的馨香。他感激地望着她，竟不自禁地貼到臉上，輕輕地叫了聲「嬋嬋」。

「喂！你那是幹甚麼?」嘉鸞不覺形雲滿面，細眉緊蹙地厲聲問。

「啊！」龔星北如夢初醒一樣，尷尬地說：「鸞姑，是我不好。」

嘉鸞第一次見他這樣神窘舌拙，嗔怪地望着他說：「你試試，比人家做得如何?」

山間滾起擂鼓般的悶雷，風起雨猛，樹海響起的雨聲如蟬陣一般。嘉鸞見他無處可避，忙說：「快跟我來！那邊有個山洞。」

兩人跑進山洞，淋得像落湯雞。嘉鸞咯咯地笑了一陣，一抖濕漉漉的長髮，鬢旁的紅扶桑花落下來，順水漂去。

「漂去了……漂去了，永無回期。」龔星北望着隨洞中山溪流去的花兒，喃喃地說，目光又凝視着洞口的雨簾。

「看你這魂不守舍的樣子，你要想走就走，是爹爹留你，我可沒留。」

龔星北慢慢轉過身，見嘉鸞正用手絞着垂到胸前的濕髮，光綫朦朧，顯得她無比嬌媚，只是眉宇間隱着一股霸悍之氣。他忙收回目光，把濕衣脫下，去試新襖。

忽聽嘉鸞「噗嗤」一笑，走上前來，「你的袢子繫錯了。」她用手指去解，袢扣潮濕解不開，俯首去咬。龔星北見她滿頭烏亮的秀髮觸着自己的胸脯，又嗅到她體膚散發的微微溫馨，不由俯下頭去，在她晰白的脖頸上吻了一下。

「啪！」嘉鸞一掌打在他臉上，猛然後躍，柳眉一擰，兩隻漆眸閃着羞憤的光斑，大聲說：「我可是好人家的女子！你……」

「好人家的女子！」他反復地叨念着，突然哈哈大笑，聲音震得洞內嗡嗡響。「你是好人家的女子！她不是，不是……」他又是一陣乾笑，然後撲在石壁上慟哭。

嘉鸞怔住，目光恐慌地望着他，後悔不該打他。她呆了半晌，慢慢移過去，說：「我不該打你，可你也不該，不該對我無禮。」

「鸞姑娘，不是的，不是的，她和妳長得一樣，是我一時迷失心神。妳沒有打錯。」龔星北擦了眼淚，坐在石上望着洞外白茫茫的雨煙，神情既抑郁又悲哀，覓不到平時半毫頑劣之氣。

沉默許久，嘉鸞輕聲問：「你說我和她長得一樣，她是誰?」

龔星北望着她，見她第一次被自己看得垂下睫毛，他輕輕嘆口氣，說：「是我的妻子，叫嬋嬋。」

「她不在了麼?」她覺得手指有些顫抖。

「在。我是能找到她的。」

「那她一定是個好女子。」她語言極輕，像在對自己說話。

「她不是好人家的女子，是個煙花妓女。鸞姑娘願意聽，我就講給你聽……」

嘉鸞點點頭，托腮望着洞外。雨勢仍然不減，地上落滿了紅瓣碧葉。

江湖上傳說龔星北淺薄風流並非訛傳，但也不全實。他出入青樓玉院卻只有一家，滿眼煙花單戀一人，那就是福州玉欄院的嬋嬋。

四年前上元節時，嬋嬋正和姐妹在驛亭上小酌，待暮時去觀賞市井鰲山焰火。龔星北去泉州綠海游玩，正行此處，見一隻禿鷹趕兔，他童心大盛，施展「八步趕蟾」輕功追鷹趕兔。

到驛亭旁時，他抽出長劍，使招「手可摩天」向禿鷹刺去；未將招數使老，腕子一抖，變作「瑤池獻桃」，把那龐然大物拍了下來，用脚尖接住，又猛然踢起，將禿鷹踢

起數丈高。兇物剛想逃命，他伸出一掌，掌風所至，禿鷹直撲撲地撞到一棵樹上，掛在枝椏上再不動彈。龔星北得意的撫掌大笑。

他聽到一陣讚嘆聲，舉目望去，見一羣紅粉華服珠光寶氣女子在喊：「大哥眞是英雄，我們姐妹敬你一杯。」她們見到龔星北頻頻擺首，一派窘迫的樣子，都轟然大笑，只有一個少年女子用手掩住口，怯怯地望着他。

她就是嬋嬋，只見她輕盈地飄下亭來，嬌羞滿面地將盞托在兩隻纖纖玉手上，抿着櫻唇怯怯一笑。

龔星北知她是煙花女子，接過酒盞將酒潑在地上說：「多謝大姐。」誰知嬋嬋咬住嘴唇，兩泓秋潭般的明眸噙滿淚水，如怨如訴地看着他。

龔星北見她美而不艷、媚而不妖，雖身陷汚泥卻如一枝亭亭玉荷，便不由自主地將酒盞送到嘴邊，喝了裡面餘下的幾滴。

嬋嬋掩口一笑，將一塊香帕塞進他手中，扭身便跑到亭上，撲進一個女子懷裡。

後來二人便山盟海誓，形影不離。龔星北出入青樓，被好事的武林中人看到，添枝加葉傳到江湖，都道他是個無形的浪蕩公子。

「後來呢?」嘉鸞問。

「我第一次去玉欄院找她，就叩拜天地，結成夫妻。後來我回江西爲朋友辦事，不想她又接了別的客人。」

「啊！那就該殺了她！」嘉鸞深爲他鳴不平。

「我沒有怨她。」他嘆口氣，接着說：「那是個闊綽俊美的青年。我看到床頭的玉簫，桌上墨跡未乾的詩畫，便知道他要勝我十倍，我只會使劍……」

「堂堂男兒，理應使劍，舞文弄墨唱小曲兒，能打下江山麼?」嘉鸞截斷他的話，氣憤地說。

「我抽出長劍，沒想到嬋嬋竟抱住瑟瑟顫抖的青年，乞求我說：『北哥，不要殺他』，我的劍鋒便垂了下來。」

「兩人都該殺！」嘉鸞幾乎要跳起來。「後來呢?」

「我說『嬋嬋你跟我走吧』。她沉吟半晌，低着頭輕說：『到哪裡去呢?』我望着她的眼睛，一橫心，將一隻翡翠玉鐲扔到床上，走下樓去。我覺得天地之間再無可戀之物，便當了和尚。」他凄然一笑，「可我又難耐青燈古佛的清苦日月，千日後便蓄髮還俗了。」

「她現在在哪裡?」

「那個青年原是閩浙總督慶瑞的公子，嬋嬋做了他的妾。」

「原來是這老賊的犬子，你眞該宰了他！」嘉鸞盛怒之下，一掌將青石一角打落。

「我是喜歡嬋嬋才沒殺他的。我說過，凡是嬋嬋喜歡的……」

「眞沒出息！我不聽了！」嘉鸞站起身，走到洞口，望着稠密的雨絲說：「這水性楊花的女子戀之無益！天下女子千萬，難道就沒有一個……」

「我不知道，我只是想她。」龔星北望着嘉鸞的倩影，嘆口氣，「離開她多年，前事依稀仍在目前，雖往事舊情如煙雲逝斯，但我還是想看她一眼。」

「你不想和她破鏡重圓麼?」嘉鸞沒有回頭。

「我龔星北還不會落得如此下賤。」

「我要一劍宰了她，你不恨我嗎?」嘉鸞驀地轉過身，望着他一拍腰間的長劍。

「她是一個弱女子，你要殺她，她自然不能抵抗，她又不是白布會的人。」龔星北淡然一笑。

突然嘉鸞驚呼起來：「有人！」說着拔劍跳出洞外，見是陳鐵龍，才喘出口氣：「陳叔叔，你在這裡幹甚麼?」

「鳳奴飛出來了，我追到這裡。姑娘，它想伴了呢。」他舉起手中的鴿子，向嘉鸞狡黠地一笑，轉身去了。

龔星北站在洞口，望着陳鐵龍的背影說：「好怪。那鴿子遍體竟無半點水痕，陳鐵龍卻渾身盡濕，又未戴斗笠，顯然他站在這裡聽得久了。」

* * *

秋雨歇息，滿天陰雲慢慢裂開，射下幾縷柔弱的日光。

金錢會會主解公華跌跌撞撞跑上山來，叫聲「大哥」撲倒在趙曦跟前。

趙曦見他遍身血漬，面白如紙，心中一悸，將他抱在懷內忙問：「三弟，這是怎麼回事?」

「大哥。」解公華睜開眼睛，伸出血淋淋的手掌，急喘着說：「我們剛過飛雲江就中了埋伏，十名弟兄都遇難了。信沒落到白布會手中，我吞了蠟丸……」

衆人都知解公華武功高强，白布會中絕無能將他打得如此狼狽的高手，心中都十分疑惑。龔星北見他嘴角垂落一縷黑血，問：「莫非你中了智寶惡僧的五毒掌?」

「不錯，那惡僧好不狠毒！」他四肢一陣抽搐，推開趙曦爲他制穴禦毒的手。「沒有用了，大哥，閩浙總督慶瑞已遣兵三萬增援瑞安，和團練『敬勝局』、白布會圍剿我會，各地金錢會均爲敵所破，清兵已渡江到了仙降……」

龔星北忙問：「智寶那惡僧現在哪裡?」

「他直追我到銀倉，說在金溪山的北山廟等着咱們。」解公華說罷便昏迷過去。

「趙大哥，我想去會會那惡僧！」龔星北說。

「賢弟，金錢會面對强敵，危在旦夕，只有向太平軍求援了，聞說李秀成、李世賢部已分兵入浙……」

「是不是要小弟送信聯絡？」

「敝會數千之衆，武功低微，無一能擔承此重任。」趙曦說着，竟向龔星北單脚跪下，「只有請賢弟一行！」

「大哥，你這是幹甚麼？」龔星北扶起他：「小弟正想爲金錢會效力，以報大哥知遇之恩，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趙曦拉着龔星北的手，送了一程又一程，望着長空雁陣，感慨萬分地說：「星北賢弟，大哥我已是年逾六旬之人，扯旗造反並無妄念，只是不忍看着黎民受虎狠的荼毒，眼下將臨一場腥風血雨……賢弟，我若有不測，你好歹將弟兄們帶到太平軍去。」說着拿出那枚金錢，「見金錢，如見會主。」

「這可不行！」龔星北忙用手推開，「小弟只是輔佐大哥。大哥替天行道的義擧，小弟敬佩萬分，我已是金錢會中的人了。雖是烏雲當前，但曙光在後，大哥不要多想。」

趙曦長嘆一聲，說：「我有句心裡話，不知當講不當講。」

「大哥有甚麼話不能和自己兄弟說的？小弟生性怪癖，江湖上畏我、敬我者多，但愛我、信我者少，世態炎凉，人情似冰，大哥對我一片摯誠，義重如山，你就是我龔星北唯一的親人……」龔星北語調凄凉，眼眶有些潮濕。

「賢弟若不嫌棄，我想把小女許配給賢弟，不知……」

龔星北慢慢地低下頭，說：「鸞姑娘是女中丈夫，小弟自慚形穢。我散蕩無形，浪跡天涯，名聲又不怎好，屈沒了……」

「嗨！」趙曦一拍他的肩膀，「我就是看中你不是那些道貌岸然的僞君子！」

「我，我已經有了妻室……」他囁嚅着，似有無限苦衷。

「噢！那就另當別論了。唉，姻緣天定，鸞鸞怕也是……」趙曦轉過話頭，「早去早回，不要去會智寶惡僧。大哥我每日站在山頂，盼望那天國大軍的旗幟……」

龔星北辭別趙曦，走出很遠，還見趙曦站在山道上，直到被樹木遮住視綫。他心情沉重又亂如團麻，眼前總飄着嘉鸞紅雲般的倩影，但又變成嬋嬋。她倆都有彎如新月、澄若秋水的眼睛，只不過嬋嬋更含情、嫵媚一些，嘉鸞過多的是驕矜和隱約時現的蠻氣。

他轉過山徑，走進一片松林中，只聽「沙」的一聲輕響，一個物件迎面打來，用手去接，感到內力並不太强，原來是個松子。「朋友，請現身說話吧！」他心裡竊笑，知道是嘉鸞打來的，前面那棵樹上的碧枝翠葉裡隱隱露出紅色來。話音剛落，嘉鸞從樹上輕輕躍下。

「鸞姑娘，是妳？」他又眨起眼。

「你就這樣走了麼？眼裡可眞沒人。」嘉鸞滿臉惱氣，偏過身去。

「事情太急，來不及和姑娘辭別，我還是要回來的。」

「我看看你的劍。」嘉鸞走上前，抽出他的長劍，氣運手上，「啪」的一聲折作兩截，扔在道旁的草叢裡。

「你這是……」龔星北疑惑不解。

「殺敵掠陣，用那鐵片子行嗎？」她從肩頭拔出劍來，遞給他，「你還是用這柄鳳劍吧。」

「這，這是妳的心愛物。」

「別廢話了，劍我是借你的，看在你去爲爹爹辦事的份上。」

龔星北接過長劍插入鞘中，道謝欲走，見她側身立在窄窄的山徑中，不便擦身而過，只好問：「姑娘還有何吩咐？」

「我敢吩咐你龔大俠甚麼？」

「那在下告辭了。」

「你走吧，我又沒攔着你！」

龔星北只好從她身旁擦過，剛走出數步，「喂！你等等。」嘉鸞叫住他。

「你，你還要去尋她麼？」她背對着他問。

「去尋誰？」

「你明知道我說的是誰！」嘉鸞心裡一急，轉過身眼看別處，說：「我並不認爲天下的煙花女子都是壞的，只不過一個女子若變了心，那心腸要比蛇蝎更毒，她在王府裡怕變得更壞，你莫再去找她，況且，況且人家已是有夫之婦……」

她說到這裡，又提高聲調：「我說這些，是怕你誤了我金錢會的大事！」

「鸞鸞。」龔星北低喚着她，心如潮湧。嘉鸞見他竟叫自己「鸞鸞」，身子一顫，又轉過身去。她聽到他輕輕走來的脚步聲，又似覺有一隻手向自己慢慢伸過，微顫的指頭竟碰着頭上的細茸毛。

她猛然轉過身，喝聲「你幹甚麼？」龔星北慌忙縮回手，指間挾着一朵艷紅的扶桑花。

龔星北見她漸漸低下頭去，便把花戴在她鬢邊，輕輕地說：「等我回來，我還會給你戴的。」

嘉鸞深深地看着他，黑黑的眸子象深潭一樣，閃動着柔情、依戀、幽怨……以往的高傲、驕矜和幾分霸蠻之氣卻一掃而光。

遠處樹叢中傳出「噗嗤」輕笑聲，嘉鸞急扭頭望去，「綠屛？看我不撕你這小蹄子的。」她滿面羞赧，嬌嗔地看了龔星北一眼，轉身跑去。

龔星北直到她身影消逝，怔了半晌，輕輕地嘆了口氣，繼續上路。

*　*　*

平陽城郊大道兩側的樹上，三三兩兩地吊着金錢會衆的屍身，龔星北不忍會衆曝屍街頭，便解下用土掩埋，後來漸漸增多，只得嘆口氣，不再理會。

秋風一陣緊似一陣，有幾片紙錢飄到龔星北脚下，這是寒衣節，世間的人給亡靈作衣送錢。他想起自己的父母，心裡昇起淡淡的哀戚。離城門不遠時，只見一個全身縞素的少婦提着竹藍直向長滿萋萋芳草的山坡走去。

「是她？嬋嬋！」龔星北心頭一震，便悄悄地尾隨她走上山坡。窈窕的身影、輕盈的步履，這不是他所熟悉的嬋嬋又是誰呢？

少婦停住脚步，半蹲在地上，從竹籃中取出許多黃錢和各色的紙衣褲，一陣風起，將一片紙衣吹起，直向龔星北頭上飄來。他騰身用雙指捉住，正像當年在泉州城外驛亭旁「戲鷩」一樣。少婦扭過頭來，用迷茫的目光望着他。彼此都認出來了。

嬋嬋在龔星北眼裡變得更妖艷、豐腴了。烏雲似的秀髮上插着銀釵，鬢旁戴着朵白花，朱唇不點自潤，柳眉隱隱含愁，風掀起素裙，站在那裡像一尊白衣觀音。

龔星北手托着紙衣慢慢走上去，他看到嬋嬋眼睛裡充盈着淚水，漸漸地流了出來。「北哥。」她輕喚了聲，用戴着兩枚銀戒指的手捂住臉，嚶嚶哭泣起來。

「嬋嬋，你給誰戴孝燒紙？」他扳開她捂住臉的手問。

「給慶世平那死鬼。」她垂下眼瞼輕聲說。

「他死了麼？」

嬋嬋低着頭，用白絹巾試着淚痕，「他是得傷寒死的。北哥，我對不起你。你娶妻了麼？」

龔星北慘淡地一笑，將手中紙衣用力擊去，竟嵌在一棵榕樹的軀幹上。

「北哥，你可瘦多了。」她又垂下頭，聲細如蟻地說：「跟我回家去吧。」

「讓我去慶府嗎？」

「王府在溫州呢。自慶世平死後，他原配夫人就把我趕出來了，我就住在這瑞安城外。」

嬋嬋拉着他的手，轉過一片桑林，用手指着座落在樹蔭中的幾間茅屋說：「到家了。」

屋內又矮又潮，地上爬行的蟑螂把嬋嬋驚得尖叫，直撲到龔星北懷裡。

「北哥。」她仰起臉，甜甜地叫着他，她星眸微眯，用尖尖的手指摸着他的頭髮。龔星北突然想起懷中的蠟丸，那繫着金錢會數千之衆的性命，想起趙曦的再三囑托……在這裡多呆一刻，說不定就要置金錢會於腥風血雨之中。他輕輕推開嬋嬋，說：「嬋嬋，三天後我來接你。」

嬋嬋倚在他身上，撒嬌般地說：「你心上定是另有別人了，我不許你走。」說着，眼淚竟汨汨落下。

「我是受人之托的。雁蕩山上衆眼望穿，我眞是糊塗死了！」他跳起來去拿寶劍行囊。

「北哥，你要是還眞心喜歡我，娶我爲妻，就喝了這杯酒吧。」嬋嬋面色蒼白，端着酒盞的手竟瑟瑟顫抖。

龔星北仰首喝乾，他想把信交給太平軍後，把鳳劍還給嘉鸞，然後帶着嬋嬋一走天涯，封劍隱居，永不理江湖之事。

他心情爽暢，又將第二杯喝下。再端起第三杯時，突然看到屋角一堆柴草下慢慢淌出鮮血，他上前拔開一看，原來是兩具血淋淋的屍身，是一對頭髮花白的老夫婦。

嬋嬋尖叫一聲，捂住臉向屋外奔去。龔星北想喚住她問個明白，張了幾次嘴卻喊不出聲，他一陣暈眩，突然醒悟中了奸計，眼下危機四伏，忙掏出蠟丸吞下去……

他聞到一陣花香，漸漸從昏迷中蘇醒過來。眼前像一片茫茫夜幕，閃耀着兩顆小星，像是嬋嬋嬌媚秀目，又像嘉鸞英氣逼人、秋水般透徹的明眸，他終於看清了，是一對鷹隼般的兇眼。

「龔大俠，老衲久仰閣下大名。」智寶嘿嘿兩聲：「這招美人計使得不賴，誰叫當初少太太是你龔大俠的情人兒哩。」

龔星北緊閉住眼睛，氣得胸膛欲裂，恨不得揮劍將他們挑了，他想起嘉鸞的話，「一個女人若變了心，那心腸要比蛇蝎更毒」，不由得暗暗嘆了口氣，他感到肩胛疼痛，原是被鐵絲穿了琵琶鎖骨。身子一動，竟疼得暈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長時辰，他聽智寶說：「少爺看看倒也無妨，只是這人的武功太高，雖被穿了鎖骨，怕暴起發難……」

「你出去！」聲調顯得有些不耐煩，「你們把他捆在柱上。」他吩咐

着兵勇。

龔星北知是慶世平，緊閉雙眼不作聲，他被綁在屋中的木柱上，身上纏了幾道鐵索，縱然有上乘的內功和縮骨法也無濟於事。

「龔大俠，別來無恙。當年舊事，小弟從未敢忘，常與小妻提起大俠的情義。」

龔星北睜開眼睛，見慶世平端坐在一把檀木椅上，手托着紫泥小壺慢慢地呷着，儼然是個眉目清秀的雅士。「呸！」他啐了一口，罵道：「我好悔當初沒把你們殺了！」

慶世平皺皺眉，依然慢條斯理地說：「我素敬大俠是個英雄，你對嬋嬋一片眞情我也知道。我願成全你們，讓你把她帶走。」

龔星北咬住嘴唇，將眼睛緊緊閉上，此時他想的是如何脫身。想到身為金錢會信使，誤了數千反清熱血志士生死攸關的大事，不由心如火燎，悔痛萬分。

聽到慶世平一聲召喚：「嬋嬋，你進來吧。」龔星北睜開眼，見她已換了裝束：一身綺羅，滿頭珠翠，面施脂粉，唇點胭紅，分明是個艷美的貴婦。她低着頭，不敢去看龔星北。

「你讓我把她帶走嗎？」龔星北問。

「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大俠，在下不是食言之人。」他笑看了嬋嬋一眼，「你和大俠商議一下，我失陪了。」他一撩長袍，走出屋去。

沉默半晌，嬋嬋才低頭說：

「北哥，是他們逼我這麼幹的。世平說毒昏你後，他要和你商量一件大事，然後讓你把我帶走。可，可我不知道他們會把你捆起來。」

嬋嬋突然跪在龔星北面前，流着淚說：「我不騙你，北哥。」她竟咬破中指，將血滴在地上發起誓來。

「他要和我商量甚麼大事？」

「我聽他說，是讓你寫封信，讓雁蕩山上的人下來。北哥，你寫吧。」

龔星北一震，他知道清軍雖兵分三支，水陸並剿金錢會，但懾於太平軍聲勢，不敢妄自冒進，何況雁蕩山易守難攻。眼下清兵和白布會鄉勇只是和金錢會相峙，閩浙總督慶瑞急於撲滅金錢會，但又兵力不足，所以想用他的信將金錢會騙下山來。

他又想，慶世平設局將我擒住，必然事先就有安排，指使嬋嬋就在瑞安城外候着我，難道他們已知道我去給太平軍送信不成？

「大俠，你們談得好麼？」慶世平笑容可掬地走進來。

「龔兄不必喪氣，你與嬋嬋舊情再叙，破鏡重圓，實為可喜可賀之事。慶某是一個不成器的儒士，從不問兵戎政事，只是長毛作亂，國難當頭，又不得不為家父分點憂愁。我想借龔兄之筆，寫封信送上山去，待滅了匪會，龔兄便可攜美歸鄉。」

龔星北嘻嘻一笑，說：「這事好辦得很。你過來，我要講給你一句話聽。」

慶世平見他身上鐵索數道，又穿了鎖骨，料想無事，便走上前來。

「妳也站過來。」他向嬋嬋笑着說。

龔星北見他夫婦並肩站在距自己約三尺遠的地方，將氣運至軟齶，黏痰繫在舌尖，用力一噴，落在慶世平額上，又一口唾在嬋嬋臉上，她「哇」地一聲哭出來，捂住臉奔出屋去。

智寶眾人聞聲闖進屋內，見慶世平躺在地上呻吟不止，額上竟隆起鵝卵般大小的紫包。

龔星北暗感遺憾，若在平時，這一口必將穿顱而過，只是噴痰的同時牽動了鎖骨的鐵絲，一陣劇痛散去了內力。唾嬋嬋那一口卻無傷害之意。

「殺了他！」慶世平爬起來說。

智寶巴不得有這句話，他握着鳳劍，步步逼近龔星北，「颯」的一劍，刺中龔星北肩膀，劍尖一拔，血如泉湧。「我偏不一劍結果了你。」「嗤」，又一劍中小腹，這一劍刺得淺些，只是劃破了皮肉，頓時血浸薄衫。龔星北神色如常，嘴邊泛着嘲弄的笑意。

又舉劍欲刺，只見嬋嬋闖進，抱住血淋淋的龔星北，轉過頭對智寶說：「你連我也一起殺了吧！是我把他害成這樣！」

智寶和慶世平都十分驚愕。龔星北怒目圓睜，牙咬得咯咯直響，大聲說：「臭婊子，滾開！」但嬋嬋將身體死死貼住他，說：「北哥，是我嬋嬋水性楊花、下流低賤，我對不起你，是我把你害成這樣……」

「好！」慶世平一聲長長的尖叫，冷笑着走過來。他接過智寶手中的鳳劍，先看看淚流滿面的嬋嬋，難捺一腔妒火，揪住她的長髮拖向一旁，然後舉劍向龔星北猛刺。

嬋嬋驚叫一聲，昏厥過去……

＊　＊　＊

四會主陳鐵龍來到趙曦的茅舍裡，見他正和嘉鸞在說甚麼，神情很是嚴肅。

「四弟，我請你來只是要商議一件大事。」趙曦和藹地點着頭，隨手遞過黃銅煙袋。

這時，蘇秀軒等三名會主都陸續來到，趙曦見獨缺三弟解公華，不禁黯然神傷。

「諸位弟兄，龔星北大俠已下山數日，不知與太平軍聯絡上沒有？早上山下來報，說太平軍南下受阻，與慶瑞在麗水一帶打得十分慘烈。只怕龔賢弟的信……」

「龔大……俠的信一定會送到的！」嘉鸞想說龔大哥，但還是改稱大俠。

「龔大俠武功蓋世，有膽有識，信自然會送到。」蘇秀軒撫着花白的長鬚，沉吟片刻，「只是送到又有甚麼用？除非派一支輕騎，與我聯兵，使賊兵腹背受敵。」他是落科不第的秀才，自詡蘇秦之後，也是金錢會的智囊，趙曦十分敬重讀書人，讓他坐了二會主。

陳鐵龍說：「軍師所言不錯，咱不能老躲在山上，向太平軍求援，那樣人家就把咱們看低了。」

趙曦點着頭。五會主說：「我也贊成下山突襲，數千之眾久居山上，糧草難以接濟，眼見風寒葉落，弟兄們……」

蘇秀軒插過話來：「只是敵情不明，兵忌妄動。」

突然，隨着一聲稟報，十餘名會眾擁着一個渾身血跡的漢子闖進。漢子自言是太平軍的小頭目，掏出一封信遞給趙曦。

信文極短：

趙曦義士，銳騎精甲三千繞南田已抵文成，合兵克敵，共圍溫州，以制蛇尾，相望旌幟。李世賢啓。

書箋上蓋着太平軍侍主印章。信封上寫着：志切同仇，共誅胡虜。

趙曦心頭一喜，問：「那天兵三千……」

漢子回答：「在文成接敵，不時便渡過飛雲江。」他刷地從劍鞘裡抽出鳳劍和一塊用血寫着的「下山迎太平」的半塊衣襟捧上。

「龔星北呢！」趙曦與嘉鸞幾乎同時驚呼起來。

「龔大俠為智寶惡僧所害，這劍和血襟是他臨終……」

趙曦悶叫一聲：「龔賢弟！」淚如泉湧，嘉鸞面如白雪，渾身顫抖，咬破嘴唇，她頑强地克制住自己，不使自己痛哭失聲和昏厥過去。右掌一用力，竟將木椅的扶手捏碎。

「慢！」蘇秀軒站起身，打量着漢子，眯起眼說：「信可偽造。龔大俠若是投敵……」

「啪！」趙曦一掌拍在案上，高喊：「我龔賢弟決不是那樣的人！」

「會主息怒，我只是怕其中有詐。」蘇秀軒緩緩地說：「龔大俠若是中奸或受傷被俘，那鳳劍必為敵所得。我們誰又曾見過他的筆跡。」

嘉鸞此時寧願其中有詐，也不願龔星北遇難或被俘。

陳鐵龍看着趙曦遲疑不決的神情，剛想說甚麼，只聽「噗通」一聲，送信漢子竟頹然倒地，嘴唇淌出黑血。

「五毒掌」趙曦跳了起來。陳鐵龍狠狠瞪了蘇秀軒一眼，「二會主，太平軍兄弟中了智寶的毒掌，雖毒攻心脈，仍硬挺不說，這信還有假麼？」

蘇秀軒默然無語。只聽刷地一聲，嘉鸞早持鸞劍在手，高呼：「下山！」

「下山！渡江去迎太平軍！」趙曦將會旗飛擲給陳鐵龍。蘇秀軒面有難色：「大哥，還需三思。」

金錢會數千之眾打着帥字黑旗，悄悄下了雁蕩山，直奔平陽。

趙曦令紅娘會走在後面，嘉鸞一路默默無言，心裡但願龔星北傷俘不死。她聽到身旁有啜泣聲，知是綠屏，深知她為自己傷心。「鸞姐，龔大哥不會死的，他武功那麼高，只是受了傷。」

「好妹妹！」嘉鸞嘆口氣說：「但願如此。」她扭頭一看，走在後面的姐妹都關切地望着她。她們雖然早已將嘉鸞和龔星北連在一起，暗中祝願他們結成眷屬，但卻不知這位英氣奪人的女神，心底卻有一番難言的苦衷。自龔星北下山後，嘉鸞數日總做着一個夢，夢見他和妖媚的嬋嬋在一起，情語竊竊，甜蜜地偎依着。

渡過飛雲江後，嘉鸞忽聽前面一陣炮響，四面閃起火光，到處是火炮的爆炸聲，吶喊聲如排山倒海。嘉鸞高呼：「中了埋伏！」便讓綠屏帶着眾姐妹退過江去。紅娘會姐妹誓死不從，正在踟躕，一隊清兵騎馬斜刺殺來，截斷金錢會的後路。只聽幾聲呼叫，幾名姐妹被清兵長槍刺倒。嘉鸞怒喝一聲，騰躍起來，長劍一抖，將一名清兵刺於馬下。她落在馬背上，長劍揮得如羣星換位，銀河倒瀉，只聽「叮叮噹噹」一陣亂響，連削清兵十數枚槍頭。眾姐妹手持長劍，施展起趙家的青萍劍法，或殺退無兵刃的清兵，或砍馬足。一羣身穿紅衫的姐妹，身形靈巧，繞石轉樹，又發鏢投刃，竟弄得清兵手足無措，便退卻不前。嘉鸞見戰局已穩並佔上風，對綠屏說：「我到前面看看去！」

前面戰陣混亂，屍橫遍地，吶喊聲和兵刃相交聲響成一片，兩軍斯殺在一起，敵炮停止了轟擊。嘉鸞寶刃開路，出招便可斃敵，那騰出手的弟兄又跟隨她一起殺上前去。

嘉鸞瞪圓兩隻秀目，長劍象一條扭擺疾行的銀蛇，從敵羣中直穿過去。她衝上山坡，見草叢中仰臥

着一個穿黃長衫的人，正是蘇秀軒。他血濕胸襟，咽喉的傷口在咕咕作響，艱難地曲動着食指示意嘉鸞躬下身來。

「……會　主……被　俘……退……退兵……陳……」他頸項一挺，眼瞪着嘉鸞，已然氣絕。

「爹……爹！」嘉鸞疾呼，挺劍奔下山坡。只見金錢會衆似退潮般退向山坡。嘉鸞站在高處，她見一個禿頭惡僧蝴蝶一樣翻飛，所觸之處必然有一人倒地，有如割草。嘉鸞知是智寶，怒火萬丈，正要騰身撲上，退到山坡的一個弟兄說：

「副會主，會主讓你退兵。」

「會主呢？」她急問。

「起初他爲炮火所傷，但仍帶着我們拒敵，後來又負了幾處傷，被賊兵俘去。他被捆在馬背上，高呼讓副會主退兵。」

「不退！」嘉鸞柳眉一揚，目迸火星，「金錢會戰死此地，皆爲彪炳千秋的反清英雄！」

「副會主，我們是不怕死的！只是……」

「只是甚麼？」嘉鸞目如閃電，將幾名會衆逼得低下頭來。

一名會衆低聲說：「百餘名弟兄與那惡僧苦鬥，正是要纏住他，讓副會主退兵。」

嘉鸞心頭一震，她看到數名弟兄和身撲上，抱住智寶，有的竟用嘴咬，有的竟被敵兵砍斷胳膊，仍死死抱住惡僧不放。

智寶雖有金鐘罩神功，無奈被數名忘卻生死的會衆瘋狂般地抱住，只得騰出一掌去護雙目。

「你們先退，退過江去，我去除了那惡僧！」嘉鸞話音剛落，只見智寶被拖倒，數人滾作一個肉球，直跌落山崖下去了。只聽聲聲慘叫，幾位金錢會壯士和被團團圍住無法施展身手的智寶，同時跌落在一塊突起的巖石上，粉身碎骨了。

嘉鸞見到如此悲壯的場面，長嘆一聲，下令退兵，自己揮劍斷後……

殘月被陰霾蒙住，暗光淡淡，照着屍臥遍地的戰場，景象甚是慘烈。

金錢會敗退到雁蕩山上，數千之衆所剩不足八百，嘉鸞望着輕吟着的負傷弟兄姊妹，心頭一陣悲憤，不覺淚下。

她停立在山巔上，想起被俘的爹爹及生死未卜的龔星北，想起被打得七零八落，已經羣龍無首的金錢會，眼下不知該如何是好。

「四會主回來了！」有人高聲呼喊起來。

如同溺水之人抓到一塊木板，嘉鸞大喜，總算有了主心骨。

陳鐵龍腰插長鞭，滿身血跡，搖晃着頎長的身軀，雙目殺氣未退，後面跟着兩名弟兄。

「陳叔叔，我爹……」嘉鸞畢章是個十八歲的姑娘，見到陳鐵龍，不禁哽咽起來。

「莫哭，莫哭，我都知道了，咱們要想法子救出會主。」陳鐵龍坐在一棵樹下，他那兩名親兵看到滿臉淚痕的嘉鸞，都默然地低下頭去。

「嘉鸞，只是趙大哥認錯了人，才招致如此慘敗。」陳鐵龍突然跳起來，雙目一瞪高喊：「我定要手刃龔星北！」

「甚麼？你說是他！是龔星北出賣了我們！」嘉鸞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是他還是誰！」陳鐵龍一掌打在樹幹上，樹幹凹下三分，飄落幾片樹葉。

嘉鸞聽到後面綠屏在和幾個弟兄悄悄爭執，似乎在議論龔星北，她轉身問：「你們在說甚麼？」

一個會衆說：「我們幾個弟兄聽得明明白白，智寶賊僧對一個清將說：這回龔星北那小子要和我齊肩了，他不費力出頭便做了五品御前內侍。」

「龔星北決不是那樣的人！」綠屏睜大一對細長的鳳眼，尖聲說：「這是賊人故意這麼說，要是他被擄了呢？」

「他武功不是蓋世無雙麼？」

「猛虎也有落陷井的時候！」

「綠屏，你說他不是奸賊麼？」陳鐵龍幾聲冷笑，將手一揮，兩名會衆押過一個戰俘，頭纏素巾，正是白布會衆。

「你講講龔星北，說了實話我便放你走！」陳鐵龍掂着手中的匕首，突然擲出，竟穿過戰俘頭上的白巾，紮在樹上。

「我說我說。」戰俘磕起頭來：「龔大俠，不，龔星北遇到了慶世平的二姨太，他倆正……被慶世平和智寶撞見捕住。」

「慶世平的二姨太叫嬋嬋麼？」嘉鸞身子一顫，牙齒狠狠咬住下唇。

「是叫嬋嬋，後來慶世平讓他交出佩劍，割指寫了甚麼血書，才讓他帶着嬋嬋走了。小人是聽會中弟兄們講的，龔星北和嬋嬋曾是老相好……」

戰俘還想說甚麼，怒不可遏的嘉鸞呼叫一聲，一劍刺穿他的心窩，那戰俘瞪着驚訝、恐怖的眼睛，看着陳鐵龍而倒下。

「嘉鸞，你也太性急了。」陳鐵龍轉向綠屏，「你還不信麼？」

「我就不信！」她一頓足，扶住昏眩欲倒的嘉鸞，「鸞姐，你怎樣？」

嘉鸞猛地推開她，刷地抽出雙劍，將鸞劍插在地上，雙手用力去折鳳劍：「賊手已汚我家寶物，留

之何用！」

「且慢！」陳鐵龍上前攔住，「我雖然使鞭，但願用此劍親誅奸賊！」說罷，將劍奪過。她剛想張口說甚麼，只聽一聲清嘯，空中平落下一人，渾身血跡，面部從嘴以上蒙着黑布，手握着一柄血淋淋的長劍。

「你是誰？」

金錢會兄弟姐妹都紛紛亮出兵械，將蒙面劍客圍在裡面。

「趙大哥呢？」他聲音嘶啞，頓着足說，「我來晚了，金錢會果然中了奸計！」

「你是龔星北？」衆人辨出他聲音，同時驚呼出來。陳鐵龍一揮手：「大家還不動手？宰了他！」

「慢！事出蹊蹺，問清再動手不遲。」綠屏用身體擋住衆人兵刃。

「刷」地一聲，寒光直抵龔星北右肩，原是嘉鸞挺劍刺來，因她悲憤交加，滿腔仇恨，劍失去準頭，擦肩而過。

「鸞姑娘！」龔星北後躍一步，急問：「趙大哥呢？」

「卑鄙無耻！你難道不知？」嘉鸞又是一劍刺到。龔星北左閃右躲，一連避過十幾劍。

「奸賊，我兩千之衆盡傷你手，會主也被你們俘去，你又來施甚麼伎倆！」陳鐵龍抽出鳳劍。

「大哥！」龔星北長呼一聲，單腳跪倒，面天高喊：「是小弟對不起你！」

「何只是對不起？」陳鐵龍怒叱一聲，鳳劍刺過，這時嘉鸞的劍也到，鸞鳳雙劍直戳龔星北面門。他只覺勁風撲面，劍輝炫目，由不得舉劍去格，只聽「噹」的一聲，手中長劍只剩短柄握在手中，劍身早被鸞鳳二劍削成兩截，但那二劍也各分左右飛出。龔星北內功已臻化境，雖然只用三分內力，還是震飛了二劍。

陳鐵龍從未領略過他的武功，不禁大驚失色，後退數步，掏出九節長鞭，掄得呼呼風響，鞭頭像萬點銀星繞着龔星北周身。

「接劍！」一聲女子清脆的高呼，一柄長劍拋在龔星北頭上，他騰身接住，原來是鳳劍。

「綠屏，你！」嘉鸞萬分驚愕地望着拋劍的綠屏。「龔星北不能死得糊糊塗塗！」綠屏話音剛落，便有幾個舉刀向她砍來。數名姐妹挺劍上前，齊說：「傷自家姐妹麼？」

「她和姓龔的一伙！」

「都退下！」嘉鸞止住衆人。回身望去，只見陳鐵龍鞭花點點，一招「追風趕月」向龔星北咽喉打來，只聽「嗤」地一聲，陳鐵龍拽回去的只剩一條鋼鏈。他雙足一點，縱向一旁，扭頭便跑。

龔星北哪裡肯放，騰身掠過他頭上，長劍橫掃；陳鐵龍只得仰身後退，一聲慘叫，被削下右足，登時痛得昏厥過去。

「好狠毒的奸賊！」嘉鸞挺劍撲過，衆人蜂擁而上。

「我不是奸賊，陳鐵龍才是！」龔星北想伸手去掏懷中之物，但一柄鸞劍和數十支兵哪容他分手。

「鸞姐，且慢動手，聽他說些甚麼！」綠屏高呼，「龔星北，你摘下面罩說話吧。」

「我，」龔星北用手指彈開鸞劍，竄出圈外，「我沒臉再見你們，這面罩是不能摘的！待我救出趙大哥，就永不與你們相見。」他聲調凄慘，似有哽咽之音，誰也不曾看到他的面罩竟被淚水浸濕一塊。

「副會主！」陳鐵龍的四名心腹同時跪倒，其中一人指着陳鐵龍說：「奸賊不是龔大俠，是他！」

平陽一戰，智寶以爲陳鐵龍不致被懷疑，只將他心腹留下四人，其餘盡數殺死，這四人更是膽寒，見金錢會遭此慘敗，只得從賊到底，本想激戰後歸順官府，不料虎穴重入，再返龍潭，繼續去做奸細，難免會敗露，四人痛悔莫及，眼見事發，便一齊吐出實情，以求僥倖。

他們從取鸞鳳劍弟兄被截殺，嘉鸞、龔星北送劍遭伏說起，一直講到暗隨龔星北下山送信及蘇秀軒被打死等等緣由。

「是你們給他來往傳信？」嘉鸞一柄長劍的劍鋒，在四人的眼前顫顫。

「鸞姑娘，是他傳的信！」龔星北終於掏出懷中之物拋給嘉鸞。她接過一看，原來是早已死去的鴿子「鳳奴」，腿上還綁着一封白布會盟主陳安瀾的信，讓金錢會下山去救趙曦，以便一網打盡。

「我逃出瑞安縣，急奔雁蕩山，但來遲了。鴿子是我剛才在山腳用掌風打下的。」龔星北語聲甚微，帶着疚愧。

嘉鸞胸臆頓時空明。她想起那日和龔星北在山洞中避雨，陳鐵龍在外偷聽的情形，他知道龔星北苦戀着嬋嬋，便讓鳳奴傳書，讓嬋嬋做誘餌，將下山送信的龔星北引落陷井，拿得鳳劍爲信物……她又想起蘇秀軒咽喉上的血洞，那正是爲鞭鏢所創，難怪他咽氣時說出個「陳」字……還有解公華遭伏被害……

陳鐵龍的一名心腹說：「趙會主雖是被敵炮火所傷，但仍帶領着衆弟兄拒殺敵人，若不是陳鐵龍暗施飛鞭打中他的腿，他老人家是不會被俘的。」

嘉鸞一聲長呼，鸞劍刺入陳鐵龍心窩，汚血四濺，一連在他身上

斬了十劍。龔星北見她悲憤欲狂，舉劍將她長劍格住，他長嘆一聲，撥頭就走。

「喂！你到哪裡去？」嘉鸞躍到前面，擋住他的去路，「你如何被俘，又怎樣逃了出來？你為甚麼戴起了面罩？」

「我，我沒有臉再見妳！」他「噹」地一聲，挑開她的劍，「等救出會主，鳳劍自當奉還！」說罷，將身縱下數丈高的崖頭。

「我沒有臉再見妳。」夜幕中又聽到他一聲悲切、蒼涼的長呼，聲音在羣峯衆谷裡久久迴蕩。

「綠屏，山上的事你來管，我去去就來！」嘉鸞疾奔山下。

＊ ＊ ＊

瑞安知縣接閩浙總督慶瑞手諭：要犯趙曦不必解往溫州，就地正法。

遍體鱗傷的趙曦被囚在大牢，他鐵鐐加身，盤膝坐在草墊上，望着沉在雲層中的殘月。他最感痛苦的是金錢會遭此慘敗，卻是由於內奸陳鐵龍。

他擔心嘉鸞率衆來救，知道敵人已設伏兩夜，衙府四周都佈滿武功高手和官兵。他長嘆一聲：「龔賢弟，不知你身陷何處？是死是活。」

「大哥，我在這裡！」龔星北輕呼一聲，長劍一絞，監門銅鎖鐵欄齊斷，身子一閃，躍進牢內。

「賢弟，不必救我，賊人拿我作香餌，誘人來救。陳鐵龍是內奸！」

龔星北用劍尖挑斷趙曦的鏈鐐，說：「陳鐵龍已被嘉鸞殺了。快走！」他去拉趙曦的手。趙曦才移動一步，便跌倒在地，原來智寶已挑斷他的大筋。

「好兄弟，我已成廢人，出去又有何用？你快走，我這有血書一封，交給嘉鸞。」

趙曦見他不走，知勸也無用，當即以手探喉自戕，被龔星北攔住。

「若大哥自絕，小弟也要將你背回！」

「我沒有看錯人。有你這句話，大哥也不枉與你結識一場！快走……」趙曦二指又向咽喉探去。

「誰也走不了！哈哈……」一陣狂笑，聲震夜空，一個熊羆般身軀的衙役出現在門前，後面是一片明晃晃的火把，將院落照如白晝。

龔星北不容趙曦分說，將趙曦馱在背上，提氣竄出監牢，手中揮着長劍，高呼：「擋我者死！」霎時間，圍攻衆敵不是被削掉指腕、刃身，便是被強大無比的內力震飛兵械。

「賢弟，快放下我！速走！速走！」趙曦急說。

「大哥，小弟與你攜手同赴死難，我雖死猶榮，天下也將視我為一個反清的義士了！」龔星北堅定地回答。

龔星北雖然身上帶傷，卻愈戰愈勇，衆敵一齊喊「殺」，卻不上前，偶爾打過鏢來，不是被長劍削掉格飛，便是被龔星北左手接住，回敬過去。

屋頂上站着一排弓箭手，只聽「四面射」一聲令下，支支利箭直射龔星北。

因龔星北背着趙曦，不能擋住四面來箭，身體負重又不能躍上屋頂。只得暫將身體倚着一棵栗子樹，揮撥三面來箭。

只聽一聲清脆的長呼，西廂頂上的弓手倒下一片。劍光伴着一團紅焰又掠到東廂屋頂弓箭手。

「嘉鸞！」龔星北與趙曦同時驚呼起來。

嘉鸞殺散了弓箭手，跳下屋直奔樹下。趙曦見嘉鸞到來，張開雙臂，身體前傾，只聽「啊」的一聲，趙曦的手臂無力地垂下，原來不提防角落裡射來一支毒箭，正中趙曦前胸，嘉鸞怒睜雙目，飛身上前，結果了那人性命。衆敵兵也四下逃開。

「龔賢弟，星北賢弟！」趙曦睜開眼睛，拚力地叫着龔星北。

「大哥……」龔星北搖晃着身體走過，跪在趙曦面前。「爹！」嘉鸞也一旁跪倒。

趙曦流着眼淚，各握着嘉鸞和龔星北的手，看了他倆半晌才說：「金錢會黑旗不倒，星北是會主，鸞兒輔弼……」他嘴角淌下黑血。

嘉鸞點了點頭。龔星北望着趙曦，慢慢地搖頭。

「你，你不答應我？」趙曦很失望。

龔星北還是遲緩地搖着頭，抬頭凝望着天際的殘星。

「星北賢弟，你是個怪俠，大哥也不勉强於你。」趙曦輕嘆一聲，將帶血的金錢遞給嘉鸞，又對龔星北說：「賢弟，你摘下面罩，讓為兄再見你一面吧！」

龔星北凄然一笑，輕說：「小弟自今當永遠陪伴大哥，朝夕共處，形影不離。」

趙曦慢慢抬起手，用餘力說：「快走。」然後合上雙目，再不睜開。

嘉鸞拭乾淚痕，回首望了一眼站在院門前、卻不敢來攻的羣敵，對着趙曦的屍體，磕了三個頭，拉起神情木然的龔星北：「咱們走！」足尖一點，牽着他躍上屋去。

東方現出曦光，殘星漸漸隱退，秋雨隨着冷風飄灑下來。在萋萋蒼草的山坡上躺着龔星北，手裡緊緊握着鳳劍，嘉鸞坐在他身旁。

「龔大哥，我不該將你當成壞人……」嘉鸞垂着頭項，輕輕地說：「你也不要自卑自賤了。」說着用手去解他的面罩。

龔星北握住她伸過的手說：「鸞姑娘，我是個有罪之人。我沒有聽妳的話，上了嬋嬋的當。可是，可是我沒有去找她……」

「快別說那些了。小娼婦遲早死在我的劍下！」

「你別殺她。她雖然害了我，但救我出來的也是她……慶世平那賊一定輕饒不了她。」

「你！你為何就不恨她！」嘉鸞掙脫出手來，怒氣咻咻地轉過頭去。她看到綠屏和許多姐妹都默默走來，站在不遠的一棵樹下。她們是來接應嘉鸞的。

「嘉鸞姑娘，人各有前定的姻緣，塵世茫茫，如煙如海，似幻若夢，眞待妳看清醒悟時，已是暮日西墜了。我恨不恨嬋嬋，這不關別人的事，我痛悔的只是身懷蓋世武功，竟未用到正途。我死後只是一堆枯骨，那比得上趙大哥，有塊不朽的石碑。」

嘉鸞默默無語地望着他，半晌才說：「你不要那麼頹喪，嬋嬋不要你，還有我呢！」她語調溫柔，一對明眸噙着盈盈淚水，竟不顧身後的姐妹。

龔星北握緊她發顫的手，低聲說：「嬋嬋在我心中，只是個美好的回憶，我眞心喜歡的還是妳……鸞鸞，你鬢上的那朵花都枯謝了，還是我給妳戴的那朵嗎？我眞想明年花開時節，再，再給你戴，戴上一朵，但是晚了，智寶惡僧的毒掌已攻入我心，我已不久人世了……」他感到中氣漸漸塌陷，毒氣正攻心脈，語言艱難，四肢發僵。

嘉鸞見龔星北面罩下露出棱角分明的嘴唇笑着啓開，露出整齊、潔白的牙齒，像初次在雁蕩山巔見面時一樣，帶着頑皮甚至狡黠的模樣。她輕輕揭下面罩，不禁驚呼起來，那英俊的面龐竟被刀劍破毀了，幾道深深的長疤滲着血水，滿臉都是淚漬。

「龔大哥！」嘉鸞撲在他身上痛哭起來，知道了他不肯示人面目的理由。龔星北的嘴唇在動，卻聽不清在說甚麼。她將臉偎到他嘴邊，終於聽清了：「我喜歡妳。不要去殺嬋嬋……」聲音越來越細，直到消逝。

綠屏悄走過來，扶起哭泣着的嘉鸞。「鸞姐，要以大業為重，姐妹弟兄都等着妳呢。大俠雖武功蓋世，仗劍行義，卻也有不少的弱點，他總是那麼心灰意懶，想着那個不值得喜愛的嬋嬋。鸞姐，你要振作起來，不能像龔大俠那樣，那樣沒出息……」

「我知道，綠屏妹妹，」嘉鸞緩緩地說：「他為一個『情』字誤了終身，是個沒有出息的情種。可你哪又懂得，一個人眞要是喜愛上另一個人，那就變成一塊難以悟化的頑石了。」

嘉鸞將鸞劍佩在龔星北的腰間，將他埋葬在雁蕩山頂，那正是芳草凋謝，冷雨霏霏的暮秋時節。

＊ ＊ ＊

梅蕊沁芳，白雪紛揚。在溫州一家酒樓上，一對服飾華貴的年輕夫婦在飲酒賞雪，看着窗外漫天飛舞的六出之花和滿城的瓊枝玉樓。

「嬋嬋，唱個曲吧。」微醉的慶世平兩眼惺忪，握着嬋嬋戴着紅寶石戒指的纖纖玉手。

濃裝艷抹，妖媚無比的嬋嬋嬌嗔了他一眼，抱着琵琶，輕舒玉喉的燕呢鶯吟般唱了起來：「英雄無數，佳人無數，悲腸愁結望斷天涯路。富貴如夢，思情如夢，蕩蕩浩浩人生五更露。豪俠行天下，劍氣衝霄斗，終不免一坯黃土是歸處……」

「啪！」慶世平一拍桌子，怒氣沖沖地說：「我不聽這些！」他將杯盞打落於地。

「官人，你要聽甚麼？」嬋嬋上前握住他的手問。

「我要……」慶世平話猶未盡，只聽樓梯上有人說：「你要這個！」只見白影一閃，躍上一個身披白氅的雪人，長劍抵住慶世平胸口。

嬋嬋見刺客是個渾身縞素的年輕女子，鬢旁插着一朵白花，劍纓用銀絲編成，脚登着一雙黃麻鞋。

「你是『紅鸞女』！」慶世平驚呼，恐怖的眼睛瞪着殺氣凜然的嘉鸞。

「不錯，我正是你們要抓的金錢會會主趙嘉鸞。不過，我不再穿紅了，我這是給我爹爹、給死難的弟兄和我丈夫龔星北戴孝！」說罷，劍鋒一劃，割開慶世平的胸膛，血濺酒樓。

嬋嬋嚇得癱在地上，面蒼如紙。嘉鸞用劍尖挑散她的雲鬢，冷笑一聲道：「嬋嬋，你唱的那個曲子還算有點良心。我不殺妳，是因龔星北臨終有話，不讓我傷害於妳。水性楊花的下賤之人！他死前念念不忘的卻是妳……你走吧！」

「他，他臨死前還想着我？」嬋嬋從地上爬起，瞪着兩隻眼睛，反復地重復着這句話。

嘉鸞鄙夷地看了她一眼，「啪」的一聲，長劍入鞘，足一點，輕輕掠出窗外，身影漸漸消逝在茫茫白雪中。

「他臨死前還……」突然，嬋嬋咯咯笑起，用手抓着衣衫，她瘋了。

（全文完）

贖罪金

老俠出手懲奸惡　禮金變作贖罪金

懲奸記／麥上花・文
可飛・圖

李太公的莊院前，有一幅很大的晒穀場，平時，是附近一帶的兒童遊戲之地，叫着、跳着，玩他們最高興的一切嬉戲動作。

初秋，太陽西下，還有一股悶熱的氣溫，晚飯後孩子們仍然是聯羣結隊的去這晒穀場上你追我逐。

一羣孩子正玩着疊羅漢，孩子們玩的疊羅漢，可與武館的把式完全不同，只是一個一個的堆上去，堆得橫七豎八的，堆疊得越高就越是高興，只可憐那幾個被壓在下面的，往往被壓得透不過氣來。

但是一陣叫嚷後，大家又散開了，被壓着的又會跳起來，將別人推倒，自己再壓在上面。

就這樣一堆一散的，玩得循環不休，大約是今天孩子們玩得太兇了，堆在上面的人山比平日高得多了，人山散開了後，最下面一個不到十歲的孩子，竟然不會跳起來，依然睡着，久久不見動彈。

有些孩子上前叫了幾聲：「阿科！」這叫阿科的孩子沒有反應，也沒有動。

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急急的走上前，伸手將阿科扶起，叫道：「阿科，你怎的了？」這一扶，可扶得她大吃一驚，阿科重得很，有些僵僵硬硬似的，急得她大叫道：「阿科不好了。」

孩子們圍上了一大羣，他們都驚得大叫起來，在一旁的成年人，就有幾個走了上來，一看，就知道鬧出了大亂子，阿科像窒息死了一樣，那個小姑娘更是大聲哭叫着：「媽媽！媽媽！」

這個小姑娘叫阿貞，是阿科的姊姊，她媽媽吳二娘，就住在這大莊院側面的一間小平房裡。

當吳二娘聞聲奔出來時，一個鄰里中的壯漢，已將阿科抱了起來，這情形是從未見過的，小孩子玩耍，竟會弄出了人命來，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這時，吳二娘更是「兒呀！」「肉呀！」的放聲大哭起來。

既然大家都不知道怎麼急救，就只有先將阿科抱回他家裡，放到床上，希望他會醒來。

鬧烘烘的，將吳家的小平房擠滿了人，都是附近的鄰居。

吳二娘沒有丈夫，就祇有這一女一兒，靠這兩母女做點女紅度日，當然是很窮。

有人說是要趕快請大夫，有人說是遇到甚麼煞氣，必須求神。

可是，吳二娘竟是沒有一點主意，原因是她家裡沒有錢，她祇有望着兒子痛哭，還不斷的將兒子搖動。

阿科閉着眼睛，搖一搖，動一動，不搖就不動了。

還有一絲氣息，大家都認爲很危險，隨時都可以斷氣。外面忽然有人道：「李四爺來了！」

於是，立即見到一個三十多歲閒漢似的男子，走了過來。

他就是李太公的第四位兒子，就是這附近一帶居民都不歡迎的人物，他家裡有錢，甚麼也不須顧慮，每天就是在外閒蕩。

這還不要緊，他更是倚仗家裡有錢有勢，欺壓窮小戶，家裡已有了三房妾侍，還要向外勾三搭四。

吳二娘的女兒阿貞，本也與媽媽一道，上半身俯伏在床邊，望着弟弟眼淚直流，聽李四爺到來，馬上起身避到裡面去。

但李四爺早已見到了，立即喚道：「阿貞避甚麼？二娘，阿科不好了，怎不快找大夫？」

吳二娘掩面流淚，並未作答，旁者，有鄰人道：「窮人家出了事，有甚麼辦法呀？」

李四爺笑道：「沒錢是嗎？快去找大夫，要錢，我有。」

鄰人們都有些詫異，但也有人道：「四爺願意幫忙，這是做善事，修福積德。二娘，還不多謝四爺？」

吳二娘放開掩面的雙手，望望床上的兒子，又望望李四爺，不禁哀聲道：「四爺，你眞肯幫忙？」

李四爺道：「快去找大夫，一切由我開銷就是。」

鄰人中，那個抱起阿科進屋子的壯漢周冬生，自告奮勇的道：「隔鄰村子裡的余郎中，是住在最近的，我替你去相請。」

李四爺接口道：「快去，快去，救命要緊！」

然而，身爲事主的吳二娘，竟是一言不發像是不敢作主，周冬生沒有理會，匆匆的走了，鄰人們相繼的走了，僅剩下兩位老婆婆留下相陪着。

李四爺自行在床沿上一坐，側面向躲在床後面的阿貞叫道：「阿貞，老是躲着幹嗎？妳出來與我說句話兒。」

阿貞可沒有回答，吳二娘便答道：「四爺，她不懂事，你不要叫她吧！」

李四爺一聲冷笑道：「她不曉事，難道妳也不曉事？話兒也不與我說一句，我就白白的爲妳們花上些銀子不成？請大夫還須抓藥，還不知要調養多久？告訴妳，妳不曉事，我就走，看妳怎樣救妳的兒子？」

吳二娘急道：「四爺，你做做好事，借給我，我做牛做馬都會還給你的。」

李四爺笑道：「却也不須還，還有更多的給妳，就只要阿貞出來與我說幾句窩心的話兒。」

情形是一清二楚了，阿貞已長得婷婷玉立，早已在李四爺眼中，成了必得之物，大概他早已向吳二娘母女二人有所表示過，而遭到吳二娘母女的拒絕。

今晚，他正是乘人之危，有所爲而來，這樣的人，怎會有好心急人之難呢？吳二娘是心知肚明，只有哀聲求道：「貞兒還年幼，不懂事。四爺，你放過她吧，我必定欠債還錢的，只求四爺發發善心！」

李四爺哈哈大笑道：「我也只求阿貞發發善心的，我李四爺難道配不上她這樣一個窮丫頭嗎？」

吳二娘爲難了，救兒子要緊，但却不能就此斷送女兒一生的幸福，既不敢一口拒絕，又不能一口答允，正在爲難，而周冬生已經走了回來，他後面還跟着一個老者，讀書人打扮，只是，那頂儒巾，殘而且破，那一件藍長衫，也打了幾個補釘，是鄉下時常可以見到的「遊學佬」，即是等於一名斯文乞兒，這顯然不是隔鄰村裡的余郎中，若是，周冬生也不能來回得這麼快。

周冬生立即道：「二娘，剛去到村口，就遇上這位老相公，他說他懂得還魂術，不須要請大夫，他就可以將阿科醫好。」

李四爺斜眼望了一下道：「你眞懂得甚麼還魂術？」

那老者道：「敝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九教三流，無所不能，你想死，即刻可以使你死，你想活，也可以立即使你活。」說話時，酒氣撲人，神態有點不太正常。

李四爺轉身對周冬生道：「周冬生，要你去請大夫，你却帶來這樣一名要飯的老叫化。」

周冬生道：「我們在村口相逢，老相公知我去請大夫，他說不須去那麼遠，他是最懂得醫奇難雜症，醫不好，一個子兒也不收，我想，試一試，如是醫不來也不須花費，這就帶他來了。」

李四爺即向老者道：「你眞能醫？你看，床上這孩子，你可能醫活？」

那老者望也不望的道：「怎麼不能？死了可以活，活了可以死，悉隨尊便！」

李四爺道：「你就試試吧！」

老者道：「這孩子，是你的老子？還是你的老子？」

李四爺罵道：「簡直是一名瘋狗，快給我滾出去。」

那老者哈哈大笑道：「救人要緊，怎的滾出去？」

吳二娘已上前哀求道：「請老相公可憐可憐，救救我的兒子。」

那老者不理吳二娘，却向李四爺道：「這是她的兒子，不是你的老子，要你作甚麼主張？你才是一隻大瘋狗，應該用亂棍打一頓！」

李四爺被氣得大罵道：「好混帳的老瘋狗，滾不滾？」手一揮，打出一個耳光，打個正着，打在老者的右邊臉上，周冬生與吳二娘都不敢上前勸阻。只道：「老相公，你不能醫，就快走吧！」

老者笑道：「怎的不能醫？只是將藥方兒忘記了，挨了一記耳光，却將

精神打醒了一半，已記得藥引子了，來，再打這一邊，打重些，我就會全部記起來了。」

眞還側着頭兒將左邊臉送到李四爺之前，李四爺也毫不留情的又是一巴掌，啪的一聲響，老者大笑道：「好！打得好，全都記得了，有醫，有得醫，快取大碗酒來。」

那老者說着，即一步踏到床前，也是第一次才正眼向床上的阿科望了一望。

李四爺見連打兩個耳光，這瘋狗並不發怒，竟認爲這是一個已失常性之人，即道：「這樣的瘋狗，怎會醫病？」

那老者道：「全靠你這兩下耳光，打出了醫治的方法。」

這兩句話，語音與面色都極正常，使李四爺不禁有些詫異，便道：「你如醫不好，可得再挨我兩個耳光。」

那老者立即道：「三五個更好，我們打個賭？」

李四爺道：「怎麼賭？」

老者道：「醫不好，你打我的耳光，醫得好，你付我的銀子，一個耳光換十兩，你說多少就賭多少。打十個，最好，那就是一百兩。」

李四爺道：「多少都不成問題，二娘，是不是？救人要緊，我全都代妳付出就是。這當是我付給阿貞作爲聘禮的，二娘，妳願不願意？」

吳二娘忙道：「不，不，老相公，我怎能要這些銀子，也不收這禮金。」

那老者笑道：「我可理不了你們的胡塗賬，四爺，我們照賭，銀子可得先擺出來。」

李四爺道：「區區一百兩銀子，就怕我付不出？我家就在隔壁，睜開你的狗眼，你曾見過這麼大的莊子沒有？」

那老者道：「原來是那大莊子裡的四爺？我信，一兩也信你，我們就賭一百巴掌如何？」

李四爺道：「這窮丫頭，最多只值一百兩，再多，我就不賭了。」

吳二娘急道：「不，不，老相公，這筆數，我是不承認的。」

李四爺道：「二娘，救妳兒子要緊啦！」

老者道：「對，對，生意成交，愈快愈好，事久一定多變。」於是，立即伸出一隻手，在阿科身上亂摸，本已氣若游絲的阿科，被摸得忽然吃吃的笑起來。

這一笑，笑得吳二娘滿天愁雲都散了，至於房內的兩名老婆婆急急忙忙的念阿彌陀佛。

吳二娘已跪倒在那老者面前，道：「謝謝老相公，要多少酬金，小婦人慢慢的籌奉。」

那老者卻向李四爺道：「如何？一百兩拿來！」

李四爺道：「你先問吳二娘應不應允，只要她應允是當作禮金收下，我立即帶你回去收銀子。」

老者向吳二娘道：「快答應，我要去取銀子了。」

吳二娘哀求道：「老相公，恩公，請你做做好事，我女兒是不能給他作妾侍的。」

那老者道：「我理不了你們的事，不給，妳兒子又會死啦。」

這時，阿科正坐了起來，睜着一雙眼睛，溜溜的亂轉。

吳二娘聽老者說兒子又會死，忙將兒子抱住，口裡不斷的哀求。

那老者怒道：「這不是向我開玩笑嗎？沒銀子就只有死，娃兒你死啦。」

不知怎樣的，阿科竟在吳二娘懷中雙目一閉，竟又不動了。

嚇得吳二娘不得不忍痛將兒子放下，跪到老者面前哀求道：「活神仙，請你開開恩，救我兒子回陽吧！」

阿科的忽生忽死，使得吳二娘懷疑這老者是個活神仙，連那兩名的老婆婆也一同跪下哀求。

那老者瞧着周冬生道：「你是見証，我與李四爺打過了賭。求我就不如求四爺，四爺交銀子，孩子就活轉了來！不交銀子，我就要走了。」

李四爺也看得爲之駭然，便道：「二娘，妳何必哭，只須一句話，妳答應這是阿貞的禮金，我就去取銀子，阿科不是就可以活轉過來嗎？」

阿貞忽然從後面衝出來，怒目道：「我答應，你快將我弟弟救活過來。」

那老者道：「這才是主意，娃兒，你怎的不笑。」他僅僅是用手那麼一指，阿科眞的又笑了，翻身坐了起來，阿貞撲上去，抱着弟弟大哭。

老者向李四爺伸手道：「拿來！」

李四爺道：「二娘，這是阿貞親自答應的，妳可不能反悔！」

那老者道：「我也聽到了，怎會反悔呢，快些拿來。」

李四爺道：「我回家立即取來。」

那老者搖頭道：「那可不成，你走了，這兒我是外路人，怎樣去找你，你去我也去，二娘，這是妳收禮金，妳也去，過一過手，大家都好說話。」

李四爺正是求之不得，便道：「二娘，妳去我家取銀子。」

吳二娘還是不肯，阿貞哭道：「媽，命該如此，遇的全是壞人，妳去罷。」

那老者笑道：「小姑娘最懂事，這世界怎會有好人呢？」

李四爺拉着吳二娘就走，這是他的機會，那老者跟在後面，一直到達李家的大莊院。

李四爺帶領他們到東廂一列房子，便叫道：「四娘，快取一百兩銀子來。」

一個婦人在房裡走了出來，道：「這時候，要這麼多銀子幹嗎？」

李四爺喝道：「快取出來。」

只一會兒，那個婦人拿着兩個五

十兩重的大銀錠出來。

李四爺立即上前接過，就在接取銀錠之際，陡的「咦」了一聲，趕忙將手縮回，伸開手掌，移近壁上的燈光向掌心觀望，那婦人也將頭湊了過去，還大聲的吃驚道：「四爺，爲甚麼你的手掌全黑了？」

那老者接口道：「是不是煞氣？那可好了，又有生意來了！」

李四爺心念一轉，記得自己曾經打過這瘋狗兩個耳光，先用右手，後用左手。這瘋狗確像懂得江湖法術，莫不是自己也着了他的道兒？看這兩隻手掌，全成了黑色，先前還不自知，一見之後，即覺得隱隱有些作痛。

老者又道：「四爺，不打緊，如是煞氣，我是最拿手的，一醫便好，不用驚慌。」

李四爺想明了，竟憤然的道：「你幹的好事，竟想向我訛詐？」

老者道：「怎的訛詐？你不請我醫治，我還懶得理會，先將銀子給我，我要走啦。」

李四爺心念急轉，終於想到了好漢不吃眼前虧，即笑道：「老相公，你想怎麼樣？」

老者道：「我想的可多啦，第一件就是想喝酒。」

李四爺忙道：「容易容易，四娘快取酒來，請坐。」

於是忙將那老者請到客廳的方桌前坐下，吳二娘莫名其妙的相隨，那位李四娘，轉頭吩咐了婢女去備酒，自己也跟丈夫來了客廳。

那老者坐下便道：「有酒還須有菜，有酒有餚，我才好談生意。」

李四爺笑道：「老相公，我知道江湖上找生意也很辛苦，這一百兩之外，我多奉你十兩，請消了我掌上的毒氣。」

老者道：「怎麼？是毒氣，不是煞氣？我就只會醫煞氣，毒氣請恕我不懂了。」

李四爺道：「是生意就不要太認眞，江湖朋友，我也還認識幾個，大家都留點交情吧！」

老者道：「交情？妙極了！我就是想攀交，不但要交，也要情。第一種，你先將銀子『交』給我，然後，我手下留『情』。」

李四爺明知道遇了瘟神，非倒點小霉不可，卻也恃着自己是地頭蛇，便道：「可不是嗎？請手下留情，我們交個朋友，以後，經常可通緩急，好過不歡而散。」

老者又大笑道：「怎能不歡而散，我是非交這情不可的，第一種交情之外，還有第二種。」

李四爺奇道：「怎麼還有第二種？」

老者向一旁呆立的李四娘一望道：「她是你的娘子？」

李四爺道：「正是。」

老者道：「你將她交給我，我們就會有情，我們成了難兄弟，我們就多了一份交情，這就是第二種了。」

未待老者說完，李四爺面色一沉的怒道：「當眞瘋狗吠出了瘋話來，欺人太甚，告訴你，我李某人不是你欺負得下的，你要待怎麼樣？」

老者仍是嬉皮笑臉，望望四爺，笑道：「是不是要我滾？我滾，我滾！只是，你李四爺可別忘了，你硬要逼阿貞作妾，阿貞與阿貞的娘，都不敢說一句要你滾，小老兒只是要交一交四娘，並不一人獨佔，做做難兄弟而已，你就氣得大發雷霆，想來你能發雷霆之怒，吳二娘也可以發一發，是也不是？」

於是那老者又望向吳二娘，吳二娘可被李四爺的怒色嚇得一聲也不敢出。但是心中卻有了新的想法，這位老神仙可能不是壞人，起碼他就不怕李四爺，還敢當面調戲李四娘，這份膽量，可眞不小。

那老者走上前一步，一抬手，就從李四娘的手上將兩錠銀取到了手中，並道：「吳二娘不發怒，小老兒也祇有滾，四爺，眞有生意，下次再見！」拔步向外就走。

這時的李四爺，眞是怒火冒高三千丈，待要將這老瘋狗攔住加以教訓，兩隻手不由得暗中使了一點力，一經使力，這可糟了，兩掌立覺炙熱難當，忙張開一望，兩掌仍是那麼可怖的灰黑色，劇痛中知是毒發了，這可不是玩的，不得不忍住暴怒，惡聲道：「老狗，你要多少銀兩？」

那老者止步道：「瘋狗變了老狗，我眞的老了不成？我還想向你訂那第二種交情的。」

李四爺已痛得難於抵受，心知不妙，急道：「不要說教了，要錢，給錢，你要多少？可不能太過份。」

老者將那兩錠銀向李四爺一遞，道：「這一百兩算是我的禮金，交上你的娘子，當然須得一筆禮金，正如你也給禮金與吳二娘，逞強娶阿貞一樣，我是有樣學樣，你李四爺怎的做法，我也照做如儀的，這筆禮金，你可願意收下嗎？」

李四爺道：「你不要說廢話，是一個合理的數目，我一定照給。」

老者道：「這世上，怎有合理的數目，有數目就必不太合理，理者，禮也，這是禮金，你還是收下吧！我們有了第二種交情，我就免費給你醫好這煞氣，四爺，你這手掌，仍然是煞氣，並非毒氣，我是照樣也可以醫得的。」

李四爺察言觀色，當然已有所悟，這老狗，竟是想要爲阿貞抱打不平似的，一塊就要到口的羊肉，就此放棄不成？雖不敢明顯的激怒於這老狗，也即想出另一個主意來，伸手即接過了兩銀錠，迅即轉給吳二娘道：「二娘，這銀子是妳的，妳收下吧！」

吳二娘忙急將身一縮道：「不，我

不要！」

吳二娘並無理由推搪，所以，話也說得吞吞吐吐，不肯接受。這時婢女送來了一盤乾肉脯與一壺酒。

老者笑道：「這也是交情，祇看吳二娘受不受。」回轉身接過酒壺，合嘴而飲，對吳二娘的窘態，並無解救之意。

李四爺將銀錠塞進吳二娘懷中，威嚇道：「妳不收下來給老相公，他一會兒走了，你的兒子又會死去。」

吳二娘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却向老者拜上道：「老恩公饒命！」

那老者道：「妳要拜，就拜李四爺，我與李四爺有了第二種交情，再拜也是無用的了。」

李四爺心中暗喜，忙道：「承老相公不棄，李某之幸，敢問老相公高姓大名。」

那老者哈哈的大笑道：「四爺，我們有了第二種交情，你就要改名換姓了，以後是姓王名八。小老兒恰好也是姓王，我們就一定成了同宗。」

李四爺正在多方推測這老者的來歷，聽他自認姓王，加上一句「一定同宗」，由「一定」兩個字，想到倒轉來，就是「定一」，王定一，擎天一柱王定一，那還得了，這就是武林中無人不知，專在人間，爲人抱打不平的王定一，王老俠士。

李四爺雖不在江湖走，確有些江湖朋友，對這「王定一」之名是聽得太熟悉了。不由得心裡一寒，怎麼是好？怪不得兩手要發黑，正是自找苦頭，打了王老俠兩個耳光，這條命還能活下去？何況，最近聽說王老俠父女已在附近的幾個縣露面，想必是他了。不由得戰戰兢兢的說道：「你……你是王定一王老俠嗎？」

那老者喝着酒，笑道：「甚麼王老俠，是王老狗！四爺不是親口罵過，親手打過他的老狗嗎？」

這一說，等於是他承認了自己，嚇得李四爺雙膝一軟，跪在老者面前道：「小的有眼無珠，該死，該死，懇求老俠饒命！」

那老者道：「老狗變了老俠，你不過是想送我一頂高帽子，既不交你的銀子，又不交你的娘子，天下間豈有這樣便宜的事嗎？」

吳二娘見李四爺居然也嚇得要向老者下拜，忙即連連叩頭道：「老神仙，老恩公，我的女兒是不能給四爺作妾，望老恩公作主了，這銀子我收不得，也要不得。」

那老者笑道：「四爺，看你嚇成這個樣子，怕是生來第一次吧，我老狗今天總須給你一個交情，給你這雙手留下一個紀念，以後再也不能用强去打人。如果不信，自己會痛死自己，那可眞與我老狗無關了。」

李四爺忙道：「小的不敢，小的以後再也不敢欺人。」

那老者又道：「既是不敢再欺人，你想要的阿貞，還欺不欺？」

李四爺連忙道：「小的再也不敢有此想。」

那老者問道：「當眞？」

李四爺道：「小的怎敢在老俠面前撒謊呢？」

老者即將銀錠取給李四爺，說道：「你將銀子送給吳二娘，算是你的贖罪金，可不是禮金。」

於是李四爺照辦，吳二娘不肯收，那老者道：「收下了罷，有我王定一見証，他是再也不敢欺人的了。」

李四爺叩頭如搗蒜，老者扶着吳二娘連同兩個銀錠，一齊離開了李家的大莊院。

（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王妃之死

皇帝醉翁之意　女捕上體聖心

北風利如刀，凜凜透骨寒，白雪掩古道，行人舉步難。

這種凍死人的天氣，連天上飛鳥也看不到一隻。

但地上却有人，四匹長程健馬上，坐着四個衣着不同的人，頂着大風雪，由不同的方向，趕入了北京城中。

城中風雪較小，四個人放緩了座騎，也解下了趕路時的護面皮套。

看清楚了四個人的眞面目，認識他們的人，可眞被嚇了一跳。

這不是威鎮江湖的四大名捕麼？

北京城發生了甚麼驚天動地的大案子，竟然勞動了各據一方的四大名捕同時趕來？

四匹馬幾乎是同時在刑部大門外停了下來。

翻身下馬，抬頭看看天色，四個人同時吁一口氣。

但當四個人目光相接時，也同時怔住了。

不過，四個人臉上神情變化很快，一怔之後，立恢復常態，相互的點頭微笑。

四個人都沒有開口說話，但却都在心中忖思：麻煩似是很大了？

「佩服，佩服，四位遠近雖有不同，但都在數千里外，能夠把時間拏揑得如此準確，趕到得不早不晚，只此一樁，就叫人五體投地了。」一個身着青袍，腰束紫帶的中年大漢緩步而出，抱拳迎客，接道：「四位一路辛苦，先請入內，吃杯茶稍息風塵，大人的接風午宴，就快開始了。」

青袍人身後快步走出四個勁裝捕快，接過四人手中的韁繩，牽馬離去。

四位來客打量了青袍人一陣，笑道：「兄台是新任刑部……」

「兄弟郭寶元，新任刑部副總捕頭。」

「原來是郭副總捕頭。」四人一面說話，一面躬身抱拳，長揖作禮。

這四位來客雖然是威震江湖，但刑部是他們的頂頭衙門，刑部的副總捕頭，可也是他們的上司，四個人都以大禮拜見。

「不敢當，不敢當。」郭寶元一面還禮，一面說道：「總捕頭因公外出，特命郭某代爲迎客，四位請！」

四人互望一眼，舉步而行，心中都有了一些疑問，但却無人開口。

* * *

接風宴開在刑部偏院一處暖閣上。

所謂暖閣，就是厚帷垂窗，門戶緊閉，房屋四角處，各置了一盆

炭火，以屋頂上兩片水晶瓦引入天光，室中倒也一片光亮。

一步踏入暖閣，四大名捕內心中，立刻又升起了另一個疑團。

因爲，一張圓桌的四週，只擺了六把椅子。除了尚書大人和郭副總捕頭之外，兩位刑部侍郎和總捕頭的位置呢？

他們不認識新任的刑部尚書，但兩位分掌刑部緝捕、獄法侍郎，可是多年的故識，甚麼事？連兩位刑部侍郎也不能出席參與？

四大名捕的威名並非倖至，他們不但武功高强，智謀過人，緝捕兇頑，屢破奇案，而且，閱歷豐富，判事明快。

但今天這個局面，却任得四個人心念百轉，也解不開胸中疑雲。

尚書設宴，不是辦案，心中疑竇重重，却又不便追問。

但四個人大風大浪經過多了，能夠忍下不問，也能夠處之泰然，神色自若。

郭寶元讓四人入了席位，心中却大感佩服，忖道：只看人家這份遇事的鎮靜，我就難以及得。

一個身着玄狐皮袍，留着五綹髯的中年人，啟簾而入，兩個侍茶的童子，緊隨身後。

未待郭寶元招呼，四大名捕已自行站了起來。

侍茶童子獻上香茗後，立刻退出，狐袍人也在首位上坐了下來，笑道：「請坐，請坐！下官程硯堂蒙聖上恩賜，接掌刑部，閱讀案卷，得知四位的智謀功績，除暴安良，功在萬民，下官神往得很，今日幸會，足慰渴慕了。」

話說非常客氣，但憂愁滿面，証明他心中正懷着無窮的苦惱，承受着極大的壓力。

「大人褒獎了。」四大名捕齊齊欠身回應。

「四位兄台，就依大人左首始起，自我介紹一番。」郭寶元已對四人心折，語氣間，也就更加的謙虛了。

「屬下于承志，奉命駐節長安。」

程硯堂仔細看去，只見他年約三十四、五，一襲黑袍，濃眉朗目，面如古銅，身材適中，但却透出一臉精幹之氣，點點頭，道：「刀出如閃電，寒芒過長空，所以，人稱你閃電刀。」

「大人，江湖人送的綽號，當不得眞啊！」

「中州吳鐵峯，見過大人！」其人黑面修軀，氣宇軒昂。

「迎門三不過，一筆鎮中州。」程硯堂道：「你擅長點穴法，也打得一手好金鏢。」

「大人，雕蟲小技，何足掛齒。」

「屬下江南杜望月。」

此人乃四大名捕中最年輕的一位，二十七、八的年紀，劍眉星目，猿臂蜂腰，身材高挑，十分英俊。

「踏雪不留痕，一劍化七星。」程硯堂道：「你的輕功特別好，劍法亦犀利霸絕。」

「大人，江湖上劍術名家屈指難數，屬下這點技藝，只不過螢火之光，怎敢當霸絕之稱。」

「屬下關東岑嘯虎。」

他長得威武雄壯，虬髯繞頰，關東大漢，當之無愧。

「一掌碎碑石，飛斧屠蛟龍。」程硯堂道：「你練的鐵砂掌，也善用飛斧殺人於百步之內。」

「大人見笑了。」

「鼴鼓頻催，風雪阻人。」程硯堂道：「此情此景，下官飛檄傳諭，邀四位聚會京城，實非得已，楊尚書在筆札上記下了四位的絕技，下官才得知此中之秘，也足見楊尚書對四位心儀之深了……」

長長歎息一聲，接道：「時已近午，諸位兼程而來，腹中早已飢餓，咱們進過午餐，再作詳談。」

四大名捕果然有着人所難及的沉着、耐性，楊尚書花盡了心血，羅致他們進入刑部。各分區域，每人掌理了數省地盤，自成一個系統直屬刑部，和地方官員平起平坐，就是封疆大吏、布政司使的官員，也無法直接的管轄他們。要他們追緝大盜、偵查奇案，也都得用上一個請字。

但四大名捕也都能不負所望，緝盜有方，破案有術，甚得地方官員和民間的敬重。

如若論他們在各地民間的威名之盛，就更非王侯公卿所能比得了。

他們雖然有一點自負、傲氣，未全脫武林人物的習性，但他們輕淡名利，盡職負責，倒也和各級大吏、州府知事，處得相安無事。

楊尚書雖然把他們加上了爲官的枷鎖，但也給了他充份的授權，和豐厚的支援，使他們展現了任俠的抱負，却又能不以武犯禁。

對楊尚書，他們有着一份知遇的恩情。

他們非常掛念楊尚書的現況，爲何政績斐然的大員，突然調離了刑部尚書的職位？

但他們能忍下不問。

酒席很豐富，有山珍，也有海味，但四大名捕都無心品嚐佳餚。

事實上程硯堂也有些食不知味。

他心中的壓力太大了。

一餐酒席，匆匆吃過，撤去殘席，換上香茗。

程硯堂喝了一杯茶，才黯然說，

道：「楊尚書禍從天降，已被拘押天牢，就是兩位侍郎，也都身受拖累，關入大牢中了。」

字字如巨雷擊頂，任他四大名捕，個個能忍情、忘性，也不禁臉色大變，心情激動。

岑嘯虎繞頰虬髯，無風自動，杜望月一張冠玉似的俊臉上，脹起了一片血紅，于承志微微閉上雙目，臉上的肌肉抖顫不停，吳鐵峯全身抖動，連坐椅也搖晃起來。

武林大豪人物的感情，看似平淡，實則深植內心，一旦暴發，可是有着生死勿悔的勇猛。

「大人，能不能說得清楚一些？」于承志盡量使自己的語氣平靜，但聲音中仍然帶着顫抖。

「甚麼人誣陷了楊尚書，還請大人明示。」吳鐵峯的話，就有點不怎麼客氣了，已是鋒芒隱現。

「屬下是受楊尚書至情感召任事！」杜望月道：「如是楊尚書被人誣陷了，這個江南總捕頭，不幹也罷！」

「渾水不養九品蓮，試問天牢幾重關？」岑嘯虎看上去最爲粗豪，但用詞却最文雅，氣勢也最凌厲，準備劫牢救人了。

「看四位如此情意深重，也許楊尚書可以得救了！」程硯堂輕輕吁一口氣，接道：「沒有人讒陷楊尚書，他公正體國，甚受廟堂上同僚敬重，拏問天牢，是聖上的意旨……」

「爲甚麼？」于承志道：「既是公正體國，還要拏下天牢麼？」

「只因爲一件命案！」

「大人！」吳鐵峯打斷了程硯堂的話，接道：「州府衙門，各有職司，一件命案，怎會牽涉到刑部尚書的頭上？」

「死的人非同小可啊！」程硯堂道：「她是當今皇上最寵愛的韓貴妃。」

「是位王妃？」杜望月道：「王妃居住在防備森嚴的禁宮之中，錦衣衞日夜戍守，怎會被人殺害呢？」

「是一樁奇案吶！」程硯堂道：「內宮無驚，門窗緊閉，都是由室內加栓，是一件不可思議的密室兇案，皇上才下旨由刑部查明回報，限十日追緝兇手到案！限期屆滿，楊尚書尚未查明案情，聖上震怒，把兩位侍郎和刑部的總捕頭，一並拏問下獄，總捕頭趙楨心覺愧對恩主，竟而在接旨時，自戕而亡，武林中人義薄雲天，的確可敬。」

「大人！聖上宣召，着大人即時入見，文長不敢延誤，驚擾諸位的會議了。」紫袍玉帶的劉文長掀簾而入。

聖上召見，那敢怠慢，程硯堂站起身子，道：「郭副總捕曾參與查勘案情，瞭解之深，尤勝於我，四位和他談談吧！下官這個刑部尚書的官位、性命，也寄望在四位身上了，文長，咱們走！」劉文長是程尚書帶來的人，已接了刑部侍郎的官位。

兩人走得很急，也有點神情悽悽。

郭寶元送走了程硯堂，回頭說道：「程大人奉聖旨調京辦事，原是吏部侍郎，不想韓貴妃一案，牽連到刑部楊尚書，程大人竟被破格擢升，調掌刑部，限期三月偵破奇案，飛檄徵召四位入京，已耗去一個多月的時光，算算時限，不到兩個月了，限期屆滿，奇案未破，恐怕亦難倖免，大人以性命、烏紗，相托四位，實非矯情之言了。」

四大名捕臉色凝重了。

他們破過了無數奇案，但却從未承受過如此重大的壓力。

知遇之恩的楊尚書要救，以烏紗、性命相托的程尚書，形勢也難棄置不顧。

「郭兄。」吳鐵峯道：「破了韓貴妃這件案子，楊尚書是否就能官復原職呢？」

「只怕是還有升賞。」郭寶元道：「皇上也知道尚書無辜，只是龍顏震怒，天威難測，就形成了這樣一個局面。」

「如若查不出外人侵犯，」杜望月道：「這問題就出在內宮中了，深宮內苑，宮女盈千，三宮六苑，各有身份，能准許我們放手查案麼？」

「案情株連到內閣大員！」郭寶元道：「皇上似是已下決心要查明案情了，我們有所請求，皇上當會答允。」

于承志道：「韓貴妃的屍體呢？」

「由太醫院以龍涎香，保存原地。」郭寶元道：「天寒地凍，也算幫了大忙，韓貴妃屍體無損。」

「兇案現場呢？」岑嘯虎道：「可會有所變動？」

「大體完好！」郭寶元道：「聖諭要保持原狀，但是否小處有所變更，就要借重四位的慧眼查究了。」

「韓貴妃是一個甚麼樣的人物？」吳鐵峯道：「怎會如此的大動干戈？皇宮中佳麗數千，年年都有死亡，逼殺、自戕，時有所聞，韓貴妃並未册后封宮，爲甚麼皇上要如此震怒？」

郭寶元略一沉吟，低聲說道：「聽說韓貴妃生前嬌嬈可人，龍床上別有情趣，半年前才得寵幸，自此之後，皇上就無她不歡，不及三月，就由韓妃，晋爲貴妃……」

「慢來，慢來！」于承志接道：「半年前才得寵幸？那韓貴妃入宮

多久了？」

「這個……這個，還未查問！」郭寶元道：「不過，宮中冊籍，必有詳細記述，不難查出。」

「郭兄，你見過韓貴妃的屍體？」杜望月道：「不知她有多大年紀了？」

「她臉有傷痕，面目全非！」郭寶元道：「看她身體皮膚，大約在二十上下。」

「二十左右的姑娘，能讓皇上痴迷於床笫之間？」杜望月道：「是久經風流的奇術，還是天生尤物，這一點查過她入宮年籍，應該不難找到答案。」

聽過四大名捕的查問情節，郭寶元佩服極了，他們不放過大的，兼及細微，能夠迭破奇案，果然是幹練得很。

「郭兄，請教到此爲止，」吳鐵峯道：「看過屍體和現場之後，再請郭兄指點！」

「寶元理當效勞，四位任何吩咐，都將全力以赴。」

「多謝郭副總捕。」于承志道：「不知何時，我等才能入宮勘查現場，檢驗屍體？」

「大人陛見歸來，寶元立即請命，也許明天就可入宮查案。」

「請恕吳某說一句題外之言，總捕頭的位置，是否還未決定？」

「就在這一兩天吧？」郭寶元有些尷尬說道：「一有決定，兄弟立刻給四位引見，今夜諸位請睡個好覺，刑部已替四位準備好了客房。」

連住宿也安排在刑部中了，看來此案還是秘密，未向民間洩漏。

＊　＊　＊

燭火融融，一室明亮，程硯堂綬裘輕帶。望着坐在對面的嬌美女兒，歎口氣，道：「小蝶，爲父的今天又被皇上申斥了一頓，要破獲玉珮奇案的人出任刑部總捕頭……」

「爹可以推給郭寶元啊！」程小蝶道：「女兒是閨閣千金，涉入九龍珮一案，全是爲了救爹爹的性命，身歷了諸多奇險，早已嚇破了膽子，那裏還敢出任刑部的總捕頭，何況在江湖上打拚，風塵裏翻滾，何況，爹爹已是當朝一品大員，忍心讓女兒再涉入江湖中麼？」

程硯堂怔了一怔，道：「小蝶，這是皇上的意思啊！」

「皇上怎知女兒涉入九龍玉珮一案？爹爹只要愼言不說，皇上不會指名要女兒出任總捕頭吧？」

「唉！皇上雖未明白說出，但聖諭之中，已經隱隱點到。」程硯堂道：「皇上要爲父的舉薦人才，不得以私害公，如非早有風聞，怎會說出此言，何況，爲父的曾和劉文長、郭寶元談到此事，他們也一致推舉妳智慧絕人，是個巾幗不讓鬚眉的奇才，足可擔當大任。」

「爹，你可曾想過，女兒眞要扛起刑部總捕頭這個職位，會有些甚麼後果嗎？」

程硯堂沉吟了一陣，道：「想必是兇險重重。」

「何止兇險爾？」程小蝶歎道：「江湖兒女，豪放粗野，不拘小節，這和爹教訓女兒的閨範禮儀，可是大不相同，難道爹不擔心女兒弄出痲煩，傷了爹娘之心麼？」

這番話太大膽了，聽得程硯堂的臉色大變，沉吟了良久，道：「妳是刑部總捕頭的身份，高高在上，透過郭寶元副總捕頭和他們接觸酬應，轉達妳的令諭，不一定要和他們混在一起，飲宴玩樂呀？」

「錯了。」程小蝶道：「緝捕大盜悍匪，可是玩命流血的事，如不能激勵他們全力以赴，很難有所成就？何況，女兒如不親冒矢石，身先士卒，他們怎會服我？」

程硯堂苦笑一下，道：「說得有理，明日爹進宮晋見皇上，辭去這個撈雜子的尚書職務，求個罷官歸隱，讀書自娛吧！」

程小蝶顰起柳眉兒，道：「聽說皇上刻忮多疑？爹能辭得了麼？」

「蝶兒，老實說，獲准的機會不大，本朝政制，沒有相位，文淵閣幾位大學士和入選閣位的三位尚書，代行政令！」程硯堂歎息一聲，道：「但眞正的大權，全握在皇上手中，所謂入選閣員，也都是聽從聖諭，看看硃筆御批行事，天威很難測度，一個死於內宮的妃子，和內閣的大員何干？竟然牽連到刑部尚書楊盛，最無辜的是兩位刑部侍郎了，一並收押天牢！」

「爹如堅辭身兼閣員的刑部尚書，會不會干犯上怒呢？」

「很難預知了，宦海風險，竟是如此的可怖。」程硯堂道：「如若爲父的觸犯天顏，拏問下獄，恐怕妳們母女也將身受株連，最好妳們能先行避開。」

程小蝶雙目中神光閃動，道：「辭官不就，也要冒如此兇險麼？」

程硯堂道：「伴君如伴虎啊！今上多疑，今日加褒，明日就能加譴。」

「如若女兒願就刑部總捕頭的職位，爹爹願意引我去見皇上麼？」

「這個……」程硯堂看着嬌如春花的女兒，不免有些擔心起來。

「韓貴妃一案，內情複雜萬端。」程小蝶道：「女兒一旦就任，首先要破此案，禁宮中嬪妃千百，太監權勢日盛，如非得到皇上的聖諭支持，這個案子根本就無法着手，事事要爹爹面聖請示機宜，不但

會錯失破案契機，也太勞煩爹爹，那就非女兒的心願了。」

「可是，可是……一旦聖上見獵心喜……」程硯堂很艱苦的說道：「豈不害了女兒終身？」

程小蝶微微一笑，道：「這倒不用爹爹擔心，女兒自有應對之道。」

「好吧！」程硯堂道：「但一個刑部的總捕頭，只是四品官帶，聖上肯否賜見，還難預料，爲父的……」

「一定會，皇上既然有風聞，足見耳目衆多，以九五之尊，關心到一個刑部總捕頭的職位，除了聽到的一些風言風語之外，還存了一種很强的好奇之心。」程小蝶接道：「也正因總捕頭的官位卑小，有些事，倒可以放膽直言，內宮權宦，也不會把一個捕頭放在心上，就算請求逾份，也只是爲了破案，爹就沒有女兒這份輕便、坦蕩了。」

「言之有理，我這作父親的，今日才發覺女兒的超絕才智。」

程小蝶接道：「先別誇獎女兒，我還有不情之求呢。」

「說吧！爲父的力能所及，無不答允。」

「先說第一樁，女兒就任刑部總捕頭之後，婚姻大事，爹和娘就不能再作干與！」

程硯堂呆了一呆，道：「好吧！婚姻大事，爲父的不管了，還有第二樁麼？」

「有！我要搬出家中，獨居一所宅院。」

「這是爲何？」

「便於召集屬下，研商案情啊！當然，女兒會盡量抽暇，來向爹娘請安，承歡膝下。」

程硯堂黯然說道：「這也由妳就是。」

「第三樁。」

「還有第三？」程硯堂吃了一驚，道：「難道妳要斬斷我們的父女親情不成？」

「嫁出的女兒，潑出的水，爹就當女兒出嫁了，一入江湖，身難由己，女兒也無法預料會發生些甚麼事情！」

「胡說呀？」程夫人急急衝了進來，接道：「我已聽了多時，你們父女越說越不像話，這件事，我絕對不答應。」

程小蝶突然撲身跪倒程夫人的身前，說道：「太晚了，我們家產萬貫，生活無憂，娘又爲甚麼要爹作官呢，如今是廟堂上一品大員，又擢選入閣辦事，算得是位極人臣了，可是，娘看到沒有？龍顏一怒，血濺五步，多少閣老名臣，能得善終？龍脈王孫，朱家骨肉，殺起來也是一脈不留，任何功名顯赫，戰功彪炳，生死全都在皇上的喜怒之間，娘如捨不得女兒身入江湖，很可能要冒着抄家滅族之險，捨了我罷！女兒將以一身所學，賣於帝王之家，保爹娘一個福壽全歸。」

「夫人！接近了帝王身側，才知道高官重臣，都是提着腦袋過日子。」程硯堂道：「我朝政制，不設相位，大權全握於皇上之手，廟堂上重臣的生死，也全在他一念之間，皇上多疑，太監弄權，一兩句讒陷之言，就使人萬劫不復，夫人！這個一品朝臣的大吏，可是幹得人心驚膽顫啊！小蝶說得不錯，今上早已聽聞傳言，心中已有定案，要小蝶出任刑部總捕頭，一是想借重其才，能破除九龍玉珮的大案，自非泛泛之輩，二來可能是想一睹小蝶的姿容，這才是我最擔心的地方，但如忤聖意，大禍就在眼前，倒不如讓她試試吧？但願在三兩年內，我能夠辭官歸里，那時，再重聚天倫樂趣！」

大明一朝，王權集中，太監爲禍，誅戮重臣大吏，代必數起，幾乎殺光了名臣勇將，重臣閣老都有朝立廟堂上，夕棄曹市間的危懼。

程夫人淚如泉湧，但却無法阻止了。

＊　＊　＊

皇上果然早有一些風聞，心中已有計較，竟在內宮百花殿，接見了程氏父女，也特別注意了程小蝶。

但皇上似乎有些失望，程小蝶的臉色白中透青，目光冷厲，幹練可見，柔媚不足，和聽聞所得，全然不同，心中那份期盼的綺念，頓然消去，很快就把話歸入正題，道：「九龍玉珮一案，聽說妳出力最大，紅顏奇才，豈可埋沒閨房，朕有意重用妳，出任刑部總捕，以肅清天下的兇頑盜匪，賜加妳三品官帶，以示優渥，俟破了韓貴妃的命案，朕將另有升賞。」

思念韓妃之情，似是仍未稍減。

「皇上所命，臣女不敢推辭，韓貴妃一案，非不能破，但恐株連及內宮權妃、寵臣，臣女不能放手查究。」程小蝶道：「聖上如不能大力支持，臣女就不敢受命了。」

口氣大膽，但聲音如嚦嚦黃鶯，動人得很。

「好美的聲音，只可惜這副面孔，失之嬌媚。」心中暗忖，口中說道：「要朕如何支持呢？」

「臣女請賜上方寶劍，皇宮中后妃權臣，都不能拒不受訊，阻撓查辦案情。」

要求得太過份了，皇上沉吟不語，一邊的太監臉色大變，連程硯堂也驚出了一身冷汗。

「皇上。」程小蝶侃侃而談，道：「貴妃之死，案情詭譎，密室謀命，非精密策計，高人下手，絕難辦到，臣女如無權柄，勢將徒呼奈何？此案不破，朝臣大員受累事小，皇上的安危事大呀！」

皇上震動了，點點頭，道：「卿家說得是！准如所請，但不知卿家可否給朕一個限期呢？」

口氣溫和，似已被程小蝶的膽識才能所動了。

侍立一側的太監，立刻去取過一柄寶劍，人也變得和顏悅色了，程硯堂暗暗的鬆一口大氣。

「兩個月，臣女如不能破此奇案，願以命償韓貴妃，破了此案，自當奉還上方寶劍，臣女無眷戀權勢之心，只求為聖上一盡心力。」

皇上哈哈一笑，道：「人云程尚書有女多才，果然是傳言不虛，如非朕昨日，逼你兩句，你大概還不肯把你的寶貝女兒薦入朝中了！」

「臣汗顏得很啊！」程硯堂道：「女子入仕刑捕職位，前所未有，臣怎敢破壞規制？」

「朕說可以，誰敢不服？法由王立，朕意即天意。」接過寶劍，交給程小蝶道：「誰敢阻妳查究案情，准妳先斬後奏，如有需朕口述之處，朕亦不會推拒，不過，二個月不能破案……」

「臣女當皇上之面，就以此劍自刎，以報知遇之恩，但臣女還有一個不情之求。」

「說吧！為韓貴妃洗雪沉冤，朕將不吝賜妳權勢。」言來泫然欲泣，韓貴妃的嬌美可人，似是又在他腦際中盤旋起來。

「臣女乞求御賜腰牌十面，以便出入禁宮，免去盤詰之累。」

「准如所奏。」

程女有才，却不如傳聞的多嬌，但能一口承當起破案大任，也使得龍心大悅了。

* * *

「蝶兒，為父的總算見識到妳的勇氣了。」程硯堂道：「愧煞男兒七尺身吶！不過，蝶兒，這兩個月的限期，妳眞可有把握破案麼？」

這是程硯堂的書房，父女倆閉門淸談，看着容貌大變的女兒，程硯堂流露出無限憂慮。

「老實說，女兒全無把握，不過，有甚麼不同呢？三個月限期，已過一個月，到時候破不了案，皇上會饒過我們麼？」

「說得也是！」程硯堂仔細的把女兒看了又看，接道：「妳是怎麼化粧的？盡掩嬌媚，却也不醜，渾然天成，不露破綻，連我也不認識自己的女兒了。」

「皇上好色，聽到了我的才能，也聽到了我還有幾分姿色，如果女兒不變成這個模樣，只怕今天就出不了禁宮。」

長長歎息一聲，接道：「其實留在皇宮，也沒有甚麼不好，說不定我還可能改變他嗜殺刻忮的性格，讓他成為一個萬民景仰的好皇帝，但是賭注太大了，我怕忤逆太多，株連到爹娘二老。」

「不不不，」程硯堂道：「三千佳麗爭寵愛，留在皇宮，太委屈我兒了。」

「多謝爹的關愛，女兒該去會會四大名捕啦！聽說他們個個武功精湛，幹練非常，偵破韓貴妃一案，還要他們多費心力。」

「蝶兒，妳如就以這副面容和他們週旋來往，或可省却一些煩惱？」

老爹忽發奇想了，聽得程小蝶怔了一怔，沉思良久，才緩緩說道：「只怕不好，他們都是江湖高手，閱歷豐富，很難逃過他們的法眼，一旦被看破了，先就心存隔閡，日後相處，就很難坦然了！」

「我兒說得有理，看起來，妳眞已不要爹娘操心了，」程硯堂道：「我已要程福為妳覓尋宅院，妳想要些甚麼？爹也好為妳準備。」

「宅院不要大，幽靜就好，我要一個能燒好菜的廚師，兩個聽差跑腿的男漢，還要帶走小文、小雅兩個丫頭，她們近來武功精進，已是女兒的好幫手！」

「再加兩個照顧妳生活起居的嬤嬤？」程硯堂道：「小文、小雅幫妳辦案，只怕沒有太多時間照顧妳了。」

「就依爹爹，女兒去換衣服，見見四大名捕，研商案情，兩月的時間，彈指即過，不能浪費光陰吶。」

程硯堂望着女兒離去的背影，心中感慨萬端，也難辨是喜是憂？

* * *

仍然在刑部的暖閣中，開始了又一場的酒宴，人數也一樣，只是人物稍有更變，程尙書變換了新任刑部總捕頭的程小蝶。

四大名捕千思萬想，也未想到，新任刑部的總捕頭，竟是一個嬌滴滴的大姑娘。

程小蝶以眞面目和四人見面，一件月白皮襖，一條淡黃長褲，蛾眉淡掃，脂粉未敷，穿着樸素，一身淡雅。

但美女就是美女，不着顏色亦多嬌。

四大名捕聽完了郭寶元的介紹，楞了好一陣子，不說話。

程姑娘也沉着，輕啓櫻唇，只管微笑，一對靈活的大眼睛巡視着四人打量。

妳看我，我看妳，就是沒有人開口說話。

四大名捕，一時之間，還無法調整出接受一個大姑娘領導的心態。

郭寶元也明白這碼子事，不宜插口，也想不出一種理由去說服四個大捕頭。

但他對程姑娘有信心，他親眼看到過她應付江湖高手的能力，再聽了程尚書告訴他，程小蝶和皇上的應對，簡直是精采極了，現在，只有冷眼旁觀這位大小姐，如何來征服這四位望重一方的高手了。

酒菜上桌了，程小蝶端起酒杯，道：「四位請啊！」

四個人嗯了一聲，一口就喝乾杯中之酒，但却仍是不說話。

可是程姑娘有辦法，挽起酒壺，親自替四人斟酒。

這就逼得四個人不得不說了一句客氣話。「不敢當。」

簡簡短短的三個字，說完了又閉上了嘴巴！

局面之僵，連郭寶元也有點氣餒了，如此委屈美麗如花的大姑娘，實在是有點那個。

但程姑娘却是微笑不改，一連替四人斟了三次酒，自己也陪着喝了四個滿杯。

她的酒量並不好，四杯空腹酒，立刻喝得她雙頰泛紅。

這那裏像統率他們的總捕頭，簡直是變成了侍酒的丫頭了。

「小妹程小蝶，前天未能親迎四位，是因為還未爭取到皇上的大力支持，今日面謁皇上，爭取到查究韓貴妃一案的權力，才敢和四位會晤！四位屢破奇案，經驗豐富，此案離奇詭異，還要借重四位的破案才智了。」

面見皇上，爭取權力，題目很大，也引起了四大名捕的好奇，四個人對望了一眼，關東岑嘯虎首先開了口，道：「我們四個人商量過這個案子，感覺到很不好辦，岑某尤覺無從下手，準備辭謝了，關東地區還有要事待理，順便也向總捕頭提一聲，岑某要辭去關東地區的捕頭職位，請總捕頭另聘賢能接任。」

「確是一件很痲煩的奇案，破之不易，岑兄知難而退，小妹倒也不便責備，但岑兄是楊盛楊尚書力聘的高手，辭職的事，俟由楊尚書決定如何？」

「他不是拘入天牢了麼？」岑嘯虎道：「那裏還有問事之權？」

「楊尚書是拘入了天牢，但只是辦案不力，有負聖意，沒有審訊定罪，也沒有免官除籍。」程小蝶道：「只要韓貴妃一案破了，楊大人不但可釋放出獄，還可能升賞重用，關鍵就在能不能破了韓貴妃這一件詭譎奇案，岑兄是楊大人情託禮聘的人，小妹怎敢輕言准許岑兄辭職呢？」

這番話情理兼顧，動人心弦，岑嘯虎沉思了良久，歎道：「總捕頭說的是，岑某人應該留下來，為救楊大人出份力量。」

「小妹這裏謝過了。」程小蝶站起了身子，恭恭敬敬一個萬福。

岑嘯虎被整得一張臉脹成了猪肝顏色，慌忙離座，一揖到地，道：「不敢當啊！這成甚麼體統，妳是刑部總捕頭的身份，是我的頂頭上司啊！」

不管岑嘯虎心中眞正的感覺如何，但他一口承認了程小蝶總捕頭的身份，也認了是他頂頭上司。

扛着一個理字走，再加上溫婉謙和的態度，硬把關東岑嘯虎給擺平了。

但另外三個人呢？

不敢再提辭職了，但心中可是仍不願接受一個小美人的領導，吳鐵峯第二個發難，輕輕咳了一聲，道：「吳某遠在中州，可也聽說過太監弄權，皇后、宮妃，個個都非等閑人物，這個案子要怎麼查呢？總不能把皇后、貴妃，也抓來訊問吧？這種無法訊查的案件，吳某人可不願幹！」

「有何不呢？小妹爭取的就是這份權力，」程小蝶道：「抓字也許太過份，請他們來應訊，絕對可以。」

「他們不肯來呢？」吳鐵峯道：「來了也不回答，擺出個一問三不知態度，我們有甚麼法子？」

「他們不敢。」程小蝶道：「請不來，就把他們拘來，不肯回話，就讓他們吃點苦頭，太監、嬪妃，個個嬌嫩，我想用不着弄出血淋淋的場面，他們就會知無不言了。」

四大名捕同時眼睛一亮，道：「總捕頭是說，可以動刑啊？」

程小蝶道：「我沒有說可以動刑啊！我只說給他們一點苦頭嚐嚐，嚇唬他們幾下！」

四大名捕相視一笑點點頭，于承志道：「總捕頭說得是，能動手讓他們吃點苦頭，相信可以問出不少內情，不讓他們皮肉受傷，讓他心裏難過，不過，說到嚇唬他們幾下，于某人還不明白，拿甚麼嚇他們？」

「殺！」程小蝶道：「我請了上方寶劍，雖不便眞的殺他們，但可以霜刃加頸，必要時，也可以讓寶劍見紅，但可不能殺死人，要殺得有分寸！」

「江南杜望月，想向總捕頭請教一二。」

「杜兄請說，小妹這廂恭聽了！」

「妳眞已經請領上方寶劍？拘詢嬪妃？審問太監的權利？」杜望月道

（未完‧一）

上文提要：何小鳳跌落崖下，大難不死，被刀王葉桐救起，送往附近小鎮延醫，在白大夫家住下療傷，葉桐從旁悉心護理，體貼入微，使何小鳳有生以來領受到人與人之間關懷的溫暖，因此對葉桐留下良好的印象。由于葉桐要趕往洛陽尋訪好友，白大夫不好多挽留，讓她帶些葯途中備用。葉桐順路護送何小鳳先到娘家繼續療養，葉桐便獨自上路向洛陽奔去。見到好友畢駒，原來畢駒受傷在床……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鳳棲梧桐

畢駒劫寶受重傷　病榻訴說傷心事

葉桐洗了臉，又把鬍子刮掉，然後換了套乾淨的衣服，施施然到街上，找了間麵店，飽餐一番，如此一來，精神似乎已全恢復，才能考慮如何打探畢駒之下落。

葉桐信步在街上閑逛，雙眼只往牆角上掃射，到了一條小街，終於被他發現牆角上有畢駒之暗記！他大喜若狂，進內一問，畢駒果然住在店內，但小二堅持不肯說出房號，葉桐只好告訴他：「請你轉告畢大爺，說裴桐油的酒缸來找他！」

店小二一愣，脫口道：「這是甚麼玩意兒？」

葉桐道：「你如此告訴他就行！」那小二只好悻悻然地進內通傳。

過了一陣，才見他滿臉笑容地道：「客官，請您跟小二進來！」他在前引路，直到內堂一間小房內，看情況此處是店內的伙記住的。

店小二敲了門，道：「客官，酒缸來找你呢！」房門「吱」地一聲拉開，開門的果然是畢駒，但葉桐却吃了一驚，幾乎認不出他來，但見他臉色黯然，滿面病容。

葉桐閃身進來，順脚將門踢上，問道：「畢大哥，你受了內傷？」他性子與畢駒完全不同，但人也眞奇怪，却教他倆投緣，比手足還親。

畢駒往床上一躺，嘆了一口氣，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誠哉斯言！」

葉桐忙又問：「到底是何事？」邊又伸手掏出白大夫所贈之「還魂丹」來。「先把藥吞下去！」把剩下來的十一顆全塞到畢駒掌中。

畢駒瞧下藥丸，攤掌一看，問道：「這是甚麼藥丸！」

「專治內傷之還魂丹，可比美少林寺之小還丹，多服有益無害！」

畢駒只留下四顆，將餘下的全塞回給葉桐，「夠了夠了，你留給別人吧，愚兄若不夠再找你拿！」

葉桐深知他脾氣，只好將藥收下，「是誰傷你的？」

「你認識洞庭雙蛟及獨行大盜『鐵拐金鈎』否？愚兄是栽在他們手中的！」

葉桐吃了一驚，「你怎會惹上那三個魔頭？」

「獨行大盜鐵拐金鈎伙同洞庭雙蛟黑吃黑，吞掉黑虎寨的贓金，愚兄窮得沒飯吃，是以……」

葉桐笑道：「是以你也來個黑吃黑，結果賠了夫人又折兵？」

畢駒嘿嘿笑道：「那倒未必，銀子及古董我到手了，却挨了金鐵鳴一拐，幸好恰好有人乘馬經過，愚兄忍痛奪馬落荒而逃。老弟，我以前一共欠你多少酒錢，如今連利

息一齊還給你！」

葉桐微微一笑。「小弟來找你，可非爲了追討酒債，而是怕你出了事，果然不出所料！」

畢駒伸了一個懶腰，抛了兩張銀票給他，道：「那就當作咱們有福同享吧！」葉桐接來一看，銀票每張五百両，正想拒絕，畢駒已喝道：「你若不收的話，從今以後，咱們便絕交！」

葉桐只好收下，又聞畢駒道：「銀子只有一封，銀票却有三千両，我已花了一千両，是給南陽城的乞丐們的，却料不到如此一來，又把追兵引上來，愚兄只好逃來此處養傷，正苦無良藥，不知尚要躺多久的床，你來得正好，不過有幾件寶貝倒十分值錢。」

葉桐道：「是甚麼寶貝，拿來看看。」

「愚兄早將它們藏在一個秘密的地方，不在身邊。」

葉桐又問：「你是在何處下手攔劫的？」

「在崆峒山附近，因吃了金鐵鳴一拐，往南逃亡，不敢北上，是以方失約。」畢駒毫不隱瞞自己之狼狽相。又道：「愚兄大概是頭一次失你的約吧！下次亦准你失一次約。」

葉桐放聲大笑，畢駒怒道：「殺人不過頭點地，愚兄已破例准你失約，你還待怎的？」

葉桐正色地道：「除非我遇到與你同樣之情況，否則又怎會失約，若情況與你相若，你不准也得准！」畢駒也大笑起來。

葉桐道：「大哥，讓小弟看看你之傷患！」畢駒乖乖轉過身去，把後背對着葉桐，葉桐將其後衣扯了起來，只見背上腫起一條紅痕，黑黑紅紅的，金鐵鳴那一拐，當眞不能開玩笑。

葉桐先將雙掌搓熱，然後輕輕按在患處揉動，畢駒殺猪似的叫了起來。「喂，你輕點行不行。」

葉桐道：「好！好……你，且忍耐一下。」

畢駒吸了一口氣，問道：「金老頭之壽辰熱鬧麼？偏你喜歡去湊熱鬧，替人做面子。」

「人豈能獨自生活，多認識幾個朋友總是好的。」

「你以爲人人均如你一般可交？哼，芸芸衆生，便沒幾個能讓我叫化子看得上眼的，傷痛得難受，你且將金老頭壽宴之情況說來壓壓痛。」

葉桐乃將經過說了一遍，畢駒忽然叫了起來：「你說蕭湘竹被人擄走了？嘿嘿，昨夜愚兄還見到她哩。」

葉桐抬頭問道：「你在何處見到她？誰擄了她？」

「昨日傍晚她在窗外走過，背後還跟着三個男人，可惜那三個男人沒有回頭，愚兄也不知道他們是甚麼角色。」

葉桐喃喃地道：「三個男人？莫非是『飲血三刃』？可又不太可能，他們不是跟粉羅刹在一起麼？」

畢駒道：「嘿，你別管那種閑事，蕭湘竹那女人也不是甚麼好東西，說不定那三個男人是其入幕之賓！」

葉桐沉聲道：「大哥，這種話豈可亂說！」

「哈哈，敢情你也看上她了。」

「她曾是我義兄『鐵筆秀才』何尚書之老婆，我認識她已好幾年，怎會不知道她之爲人。」

畢駒冷冷地道：「愚兄怎不知她曾是何尚書之妻？但既然爲人妻子，便不該下堂求去，這種女人還好？」

「女人下堂求去，未必便是她不好，相反很多時候是做男人的不對……」

葉桐話尚未說畢，揉背的手已遭畢駒撥掉，他霍地轉過身來，指着自己的鼻子道：「你這算是在諷刺我了？」

「諷刺你？」葉桐有點恍然。

「你我相交已逾三載，但彼此從來不提家事，我能諷刺你甚麼？」

「誰知你會否暗中到處打聽人家的隱私。」

葉桐不悅地道：「假如你認爲我是這種人，還有繼續交往之必要麼！」

畢駒吸了一口氣，道：「好，且不說這筆，蕭湘竹下堂求去，是何尚書對不起她麼？你最清楚了，便說句公道話吧！」

「人家夫妻間之事，咱們外人怎知詳盡？所謂清官難審家庭事，我不敢妄評。」

畢駒忿不平地道：「聽你之語氣，乃怪我妄評蕭湘竹了，無論你怎樣說，我已認定她是壞女人了。」

「無論你怎樣看，蕭湘竹還是蕭湘竹，她不會因你認爲她壞便壞，也不會因我認爲她好便好！不過對待任何人總得有個公正，誰知道他倆夫婦感情如何？」

「感情如何是一回事，女人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只有男人可以打女人。」

「男人再不好，也不准女人下堂求去？」

畢駒挺一挺胸，高聲道：「不錯，正該如此！」葉桐不覺嘆了一口氣，畢駒冷笑道：「你嘆甚麼氣？」

葉桐道：「小弟想不到你在此方面也是俗人。」

畢駒像被人擊了一拳般，叫道

：「我本就是俗人，不配跟你們這些高人雅士在一起，你走吧！」

葉桐沉聲道：「我此刻離開不是自鳴清高，更無看不起你之意，只是惦掛着蕭湘竹之安危，我出去找她，稍後再來！」言畢開門而去，畢駒不由一怔，一個人呆呆地坐在床上，一動不動。

葉桐離開了客棧，在信陽城內走了一匝，未見踪影，再到客棧尋找，亦無蛛絲馬跡，最後看看日已近午，便到飯莊茶肆尋訪，依然沒有結果，他自己走了出來，肚子亦餓了，便找了個座位坐下，飽餐一番，然後離店，準備返回小客棧。

不料，剛走了兩步，却見面前站着一位紅衣姑娘對着自己微笑，定睛一望，却原來是鳳千千，葉桐微微一怔，脫口問道：「眞巧，想不到在此碰到妳！」

鳳千千道：「是呀，我也料不到會在此遇到你！」

「你是追踪蕭湘竹而來的？」

鳳千千目光一亮，反問：「難道你知其下落？」

「聽人說昨夜她被三個男人劫持至此，在下在城內找遍，均不見踪影。」

「那便出城找吧！走走，咱們一道走，你吃過飯否？」

「剛吃過！」葉桐道：「我有個朋友在此養傷，這個……無論如何我得先跟他打個招呼。」

鳳千千忽然問道：「你找到那個不拘束的朋友麼？」

「找到了，在此養傷的朋友，就是他。」

鳳千千興冲冲地道：「快替我介紹一下。」

葉桐有點爲難地道：「你跟我到客棧，他爲人脾氣古怪，須得先徵求其意思……」

「哼，他好大的架子。」鳳千千忽又眉開眼笑地道：「不打緊，你先帶我到客棧去。」當下葉桐在前引路，未幾即到小巷。

一進小巷兩人均聽出不妙來，葉桐一馬當先入巷，但見掌櫃及店小二均站在店外，似孝子般哭喪着臉，葉桐急問：「發生了甚麼事？」

店小二道：「客官你來得正好，剛才來了三個漢子，要找貴友，小二說沒有此人，便吃他們打了一拳，他們一路打進去，尤其那個使鐵拐的更是凶狠……」他話未說畢，葉桐已一陣風般衝了進去。

一踏上走廊，即聞一個刺耳的聲音道：「臭要飯的，乖乖交出寶貝來，否則明年今日便是你之死忌。」

又聞畢駒的聲音：「你們若殺了老子，便休想得到一分一毫，那些寶貝早被老子收藏在隱蔽的地點。」

葉桐聞聲估計畢駒未到生死關頭，正想設法施襲救他，不料鳳千千已呼道：「不拘束，不必擔心，咱們來救你。」

她一開腔，葉桐立即竄了進去，凌空拔刀向一名大漢砍去，那漢子聞得風聲，知道厲害，連忙轉身挺槍一格。

刀槍相撞，短槍歪在一旁，葉桐借力斜飛，刀鋒一轉，砍向一個瘸子，那瘸子也厲害，冷哼一聲，反手揮拐一格，「噹」地一聲過後，他半轉身子，左手伸出一枝金光閃閃之鋼鈎，反搭向葉桐之胸膛。

原來這瘸子便是金鐵鳴，這廝早年無惡不作，惹起公憤，被幾個白道中人聯手廢掉其一條右腿，一條左臂，也虧他沉得住氣，在左臂上按上一枝鋼鈎，花了七八年工夫，便練成了一套鈎拐絕技，武功比前更加凶狠厲害，這才重出江湖，一年之後，已搏得了「鐵拐金鈎」之匪號。

金鐵鳴反應不可謂不快，但葉桐志不在此，刀拐相交之後，又換了個方位，他那一鈎便落了空。

葉桐深知對方了得，不敢怠慢，一動手便展開快攻，寶刀一招接一招，一刀緊過一刀，同時不斷轉換方位，金鐵鳴雖然厲害，但到底少了一條腿，行動較慢，一時之間攻少守多！

畢駒靠着墻喘氣，嘴上依然硬得很。「你這裝桐油的酒缸，誰敎你多管閑事，你自己多管閑事也就夠了，怎地把媳婦兒也扯進來。」

葉桐道：「眞是胡說八道，她是大名鼎鼎之鳳千千。」

「鳳千千大名鼎鼎？眞的，要飯的爲何未聽過？」

此刻，鳳千千亦已跟洞庭雙蛟交上手，聞言忍不住道：「不奇怪，正如姑奶奶亦未聞過你之大名。」

畢駒一怔，忽又怪笑起來，但只笑了一半便嗆咳不停，半晌才道：「有意思，有意思。」

鳳千千有心賣弄，她本來只用長鞭對付洞庭雙蛟鮑氏兄弟，此刻又抽出一柄一尺八寸長之短劍，遠打近攻，以一敵兩，居然綽綽有餘，嘴上笑道：「有意思也好，無意思也好，今日總算認識了你。」

畢駒再一怔，怪笑道：「居然有人想認識我？奇怪！」

「聽葉桐提起你，引起好奇心的。喂，你爲何說葉桐是酒缸裝桐油。」

畢駒大笑。「他連這個也告訴你呀？哈哈，看來這小子最近在走桃花運！你自己問他吧！嗯，你對他比對要飯的更好奇嘛。」

鳳千千啐了他一口。「難怪葉桐罵你胡說八道。」

「這句話只有兩個人可以對我說。一是葉桐，第二個便是你。喂，你別光顧說話，忘記殺人。」

鳳千千故意逗他，「咱們只來救你，跟他們又沒寃沒仇，爲何要殺死他們？」

畢駒叫了起來。「這三個魔頭，無惡不作，死有餘辜，爲何不殺，你跟他們是一路貨色？」

「哼，眞是越聽越刺耳，姑奶奶是甚麼貨色？」鳳千千故意收鞭，網開一面，叱道：「你們兩個傻瓜，此時不走，更待何時。」鮑氏兄弟如奉綸音，兩兄弟互打了個眼色，立即躍上屋頂跑了。

葉桐功力不如金鐵鳴，但他自小便在江湖上混，經驗非常豐富，避長就短，採取游鬥快打，欺金鐵鳴行動不便，仍能將他緊緊困住，金鐵鳴恨得牙癢癢的，只是奈何不了對方，葉桐見鳳千千放人，亦向後退了一步，他知道金鐵鳴會立即逃跑，不料他早憋了一口氣，見狀立即揮拐砸了下來。

這一招「泰山壓頂」招式雖然簡單，但使在金鐵鳴手中，不同凡响，拐子未到，罡風已壓得人透不過氣來。

葉桐未敢攖其鋒，再跳後一步，橫刀胸前，鳳千千看不過眼，長鞭一圈，凌空發出一道鞭炮似的响聲，再向金鐵鳴肩膊抽去。

金鐵鳴鐵拐落空後，乘勢在地上一點，身子斜飛，足尖在墻頭上一點，人已在店外，瞧他雖只有一條腿，但行動如飛，難怪名頭甚响。

鳳千千瞪了葉桐一眼。「誰敎你放走他的。」她一掠一縱，嬌軀亦已在墻外，輕盈得有如一隻燕子。

葉桐走前問道：「畢大哥，你沒事吧！」

畢駒道：「死不了，你去看看你那位紅顏知己吧！」

葉桐道：「別再胡說八道了，我年紀大她一大把，甚麼紅顏知己！」

「一樹梨花壓海棠，」畢駒向他扮了個鬼臉，「老夫少妻那才恩愛呢。」

葉桐啼笑皆非，不再跟他瞎扯，扶他進房，然後運功替他推血過宮，最後再塞了一顆「還魂丹」進他嘴巴。

畢駒長長一嘆。「人眞不能富貴，有了點錢，强盜便找上門來了，差一點便沒命。」

葉桐笑道：「你還是當你的乞丐吧，把那些寶貝獻給金鐵鳴，便可長命百歲了。」

「放屁！你今日沒說過一句中聽的話。」

葉桐道：「你先歇歇，我出去看看。」

畢駒在床上嚷道：「喂，要飯的還沒吃飯。」葉桐充耳不聞，出房跑出店去。

＊　＊　＊

鳳千千出了客棧，略一猶疑向左奔去，出了大街問個故衣店的掌櫃，掌櫃表示未見過金鐵鳴那模樣的人，鳳千千一急之下，躍上屋頂，再往右馳去，越過兩條小巷之後，便聽見一陣急如炒豆般的兵器撞擊聲，鳳千千循聲尋去，令她意外的是，金鐵鳴正與杜一非惡鬥。

鳳千千頓時打消主意，躲在一旁看杜一非之身手。杜一非之刀法與葉桐大爲不同，他勝在有一股懾人之氣派，凜凜然不可侵犯，一柄鋼刀在他手中，輕如無物，不怕跟對方之鐵拐硬碰，金鐵鳴叱喝連聲，仍然處於下風。

鳳千千心中不由忖道：「杜一非果然有兩下子，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再過四五十招，杜一非越舞越急，似一團雪花般，將金鐵鳴緊纏住。「金鐵鳴，黑虎寨劫走的四海鏢局紅鏢，你藏在那裡？」

金鐵鳴道：「那鏢物早給丐幫的人劫走了，與我何關。」杜一非如何肯信？冷笑一聲，加强進攻，金鐵鳴適才與葉桐鬥了一陣，氣力逐漸衰竭，更加不濟，看看即將不行，杜一非想再追問，不料頭頂上突然傳來「畢啪」一聲响，一抬頭，便見到一條長鞭抽了下來。

他好漢不吃眼前虧，立即閃身一避，金鐵鳴反應頗快，立即轉身欲逃，可是頭頂上那條長鞭，似蛇兒一般，倏地落在身前，他剛用金鈎撥開，已聞背後傳來一個嬌叱：「往那裡跑？」

金鐵鳴身形微微一滯，眼前已出現一個紅衣姑娘，認得是鳳千千，不由怒道：「好啊，又是你這臭丫頭。」

鳳千千笑嘻嘻地道：「今日只好辛苦你了，勞你再陪姑奶奶打一架。」

杜一非驟見鳳千千亦是一呆，猜測不到鳳千千跟金鐵鳴有何瓜葛，耳際又聞金鐵鳴道：「杜一非，四海鏢局的暗鏢，就在這丫頭身上。」

杜一非哈哈笑道：「你可知道她是誰麼？西北富甲一方的鳳家大小姐，會劫鏢？剛才你還說落在丐幫弟子手中的。」

「這丫頭跟那要飯的在一起，也許她跟你一樣，也是要替四海鏢局的龍斌出頭。」

「龍斌是甚麼人，姑奶奶才不管他，姑奶奶只要殺你，你小心一點。」

金鐵鳴連番遇到勁敵，又驚又

怒，罵道：「臭丫頭，只會撿便宜，老夫索性便宜你，叫杜一非也一齊來吧！」

杜一非看了幾眼，暗道：「這鳳千千果然名不虛傳，難怪她這般高傲。」嘴上却道：「你若能打敗鳳千千，杜某自然會再出手。」

鳳千千道：「杜一非你好狂，鳳千千若對付不了他，你能行麼？」杜一非笑而不答，鳳千千怒道：「金瘸子，姑奶奶要你五十招內掛彩。」說着鞭如雨下，劍似游龍。

可憐金鐵鳴那裡知道自己成爲鳳千千與杜一非比高下的橋樑，杜一非故意在一旁道：「十一招，十二招……金鐵鳴，你還是趁早供出一切吧！哎唷二十三、二十四……再拖延我可救不了你了。」

金鐵鳴知道今日絕難討好，心中早把脚底抹油的鮑氏兄弟祖宗十八代罵遍了，嘴上道：「杜一非，老夫由始至終所言，句句屬實，你不相信，老夫又能如何？」

杜一非道：「拿出憑証來！三十六、三十七……」

金鐵鳴一抬頭，見到葉桐過來，喜道：「杜一非，你不相信，便問問這小子，他們都是一道的。」

杜一非見葉桐出現，微微一怔，剛欲打呼招，立聞金鐵鳴悶哼一聲，又聞鳳千千問道：「杜一非，這是第幾招？」原來她趁金鐵鳴說話分神，在他後肩上抽了一鞭。

杜一非踏前兩步，道：「且住，杜某有話說。」

不料鳳千千之長鞭忽向杜一非捲去。「你要說便跟姑奶奶的夥記說吧！」杜一非手上尚握着刀，不期然擧起一撥，但鳳千千已竄了上來，短劍又向杜一非刺去，金鐵鳴見機不可失，連忙脚底抹油。

葉桐見他倆打起來，忙道：「鳳姑娘，有話好說，刀槍無眼，別傷了和氣。」

鳳千千道：「姑奶奶的事，不用你管。」

杜一非被她一番急攻，就算是泥人做的也有火氣，怒道：「你以爲杜某怕你不成，今日便教你開開眼界，否則還以爲我中原無人。」

鳳千千劍鞭齊施，杜一非只以一柄刀應敵，一上手，鳳千千便咄咄迫人，採取猛烈進攻。杜一非被迫先採取守勢，他一柄刀上下左右揮舞，就似在身前佈下一道道刀網，任鳳千千攻得如何急，仍難傷到他分毫。

葉桐站在旁邊觀戰，起初很爲他倆擔心，因爲傷了任何一人都不好，可是很快便爲兩人精湛的武技，燦爛奪目的攻守所吸引，雙脚如被漿糊粘住，不能移動。

杜一非和鳳千千一個攻得急，一個守得緊，很快便交換了五六十招，形勢依然不變，鳳千千見他死守，難以得到甜頭，乃激將之。「中原武功也不過爾爾，你姓杜的學的只是龜縮功，連頭都不敢露一下。」杜一非不爲所動，依然只採取守勢。

鳳千千得勢不饒人，攻得更急，只求一口氣將杜一非擊敗，旁邊之葉桐暗暗替她擔心。「她攻得這般急，只怕杜一非一抓到機會反攻，便會措手不及。」

忽聞杜一非道：「葉兄，令友獨自一人乎？你站在此處，不怕金鐵鳴回頭再去找他？」

葉桐聞弦歌而知雅意，抱拳道：「兩位，在下先走一步，稍後再見。」言畢頭也不回地走了。

鳳千千冷笑道：「杜一非你眞聰明，把葉桐支開，輸給姑奶奶也不會太難看。」話未說畢，杜一非已覷得一個空門，「刷」反攻一刀。

這一刀毫無招式可言，但勝在快而準，直奔鳳千千之胸前，鳳千千短劍一橫，「噹」地一聲輕响，刀劍相碰之後，刀走偏鋒，改劈鳳千千之脅下。

這一着才厲害，鳳千千長鞭在外，短劍來不及招架，只好閃避，杜一非第三刀再劈出，鳳千千一抖手腕，右手長鞭迴飛，向杜一非之後肩抽去。

她長攻短打，反應不可謂不快，但杜一非似已將其料到，長鞭將至，他雙脚一移，已經滑開，左手探出，五指如鈎，向鳳千千手腕抓去。

鳳千千這才暗暗心驚，但她能與對方齊名，武功自有其過人之處，沉着應付，如此一來，杜一非已反客爲主，攻多守少了！

葉桐若在旁看見，必然要驚嘆，杜一非一刀改變形勢之能，鳳千千心頭一動，更加放棄進攻，十招之中，竟有八九招是守勢，她亦要引對方來攻。

眨眼之間，兩人又鬥了五六十招，杜一非攻勢急而不亂，且源源不絕，絕招紛呈，似乎尚未盡力般，這才顯出其能。

激鬥中，鳳千千短劍覷得眞切，直刺杜一非其胸，但見杜一非的刀突然粘上，刀鋒沿着劍背直滑下來，鳳千千若不變招，手臂必被斬斷，她當機立斷，翻腕振劍，當時長鞭迴抽。

這一招攻守兼備，短劍並蘊藏後着，但杜一非之刀竟然隨着短劍轉動，似附糖之螞蟻般，揮之不去，看看長鞭即將抽至，只見杜一非上身未轉，左手抬起，食中兩指望着鞭梢彈去。

杜一非目力奇準，鞭梢只彈開尺餘，但經已抽不到其後肩，與此

同時，他刀鋒已將滑至護手。

鳳千千料不到他會施「彈指神通」，瓦解攻勢，大驚之餘連忙撤臂。說時遲，那時快，但見杜一非手腕一振，刀鋒拗住劍鋒一扯，鳳千千猝不及防，短劍登時脫手飛出。好個杜一非身子掠起，伸手抓去。

鳳千千又羞又愧，右臂一揚，長鞭如長蛇般掠起，向半空中之杜一非抽出，但聞一聲長笑，只見杜一非凌空縮起如一隻煮熟的小蝦，在鞭圈中冒出，凌空打了個觔斗翻下，倒握短劍遞向鳳千千。「杜某取巧，姑娘大量，幸勿見怪。」

鳳千千接過短劍，半側着嬌軀不作聲，杜一非又道：「咱們平分春色，誰也贏不了對方，姑娘何必再耿耿於懷？」

鳳千千嗔道：「誰要你說得這般好聽？你道姑娘善於賴皮？」其詞若有憾焉，其心實則喜之。

杜一非長嘆道：「姑娘既然不能見諒在下取巧，那就請妳吃一頓飯賠罪，尚請姑娘賞面才好！」

鳳千千白了他一眼，道：「那好吧！待我先去跟葉桐打個招呼！」

杜一非這才想起，道：「金鐵鳴等人劫走黑虎寨一批贓物，而那是在黑虎寨劫自四海鏢局的……」

鳳千千知其意，截口道：「你何不當面問畢駒？」杜一非頷首，隨鳳千千進那爿小客棧，鳳千千嚷道：「葉桐，快出來！」葉桐聞聲自房內走出來，見他倆走在一起，心中奇怪。鳳千千問道：「畢駒在屋內麼？」

畢駒的聲音自房內傳出來，「老夫就在房中。」葉桐引他倆進去，只見畢駒盤膝坐在床上。「你們找老夫何事？」

「要找你的是杜一非，不是姑奶奶！」

畢駒聽見杜一非三個字，不覺多望了他幾眼，杜一非上前道：「在下跟四海鏢局之龍總鏢頭相熟，承他瞧得起在下，請我替他調查一踪失鏢的事。」

「這與老夫何關？」畢駒冷冷地道：「你看老夫像劫鏢的人麼？」

「四海鏢局的暗鏢被黑虎寨劫走，而黑虎寨却遭金鐵鳴黑吃黑，適才又聞金鐵鳴謂，那鏢物已落在你手中……」

畢駒打了個哈哈，直認不諱地道：「不錯，老夫在金鐵鳴身上得到幾件東西！老夫對那種東西毫無興趣，但我憑甚麼相信那是四海鏢局保的暗鏢？」

杜一非道：「那枝暗鏢，雖然價值連城，但只有四件東西，第一件是唐朝的三彩陶馬；第二件是漢白玉雕的尺半高太上老君，是漢代之物；第三件是宋米芾寫的苕溪詩墨寶；第四件是唐製琉璃觀音像，龍總鏢頭失去這四件寶物，傾家蕩產也賠不起，說不定還得賠上一條人命，杜某憐其取財有道，尚樂善好施，雖不喜多管閒事，亦樂於爲他略盡棉力。」

畢駒哈哈笑道：「他既然押下這麼大之賭注，必然是利潤較高，所謂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他自當知道。」

「他當然知道，商場上有風險越大，利錢越高之說。但適才杜某已强調了一句，他爲人樂善好施。」

畢駒冷冷地道：「是麼？爲何老夫未曾有過耳聞？」

「杜某又怎會騙你？」

鳳千千在旁道：「杜一非，你跟他說這種話，不是白費勁？還是趁早死了心吧。」

杜一非道：「畢老哥，在下答應你一件事，日後爲你辦一件事。」

畢駒道：「由你付出豈公平。」

杜一非這才恍然大悟，忙道：「只要畢老哥肯交出那四件寶物，杜某保証他拿一萬兩銀子做善事。」

畢駒道：「老夫可不是趁火打劫，是你自願强出頭的。瞧在你份上，老夫便勉强答應了吧！」一聲便道：「你跟他是何關係？」

杜一非道：「前後只有三四面之緣。」

「好，夠朋友！」畢駒向他招招手。「你過來，老夫只告訴你一個人。」杜一非坦然上前，把耳朵貼近畢駒嘴邊，只見畢駒嘴唇噏動，說了好一陣子才停。

杜一非拱手道：「多謝畢老哥慷慨，在下再代龍總鏢頭多謝你。」

畢駒冷冷地道：「老夫是瞧你的面子，可不是給他面子，你可得分清楚。」

「事不宜遲，在下便先告辭了，還有一點，此處不宜久留，恐金鐵鳴去而復返！他一個人不可怕，只忌他帶來了猪朋狗友。」

葉桐道：「在下會作安排，恕不相送了。」

鳳千千見杜一非要去，忙亦告辭。「葉桐，有機會再見。」匆匆跟着杜一非走出客棧，杜一非却躍上屋頂。鳳千千訝然問道：「光天化日，爲何不走大道？」

杜一非道：「在下恐金鐵鳴未曾去遠！」鳳千千聞言，亦躍上屋頂，四處瞻望。見周圍沒有異狀，這才放心。兩人再度跳落地，杜一非見鳳千千跟着自己，冷聲問道：「鳳姑娘欲往何方？」

鳳千千道：「跟着你去取古董

呀！你對我不放心？」

「在下不是懷疑你之爲人，是擔心路上有危險！」

「那是擔心姑奶奶的武功？」鳳千千道：「正因爲路上危險，是故方要跟着你，你敢說金鐵鳴他們不會暗中跟梢，雖然我不認識龍斌，但難道只許你做好人，便不許姑奶奶也做件好事？」

杜一非沉吟一下方道：「好吧，請小心。」

鳳千千白了他一眼，「瞧你大不了我多少歲，說話却老氣橫秋的，何不自稱老夫？」杜一非不覺失笑，大步出城，鳳千千不再打話，忍不住問道：「你不騎馬？爲何不作聲？生我的氣？」

杜一非道：「萬一金鐵鳴還在城內，我若騎馬，便等於告訴他我去遠處，在下不說話，乃向來話不多，願姑娘包涵！」

出了南城門，杜一非不斷回首而望，不見有人，這才閃進一座樹林，拉出一匹馬來，鳳千千一見叫了一聲糟糕。「我的馬尚留在城內，如今怎辦？」

杜一非道：「我正在暗問自己怎辦，因爲這馬本來就打算給你騎！」鳳千千心間莫名其妙地泛上一陣甜蜜，杜一非又道：「姑娘還不快上馬，馬兒等得不耐煩了！」

鳳千千紅着臉道：「這馬本是你的，要你讓我怎好意思？」

杜一非嘆息道：「誰教我是男人！」鳳千千這才跳上馬鞍。猛覺杜一非說話甚有趣味，芳心不由尋思道：「只道他是塊木頭，却原來也會說話！憑我鳳千千條件，今生若要嫁人，也得找個跟他差不多的。」

杜一非見她雙頰無由地泛上兩團紅暈，益添其艷，暗忖道：「鳳千千果然不愧有西北『第一美人之稱』。」

當下鳳千千道：「江湖上傳言，說你沉默寡言，但今日相會，証明傳言有錯，你不但健談，而且言談風趣。」

杜一非微微一笑。「江湖上之傳聞，倒不一定錯誤，健談是看對象，有的人根本一見面便不想多談，若投機的，則不妨多談！」

鳳千千目光一亮，脫口問道：「你認爲咱們投機？」

杜一非沉吟了一陣才道：「我相信咱們會談得來。」

「你憑甚麼認爲咱們能談得來？」

杜一非答得很簡單，「感覺及印象。」

鳳千千大感興趣，問道：「我給你的感覺如何？印象如何？」

杜一非哈哈笑道：「以後有機會再說。」

鳳千千道：「你說出來，我絕不怪你，否則就要生氣了。」

杜一非道：「高傲，但幸好不落俗套。」

「哼，你自己便不高傲，你脾氣比我更臭。」

杜一非哈哈大笑。鳳千千生氣地道：「你不承認？」

「我不否認，本來我不會跟你這種人談得來的，但不知爲甚麼又能接受你的態度。」

鳳千千冷哼一聲。「我告訴你，能接受姑奶奶的人多的是。」杜一非微微一笑，不再應她。鳳千千見他不作聲，忍不住又問：「你不服氣？」杜一非搖搖頭。鳳千千再問：「你師父是誰？」

「家師是位隱世高人，說來也許你亦不信，連我自己也不知他叫甚麼名，一直只稱他師父，小島附近的漁民則呼他老神仙。」

「這種事倒少見。」鳳千千嘴上雖然這樣說，却沒有再問下去，証明她完全相信，然後再問杜一非之身世，杜一非坦實告之，鳳千千心中不由忖道：「原來他自小是孤兒，又一直只與師父生活，難怪性不合羣，亦不多言。」可是杜一非却沒問其身世，鳳千千心頭有失落感，不便自我介紹。

旅途寂寞，鳳千千又少在中原走動，一切均好奇，不時問杜一非，杜一非知無不言，鳳千千這才覺得杜一非見識甚廣，而且給予人莫大之信心，覺得此人十分可靠，一路下來，兩人已十分熟絡，幾乎無話不談，頗有相見恨晚之感。

杜一非和鳳千千去後，葉桐問畢駒：「大哥如今有何打算？」

畢駒苦笑道：「愚兄傷勢頗重，只好另換一家客棧養傷！」當下葉桐扶他到附近一所客棧棲身，幸好他身上有療傷聖藥，不必外求。

「大哥，不如由小弟送你去找白大夫，他一定能治癒你之內傷！」葉桐道：「白大夫脾氣雖然古怪，但言出必行，他答應過小弟，准我帶三位朋友找他治病！」

畢駒再次苦笑：「你看我如今這樣子能上路麼？」葉桐微微一笑，只好服侍他吃藥。畢駒又道：「再過兩三天，若有起色，再去求他醫治，但這幾天就怕金鐵鳴去而復返。」

葉桐忙安慰他：「畢大哥放心，凡事還有我！」

畢駒在床上掙扎着要坐起來，却讓葉桐攔住，畢駒道：「萬一有危險，你便自行逃走吧，不必爲我連累了性命！」

「大哥說這種話便是瞧我不起，小弟不是貪生怕死之輩，你安心療養吧！」

畢駒一本正經地道：「愚兄可不是跟你開玩笑，你不必爲我這個不受歡迎，沒有人管的落魄漢子丟去生命！」

葉桐身子一抖，道：「大哥怎會說這種話！」畢駒揮揮手，緩緩閉上雙眼，葉桐與他相識數年，頭一次發現他原來亦有痛苦。細想一下，不覺啞然大笑，畢駒若沒有憂愁煩惱，又怎會喝酒喝得像不要命似的？

此後，畢駒再不提此事，葉桐每天與他共同起居飲食，生恐金鐵鳴去而復返。畢駒傷勢着實不輕，靜養了三四天，效果不大，葉桐不管三七二十一，出去買了輛馬車，抱他上車，親自駕馭，向白大夫隱居之地出發。

由於畢駒內傷嚴重，葉桐放慢車速，以免畢駒受震盪。旅途無聊，畢駒又拉起閑話：「那杜一非果然厲害，哈，就連那姓鳳的小丫頭，也不簡單，看來咱也得退休了，江湖已是你們年輕人的天地了！」

葉桐哈哈一笑，回頭問道：「你才大我幾歲？」

「最少十年八年，但我人雖不很老，心境却已老了，再無雄心壯志，只想把餘年消耗掉，是以這一次能否找到白大夫治好內傷，你根本不必放在心上！」

葉桐心頭奇怪，道：「大哥怎會說這種洩氣的話！」

「大丈夫生於世，若連老婆也拉不住，還想統率各路英雄好漢，豈非痴人說夢話！」

葉桐心頭又是一動，却故意道：「大丈夫何患無妻，何必耿耿於懷，再說要創事業，有了女人反而不便。」

「何有不便之處？我雖未曾成親，却有一未婚妻，可惜她後來竟跟人跑了！眞是可恨之至！」

「你喜歡她麼？你如何處置她？」

畢駒垂首道：「起初我眞是怒不可遏，到處找尋那對狗男女，皇天不負有心人，兩年後，終於讓我找到了！我見到那男的，想一杖取其性命，可惱的是那斷手無縛鷄之力，居然毫無畏懼之心，反而振振有詞，斯時我已失去常理，正把杖子舉起來，忽然……」

說至此，他胸脯不斷地起伏着，顯然甚是激動，葉桐正聽得入神，不曾留意，問道：「忽然發生甚麼事？」

「那賤人聞訊自家裡奔了出來……」畢駒不知不覺把聲音放輕：「她一見到我，先是一怔，繼而跪在地上求情……可惱的是她不是爲自己求饒，而是情願替那斷一死，以求我放過他！」

葉桐也緊張起來，忙又再問：「你依了她麼？」

畢駒越說越快。「不料那斷也跪下求我殺他，放過那賤人，並將一切罪過攬上自身！我當時眞是又恨又妒，乃大喝一聲：『老子今日便成全你倆，讓你們去黃泉路上作伴吧！』猛聽遠處傳來一聲兒啼，那對狗男女臉上齊變了色，賤人淚如雨下地道：『大哥，我自知對不起你，但我委實太愛陸生了！即使我倆該死，但孩子無辜，希望你答應我一件事，在殺了咱夫婦之後，替咱把孩子撫養成人！』

「孩子、愚夫婦這些字眼，似一枝枝無形的長箭，射進我心窩，當時我之心情，外人實難理解！那斷也在一旁求情，甚麼愚夫婦感激終生，來生結草銜環圖報此恩。惹得我又大喝一聲：『你倆給我滾，以後再也別讓我撞上，否則下一次，我可未必能忍得住手！』」

說至此，畢駒又乾咳起來，一張臉漲得火紅，葉桐吃了一驚，急道：「大哥別說了，以後有機會再說！」

畢駒咳了一陣方續道：「我終於放了那對狗男女！老弟，你認爲愚兄是否太軟弱？」

畢駒問的是他自己之事，但這剎那間，葉桐腦海裡湧現的却是何瑞的倩影。良久方低聲道：「所謂清官難審家庭事，教我這個局外人如何置評？」

（未完‧四）

上文提要：丁天仁與宓無忌在西莊內，封了任貴與小香的穴道，兩人易容分別充當。丁天仁以總管名義調集轄下各院管事查問細節，然後借加强巡邏爲名，叫李、何管事帶路深入巡邏，除了三進是禁地外，其餘各進均巡邏，發現在七大護法中有一位竟是失踪的金蘭之父金贊臣。又發現侍候總管的宋青雯姑娘乃是莊主派來的負責上承下達命令的人，但宋青雯却已發現了丁天仁的破綻，暗施迷葯……

玉辟邪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丁天仁面臨危難　兩姑娘捨命相救

宋青雯嬌聲叫道：「總管，你醒一醒！」

「啊！」丁天仁如夢初醒，霍地睜開眼來，望着宋青雯問道：「青雯姑娘，可是有甚麼事嗎？」

宋青雯抿嘴一笑，說道：「是有點事情。」

「噢！」丁天仁要待翻身坐起，大概發現自己穴道受制，口中不覺又「咦」了一聲，說道：「姑娘別和我開玩笑了。」

宋青雯道：「我沒和你開玩笑啊！」

丁天仁道：「那……」

宋青雯手中拿着一面銅鏡，送到丁天仁面前，輕哼道：「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丁天仁朝鏡中看了一眼，自己臉上果然被洗去了一層易容藥物，他居然臉色不變，微微一笑道：「原來如此，姑娘果然好眼力，不知要如何處置在下呢？」

宋青雯臉色一沉，哼道：「你還笑得出來？」

丁天仁聳聳肩(穴道受制的人是無法動彈的)笑道：「既已落在姑娘手裡，就算在下哭了，也是無濟於事的了。」

宋青雯心想：「這人當眞稱得上臨危不懼。」一面哼道：「我可以立時殺了你。」

丁天仁點點頭道：「自然可以，但在下有一件事未明，不知姑娘可否見告？」

宋青雯道：「你說說看。」

丁天仁道：「在下自問不至於有甚麼破綻，不知姑娘如何看得出來的？」

宋青雯抿抿嘴，却沒笑容道：「多着呢！」

丁天仁望着她道：「在下洗耳恭聽。」

「好。」宋青雯道：「我第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任貴了，任貴眼神陰晴不定，你却眼神明亮，比他年輕得多，何况昨晚我見過你。」

丁天仁問道：「還有呢？」

宋青雯似乎有意避開他的眼光，說道：「你如果是任貴的話，就不會帶着何祥生、李長發到第三進去了，何况……」

丁天仁道：「還有嗎？」

「自然還有。」

宋青雯臉上忽然有了笑容，說道：「我爲了要證實我心裡的疑念，所以故意說七位護法練的是子午功，正在入定，你居然相信了，那不是有人假扮還是甚麼？」

丁天仁看她這一笑，似乎並無敵意，心中突然一動，想起宓無忌的話來，不覺痴痴的望着她，柔聲道：「姑娘總算笑了，你笑的時候眞美。」

宋青雯粉臉驀地一紅，叱道：「你好大的膽子！」

丁天仁溫文一笑，說道：「在下膽子一向很大。」

突然雙臂一張，把宋青雯一個嬌軀擁入懷裡。

宋青雯驟不及防，跌入他懷裡，被他强而有力的雙臂抱住，心頭一陣顫抖，失聲道：「你要做甚麼？」

「沒甚麼。」丁天仁的嘴唇迅快堵住了她兩片櫻唇。

宋青雯半點掙動不得，也沒有太多的掙動，就像一頭受驚的羔羊，頃刻之間就柔順的偎在他懷裡，縱然心頭小鹿跳得好猛好猛，却任由他吸得緊緊地，這種既有窒息之感，又有飄飄欲仙的甜蜜，眞是她二十年來從未有過的感覺。

兩個人好像膠着了一般，過了好一會工夫，宋青雯的嬌軀才掙動了一下，丁天仁環着她的雙臂也漸漸鬆開。

她迅快站起，一張臉紅得像大紅緞子一般，他迅快跟着站起，走近她身邊，依然把她攬了過來。

她沒有掙脫，緩緩的偎入他懷裡。他在她耳邊低聲道：「姑娘，謝謝你。」

她羞澀的道：「你好壞！」

他又緩緩低下頭去，兩個人又緊緊的擁在一起，緊緊的吻在一起。

這樣又過了好一會工夫，宋青雯終於輕輕推了他一把，說道：「現在你總該告訴我你是誰了？」

丁天仁道：「在下王紹三。」

宋青雯含情凝望着他，又道：「是那一門派門下？」

丁天仁道：「武林聯盟。」

「武林聯盟？」宋青雯道：「我沒聽人說過。」

丁天仁笑道：「你當然沒有聽人說過，因爲武林聯盟對外還沒有公開。」

宋青雯問道：「昨晚和你一起來的那人是誰呢？」

丁天仁道：「他是我二師兄宓無忌。」

宋青雯又道：「你易容而來，是爲了想救川西失踪的武林人士？」

丁天仁道：「其實在下只是奉命調查失踪的人，並沒有要救他們的任務。」

宋青雯問道：「你認不認識他們呢？」

丁天仁微微搖頭道：「在下還是初次在江湖行走，和他們並不認得。」

這話宋青雯相信，丁天仁已經看到住在第三進的七位老護法了，他沒有一點反應，自然不認識了。

丁天仁拉起宋青雯的纖手，說道：「現在該你說了。」

宋青雯任由他拉着手，粉臉微酡，說道：「我昨晚說的都是眞話，我從小就住在一處大宅院裡，有一個叫鄷婆婆的管着我們，也教我們武功，是三個月前一輛篷車送我來的，名義上我是伺候任總管來的，但鄷婆婆給我的任務，則是負責監督任貴，他須聽命於我。」

丁天仁心想：果然不出所料。一面問道：「那你是聽鄷婆婆的了？」

「不！」宋青雯道：「鄷婆婆也是奉上面之命，派我出來的，派出來了，就不干她的事了。」

丁天仁問道：「那你……」

宋青雯不待他問出口，就接着道：「到了這裡，就該聽院主的指揮，院主我從未見過，但他有甚麼指示，就會把指示放在對面房裡的書桌上。」

這話，丁天仁昨晚就聽任貴說過，心中不禁有些懷疑，宋青雯說的是不是眞心話？一面問道：「對面有地道通往第三進嗎？」

宋青雯點點頭道：「是的，那是因爲七位老護法的飲食是由我照料的，但我猜想對面房中一定還有一條地道，院主的指示，是從另一條地道傳來的，只是我找不出另一條地道的入口來。」

丁天仁問道：「那七位老護法究竟是甚麼人呢？」

宋青雯笑了笑道：「我想他們可能就是川西武林失踪的幾位了，這話從沒有人告訴過我，只是我的猜想而已，因爲這七位武功極高，神志却又似醒非醒，行動完全受任貴的指揮。」

丁天仁問道：「任貴如何指揮他們呢？」

宋青雯從衣衫中取出一條掛在胸前的金色項鍊，鍊上懸掛着一枚約有拇指指甲大小的金牌，上面刻着兩點一挑，下面是一個「勅」字。一面低聲道：「我這面是副牌，可以接近他們，但不能指揮他們，任貴的一面是掛在左手中指，握在掌心的金牌，上面多了一個『令』字，只要用金牌向他們照上一面，你說甚麼，他們都會服從。」

她肯說出這番話來，可見她已經把心都交出來了。

女心外向，你訓練她多久，也敵不過一個「情」字。

丁天仁道：「這面金牌不知在不在任貴身上？」

宋青雯朝他輕笑道：「看來你眞是初出江湖，既然把他制住了，也不先搜搜他的身？」

丁天仁一下抱住她雙肩，在她臉頰上親了一下，低聲道：「青雯，謝謝你。」

宋青雯嬌柔的道：「只要你不忘記我就好。」

丁天仁道：「你放心，在下决不會忘記你的。」

宋青雯呶呶嘴道：「你把任貴放在裡間？」

丁天仁點點頭，宋青雯道：「還不快去，先把金牌找到了才是正經。」

丁天仁迅速推門而入，果然在任貴貼身懷中，找到了金牌，就興冲冲退出，說道：「找到了。」

宋青雯道：「你還不快去易容，我們在房裡已經有很多時間了。」

丁天仁取出易容藥物，很快就易

好了容。

宋青雯望着他問道：「現在你打算怎麼辦呢？」

丁天仁道：「還不知道，上面只是要我改扮任貴，以後的事，要等上面的指示。」

宋青雯道：「那我呢，你有甚麼安排？」

丁天仁柔聲道：「我會安排的，我是盟主門下三弟子，我自會面稟師父，你只管放心好了，只是目前不宜露出形跡，有甚麼事，我會事先告訴你的。」

宋青雯滿意的點着頭，過去開啓房門，俏生生的走了出去。

她堪堪出去，人影一閃，小香又閃了進來，朝丁天仁神秘一笑道：「你們談得很好吧，我教你的一招不錯吧？」

丁天仁被她說得臉上一熱，低聲道：「任貴習慣飯後要休息一會，在休息的時候，宋青雯就要在房中守着，萬一有事，她就可以叫醒他，方才我差點露了馬脚。」

小香神色一緊，問道：「怎麼露了馬脚？」

丁天仁道：「她說，總管該休息了。我說，姑娘也可以去休息了。這話就說得不對了。」

小香問道：「後來呢？」

丁天仁道：「她神色微露詫異的說，總管休息的時候，我幾時出去過？我聽她口氣不對，忙道：今天情形不同，你昨晚幾乎一晚未睡，所以我叫你也去休息一會的。」

小香點點頭道：「虧你還有急智。」

丁天仁道：「她說，你只管休息，我不累，萬一有甚麼事，我在這裡，就可以叫醒你呀，我只好上床休息了。」

小香望着他，忽然臉上一紅，輕聲問道：「你有沒有和她……和她……親熱……」

她究是姑娘家，這話問是問出來了，但一張臉已經脹得通紅，連說話也期期艾艾的。

丁天仁也一陣臉紅，說道：「小弟怎敢亂來？」

小香道：「我不是告訴過你，對她要些心機才好，因爲這人對我們十分重要，否則我不是可以扮她嗎？」

丁天仁點頭道：「小弟知道，但這要慢慢的來。」剛說到這裡，突然低聲道：「外面有人進來了。」

小香奇道：「我怎麼沒有聽見？」

丁天仁道：「這人剛走進院子，你快出去看看。」

小香眼中閃過一絲異色，急忙往外走去，剛走出客室，就看到有人穿過天井，拾級跨上石階，在門口停了下來，躬身道：「屬下簡子興求見總管。」

小香心中暗暗忖道：「三師弟那有這麼高的武功修爲，這人剛跨進院子，他就聽到了？」她不認識簡子興，只好回身道：「啓稟總管，簡子興求見。」

丁天仁道：「你請簡帳房進來。」

小香只當他是西莊的帳房，忙道：「總管請你進去。」

簡子興跨進堂屋，朝小香頷首爲禮，就一手掀帘，走入房中，隨手掩上了房門，一面說道：「屬下見過總管。」

丁天仁抬抬手道：「簡帳房請坐。」

簡子興在他右首一張椅子落座，就悄聲道：「丁兄，事情如何？」

丁天仁道：「白兄來得正好，現在情形錯綜複雜，兄弟不知如何是好了，你回去見到石老哥哥，替我向他請示該如何辦了。」

簡子興正是白少雲所喬裝，他朝丁天仁笑了笑道：「石前輩說你做得很好，就照你的想法去做好了。」

丁天仁苦笑道：「兄弟正在手足無措，那有甚麼想法？石老哥哥眞是坑死人了。」

簡子興問道：「丁兄究竟遇上了甚麼難題？」

「簡直難透了。」丁天仁道：「現在這裡聚集了三方面的人，光是昨晚一個晚上，兄弟有好幾次差點露出了馬脚。」

他把昨晚到今晨的事情，大概說了一遍。

簡子興眼睛一亮，激動的問道：「七位老護法就是川西失踪的人，那麼家父和金伯父都在這裡了。」

丁天仁道：「伯父和金伯父，兄弟沒有見過面，並不認識，七人之中，兄弟只認識樂山莊莊主擎天手金贊臣一個。」

簡子興道：「石前輩說過要兄弟、金兄和你多多商量，大概就是爲救出七位老護法的事了，哦，對了，金兄、王兄現在已經搬到觀音閣來住了。」

丁天仁道：「救人之事，目前尚早，因爲兄弟還沒弄清其餘六人是誰？還有就是這七人是否被人動了手脚？否則以伯父和金伯父等人的身份，怎麼會擔任一個江湖上從未聽人說過的教會的老護法？這些都要先查清楚才行。」

簡子興道：「兄弟會把這些話告訴金兄的，不知丁兄甚麼時候可來？」

丁天仁沉吟道：「兄弟一時也無法說得確實，因爲今晚兄弟有許多事要做，如果來得及，就在天亮之前會趕去的。」

「哦！」簡子興哦了一聲，又道：「兄弟差點忘了，昨晚聽石前輩說，金蘭、易雲英、葉青青三位姑娘也是朝這條路來的，前天忽然失了踪影，再也沒有見過她們，這一帶，只有西莊一股勢力，要你注意一下，是不是落入他們手中了？」

丁天仁聽得一驚，說道：「金蘭她們失踪了？這裡前後五進，兄弟都去看過，除了第三進住着七位老護法之外，全是沒人住的空屋，金蘭她們不可能會在這裡。」

丁天仁道：「西莊還有沒有別的地方？」

「好像沒有了。」丁天仁笑道：「兄弟當總管還不到一天，一切事情又不能問，只好暗中摸索，所以瞭解的還不多。」

簡子興道：「好了，有事今晚再說，兄弟走了。」

丁天仁道：「兄弟不送。」

簡子興站起身道：「總管沒有甚麼吩咐，屬下告退。」

拉開房門，掀帘走出。

小香立即閃了進來，輕聲問道：「三弟，這姓簡的是甚麼人？」

丁天仁道：「他叫簡子興，是觀音閣的帳房。」

小香問道：「觀音閣的帳房找你甚麼事？」

丁天仁笑了笑道：「觀音閣是西莊的外圍，這位簡帳房還是這裡的管事身份，差幸午前巡視到帳房的時候，看過名册，不然還不知道他是誰呢？」

小香問道：「他和你說了些甚麼？」

丁天仁道：「觀音閣是少林寺的一處下院，老當家和三位長老圓寂之後，新任住持就是西莊的爪牙，一切都聽命於帳房簡子興，所以他每天都要來報告一次，並向總管請示，有沒有甚麼指示，這不過是例行公事罷了。」

小香輕輕點了點頭，還沒開口，宋青雯已經一手搴帘走了進來，一眼看到小香，臉色一寒，說道：「你在這裡作甚麼？」

小香機伶一顫，忙道：「剛才簡帳房進來面報總管，他走後，小婢是給總管泡茶來的。」

她手上果然提着水壺，話畢，躬身一禮，退了出去。

宋青雯等小香出去之後，才從懷中取出一張箋紙，說道：「這是剛才我進去發現的，院主要你今晚三更前去和他見面哩。」她把箋紙朝丁天仁遞來。

丁天仁接過，低頭看去，只見上面寫着：「今晚三更，前來見我。」下面只蓋了一顆硃紅鈐記，四個篆文是「西莊莊主」。

心想：「他要我三更前去見他，不知到那裡去見？」不覺望着宋青雯道：「他要我三更前去見他，我到那裡去見他呢？」

宋青雯道：「他沒說地方，會不會就在對面房裡？」

丁天仁恍然道：「不錯，一定是在對面了。」

宋青雯關切地道：「院主召見，你可得小心。」

丁天仁含笑道：「謝謝你，我會小心的。」

宋青雯走後，丁天仁一個人坐在窗下，心中只是盤算着幾件事情，一是自己既已知道第三進的七位老護法，就是川西失踪的七位武林人士，就要盡快告知石老哥哥，是不是要把他們救出去？

二是自己如何把紅兒、紀效祖弄進來？

三是金蘭、易雲英、葉青青三人失踪，如果不是西莊的人擒下的，自己要如何去找她們呢？

一時之間，但覺思緒極爲紊亂，想不出一個妥善的對策來。

晚餐之後，丁天仁囑咐宋青雯今晚因院主召見，不用再準備宵夜，自己也需要坐歇一會，要她只管去休息好了。

宋青雯走後，丁天仁走入後間，揮手之間，給藏在木床下的任貴改換了被制的穴道(穴道受制，不能超過十二個時辰，否則會傷及經脈，落個終身殘廢)，正待直起身來，突覺身後有了警兆，正有一條人影輕靈的從門外閃入，不覺低聲喝道：「甚麼人？」

那人輕聲道：「三弟，是我。」話聲入耳，突覺有人落指如風，一下點了自己背後五處穴道，駭然道：「二哥，你這是做甚麼？」

小香一下轉到他面前，目光冷厲，說道：「說，你到底是誰？」

丁天仁心頭一驚，暗道：「自己不知怎麼搞的，一再在兩個丫頭面前出錯。」一面愕然道：「二哥，你怎麼懷疑起小弟來了？」

小香撇撇櫻唇，說道：「那好，你說，我是甚麼人？」

丁天仁道：「你是我二師姐宓無忌。」

小香摺扇朝丁天仁肩頭敲了一下，含笑說道：「你如果眞是三師弟，就應該知道我叫甚麼名字，對不？」

丁天仁心想：「聽她口氣，她好像不叫宓無忌，這下眞的露出了馬脚。」

小香看他沒有開口，嫣然一笑道：「宓無忌這三字，只是那天故意調侃瘦天王宿無忌的，其實我叫宓無雙，無雙，才像女孩子的名字，記住了，以後可別叫我宓無忌了。」

丁天仁道：「在下記下了，不知宓姑娘如何看出我不是你師弟王紹三的？」

小香得意一笑，說道：「這一日夜之間，你的破綻太多了，雖然我沒把你臉上的易容藥物洗去，那只是說給你易容的人手法甚是高明，我的洗容劑無法把你洗去而已，但你平日舉止和武功之高，無一不和三師弟迥然有異，你說我如何會看不出來？」

丁天仁道：「既然給你瞧出來了，你現在打算怎麼辦呢？」

小香道：「你假扮三師弟，就是不遇上我，遲早也會出事的，老實說，副總護法早就對你有了懷疑，才特別

叮囑我，務必隨時注意你的行動，所以我縱有放你之心，副總護法也不會放過你的。」

丁天仁欣然道：「二師姐，聽了你這句話，我好高興。」

小香臉上一熱，說道：「我說過甚麼？」

丁天仁道：「你剛才不是說，你有放我之心嗎？」

小香臉色更紅，急道：「我說的只是比喻罷了，我不會放你的。」

丁天仁含笑道：「你會的，你會放開我的。」

小香道：「不會的，我決不會放開你的。」

丁天仁柔聲道：「你心裡早就想放我了，宓姑娘，那就快些解開我穴道呀。」

「你胡說！」小香右手抬處，「啪」的一聲，摑在丁天仁的臉上，手掌摑出，人却痴痴的望着他發愣，臉上流露出歉疚之色，柔聲道：「對不起，我……」

「謝謝你。」丁天仁故技重施，雙手突然一環，抱住了小香的嬌軀，欣然道：「你果然給我解開了穴道。」

「我沒有，」小香驚惶失措，掙扎着道：「你快放開我。」

丁天仁雙臂一環，越抱越緊，一面輕聲道：「宓姑娘，你已經識破我的行藏，我如何能放開你呢？」

一顆頭緩緩低了下去，漸漸接近她的櫻唇。

小香喘息着道：「不……要……你……如果亂……來，我就……自絕……」

「在下不會亂來的。」

丁天仁輕輕在她臉頰上吻了一下，附着她耳邊輕聲道：「我只有一個心願，希望姑娘能夠深明大義，棄惡從善。」

小香(宓無雙)被他這一吻，一顆心跳得好猛好猛，臉紅得像胭脂一般，又羞又急，撇撇嘴道：「棄惡從善？我是惡？你是善？」

「不錯。」丁天仁道：「我雖然不知道你師父是誰，但他組織武林聯盟，自稱盟主，要天下武林都歸他統率，順他者昌，逆他者亡，這還不算惡嗎？」

小香道：「你呢？又善在那裡？」

丁天仁道：「我至少沒有爲惡。」

小香問道：「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你到底是誰？那一門派的人？爲甚麼要假扮三師弟？又來假扮任貴的？」

丁天仁依然面對面抱着她，在她櫻唇上吻了一下，低聲道：「好，我告訴你當然可以，但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你會答應嗎？」

小香緋紅了臉，又點了下頭。

丁天仁輕聲道：「我要你親口答應我，點頭不作數的。」

「你真纏死人了！」

小香羞澀的看了他一眼，低垂粉頸，說道：「我……答……應……你……」

丁天仁興奮的道：「好妹子，我知道你會答應的。」

一下低下頭去，吻住了她兩片櫻唇，輕輕吮吸起來。

小香(宓無雙)這回沒有絲毫掙扎，她還是第一次被男人擁抱着熱吻，她除了心頭小鹿狂跳不止，一個人軟綿綿的像跌入雲端裡，既飄飄欲仙，又眩暈得快要窒息，她手中摺扇，不知甚麼時候早已跌落到地上，雙手情不自禁也緊緊的環住了他的背後。

過了好長的一會工夫，她才從從未有過的甜蜜中清醒過來，他還在貪婪的吻着，她輕輕把他推開，羞紅了臉，說道：「我連你是誰都還不知道，就和你……和你……給師父知道了，我還有命……」

她說着，眼角中竟然滴出珍珠般晶瑩的淚珠。

丁天仁看得心頭一陣不忍，慌忙用嘴去輕輕吸着。

小香很快側過臉去，低聲道：「你髒不髒？」

丁天仁道：「這是仙露，何髒之有？」

小香心頭甜甜的，輕嗔道：「你這人……」

丁天仁擁着她，走在床前(任貴就藏在床下)，小香吃驚的道：「你……要做……甚麼……」

丁天仁附着她耳朵，輕聲道：「你放心，我說過不會亂來的，你不是要我告訴你來歷嗎？那就坐下來說吧！」

小香點頭道：「好嘛。」

兩人在木床床沿上並肩坐下。

丁天仁這回毫不隱瞞，從自己如何離開伏虎寺，一直說到假扮王紹三，扼要說了一遍。雖說扼要，但還是花了好一陣工夫。

小香凝視着他，黑暗之中只看他雙目炯炯，宛如兩點發光的星星，一面沉吟道：「照你的說法，我師父他們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呢？」

丁天仁道：「這個我也說不出來，但至少不能說是好人吧！」

小香發愁道：「都是你，那我怎麼辦呢？」

丁天仁一手環着她香肩，低聲道：「你如果無法決定的話，就只當不知道好了。」

小香搖搖頭道：「那以後呢？」

丁天仁在她秀髮上吻了一下，低低的道：「無雙，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以後的事，你只要相信我就是了。」

小香幽幽的道：「我不相信你，還會這樣對你嗎？」

「我知道。」丁天仁拉着她玉手，輕聲道：「你來了好一會了，該出去了，今晚三更我還要去見院主呢！」

小香奇道：「你要去見院主？你已經知道院主在那裡了？」

丁天仁道：「那是晚餐前，宋青雯

從對面房裡拿來的字條，是院主命我三更去見他的。」

小香擔心的道：「你要小心，會不會有甚麼危險呢？」

丁天仁感激的道：「你放心，我不會有事的，譬如方才，我被你點了五處穴道，我有沒有事？」

小香幽幽的道：「那不同，其實那時我下手並不重。」

丁天仁輕笑道：「所以我早就知道二師哥對小弟有情了。」

「你好壞！」小香輕輕打了他一下，又道：「對了，三師弟平日沉默寡言，就是同門師兄弟也很少說話，我和你第一次見面，你就有說有笑，我就對你起了疑心，以後你可千萬小心。」說到這裡，又哦了一聲道：「宋青雯對我好像有着很大的妒意，八成她也英雌難逃美男關呢！」

丁天仁道：「你想到那裡去了？」

「我說的難道不對？」小香撇撇櫻唇，說道：「我和她同是女人啊，她的眼神我還會看不出來？」站起身道：「好了，我該走了，萬一給她撞見，總是不好的。」接着又道：「你要千萬小心。」

說完，開啓房門，溜了出去。

* * *

三更時分，丁天仁跨出臥室，穿過堂屋，走近右首房門，推門而入。

這間臥室，他還是第一次進來，但室中佈置和自己臥室差不多，北首是一張大木床，南首窗下放一張書桌，邊上有兩把椅子、一張茶几，右壁有兩口書櫥、一口衣櫥。

丁天仁已從宋青雯的口中，得知那口衣櫥就是通往第三進的暗道，只不知要見院主，要走那一條秘道。

據宋青雯的猜測，如果另有秘道的話，那麼可能就是在兩口書櫥之中。

只是此刻已是三更時光，丁天仁不敢仔細查看，就在室中站停下來。就在此時，突聽身後傳來極輕微的聲音。

丁天仁故作不知，徐步朝書桌走來。接着就響起一個少女的聲音，說道：「小婢輕雲見過總管。」

丁天仁心頭暗暗一驚，自己只聽到輕微的聲響，却沒聽出已經有人從地道中上來。一面緩緩轉過身去，口中唔道：「院主……」

目光抬處，看到一個十六七歲的青衣丫鬟手提宮燈，躬身而立，說道：「是的，院主特命小婢來請總管的。」

「好！」丁天仁抬了下手道：「你只管走在前面。」

她手提宮燈，自然要走在前面替總管照路了。

輕雲答應一聲，蓮步細碎，朝床前一口衣櫥走去。衣櫥兩扇櫥門已經大開，裡面竟然是一個四方形的入口，看去黑壓壓的，似是有石級往下而去。

丁天仁心中暗道：「這條地道是通向第三進的，莫非院主已經到了？」

這時走在前面的輕雲已從入口往下走去，丁天仁也跟了下去。

石級約有五十來級，盤旋而下，石級盡頭，則是一條用磚砌成的走道，可以兩人並肩而行。地道中極爲黝黑，雖有宮燈照明，燈光也只能照到兩三尺遠近，但他目能夜視，黝黑之中，仍能看清這條甬道似有兩處岔道，都是橫貫而過。

他暗自估計，自己走的這一條如果是直徑，那麼橫貫的兩條岔路，應該是通向每一進房屋的了。

思忖之間，前面領路的輕雲忽然向右轉彎，進入另一條岔道，走沒多遠，前面就出現一道石級，兩人拾級而登，不消一會工夫，就已跨出地面，那是一間無人居住的臥房，也是從衣櫥中走出。

輕雲依然手執宮燈，引着丁天仁走出房門，丁天仁回頭看去，那是第三進左首的第一間。

這一回頭之際，輕雲已經走近中間廳門，脚下一停，躬身道：「總管請進。」

第三進丁天仁白天曾經來過，據宋青雯說，這裡是七位老護法的練功房，院主何以要在練功房召見自己呢？心中想歸想，脚下還是大步跨了進去。

大廳上依然只放着七個蒲團，趺坐着七位老護法，閉目垂瞼，一動不動，看情形院主還沒有來。

丁天仁不知自己該站在那裡好？就在此時，七個閉目垂瞼的老人一下睜開眼來，十四道精光閃閃的眼神一齊朝丁天仁投來。

丁天仁自然看得出來，這七人的眼神很不友善，心頭不由一怔，登時想起宋青雯說過，她那面金牌，可以接近他們，但不能指揮他們，任貴的一面是要掛在左手中指，握在掌心，只要用金牌向他們照上一面，你說甚麼，他們都會服從。

看來自己進入大廳，沒亮金牌，他們以爲進來的是敵人了。心念閃電一動，立即取出金牌，掛在左手中指，朝七人亮了亮，徐徐說道：「七位老護法請安坐，本座是奉命晉見院主來的，不用勞動諸位。」

只見坐在右上首的擎天手金贊臣緩緩站起，冷聲道：「任貴，你好大的膽子。」

他這一站起，其餘六人也一齊跟着站了起來。

丁天仁一怔道：「在下那裡不對了？」

金贊臣沉哼道：「說，你是做什麼來的？」

丁天仁依然手托金牌，平靜的道：「在下說過，是奉命晉見院主來的。」

金贊臣左手往左一抬，沉聲說道：「你見了院主，還敢如此托大？」

坐在他左首的是一個灰袍道人，他這一抬手，豈非示意他左首的老道人就是院主了？

丁天仁心頭暗暗一凜，連忙收起金牌，躬身道：「屬下見過院主。」

金贊臣洪笑一聲，喝道：「說，你是什麼人，膽敢喬裝任貴，混入西莊？」

丁天仁神色鎮定，說道：「屬下任貴，怎會有人喬裝？」

金贊臣嘿然道：「你是任貴，怎會不知道這裡的院主是誰？」

丁天仁突然明白過來，任貴是樂山山莊的總管，搖身一變，又擔任了西莊的總管，這麼看來，這西莊院主莫非就是擎天手金贊臣不成？他方才故意向左首老道人抬手，乃是有意試試自己的了，自己竟然上了他的惡當！

一念及此，不覺目光一抬，拱拱手道：「看來這裡的院主就是金莊主了。」

金贊臣巨目一注，問道：「你認識老夫？」

丁天仁道：「擎天手金莊主名滿武林，何人不識？」

金贊臣道：「很好，現在該說說你是什麼人了？」

丁天仁微笑道：「現在在下既以任貴身份擔任了西莊總管，在下就是任貴了，院主也就把在下當作任貴好了。」

「很好。」金贊臣點着頭道：「本來只要你實話實說，投效西莊，老夫尚有矜全之意，你若意圖頑抗，那就太可惜了。」

丁天仁道：「院主這話就不對了，在下打從改扮任貴之日起，早就投效西莊了。」

金贊臣雙目精光暴射，怒喝道：「在老夫面前，你還敢胡說八道？」

揮手一掌迎面拍出。他外號擎天手，這出手一掌，果然名不虛傳，勁力之強，宛如一道無形匹練，直撞過來！

他這一掌同時也是一記暗號，但見人影移動，六名「老護法」在這一瞬間，按七星方位，搶到丁天仁四周，動作之快，疾如魅影。

丁天仁吸氣右閃，堪堪避過掌風，人已落在他們包圍之中，心頭不禁暗暗一驚，忙道：「院主且慢出手。」

金贊臣哼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丁天仁道：「在下想知道院主今晚召見，究竟有何指示？」

金贊臣沉笑一聲道：「老夫就是爲了要把你拏下。」

丁天仁疑惑的道：「難道院主早就看出在下不是任貴了？」

「不錯！」金贊臣道：「你如是任貴，就不會從第三進大門進來了。」

丁天仁暗暗哦了一聲，任貴是金贊臣的心腹，有事稟報，自然是從地道中來了。如此看來，宋青雯自稱是奉命監視任貴來的，實則在院主面前，她還不如任貴了。

這中間，如果不是宋青雯有意隱瞞，就是其中另有文章。

金贊臣巨目直注，看他半晌沒有作聲，沉聲道：「老夫話已說完，你如肯投效西莊，還可保住一條小命，否則……嘿嘿，只要老夫第二掌出手，你就會在六支長劍下喪生，老夫再給你一盞茶的時間，你好好的考慮考慮。」

在六位一級高手的六支長劍交擊之下，任你武功高強，也絕難自保，數招之內，可能喪命劍下。他要留活口，才能從丁天仁口中說出假扮任貴的來意，和西莊作對的是些什麼人？故而他一再勸說丁天仁投效西莊，遲遲不想發動。

丁天仁拱拱手道：「在下說過，在下改扮了任貴，就是西莊總管，在下一定會爲西莊效力，院主大可信任不疑……」

「哈哈！」金贊臣洪笑一聲道：「你果然憨不畏死，老夫只好成全你了！」

雙掌疾發，一前一後兩道掌風朝丁天仁拍來！

他掌勢甫出，但聽一聲「鏘」然劍鳴，六位「老護法」六支長劍同時出鞘，劍光如電，一閃而至，從六個不同角度朝丁天仁攻到。

這一招當眞說得上是雷霆萬鈞的一擊，六位劍上造詣已臻一流的高手，不僅各自發出他們最凌厲的一劍，尤其是七人所佔的位置，也不容你有半點迴旋的餘地。

除了六位「老護法」，在丁天仁正面的擎天手金贊臣，一前一後擊出來的雙掌，同樣凌厲無匹，他使的正是少林寺最具威力的「金剛掌」。

金贊臣因爲自己姓金，所以練的是「金剛掌」，經他數十年勤練，本來只能練成單掌的，却給他練成了雙手可以同時發掌，再經雙掌一前一後發出，就有推波助瀾之勢，無怪他曾說：老夫第二掌出手，就會喪生在六支劍下。

其實不用六支劍，光是他這兩記「金剛掌」，武林中已很少有人接得下來了。

就在金贊臣雙掌推出，和六位「老護法」長劍出鞘的同時，突然響起兩聲清叱，另有兩道雪亮的劍光，從大廳左右射起，投入七星陣勢之中。

也在這同時，突然響起一陣砰砰之聲，人影像骨牌般倒了下去，最後的「砰」「砰」兩聲，則是飛撲過來的兩條人影，連脚尖還未着地，就已摔倒地上。

現在整座大廳上，剩下來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喬裝任貴的丁天仁。

原來丁天仁早已看出今晚形勢極

爲兇險，自己落在人家七星陣勢之中，對方七人一經發動，自己連躲閃的機會都很少。

正好身邊有石破衣分給自己的嶺南溫家「聞風散」，就在和金贊臣說話之時，早已取到手中，金贊臣雙掌甫發，他已搶先出手，彈了出去。

因此金贊臣的雙掌和六位「老護法」六支長劍劍勢堪堪使出，就一齊倒了下去。

最使丁天仁感到驚奇的却是從大廳左右搶進來的竟然是兩個青衣蒙面女子，從兩人凌空飛擊，搶入七星陣勢，大有情急拚命之勢，看情形她們像是支援自己來的，這會是誰呢？

他在這一楞之後，立即舉步走到兩人身邊，俯下身去，伸手撕下兩人蒙面黑布，不禁又使他爲之一怔，原來這兩個蒙面女子，一個是宋青雯，另一個則是喬裝小香的宓無雙！

她們竟然不顧安危，在自己最危急的時候，捨身相救，他心中不禁升起一陣感激和愧疚，愧疚的是她們這般痴情對待自己，自己雖非虛情假意，但也不無以情愛利用她們之嫌。

心中想着，伸手從懷中取出解藥，先給小香(宓無雙)聞了少許。

小香打了個噴嚏，及時睜開眼來，發現自己躺在地上，口中輕咦一聲，一下跳了起來，看着卧倒地上的八人，眼珠一轉，喜道：「是你把他們制住了？哦，我記得一下就昏迷過去，是你使了迷藥，把他們迷翻的？」

說到這裡，一眼看到躺在地上的宋青雯，又輕咦道：「咦，她是宋青雯，怎麼也在這裡，她還用黑布蒙臉，那是來救你的了。哦，對了，我搶進來的時候，好像還有一條人影，同時朝廳上投來，一定是她了。」

丁天仁一下握住她的玉手，感激的道：「無雙，我非常感謝妳，還有宋青雯，妳們明知不是這七人的對手，却不顧生死，搶入大廳來，這份情誼，令我深感慚愧……」

宓無雙道：「我想不到宋青雯也這般痴情，噢，你怎麼不給她解藥呢？」

丁天仁道：「妳暫時還不宜暴露身份，所以要等妳離開之後，再給她解藥。」

小香問道：「你使的迷香，那裡來的？」

丁天仁輕聲道：「這是嶺南溫家的聞風散，至於那裡來的，說來話長，以後再和妳說，時間不早，妳先回去吧！」

小香知道他還有很多事要做，這就點點頭道：「好嘛，那我先走了。」

她俯身拾起長劍，返劍入鞘，就轉身往外行去。

丁天仁這才把解藥給宋青雯聞了。

宋青雯打了個噴嚏，很快醒來，一眼看到丁天仁站在面前，急忙一躍而起，一臉俱是關切之色，急急問道：「你沒事吧？」

丁天仁道：「我沒事，唉，妳怎麼會這樣莽撞，明知加上妳也不會是他們七人的對手，衝進來也是白搭的，還要衝進來？」

宋青雯一臉幽怨的道：「你還說呢？我聽說過這七位老護法聯手，武林中無人能敵，我看你被他們圍在中間，形勢危急，我也只好豁出去了，只要你能夠逃得出去，生死對我來說，並不重要。」

丁天仁感動的握住她的雙手，說道：「青雯，妳使我太感動了，我……不知怎麼說好。」

宋青雯緩緩偎入他懷裡，幽幽的道：「那就不要說咯！」忽然哦了一聲，問道：「是你把他們放倒的？你會使毒？」

丁天仁道：「不，我使的是嶺南溫家的聞風散，聞到風就會倒下。」

宋青雯望着他問道：「你是嶺南溫家的人？」

嶺南溫家和西川唐門，都是不收外姓徒弟，聞風散是溫家獨門迷藥，自然只有溫家子弟才有了。

丁天仁笑了笑道：「不是，這話說來可長着呢，等我處理了他們，再和妳詳談。」

宋青雯欣然道：「好嘛！」

丁天仁從懷中取出一個青色瓷瓶，傾出一顆比梧桐子還小的藥丸，俯下身去，納入金贊臣口中。

宋青雯問道：「這是什麼藥丸呢？」

丁天仁道：「這叫迷信丹，服下之後，武功不失，神智不迷，只是聽從相信一個人的話。」

宋青雯問道：「也是嶺南溫家的？」

丁天仁點頭道：「是，這藥丸只有他們掌門人才有。」

宋青雯道：「你還說不是嶺南溫家的人？」

「哦！我眞的不是。」丁天仁笑道：「這兩種藥是我一位老哥哥送的，老哥哥是溫家的掌門人送的，就是這樣了。」

宋青雯問道：「那你怎麼只給他一個人服呢？」

丁天仁回頭問道：「妳知道他是誰嗎？」

宋青雯輕輕搖了搖頭，道：「不知道，他不是老護法嗎？」

丁天仁心知她眞的不知道了，這就說道：「他是樂山山莊的莊主，叫做擎天手金贊臣，任貴從前就是樂山山莊的總管。」

宋青雯道：「他們都是給院主迷失了神智，才會充當這裡老護法的。」

丁天仁道：「他神智並未被迷失，所以我要餵他迷信丹了。」

宋青雯奇道：「他怎麼會沒有被迷失的呢？」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鳳城主鳳嘯天爲其女鳳凰與龍的傳人龍翔籌備婚禮，上下忙碌，賓客絡繹而來，龍虎八兄弟也全部蒞臨。正當此時，外面來了一頂神秘轎子，傳言轎內人要見龍的傳人，龍翔等趨前，見一個其貌怪醜的老者，自稱是天殘老人，身上有神州一聖龍雲之魂靈附體，龍傳人等無不喜悅，只見龍雲道出龍家父母家人，屍骨未寒，不宜現在成親，這個話題引起鳳城主之不滿，大家爭執不休……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龍的傳人

雌雄雙使下毒手　白骨令傷龍傳人

乍看似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細看則有所不同。

不同之處在於，骷髏頭上另有標誌。標誌是五角型的星。

有紅色的星，金色的星。

有一顆、二顆、三顆、還有四顆的。

星數越多，似乎地位越高。

兩名四顆金星的骷髏人就站在中心地帶，其餘的人俱如雁翅般地朝兩旁展開。

來人不少，共有十人之多。

只見一名四顆金星的骷髏人，兩道寒冷而又淩厲的眸光從阿翔、莫愁、小丁的臉上一掃而過，最後凝視着天殘老人道：「閣下何人？」

天殘老人慢吞吞的吐出來四個字：「天殘老人。」

「聽說龍城主的鬼魂會在閣下身上出現？」

「確有其事。」

「龍老兒此刻在那裡？」

「鬼魂自然在幽冥地府。」

「能否把他找來？」

「幹甚麼？」

另一名四顆金星的女子嬌冷的聲音道：「想叫他再死一次，陽間找不到人，陰間找不到鬼。」

龍傳人聞言勃然大怒道：「你們究竟是人還是鬼？」

女骷髏人語冷如冰的道：「當然是人。」

「是人爲何要扮成鬼樣子？」

「姑奶奶高興。」

「芳駕是誰？」

「白骨使者。」

「難道沒有名和姓？」

「現在還不想告訴少城主。」

莫愁杏眼圓睜，指着另一位四顆金星的男骷髏人道：「朋友是何身份？」

男骷髏人冷森森的道：「也是白骨使者。」

「可否將你的頭套取下來，以眞面目示人？」

「抱歉！」

「那麼，請教尊姓大名？」

「無可奉告。」

小丁越聽越火，大聲吼叫道：「媽的，少故弄玄虛，你們是白骨令主的甚麼人？」

女白骨使者的答覆只有兩個字：「部屬。」

「白骨令主怎樣稱呼？」

「就叫白骨令主好了。」

「總會有名有姓吧？」

「到時自知。」

「兩位是夫妻？」

「不，是朋友。」

猛然想起長安太白樓耳聞目見之事，阿翔迫不及待的道：「老酒鬼死時兩位會在太白樓吧？」

男白骨使者道：「不錯。」

「那一炷香可是兩位叫小二哥點的？」

「完全正確。」

「人也是你們殺的？」

「不對。」

「是那一個？」

「我家令主本人。」

「噢，白骨令主亦曾現身太白樓？」

「面對少城主設下的十面埋伏，我家令主怎會掉以輕心。」

莫愁心頭一震，道：「你的意思是說，白骨令主曾在現場目睹一切？」

女白骨使者含混其詞的道：「可以這樣說。」

小丁驚「哦」一聲，道：「這個殺人不眨眼的老魔頭莫非姓胡？」

這一對男女好滑頭，互望一眼，未作正面答覆。

龍傳人一字一句的道：「本少城主想知道，龍城的滅門血案可是你們的傑作？」

男白骨使者冷聲道：「少城主猜對了，我家令主曾在龍城廢墟上留下白骨令爲憑。」

「白骨令主與龍城有仇？」

「沒有。」

「有恨？」

「談不上。」

「爲財？」

「我們分文未取。」

「那爲何下此毒手？」

「怪只怪龍老兒名頭太健，領袖羣倫，我家令主想取而代之。」

「哦，原來是爲了奪權。」

「權力是很迷人的東西。」

「再迷人也不能殺人放火呀。」

女白骨使者答得妙：「扳不倒龍雲，我們令主就沒有出頭日，無法成其霸業。」

小丁破口大罵道：「卑鄙！無耻！狠毒！殘暴！簡直不是人！」

莫愁沉吟少頃，道：「看來你們這個組織一定十分龐大？」

男白骨使者洋洋得意的道：「本使者不否認。」

「怎麼稱呼？」

「骷髏門。」

「骷髏門？武林中好像從未聞有此門派？」

「是最近才成立的。」

「門主是那一個？」

「正是我家令主。」

「老窩設在那裡？」

「莫姑娘問得太多了。」

小丁吃驚道：「好小子，居然知曉少城主與莫姑娘的身份，好陰好毒啊。」

女白骨使者傲然道：「還知道朋友叫小丁，是龍傳人最忠實的狗腿子。」

「不用說，殺野和尚無廟的兇手也是骷髏門主？」

「這次小友弄錯了。」

「是那個王八蛋？」

「由本使者獨力完成。」

「甚麼？憑妳一人之力能殺掉無廟和尚？」

「事實勝於雄辯。」

無廟和尚一直隱身車轎之中，又曾經改頭換面，就常情常理而言，根本不可能被人識破，結果却做了枉死鬼，一陣寒意不由的襲上阿翔的心頭，道：「和尚的身份芳駕是如何識破的？」

女白骨使者意氣風發的道：「事實上你們的行踪始終在本門的密切掌握之中。」

「有這麼厲害？」

「比少城主想像中的更厲害，可以說無孔不入、無所不在、無所不能。」

小丁冷哼一聲，道：「哼，少吹牛，當心風大閃了舌頭，有一個人的行踪你們就摸不透。」

男白骨使者道：「誰呀？」

「病丐痲六。」

「笑話，大痲子早在本門掌心之中。」

「說，痲六此刻在那兒？」

「洛陽大牢內。」

「知曉去處也奈何不了痲六爺，倘若在明日子夜之前殺不了他，白骨令的這塊金字招牌就算砸定了。」

「娃兒先別得意，即便上天入地，本門也有辦法叫他人頭落地。」

「你是說有本事進入大牢殺人？」

「到時自知分曉。」

女白骨使者補充道：「假使病丐痲六能夠見到後天的太陽，骷髏門保証立刻解散，永不涉足江湖。」

話聽多了，阿翔覺得這女子的聲音好生耳熟，彷彿在那裡聽過，當下揚目凝視着她，道：「我們在那裡照過面？」

「少城主何出此言？」

「咱家以前聽過妳的聲音。」

「是嗎？」

莫愁忽道：「本姑娘想起來了，那個心狠手辣，詭計多端，假裝上吊自殺的村姑小玉就是妳。」

女白骨使者報以一聲嬌笑，道：「莫姑娘記性好，人更標緻，可謂秀外慧中，蘭心慧質，可惜……」

「可惜甚麼？」

「可惜愛人被鳳丫頭搶走了，新娘不是妳。」

小丁聽得刺耳，張口就罵：「臭婊子，少說風涼話，我問妳，那位農婦死在何人之手？」

「是本姑娘成全的。」

「爲何下此毒手？」

「殺人滅口。」

龍傳人怒不可當的道：「好一個殺人滅口，你們的手段也未免太毒辣了，咱家再向各位打聽一個人。」

男白骨令主道：「那一個？」

「林清風。」

「龍城的總管大人？」

「正是他。」

「林清風早已命喪龍城，少城主是

否吃錯了藥，該到陰曹地府去找才對。」

「先父已經查過，森羅殿並無他的鬼魂。」

女白骨使者黛眉雙挑道：「赫，這個老小子好大的命，居然能死裡逃生。」

阿狗怒沖沖的道：「少裝蒜，姓林的分明早已被骷髏門主收買，是內奸，你們是同一條賊船上的人，快把他的行方去向說出來。」

男白骨使者冰冷的聲音道：「林清風身懷巨款，正在享受。」

龍翔追根究底道：「在何處享受？」

「自然是通都大邑。」

「報一個確切的地點出來。」

「賭坊、妓院、酒樓等等不一而足。」

「那兒的賭坊？何方的妓院？」

「這本使者就不得而知了。」

「有一件事朋友一定知道。」

「那一件？」

「村姑小玉裝死的目的，顯然是想躭擱我們三人的行程。」

女白骨使者搶先道：「事實本來就是如此。」

阿翔咬牙切齒的道：「骷髏門不欲本少城主死在龍城？」

「少城主果然聰明，一猜就中，嚴格說來本門還是三位的救命大恩人。」

「這就奇了，龍城滿門滅絕，爲何獨厚我龍傳人？」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甚麼原因？」

「因爲你還有利用的價值。」

「請把話說清楚點。」

「已經夠清楚了。」

「是誰想利用本少城主？」

「到時候事實會証明給閣下看。」

龍傳人本待打破砂鍋問到底，男白骨使者搶先道：「三位的問題一籮筐，現在該輪到本使者發問了吧？」

小丁的話好衝：「有屁快放！」

男白骨使者目注天殘老人道：「喂，老殘廢，本使者的問題你還沒有回答呢。」

天殘老人乾咳一聲，道：「甚麼狗屁問題？」

「能否將龍老兒的鬼魂找來？」

「老夫又不是包青天，沒有下陰曹的本事。」

「可否拒絕他的鬼魂再在尊駕身上出現？」

「娃兒何出此言？」

「我家門主不喜歡一個陰間的鬼陰魂不散，在陽間興風作浪。」

「可惜我老人家不忍心拒絕一個屈死鬼的要求。」

「老殘廢，別拒絕得太早，我們可以給你三天的時間考慮，到時再答覆亦爲時未晚。」

天殘老人毫不考慮，立以斬釘截鐵的語氣道：「三天太久，我老人家現在就可以把答案告訴你們。」

女白骨使者杏眼一瞪，道：「你答應了？」

天殘老人道：「恰恰相反，我老人家不答應。」

「老殘廢，你可曾考慮到後果的嚴重性。」

「怎樣？」

「只有一個字。」

「那一個字？」

「死。」

男白骨使者隨聲附和道：「死得比老酒鬼、野和尚還要慘，死無葬身之地，盼再三思，勿拿自己的老命當兒戲。」

天殘老人可不吃這一套，硬是不答應，獨眼一瞪，吐字如刀：「廢話少說，你們可以動手了！」

而且，捲起袖子，拉開了架勢，作好了應戰的準備。

男、女二使者眸中突然射出兩道兇芒，同聲喝叱道：「上，放手去幹，幹掉這個老匹夫。」

「是。」

一名三顆紅星的骷髏人諾應一聲，領着七八名手下，一齊蜂擁而上，立與天殘老人幹上了。

而男、女二使者則仍卓立原地未動，作壁上觀，似是對屬下的技藝充滿信心。

阿翔豈肯袖手旁觀，放步趨前道：「兩位怎麼不動手？」

男白骨使者的話好狂好傲：「殺鷄焉用牛刀。」

「朋友好大的口氣，龍傳人願敬陪末座。」

「抱歉，我家門主有令，此刻還不想取你的性命。」

「放屁，既毀龍城在前，爲何又欲放我龍翔在後？」

「還是剛才的那句老話，因爲少城主還有利用的價值。」

「骷髏門想利用咱家幹甚麼？」

「很多，很多，譬如……」

「譬如甚麼？」

「可藉少城主之力，將金劍、寒蟾、老牛皮弄到手。」

女白骨使者補充道：「或者踩着你的腦袋登上武林至尊之位。」

莫愁咬着銀牙怒吼道：「翔哥，別跟他們嚕七八嗦，殺吧，砍吧，此時不報仇更待何時？」

小丁亦道：「對，只要斃了這一對狗男女，就不愁那個混蛋白骨令主不滾出狗窩來。」

三人有志一同，行動一致，同聲虎吼一聲：「殺！」當即虎撲而上，與男、女二使者鬥在一起。

雌雄雙使身手不凡，攻守有序，進退自如，儘管阿翔、莫愁、小丁以三對三，惡鬥十數合，却不曾佔得半點便宜，幾次强攻急進，均被對方化解於無形。

天殘老人的確頗厲害，儼然頂尖

高手的架勢，雖然以一戰八，仍然應付裕如，但因衆寡懸殊，有時免不了會顧此失彼，長久觀之，恐取勝不易。

這種情形，天殘老人業已察覺到，攻勢乍然加快，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各個擊破，先解決掉幾個再說。

果然凌厲無匹，其勢如濤，其快如電，先環攻一招，阻住了其中七人，然後單挑一名一顆星的骷髏人全力搶攻，只見他鐵掌揮處，風聲大作，射出一股剛猛强勁的暗力，那人很識貨，急忙撤掌後退，結果還是慢了半拍，硬生生的被震得飛起來。

「魔崽子，閻王叫你三更死，不會留命到五更，到陰曹地府報到去吧！」

天殘老人毫不留情，彈身而上，再補一掌，只聽那骷髏人僅僅發出半聲殺豬也似的慘叫，便被震斷心脈，骨碌碌的滾下山坡，魂歸離恨天。

却因而激怒了羣魔，吼聲如雷，殺聲震野的圍攻上來。

阿翔讚道：「前輩幹得好！」

莫愁亦道：「前輩好功夫！」

小丁大聲嚷嚷道：「最好趕盡殺絕，鷄犬不留。」

餘音未落，異事陡生，突然之間天殘老人的攻勢加快許多，威力倍增，掌風呼呼挾以風嘯雷鳴之聲，彷若變了一個人似的，連聲音也變成神州一聖龍雲的。

阿翔大喜道：「爹，你老人家又回來了？」

龍城主的聲音道：「回來了，回來了。」

「這羣惡魔都是毀滅龍城的兇手，別客氣，殺吧！」

「當然，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血債要用血來還！」

語音一頓，忽又邊戰邊說道：「翔兒，這兩個狗使者交給爲父的來料理，你們三個來對付這一羣嘍囉，心要狠，手要辣，格殺毋論，但要留一個活口領咱們搗到骷髏門的老窩去。」

話一落地，又是一輪猛攻，乘羣魔慌亂不備間，龍城主猛一個急轉身已掉頭撲向男、女二使者。

「站住！」

「不要跑！」

兩條人影兩聲吼，魔徒的反應好快，立有兩名骷髏人咬着尾巴追上來，欲將龍雲截住。

「找死！」

龍雲寶刀未老，威力無邊，一記回馬槍「回頭望月」，掌力好强好猛，但聞砰！的一聲，那人連一聲慘叫都不曾留下，便腦袋開花，腦漿四溢而亡。

「滾！」

另一人的下場也好不到那裡去，被龍雲一脚在心窩上踢了一個大洞，應勢飛出數丈之遙，滾下山坡，魂歸離恨天。

龍城主去勢未止，順勢迴旋，落脚處已至男、女二使者附近，只見他出手如電，倏忽間已攻出五拳六掌，迫得雌雄雙使連退數步。

神州一聖生前乃是一代尊師的身份，想不到死後做鬼仍驍勇驃悍，威風八面，嚇得男女二使者透體生寒，眼睜睜的看着阿翔、莫愁、小丁從容抽身退走。

男白骨使疑雲滿面的道：「尊駕當眞是龍老兒的鬼魂？」

龍雲的聲音冷森森的道：「如假包換。」

「本使者不信。」

「爲甚麼？」

「鬼魂不可能動手過招。」

「老夫雖死，老殘廢是活人，我們合作無間。」

女白骨使者冷笑道：「既已做鬼，就該留在陰間，休管陽間事。」

「龍城無端遭厄，本城主死不瞑目。」

「不瞑目又怎樣？」

「要將白骨令主的身份查清楚。」

「這是不可能的事。」

「更要骷髏門加倍償還。」

「老匹夫休發狂語，足下黃土就是你與老殘廢的葬身之地。」

地字出口，招已出手，從左側攻上去。

兵分兩路，左右夾擊，龍城主依然從容不迫，一招緊似一招的攻向雌雄雙使。

三小也早已跟羣魔動上了手，阿翔一馬當先，其鋒銳不可當，掌劈指戳，拳打脚踢，在莫愁、小丁的密切配合下，已將對方的陣勢打亂打散。

再戰片刻，漸居上風，小丁忽道：「少爺，別忘城主之命，要留一個活……」

一語未畢，那邊的戰況驟然生變，但聞一陣「卡巴！卡巴！」的骨節響聲過後，雌雄雙使的手掌猛可間全變了樣兒，二人四手全部變成白森森的乾巴巴的白骨。

阿翔睹狀嚇一跳，驚極而呼道：「是白骨魔尊的白骨爪，爹爹小心。」

說時遲，那時快，龍傳人的話還是熱的，男女二使已運足邪功，發掌攻向龍城主。

好厲害的白骨爪，陰風密佈，其寒如冰，白霧迷濛，力猛如刀，三丈之內悉被白骨爪的暗力封死。

男使者攻龍雲前胸，女使者取後背，眼看千鈞一髮，危在旦夕，阿翔還沒有想到該怎麼辦，乃父龍雲露了一手絕妙的迷踪身法，已如幽靈鬼魅般脫困而出。

却也嚇出一身冷汗，暗呼：「好險！好險！」不迭。

畢竟是老江湖，應變得法，不待對手再展魔功，當即搶先發難，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出手反擊。

同時沉聲喝問道：「骷髏門與白骨魔尊有何淵源？」

二使同聲道：「沒有任何淵源。」

「你們的白骨爪是何人所授？」

「自然是我家門主。」

「白骨令主是白骨魔尊的甚麼人？」

「不知道，知道也不告訴你。」

「娃兒，最好實話實說，否則……」

「否則怎樣？」

「叫爾等粉身碎骨，血染黃沙。」

「老匹夫休出狂言，該死的是你自己。」

「魔崽子少做清秋大夢，今天就認命吧。」

「接招！」

「接招！」

「殺！」

「殺！」

舌劍唇槍，針鋒相對，雙使出手如電，龍雲更快三分，二使魔爪未發，龍城主先發制人，已搶先揚掌發招。

好似狂風暴雨，更像滔天巨浪，奇招迭出，連綿不斷，根本不給二使任何還手反擊的機會，一口氣連攻數十招，佔盡了先機主動。

三小那邊的狀況也不賴，羣魔陣脚早亂，勝敗乃指顧間事。

雙使睹此情狀，心知大事不妙，男使者當機立斷，下令道：「咱們撤！」

骷髏門徒訓練有素，確非烏合之衆，撤字一出，一體遵行，隨即掉頭鼠竄。

「走？奶奶的，飛也飛不掉。」

小丁聲出人飛，發足猛追。

阿翔更快，去勢如風，舉手投足間便將一名骷髏人的腕脈扣住。

「放手！」

「休想！」

「找死！」

「是你！」

那人掙不脫控制，發了狠，心一横，牙一咬，居然豎掌爲刀，卡察！一聲，將自己的手腕砍斷，帶着一條血淋淋的斷臂落荒而逃。

龍傳人沒料到他會有此壯舉，先是一呆，但很快便做出反應，拔腿追上去。

斷腕之痛，非同小可，那人遠遠落在別的骷髏人之後，被莫愁搶先一步，扣住了另一隻手。

阿翔接踵而至，抓住了他的斷臂。

小丁不落人後，也上來湊熱鬧，摟住了脖子。

這人眞是倒了八輩子的楣，就算脚登風火輪也休想逃出三小的手掌心。

「看打！」

却不料雌雄雙使另有毒計狠招，喝聲中發出兩支白骨令，一支射中那骷髏人的心窩，當場斃命，另一支則釘在龍傳人的右肩頭。

「站住！」

「別動！」

「有種就不要跑！」

俘虜被人滅口，三小氣衝斗牛，喝聲中脚底抹油，決心要再抓一個活口來。

孰料，事與願違，阿翔奔沒三步，突覺一陣暈眩，一屁股栽坐在地。

變生肘腋，這一切全發生在一瞬之間，直至此刻莫愁才發現龍翔受了傷，急忙止步蹲身道：「翔哥，你受傷了？」

小丁也隨後攏過來，見白骨令插在肩窩之處，深達寸許，驚惶不已的道：「我的媽呀，好險，再偏兩寸就是咽喉要害，二少爺現在感覺怎樣？」

阿翔搖一下腦袋，强打精神道：「還好，我還撐得住，你們……」

男白骨使者截口道：「龍傳人，你撐得過今夜，絕對撐不過明天，告訴你，白骨令上淬有劇毒。」

女白骨使者的話更刺耳：「你的壽命頂多還有十二個時辰，除非有奇蹟出現，不然明日此刻之前必將魂飛天外，命歸九幽。」

小丁怒不可當的道：「媽的個巴子，你們說話不算數，跟放屁一樣，不是曾說不殺我們少城主嗎？」

男白骨使者冷言厲聲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誰叫他不自量力，要與本門强行對抗。」

女白骨使者亦道：「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是姓龍的咎由自取，怨不得誰，再見。」

龍傳人急聲道：「愁妹，阿狗，別管我，你們快去，無論如何要捉一個活的回來。」

神州一聖龍雲的聲音則道：「擄人殺人的事交給本城主來辦，你們盡力把翔兒保護好，最好遠離此地，以防不測。」

話說一半時人已遠去，而雌雄雙使等人則早已消失在夜色深處。

* * *

夜，已經很深很深。

洛陽城難得看到一處燈火。

絕大多數的人俱已進入夢鄉。

街上靜悄悄地，但聞犬吠，不見人影。

不，北大街上就有一頂轎子，正是天殘老人乘坐的那一頂暖轎。

轎伕仍是原來的人，坐在裡面的却並非天殘老人，而是受傷中毒的龍傳人。

莫愁、小丁緊隨在旁，俱皆一臉憂急之色。

婚禮既已取消，阿翔原本不想再重返鳳城，但在洛陽舉目無親，又無處可以投靠，尤其身負重創，亟待救治，幾經考慮，最後還是決定回鳳城去。

鳳城燈火通明，花廳內外人來人往，鳳嘯天父女、二虎、三獅、四豹、五彪、六狼、七猴、八燕等人皆神情焦急的候在那裡，靜待龍城主父子歸來。

是以，當暖轎抬進大門，鳳城上下立即沸騰起來，甫至廳前小院，大家夥便已迎了出來。

神州一君鳳嘯天首先發話道：「啊，龍城主回來，歡迎，歡迎！」

狀元莊主趙虎也神采奕奕的道：「大哥一路辛苦，快請下轎歇歇吧。」

莫愁幽幽一歎，道：「龍城主未返，是翔哥坐在裡面。」

小丁未語淚先流，拉下一張哭喪臉來道：「我家少城主受傷了。」

鳳凰聞言大驚，一張白裡透紅的玉面馬上變了顏色，三步併作兩步的衝上前去，掀開轎帘。

阿翔的傷勢的確不輕，那支淬毒的白骨令仍然插在肩頭，臉色蒼白，精神萎靡，歪歪斜斜的躺在轎內，神智雖仍清醒，情況却頗危急。

眼見情郎如此，鳳凰淚下如雨，緊握着阿翔的左手道：「龍哥哥，剛才還好好的，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究竟是怎麼回事？」

莫愁整理一下紛亂的思緒，將事情經過告訴大家。

將軍莊主吳獅道：「噢，原來是白骨令主手下之人幹的，好毒辣的心腸，明擺着是想斬草除根。」

小丁聲淚俱下的道：「這個混帳白骨令主可不是單幫客，成立了一個組織叫骷髏門，自任門主，門徒衆多，打傷二少爺的是兩名白骨使者。」

鳳嘯天道：「當時戰況如何？」

莫愁答道：「龍城主勇猛異常，八面威風，他老人家的靈魂一入天殘老人體內便大發虎威，連斃三名魔徒，可謂佔盡優勢。」

「既然如此，就當一鼓作氣，將他們全部解決。」

「我們也是這樣想，可是魔徒自知不敵，抽身退走。」

「至低限度也該捉一個活口回來，這樣有關骷髏門的底細便可水落石出。」

小丁氣忿忿的道：「我們曾經活捉了一個，結果被白骨使者殺人滅口，二少爺就是在這時受傷的。」

趙二虎道：「我大哥到那裡去了？」

莫愁道：「去追骷髏門徒。」

「可有消息傳回？」

「一去無影踪。」

野狼郞人傑道：「五哥，你是醫生，快去看看阿翔的傷勢如何。」

這話純屬多餘，葫蘆莊主張彪已越衆而出，進入轎內察看。

審視片刻，拔下白骨令，敷上最好的金創藥，張彪肅容滿面的道：「阿翔，你的感覺怎樣？」

龍傳人有氣無力的道：「很累，頭發暈，彷彿喝醉酒似的，想睡覺。」

這是中毒的現象，張彪心頭一沉，道：「阿翔，你的右臂能不能動？」

龍翔勉力抬起右臂，活動一下，道：「還可以。」

「握緊拳頭試一試。」

「可以握，握不緊。」

「其他方面呢？」

「有點痲。」

「酸不酸？」

「酸。」

張彪聽到這裡，沒再言語，鐵青着一張臉退出暖轎。

鳳嘯天把他拉到一邊去，輕聲細語道：「情況如何？」

「很糟。」

「傷及要害？」

「傷不重，毒重。」

「白骨令上有毒？」

「正是這樣。」

「有無性命之憂？」

「很危險。」

小丁抹了一把眼淚，如泣如訴道：「那兩個王八使者曾揚言，少城主的壽命頂多還有十來個時辰。」

這話彷若一把利刀，插在鳳凰姑娘的心上，當場哇！的一聲哭出來，然後掩着嘴，撲進暖轎，偎依在龍傳人的身邊。

在場之人睹狀莫不爲之鼻酸，狀元莊主趙虎道：「五弟，你們張家世代爲醫，可有解毒良方？」

張彪一面檢視白骨令，一面道：「如果知曉毒藥的種類或可一試，可惜……」

「可惜甚麼？」

「可惜不知所用何毒，根本無從下藥。」

莫愁早已哭紅了眼，哀傷欲絕的道：「難道一點辦法也沒有，一般中毒之人是如何解掉的？」

張彪一字一句的道：「解毒的方法很多，共有七八種，但必須對症方可奏效。」

葫蘆莊主張彪沉聲道：「事到如今，恐怕也只有這個笨法子，別無選擇。」

鳳嘯天想了想，望着趙二虎道：「救人如救火，事不宜遲，既然別無選擇，可否請張五俠即刻處方，本城主馬上派人去抓藥。」

趙虎不假思索，立道：「鳳城主所言甚是，五弟快開方子吧，不論付出多少代價，咱們一定要爲大哥保全這一條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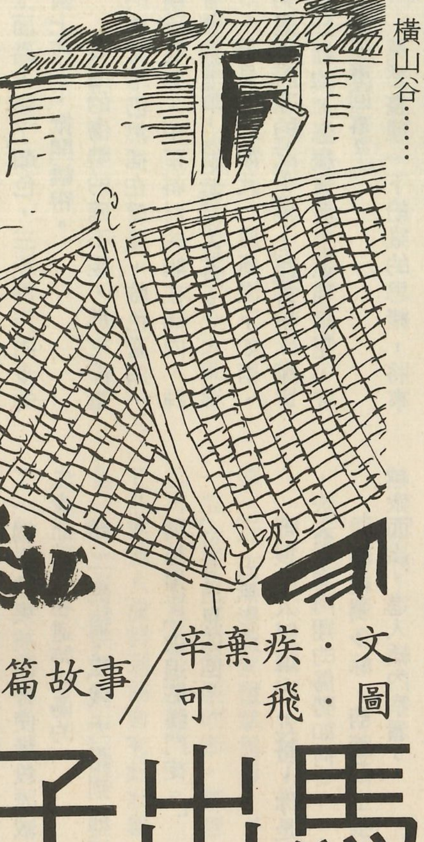
張彪點頭稱是，邊往花廳走邊道：「是，二哥，小弟馬上辦，阿翔也不宜久留轎中，應移往臥室多休息。」

話完人已進入花廳，小丁則行至轎前，打算背龍傳人，鳳嘯天却揮手阻止道：「且慢，本城主尚有一言願與各位相商。」

趙二虎道：「鳳城主有話但請直言。」

鳳嘯天的目光從七兄弟身上緩緩掃過，道：「關於龍、鳳二家的婚禮，兄弟打算照常擧行。」（未完・九）

上文提要：石小開探知君不畏受重傷在鏢局療治，派錢大山上門挑戰，君不畏裝作沒有重傷，約二更天在望月谷決鬥，石小開暗派蘭兒到谷中撒下迷葯，君不畏請苗剛派人查証刀聖四人之死是否和石家父子有關，經郭長庚查証屬實，而且發現蘭兒下迷葯，心中有數，石小開和苗剛也各派人手親到東王廟，雙方都是等候戰況結果。君將鐵殺掉，勝利回鏢局。石小開到現場搜索，錢已屍橫山谷……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浪子出馬

幾番毒計告吹　痛失紅粉知己

那苗剛在高興之餘，摸出一把銀子，着人快去準備，要在二天中午席開四桌痛飲一番了。

苗小玉天還未亮就來到君不畏床前，她一些聲音沒有，那對明亮的眼睛緊緊的盯在君不畏的身上！

苗小玉雖然不說話，却想得多。

她從一開始在「石敢當賭坊」看到君不畏時開始想起，直到昨夜爲止。

苗小玉絕對想不到她會愛上這麼一個令人難測高深的北地人物。

苗小玉沒有追問過君不畏的家世，她只知道君不畏只是一個浪子。

如果君不畏是浪子，她會嫁個浪子？

苗小玉的答覆是肯定的，不錯，面前正在熟睡的人，這一生就是她的丈夫了。

對於自己的丈夫，苗小玉當然會多看幾眼！

苗小玉發覺，君不畏睡的模樣也是誘人的，他那雙目微閉，顯得他十分寧靜。

君不畏的鼾聲也令苗小玉陶醉，甚至君不畏口齒不清的夢囈幾句，也逗得一邊坐的苗小玉微微笑，反正呀……

反正苗小玉看君不畏的任何地方都令她着迷。

君不畏再也不是她心目中的玩世濁公子與天涯浪子了。

女人差不多都是這樣，如果女人愛上某一個人，那會愛得發瘋！

苗小玉此刻就快發瘋了，因爲她忍不住去撫摸君不畏的面頰，她更忍不住低頭去吻了一下。

這沒甚麼大不了的，因爲她愛君不畏，至於君不畏愛不愛苗小玉，怕是君不畏自己也不大清楚，因爲他是一個標準浪子。

＊　＊　＊

小風城的風雲未變色，石家父子不出面，就好像他父子二人突然間消失了。

石家在小風城有幾處大買賣，最大一家騾馬店也是石家父子開設的，只不過，這幾年清軍與太平軍幹得凶，石家曾經有兩次馬車隊遇上兵，沒有一輛能回來，全部被太平軍弄去運糧了。

現在，又有幾輛石家的大車馳進小風城裡了，趕大車的長鞭抽得「叭叭」響，可也把鏢局子裡的人驚出來了。

只見十輛大車雙轡式的一輛接一輛，大車輪壓在石地上發出「鼓哩隆咚」響。

黑胖低聲對身邊的小劉，道：「操，很壯觀嘛！」

小劉道：「你看看，車上全是大木桶，木桶裡面你猜出是甚麼？」

黑胖道：「我是猜不出，你怕是也不知道！」

笑笑，小劉道：「我猜裡面裝的是

東西！」

黑胖道：「廢話，你等於沒猜。」

小劉吃吃一笑，道：「別管他裝甚麼，咱們回船幹活去，今天要洗船。」

兩個人大步往城外走，想不到石小開出現了。

石小開騎着一頭大紅馬，那馬一看便知是東洋大馬，只因爲馬身無雜毛，四隻馬蹄雪白亮，蹄聲得得響，馬背上的石小開便一上一下的直晃盪。

石小開就快要經過「跨海鏢局」的大門了，他又把胸膛挺得高。

他手指上掛着一條小皮鞭，鞭繐子一根根的眞好看，如果柔柔的趕蒼蠅，再好不過，如果用力抽打在人身上，那比沾水的皮鞭抽人還淒慘。

石小開不是去「石敢當賭坊」的，他來到了鏢局的大門口，便翻身落下馬。

有幾個鏢局的伙計在練功，就是不去迎接他。

大門口他只站了一下，把馬拴在馬樁橫槓上，石小開再一次挺胸膛，拉衣裳，跺跺脚拍拍灰塵，這才乾咳一聲往鏢局大門走進來了。

這時候羅世人在長廊上指導手下人練拳術，見石小開走來，才勉强的迎上去。

「石少東，何事呀。」

笑笑，石小開道：「無事不登三寶殿。」

「你有事？」

「當然有，否則我吃撑了往你們這兒跑？」

羅世人道：「該不會又想甚麼歪點子整人吧。」

冷然一笑，石小開道：「我還未放棄追你們的大小姐，我自然不會整你們甚麼。」

羅世人回報以冷哼，道：「就請說明來意。」

石小開道：「有批貨剛回來，這些貨是送往台灣的，去找你們的總鏢頭前來！」

說完，他大步走進正屋內，拉把椅子坐下來，那模樣不眞的以爲是這些人的衣食父母來了似的，看那份神氣。

羅世人眞想拒絕，但他當不了家，也做不了主，便冷冷的道：「石少爺，我這就去見我們總鏢頭。」

他回身便走，一直走到後大院。

苗剛在後院裏練功，鋼叉舞得一片光，他的上半身就閃晃在這片叉影裡，另一邊還放了四隻小叉，靠墻邊放了一塊破門板，那就是苗剛練叉的靶子。

羅世人走到院子一邊，他見苗剛把鋼叉一掄，汗珠子也甩了一大把。

「總鏢頭，你辛苦了。」

苗剛道：「功夫不能擱下，功夫就是這樣，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笑笑，羅世人道：「我一天不出汗，夜裡就睡不着，就好像憋了一肚皮的氣。」

苗剛道：「咱兩個來一趟拳，如何？」

羅世人道：「好。」

他脫去外面的英雄氅，挽起一對白衣袖，擺了個君子過招，叫了一聲「請。」

噢，他與苗剛對上拳脚了。

羅世人把石小開來找苗剛的事忘了。

這種事怎能忘，羅世人當然不會忘，只不過他要怠慢石小開。

苗剛與羅世人比拳脚，緊張不足熱鬧有餘，勁風在二人之間激盪，掌影也若隱若現，這二人打了過百招，突聽得前廳後廊一聲叫。

「喂，怎麼把本少爺擱一邊，你們不管了？」

石小開這麼一吼叫，羅世人當先跳出拳脚外，他哈哈笑道：「我把你給忘懷了。」

石小開道：「連一杯茶水都不送上，太無禮了。」

苗剛道：「石少東，你又要計算人呀！」

石小開雙手一攤，道：「再是算計人，我石小開永遠也不會算計到你苗兄的頭上。」

苗剛道：「那是因爲苗某不是多金的人。」

笑笑，石小開道：「我不但不會計算你，更且爲你的買賣加以協助！」

苗剛道：「我有甚麼需要你石少爺協助的？」

石小開道：「苗兄，我有一批貨，要運往台灣去，你說，我不找你會找誰？」

苗剛一皺眉，道：「甚麼貨？」

石小開道：「當參鹿茸之外，大部份是高粱酒與瓜子，還有幾桶是雜貨。」

苗剛道：「送往台灣何地？」

石小開道：「老地方啦！鹿港嘛！」

苗剛道：「容我先去看看貨。」

石小開道：「那是當然的事。」

苗剛道：「好，咱們開的是鏢局，生意上門自不會往外面推，石少東，你請先回，我隨後就到。」

石小開道：「苗兄，你這一身臭汗就別去了！」

苗剛道：「我很快。」

石小開道：「你別快，你慢慢的去洗個身子，何不與上一回一樣，煩令妹前去驗貨呀！」

苗剛冷冷道：「我妹子忙，她不去。」

「我去。」

聲音來自客廳中，六人轉頭看，苗小玉慢慢的自房中走出來了。

她那婀娜的身段，立刻就把石小開的視綫勾住。

石小開笑迎上去，道：「苗姑娘，

還是妳大方，不愧巾幗英雄也。」

苗小玉道：「不會又是陰謀吧！」

石小開道：「石家也不能靠着坑人過日子吧！」

冷然一哂，苗小玉道：「石少東，我能不相信你的話嗎？但不論如何，既然你找來，我們接鏢貨。」

石小開道：「苗小姐，咱們走吧？」

苗小玉道：「這就走？」

石小開道：「貨已拉來了，等着你們看了以後，我派人往你們的船上送……」

苗小玉看看她哥，點點頭，道：「哥，我去去就回來，咱們的人要準備了。」

苗剛道：「妳去吧，我會安排的。」

石小開愉快的伸手讓，道：「苗姑娘，請了。」

苗小玉也不客氣，挺一挺胸便往外走去。

石小開當然不放鬆，他一步一趨的緊跟上，就好像跟屁虫。

＊　＊　＊

現在，二人走到大門外了。

石小開的手腳快，立刻把馬解開來，他對苗小玉笑笑，道：「我也是才剛回來，所以騎了馬，苗姑娘，妳可喜歡騎馬？」

苗小玉道：「那要看是誰的馬！」

石小開道：「我的馬妳騎不騎？」

苗小玉道：「不騎。」

石小開道：「妳不騎我當然也不騎，咱二人併肩齊步的去南關。」他心中可在暗想，有一天弄妳上床我騎妳。

苗小玉道：「去南關？」

石小開道：「我家開的騾馬店呀。」

苗小玉不開口了。

她有些不自然，那是因爲街上有人看她們。

她走得快，石小開也不慢，二人走在一起肩併肩，石小開不停的吃吃笑，他可不是笑給苗小玉看。

石小開笑給街坊人看，看他石小開已經追上苗小玉了。

＊　＊　＊

苗小玉走進那家騾馬棧，這地方還眞夠大，這地方君不畏來過，那時候君不畏未與石小開翻臉，而石小開說這家騾馬店店主是尤不白，但經過君不畏暗中查証，才知道是個騙局，尤不白根本就是石家的殺手。

＊　＊　＊

苗小玉站在棧房的大門後，只見大院裡擺放着一大片木桶，每個桶足可以裝下兩個人。

苗小玉慢慢走過去，她站在大木桶邊上了。

石小開吃吃一聲笑，他拍拍大木桶，道：「苗姑娘，妳別以爲我有時做的事情妳不喜歡，那是很少有的，姓君的沒來以前，妳見了我滿面笑，姓君的一來妳變了，不理不睬之外，好像恨透了我。」

苗小玉道：「君先生未來以前你做壞事我只聽說過，君先生來了以後你做壞事我看到了。」

石小開道：「那是妳以爲我做壞事，妳如果站在我這邊，妳的想法就不一樣了。」

苗小玉道：「石少東，我是來看鏢貨的。」

石小開立刻一笑，道：「我只是告訴妳，我平常做的是正經買賣！」

他再拍拍大木桶，又道：「我這裡除了一些貴重藥材之外，高粱酒再加上景德鎭瓷器全包裝好了，妳點驗上封條，合計這些東西押鏢銀子多少，我還得向我爹去報告，妳看如何？」

苗小玉道：「好，我要你的貨物清單，我們押運的鏢銀你是知道的，要根據貨品的貴賤區別。」

石小開道：「也好，我今晚命石壯送去你們鏢局。」

苗小玉道：「那麼我明天一大早帶上封條過來。」

她要走，但石小開伸手攔。

石小開笑笑，道：「苗姑娘，這些天難得見妳的面，何不進去喝茶聊聊？」

苗小玉道：「石少東，我知道你是一位大忙人，我也閒不下來，喝茶之事省了吧！」

石小開一怔，苗小玉已往大門外走去。

石小開忙高聲道：「苗姑娘，咱們明天見。」

苗小玉回眸未笑，道：「一早我就來的。」

她走了，而且走得很快，就好像怕石小開追上似的。

石小開並未追出來，只不過他面上突然變了另一種顏色，那是一種欲玩命的面皮，白中透那麼一點青，再加上嘴唇在噏動，兩眼往內斂，還眞令人吃一驚。

這樣的面色，任何人碰上都會驚，因爲既然欲拚命，當然就想對方死。

石小開就是這種心理，他在心中也是這麼想，他，要苗小玉好看了。

石小開終於開口了。

「臭丫頭，妳既然不想當皇后，妳當鬼吧，嘿！」

石小開緩緩轉身，他又在喃喃的道：「娘的，我石小開得不到的東西，誰也甭想得到，哼！」

不錯，石小開得不到的，他會狠下心毀掉。

他就是進行這項陰謀，這件事直到現在他進行的還算令他滿意。

＊　＊　＊

苗小玉走回鏢局的時候，君不畏正坐在大廳上同幾個兄弟們賭牌九。

君不畏是不分甚麼身份的，就算是苗剛也一樣。

苗剛還眞的坐在君不畏一旁，他未賭，但很愉快。

只要君不畏高興，他便也不計較了。

苗小玉站在大廳門口看看，搖搖頭便往後面走去。

苗小玉剛到後院，苗剛追出來了。

「妹子，妳看過了？」

苗小玉道：「哥，我看過了，我叫他們把貨單送過來，合計咱們該拿多少押鏢銀子。」

苗剛道：「妳看出石小開有甚麼陰謀嗎？」

苗小玉道：「他只在陰謀我，哼！」

苗剛道：「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他門都沒有！」

苗小玉道：「哥，你合計，如果不順心，咱們不保這一趟鏢！」

苗剛道：「鹿港咱們去過幾次，這條水路我最熟，出港把方向往東指，一天一夜就差不多到了！」

苗小玉道：「哥，你看君先生會不會去呀？」

她露出關心的樣子，其實是她在緊張。

苗剛道：「妹子，那得要問一問君先生才知道。」

苗小玉道：「那你去問吧，問過以後告訴我。」

苗剛笑了，道：「如果君兄弟不去，妳也不去？」

「如果君兄去，我們路上就安全多了！」苗小玉眼一瞧。

苗小玉當然是瞧前面，因爲前面有人過來了。

文昌洪過來了。

文昌洪的後面跟着石壯，苗小玉一看便知道石壯來此爲何事。

＊　＊　＊

苗剛迎着石壯，不客氣也得假裝客氣，因爲這是送上門的生意。

「石兄，咱們前面客房坐。」

石壯只對苗小玉點頭，道：「大小姐，我奉命把貨單送過來了，妳過目。」

苗小玉接過一疊貨單交在她哥苗剛手上，道：「石總管，你同我哥前面吃杯茶去，我失陪。」

石壯哈哈笑着對苗剛，道：「總鏢頭，我就在你面前放肆一句，你的這位大妹子就是這股子陽剛之氣，使得我家少爺神魂不寧，茶飯減半，如果有一天她能變成我家少夫人，我們的少爺呀，我這裡好有一比。」

苗剛淡淡的道：「你把你們少爺比做甚麼？」

石壯道：「一匹野馬被套上轡，你妹子叫他往東，只需擺動轡繩，他不會往西，哈……」

他以爲他的比喻妙，說完便笑。

苗剛不笑，苗剛嘴角在跳動。

他甚至不發一言，因爲他是不會同意大妹子嫁給石小開那樣的陰毒之人，既然心中不同意，說出口來得罪人，但如果一口拒絕，當然更得罪人，所以最好的方法便是不開口，叫石壯莫測高深。

石壯見苗剛不置可否，他笑得更得意了。

＊　＊　＊

苗剛命人送上茶水，他老兄却去取來一隻算盤，一張張的把一疊貨單的報價敲在算盤上。

苗剛一共算了兩次才微微一笑，道：「喲，這一趟押貨鏢不少銀子呀。」

石壯坦然的道：「不算甚麼，小數目。」

苗剛道：「貨的價碼一共是七萬五千兩銀子，石總管，我們老規矩，抽百分之一啊！」

石壯道：「那便是七百五十兩了。」

苗剛道：「我的大船要開銷，二十多位兄弟要給養，來回雖說只五天，但海上風險大，你回去叫石少爺合計，同意了，我們看貨貼封裝船，否則……」

石壯道：「沒有否則，這趟生意敲定了，明日大小姐辛勞一趟去驗貨！」

他說完起身要走，苗剛也不留人。

苗剛伸手讓，道：「我送總管。」

石壯大步往外走，他走到大廳前面了。

當他發覺君不畏在推牌九當莊家，他大搖大擺的走進大廳上。

石壯走近君不畏，他心中眞想掏出刀子猛一插。

他當然只是心中想，口中却又另外一回事。

「君先生，你推莊呀。」

君不畏道：「怎麼，有興趣嗎？」

石壯道：「你君先生太高明，我認輸！」

君不畏哈哈一笑，指着圍賭的七八個漢子，道：「他們那個不贏去我幾兩銀，我還稱得高招？大總管在罵人了！」

石壯道：「君先生，你怎麼不去我們賭坊賭呀，莫忘了翡翠姑娘天天在盼望着你呀，你別叫她太傷心，你們在一個床上那麼親熱！」

他最後的幾句話聲音特別大，目的當然是想叫跟在他身後的苗剛聽到！

苗剛當然聽到了，他只不過淡淡一笑。

君不畏也淡淡一笑，他面對石壯道：「回去告訴翡翠姑娘，叫她的胭脂花粉多抹抹，房間的大床換新的，還有，我愛喝幾杯女兒紅，叫她弄上一大壺，說不定我今夜就會去。」

石壯雙手愉快的猛一拍：「得，咱們這就爲君先生你把話帶到，你放心，我一個字也不會漏，哈……」

君不畏又道：「總管，你們不會再設甚麼陷阱坑我這個外鄉浪子吧！」

石壯笑笑，道：「你這是甚麼話，以前幾次誤會，誤會一過，一切冰釋，再說你君先生命大，更兼一身絕世武功，誰想害你誰倒楣。」

君不畏吃的一笑，道：「帶句話給你們大少，以後我的作風改變了。」

石壯欲大笑，他忍住了。

他問君不畏，道：「你還有作風？」

君不畏道：「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作風。」

石壯笑笑，道：「那麼，你君先生的作風改變成甚麼了呀？」

君不畏道：「我的作風改變成認錢不認人了。」

石壯道：「怎麼說？」

君不畏道：「你去告訴石小開，他若再設計坑陷我，他就得多備銀子消災，否則，嘿……」

石壯一楞，道：「君先生的意思是，你若不死，我們少東就痲煩了，是嗎？」

君不畏道：「你說對了。」

石壯吃吃一笑，道：「好，我就把你這幾句話帶回去，就說你君先生開始喜歡銀子了。」

他說完回身就走，身後就有幾個鏢局的兄弟往地上吐口水。

黑胖還罵了一句：「甚麼東西！」

*　*　*

大廳上的賭局結束了。

君不畏在石壯的一番話後，他的心中不自在，只因爲石壯提到翡翠姑娘，君不畏黯然了！

*　*　*

石壯走出鏢局，他回過身來對苗剛一笑，道：「但願你們一路順風到台灣。」

苗剛一笑，道：「希望如此，哈……」

他笑了。

他不應該笑的，因爲他心中對石壯並無好感，小風城的人都明白，石小開的爲非做歹，這位大總管有責任，他盡爲石小開出歪點子。

石壯也覺得苗剛笑得特別，但他仍然一笑回報，回頭便往大街上走去。

苗剛站在大門下，直到石壯走遠才回到大廳上，他發現大伙散了，便知道君不畏心中有疙瘩。

苗剛匆匆的往後院走來，他要找君不畏談談了。

*　*　*

苗剛找上君不畏住的地方，發現苗小玉也在，他便對苗小玉道：「妹子，妳先回房去，我有話對君兄弟商量。」

苗小玉伸手拉住君不畏一臂，道：「君兄，我不會在意的，你坦然就是了。」

她說完便起身走出去了，到了門口還回頭一瞥，雙目盡含柔情。

君不畏木然了，他能說甚麼？

他當然不能拒絕，因爲苗小玉的樣子是衷心的，是很純眞的，也是眞情的流露，如果他立刻加以拒絕，那會比他殺一個人還殘忍。

他接受嗎，那更不能，因爲他是浪子，他有甚麼資格拖累別人？

君不畏却也沒有忘記石壯臨去說的那句話！翡翠在朝思暮盼着他。

君不畏以爲，翡翠與他倒是一對，烏鴉落在黑驢背上，誰也別說誰的黑！

君不畏想着便也笑了。

苗剛以爲君不畏是因爲他大妹子的幾句話而笑，他便也吃吃笑了。

「兄弟，咱們這是關起門來一家人，我可是心裡話對你說。」

君不畏不笑了，他注意着苗剛往下說。

苗剛道：「剛才石壯那個混蛋說的話，我心中十分明白，他說你同石小開在賭坊養的三個女人如何如何的亂攪一通，他的目的就是噁心咱們之間的感情，即使眞有那回事又怎樣，男人嘛！」

君不畏報以微笑，他仍然未說話。

苗剛又道：「兄弟，對付石壯那種人只有兩個方法，一是不加理睬，二是出手揍人，石壯就欠揍。」

他伸手拍拍君不畏，一笑，道：「你吃過飯早早歇着，明日咱們上船，大伙去台灣看看。」

君不畏道：「我希望遇上田九旺！」

苗剛道：「對，如果運氣好，咱們幹了那個狗操的大海盜！」

君不畏笑笑，道：「這是我最愛聽的，苗兄，晚飯我不想吃了，我要早早的睡一覺。」

苗剛道：「得，我叫他們別來打攪！」

君不畏又笑笑，道：「這話也是我最愛聽的，哈……」

於是，苗剛很輕鬆的走了。

有了君不畏這種高手在船上，苗剛豈能不輕鬆？

他幾乎跳起來歡呼了。

*　*　*

君不畏果然睡了，他把房門一關，蒙頭大睡。

他也只睡了不到兩個時辰便坐起身來。

君不畏見外面已黑，立刻整理衣衫下得床來，他的動作十分敏捷，推開後窗只一蹤便出了墻，墻外有一條小巷子，小巷通連前後街，君不畏早就熟悉了。

他走了，往大街的方向走，避開了鏢局的人，一路走入「石敢當賭坊」。

他又進入石敢當賭坊了，他也仍然一副浪子樣。

他本來就是浪子，這時他更不加掩飾的走進去。

「石敢當賭坊」正賭得凶吶，噢，君不畏只一進去，先是幾個伙計吃一驚，這些伙計們都明白，大伙合起來也休想打得贏他。

便在這時候，石小開從賭坊後面走出來了。

石小開是要去南門的騾馬棧，因爲一大批貨還等待着驗明以後加以封條吶！

石小開見君不畏，他當然會吃一驚。

石小開以爲君不畏知道望月谷之事以後，如今來找他算這筆帳了。

跟在石小開後面的石壯與尹在東二人已暗自摸傢伙了，如果君不畏有所行動，他二人併肩上。

君不畏抵在二門下阻住了石小開，他的面上不帶七情六慾，聲音不含哀凄與忿怒。

淡淡的，君不畏道：「你應該知道我爲甚麼找你！」

石小開道：「爲甚麼？」

君不畏道：「爲了望月谷之事，你好陰毒。」

石小開道：「兵不厭詐，各出奇謀！」

君不畏道：「却也不是一場乾脆的決鬥。」

石小開道：「至少我方也是一人在場吧！」

君不畏道：「地上毒又該怎麼解釋？」

石小開雙目一厲，道：「好嘛，你莫非開始要訛詐我的銀子了？」

他指身後石壯，又道：「石總管對我說了，他說你叫我以後找你痲煩得多備銀子贖命，是嗎？」

君不畏道：「不錯，正是我說過的。」

石小開哈哈笑道：「行，你打算如何因望月谷之事對我下手敲詐？」

君不畏道：「我本來打算弄你白銀一萬兩，如果我下手，你非拿出來不可，可是……」

他笑了。

石小開不笑。

石小開面頰顫動幾下，道：「你改變甚麼心意了？」

君不畏道：「我今夜要找翡翠姑娘，也仍舊在那一小間的耳房，一夜之後你我各不欠帳。」

眞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一句話，聽的對方幾個人先是一楞，然後……

然後都吃吃笑了。

君不畏沒有笑，這樣更表示他說的話很認眞。

石小開用力停住笑，道：「一萬兩白花花的銀子呀，君兄，一萬兩銀子足可以把我賭坊中的三朵花買走，而你……哈……」

君不畏道：「我只要翡翠姑娘，而且僅此一夜。」

石小開道：「你以爲我會答應嗎？」

君不畏道：「你非答應不可。」

石小開跺脚吼道：「欺到我的門上來了。」

君不畏道：「你找的。」

石小開道：「你住我這兒，難道不怕我對你暗下毒手？」

君不畏道：「我說過，你必須準備贖你命的銀子。」

石小開道：「娘的，王八好當，氣難受啊！」

他雙手一拍，對石壯道：「你們要切切記住今日之耻，銘刻肺腑。」

石壯道：「少東，你答應他了？」

石小開道：「我是答應了，但不知翡翠怎麼樣，你回去後屋問問翡翠，她方便嗎？」

石小開對石壯施眼色，那種眼色石壯已看了十幾年了，他只一看石小開的眼神就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

石小開當然是要君不畏的命。

君不畏道：「有甚麼不方便的？」

石小開叱道：「喂，你自承浪子，怎麼這一點常識也不知道，如果翡翠這幾天來紅，你要她嗎？」

君不畏不加思索的道：「要！」

他這話還眞令對方吃一驚！

石小開道：「好吧，今夜我叫翡翠陪陪你。」

他又對石壯道：「去，把翡翠找來。」

石壯轉頭便走，他幾乎是小步跑，不多遠，只不過三幾十步路。

君不畏冷冷的對着石小開，他緊閉嘴巴。

石小開雙目赤紅，他眞想把君不畏吃掉。

於是……

石壯帶着翡翠匆匆的來了。

翡翠見了君不畏，她表現得磊磊大方，但君不畏却可以從翡翠的眸子裡發現些甚麼。

那是複雜的眼神，那種眼神包含着關切、憂慮、愉悅與痛苦！

人，如果心中一下子充滿着這樣的眸芒，這個人差不多心中快要崩潰了。

幽幽的，翡翠用力叫了一聲：「君先生！」

君不畏直視着，也只是點點頭。

石小開說話了，而且很得意的。

「翡翠，妳可弄清楚，妳如今的身價不同了，妳一夜的花費白銀一萬兩，君先生寧要妳陪他這麼一夜，寧願放棄那一萬兩白銀，嗨，天下最美最標緻的女人，一夜之間也不過百七八十兩，而妳却是一萬兩，所以我得提醒妳一句話，今夜就看妳的了，哈……」

他笑得面朝上，而眼睛却冷厲的盯住君不畏，也盯住翡翠姑娘，然後，又道：「先弄上一桌好酒菜，這是應該有的，然後弄一盆熱水洗個舒服，

再辦那種事便愉快了！」

他本來沒笑，却突然大笑着往賭場大門外走去。

他的心中那份得意……

* * *

石壯在大街上追近石小開道：「少東，如果翡翠得手，咱們就不用再往台灣運貨了，貨仍交還杜大爺們！」

石小開沉聲道：「你看翡翠能得手嗎？」

石壯道：「翡翠是咱們養的人，該怎麼做我已經交代她了，她準不會出錯！」

石小開道：「娘的，姓君這小子欺咱們沒人呀，奶奶的看我怎麼剝他的皮！」

尹在東道：「少東，我以為咱們把力量集中，咱們一擁而上，便傷了三兩個，只要打倒姓君的也值得。」

石小開道：「如果死三兩個，誰該死？」

君在東道：「少東，我願當先鋒，娘的，這小子把咱們當泥巴人捏了。」

石小開道：「不，勝負就快見分曉了，不急在一時！」

他就快到騾馬棧了。

騾馬棧也是石不全開的。

* * *

石小開率領着他的人，大伙進入騾馬棧，只見大院內的大木桶一排排的十分整齊！

石小開上前拍幾下，他得意的道：「做成這樣的大桶還眞的不容易！」

石壯道：「少爺，每一個木桶可以裝上五百斤，每個木桶下面已設計好了。」

石小開道：「他們都知道了？」

石壯拍拍胸脯，道：「再熟不過了。」

石小開道：「貨物的安排如何？」

石壯道：「明日一早以前，全部安頓妥當！」

石小開道：「苗小玉那個小辣椒最是精明，無論如何不能出錯！」

石壯道：「少爺，就算她再精明，她也不會想到咱們的計謀，看吧，她上當還不知道怎麼上的當。」

石小開吃吃一笑，他拍拍石壯，道：「這一回就看你的餿主意了！」

石壯道：「少爺，該進去見見任老了。」

點點頭，石小開道：「任老一切準備妥了？」

石壯道：「包括他的三位摯友在內，他們全部準備妥當，就等着出動了！」

石小開道：「我是應該先認識任老邀來的兩位前輩，不過你把紅包弄妥了？」

石壯道：「早就為少爺備在這兒了！」

他自袋中取出三個紅包交在石小開手中！

石壯指指偏門走道：「少爺，我把他們四位安排在左廂內！」

石小開正欲往內走，管理騾馬棧的掌櫃匆匆迎上來，這位掌櫃胖嘟嘟，他看看大門，小聲對石小開道：「少爺，很隱秘，沒有人知道這回事！」

石小開點點頭，大步往長道走，很快來到廂房門口，石壯已上前拍門，道：「任老，我們少爺來了！」

門自裡面拉開了！

廂房內有一張四方桌，酒菜吃完未收走，三個大漢分別坐在椅子上喝茶水，那任老，敢情正是「閃電刀」任一奪，他親自上前開的門。

石小開當門施一禮，道：「晚輩石小開來遲一步，任老，你海涵了。」

他舉步走進廂房中了。

任一奪點頭一笑，道：「石少東，快過來，我為你介紹這三位。」

於是，椅子上坐的三人站起身來了。

石小開眞親切，迎上去便笑容滿面的道：「是要請教三位的高姓大名。」

那「閃電刀」任一奪指着一位紅髮中年大漢，道：「石少東，這位『赤髮羅漢』拜占山，拜賢弟的絕活是一張網，別以為他是江海打漁郎，拚上命那是一流高手！」

石小開重重的點點頭。

「拜先生，事成之後我有回報。」

那拜占山哈哈一聲笑，道：「石少東，咱們出力全憑任老一句話，上刀山下油鍋不圖甚麼回報。」

石小開雙眉一揚，道：「眞義士也。」

任一奪有些愉快的指着一個乾瘦大漢，這大漢人雖瘦却十分結實，雙目噴出彩色目芒，直不楞的看着石小開。

任一奪道：「這位乃是我在羅浮山摯友『金錢豹』張耀，一旦動起手，他的身法之快，比一頭豹還了得。」

石小開微微笑笑，道：「歡迎！」

任一奪最後指着一位半百老者，道：「這位『金筆』林老十，林老十雙臂可舉鼎，林老也最講義氣，往後少東但有吩咐，咱們不會令你失望。」

石小開哈哈一笑，道：「我代表我爹，對四位的大力協助，致十二萬分的敬意。」

說完，他取出三個大紅包，分送給林老十，張耀與拜占山三人，至於任一奪，那得等事成後再論賞，而石小開也忘不了那一次在他後街大門外擂台上的光景。

那一回，丟人眞的丟在自己家門了，石不全氣得幾乎要殺人，石小開也大感沒面子。

「閃電刀」任一奪是甚麼人物，他會把自己的硬底金字招牌就這麼斷送在君不畏手裡？那比殺了他還叫他不安生，所以他傷未好便計劃邀人了。

任一奪請來的人都有一個專長，他合計，對付「地龍」君不畏，大概就

靠他們四人聯手了。

還眞的照單收下了，三位任一奪請來的高手，接過紅包來，三個人當面拆看裡面多少錢。

三個只一看便笑了，因為每個紅包裝着一張銀票，票面銀子一百两，好大方，也算大手筆。

任一奪沒有，他暗自嚥口水。

他在想，如果上一回擺平那小子，他今天就是石不全的座上嘉賓！

江湖上就是這麼現實，想要銀子，不論是文是武，那得高人一等才行得通，否則，便只有靠邊站了。

* * *

想知道石小開又設下甚麼坑人的招數，那得過上兩天才會知道。

石小開沒有回賭坊，但他正等着好消息送回來。

石小開等候好消息，那當然是君不畏的死訊。

石小開如果得知君不畏已死，他心中早就打定好主意，他要把君不畏的屍體着人送往「跨海鏢局」的苗剛，當然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苗小玉痛苦。

石小開一直以為苗小玉最終還是他的，君不畏非死不可，君不畏憑恃甚麼奪走他心目中女人？

君不畏找上翡翠，那是令石小開十分愉快的事，這件事他才不會去告訴苗小玉知道。

如果君不畏死了，石小開就會笑着找上苗小玉。

君不畏在石小開的心中就幾乎已經是個死亡的人了！

* * *

君不畏怎麼死法？

君不畏還未想死，他不想死，又有誰能叫他死？

翡翠並不想君不畏死，因為她早就愛上君不畏了。

翡翠姑娘一直無法再與君不畏相處，她很想君不畏能為她做些甚麼，但她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然而……

然而君不畏又回到她身邊來了。

石小開說，君不畏放棄一萬兩銀子而就她，這件事太令她感動了。

一個女人，一生中像這樣的事遇上一回，她此生就不會忘懷。

翡翠的心中在落淚，但她的美眸中却流露十分熱情的光芒，她更艷了。

在君不畏的眼中，她是女神，也是美的化身，他實在想不通，為甚麼翡翠如此美麗，却勾不住石小開的魂。

其實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天下男人愛女人最主要的是順眼，有道是「情人眼裡出西施，每個女人都嫁郎」，你以為美的，別人只不過以為平平，也因此再醜的女人也有人要，你說他是王八看綠豆，對了眼，也不為過。

君不畏就以為翡翠楚楚動人，所以他為翡翠抱屈，也因此他甘願冒險前來再會一次。

* * *

君不畏很坦然的坐在那裡，他看着翡翠為他斟酒，他照樣的喝乾！

翡翠侍候他吃菜，他的嘴巴張得大。

那桌酒菜吃一半，翡翠道：「你實在不應該前來！」

君不畏道：「問天下情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許！」

翡翠更為感動了。

她也幾乎被感動得落淚，而她早就把眼淚往肚子裡面吞。

她幽幽的道：「那是不值得的。」

「值得，我以為十分值得。」

「我也不值壹萬兩銀子的！」

「誰說的，我以為太便宜了。」

「你叫我好羞慚，君先生，我也感激。」忍不住落淚了。

君不畏放下酒杯，笑笑道：「我以為妳太善良了，妳怎麼會適合住在此地，糟塌妳了。」

「人不能與命運相爭，這是我的命！」

君不畏道：「我會想法子把妳帶走，如果妳願意。」

翡翠道：「帶我這種女人？」

君不畏道：「別小看妳自己，咱們每個人均有高貴一面，不是生下來就賤。」

翡翠笑笑，道：「我發現你很會說話，只不過……」

她用目斜視外面，又道：「你知道你身處甚麼地方嗎？你知道你的命……」

君不畏淡淡的道：「至少我已與妳坐在一起了，是嗎？只要能再同你對酌，同妳共溫存，我還計較甚麼？我是個只圖眼前的浪子呀。」

翡翠雙目一暗，道：「就不怕我害死你？」

「妳不會！」

「為甚麼？」

「因為妳太善良了，如果換是蘭兒或美玉，我躲得遠遠的唯恐不及。」

翡翠道：「可是我是石敢當賭坊三金釵之一，我吃的是石家的飯，也為石家做事，我是聽命於他們的。」

君不畏一笑，道：「妳該怎麼去做，我不會攔住的，我心裡只有一個念頭，就是令妳快樂。」

提到快樂，翡翠笑了。

她起身為君不畏寬衣解帶，然後她把房門拉開，她對外面叫了幾聲，吩咐來人提熱水侍候。

那人立刻匆匆而去，不旋踵間，大澡盆與熱水全部送進耳房。

君不畏一看，笑道：「還要洗澡呀！」

翡翠笑應道：「也是我們少主的吩咐。」

君不畏道：「我是應該洗個澡輕鬆一下了。」

耳房的門又關上了。

翡翠也把一身衣衫脫下，君不畏一笑，道：「妳眞的好美呀！」

不錯，翡翠姑娘是美，那份玲瓏的身材，那一雙顫巍巍的乳，那圓嘟嘟白得發亮的美臀，在她那有意的扭動下，已令君不畏心神搖曳而躍躍欲試了。

＊　＊　＊

就在房中水聲滴嗒嘩啦的中，那翡翠口中的牙齒咯咯响，她匆匆的找來一張櫈子把房門頂得緊，又把窗戶關上加門，這樣，外面的人想進來，大概只有兩個方法，其一，那就是拍門叫人，另一種方法便是撞破門窗而入。

翡翠的動作君不畏看得清楚，便更愉快的笑了。

＊　＊　＊

女人侍候男人總是很細膩的，而翡翠更完美。

她不但侍候君不畏坐在大木桶洗澡，她也爲君不畏按摩着，她好像受過這種訓練似的，弄得君不畏閉上眼睛直呼過癮。

於是，翡翠把君不畏扶出大木桶，一條好大的毛巾把君不畏裹住。

君不畏這才把眼睛睜開了。

君不畏發現翡翠已往大木桶中跳下去了。

水花四濺中，翡翠笑道：「君先生，你先躺着，我洗過再侍候你。」

君不畏笑道：「妳別一心一意的侍候我，該我來侍候妳了。」

他走到大木桶邊，又道：「我們爲甚麼不像一對夫妻一樣渡過今夜？我們至少也是一夜夫妻呀。」

翡翠眨動美眸，道：「一夜夫妻百日恩吶！」

君不畏道：「我不奢求百日，一夜便滿足了。」

於是翡翠更滿足的笑了。

君不畏變了，變得像個小丈夫一樣，蹲下來，也像翡翠侍候他動作一樣，只不過他的雙手力量大，總會一不小心而捏得翡翠一聲叫，却也引得二人相視的笑了。

＊　＊　＊

酒也吃過了，澡也洗過去，翡翠姑娘把衣衫披上，這才命人把木桶抬出門去。

耳房的門又關上了。

翡翠回身看，大床上的君不畏十分袒裸的對她笑。

翡翠却眨眨眸芒，她帶着些許幽幽的樣子，緩緩的往大床走去。

她的模樣實在太誘人了，但她的眼神却被君不畏看到，君不畏伸出手，道：「過來！」

翡翠當然會過去。

她邊走邊幽幽的道：「我怕。」

君不畏道：「妳怕我？」

翡翠道：「我怕時間過得快，二更已經過了，我捨不得這一夜，君先生，這一夜太珍貴了。」

君不畏道：「那麼，妳還等甚麼？」

翡翠過去了，她柔情萬種的睡進君不畏的懷裡。

君不畏好像懷中睡了一隻波斯貓般輕輕的撫摸着翡翠的秀髮，面孔，胸上，然後……

翡翠把眼睛早就閉上了。

她知道下一步的動作是最美的，她已微張着口就好像期待着大雨的滋潤似的發出微微的「啊」聲。

君不畏並不急於「呼風喚雨」，他說過，他要把今夜當成新婚似的美化。

既然把翡翠當成妻子一般，他就得把粗獷的動作稍爲收斂。

撫摸也是美妙的，一樣令雙方愉快。

翡翠就用雙臂兜攬住君不畏的腰，她那麼的微微在移動着她的蛇腰，她的雙腿也在挑逗着。

於是……君不畏有所行動了，而翡翠幾乎已經迷失她自己了。

＊　＊　＊

時間總是會平淡世上一切的，不論是美好的，抑或是悲哀的，總是會被時間消化掉。

君不畏眞愉快到四更天他才睡着。

他眞的很坦然，對於翡翠，他一點點的懷疑也沒有。

雖然他應該懷疑，但他也不去多想，他就是那副浪子的模樣。

浪子是表現得毫不在乎的，也因此他睡得很沉，這時候他便是被人抬走，怕是也不會醒過來。

他太累了，也太疲乏於一個多時辰的「發狠」，所以他四肢平伸睡得舒服！

翡翠不舒服，她雖然盡力迎合君不畏，而且也嚐到了她該嚐的甜蜜，但，正好她說過的，美好的時間過得太快了，令她有無奈之感。

翡翠的手上一把尖刀，他坐在君不畏身邊。

她只要把那泛銀光的尖刀對準君不畏的胸口插入，君不畏非死不可。

她只要把君不畏刺殺，她就會博取石小開的恩寵，她對着君不畏直瞧！

她的心中在激盪……你呀，眞是我的丈夫多好，我們雙宿雙飛，天涯海角遠走高飛，有多美好，可是……

她伸手摸摸君不畏，然後把尖刀架在君不畏的脖子上，她相信，只要她用力一抹，君不畏永遠也別起來了！

但她並未下手殺，她的心中又在想，我怎麼會對他下手？他寧不要一萬兩銀子呀，他眞的把我看得十分重要，而我怎可以對他下手？

她把尖刀收起來了。

翡翠很痛苦，她心中好像被甚麼

堵住似的，面色泛青，一刹那間，她好像朵快萎下去的鮮花。

於是，她下了一個可怕的決定！

翡翠姑娘披衣而起，她在桌子邊攤開一塊衣襟，尖刀便把她自己的右手食指刺破，鮮血流出來了。

匆忙的，她在那塊割下的衣襟上寫着：「萬兩銀子不取，我爲卿狂，翡翠無以爲報，以身相許，賤妾奉命殺你，怎忍下手，但願來世相聚，再效于飛！」

她流了不少鮮血，隨之自懷中取出一個小紙包，只見她把一杯酒取在手上，把紙包內的毒藥倒入杯中，張口一飲而盡。

她眞的爲君不畏殉情了。

她站在床前，直視着沉睡中的君不畏。

她也想得多，她怕自己死了而君不畏仍然熟睡，萬一有人破門而入，君不畏就慘了。

翡翠緩緩坐下來，她伸手，她搖着君不畏，道：「君先生，你醒醒！」

她搖了幾次，直到君不畏努力的睜開眼睛。

「妳……還沒睡？」

「我說過，我很珍惜今夜！」

「妳還想再……」

「不，不過我想求……你一件事！」

「我甚麼都會答應妳，妳說。」

「抱緊我，好嗎？」

君不畏道：「抱妳？好哇。」

他一挺而起，翡翠便倒入君不畏的懷裡了。

翡翠閉上眼睛，用力的閉上眼睛，因爲她開始感覺到腹內絞痛！

「啊！」

翡翠這一聲叫，令君不畏吃一驚，他急問：「妳……怎麼了？」

翡翠不回答，她開始在君不畏懷裡扭動了，君不畏差一點會錯了意，他低頭去吻翡翠，因爲他以爲翡翠又想同他共登巫山了。

只不過當君不畏看到桌上的那塊血襟時候，他不由得「噫」了一聲！

君不畏放下翡翠，伸手取過桌上的那塊上面已乾的血襟，他只一看便驚怒交加了。

回身撲上大床，這一回他變了樣，變得瘋狂與忿怒，更是想要爆炸似的。

這可不似前一回，撲上大床是愉快的。

他雙手拉住翡翠便往自己懷中抱。

他也看到地上有個包東西的紙包，想是有人給了她一包劇毒的毒藥，一心叫翡翠把自己毒死。

他低頭看，邊叫着：「妳爲甚麼這麼傻？爲甚麼不當面告訴我，爲甚麼不叫我死？」

他一連幾個「爲甚麼」，聽得翡翠一聲慘笑，道：「君先生，你聽……說過嗎……士爲……知己者死……啊！」

君不畏心如刀割，他努力的使自己清醒，也努力的忍住衝動，他發現翡翠的雙目在陷。

他同時也發現，翡翠的面色變得十分灰黯，就如同花瓶中插的鮮紅玫瑰，花瓣變黑了一樣。

君不畏搖動着雙臂，把翡翠搖得頭也晃動不已，道：「翡翠，妳不能死呀，妳沒有理由爲我死的！」

凄慘的一笑，翡翠道：「我……們雖然只是那麼相處兩次，但我已得到……唔……我此生的全……部了……我……可無……遺憾……了。」

君不畏道：「妳眞的叫我無計可使了，翡翠，我相信我有能力把你帶走的，妳……爲甚麼……要……」

翡翠翻動已無力的眼珠子，道：「我……已沒有選擇了，我……也……沒有太多時間，天亮……如果你未死……我就會死。」

君不畏道：「他們逼你的？」

翡翠道：「我……是……他們養……的。」

君不畏咬牙，道：「娘的，我去找他。」

翡翠死死的拉住君不畏，道：「不！不！」

她只拚命叫了兩個「不」字，口角開始往外溢血了。

這光景君不畏知道毒已浸爛她的五臟了。

他也明白翡翠在拚命的忍耐！她的活命不久了，她就快走完她的悲凄一生了。

君不畏低頭吻翡翠，道：「翡翠，他們好毒啊，我饒不了他們！」

翡翠連說話的能力也沒有了，她只淡淡的搖着頭，眼中有了淚水，淚水滲了些許血水。

她雖然是石小開買來的侍女，但她的那種舉止與善良的心，是君不畏很難忘懷的。

君不畏也不開口了。

他那麼用力的抱緊翡翠，那麼實在的兜緊着，光景就像要把翡翠與他的身子永遠攬和在一起似的。

君不畏能對誰開口，翡翠那麼安詳的不動了，她的半邊面也貼在君不畏的懷中，就好像一個熟睡了的姑娘，露出一張慘然的微笑。

她只要死在君不畏懷裡，她就滿足了。

是的，翡翠死了，也帶走了她企求的東西，一個女人認爲最重要的愛。

她相信君不畏是愛她的，君不畏拋棄了一萬兩銀子不要而只圖與她一夜溫存吶。

開始，君不畏喃喃的，也是悲壯的在翡翠耳畔，道：「翡翠，你看着，我會爲妳討回甚麼的，我一定不會叫妳就這麼白白的死掉，我要姓石的日子不好過。」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余懷芝和燕翎總是遭到青苗幫追踪，姜雪紅指點他借水遁擺脫他們，而梁七因通知二人躲避，被青苗幫發覺，只好隨余、燕走避，三人卒被火器炸傷，余傷勢較重，幸用「陰陽接龍」術治好，青苗幫的人估計三人被炸死，故三人易容出走。魏薇因走偏鋒而得了唐瘡病，青苗幫太上幫主利用她傳染唐瘡給江湖高手，已有二人上當，一人被誣陷，現在又向王飛下手，她便將原委告知，二人將計就計……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亡命怪俠

作說客說服莊主　編謊言編導雙簧

呂玉山道：「如果那隻貓還在本莊之內，一定能捉到的。」

朱蝶道：「我希望能捉到，那是我最寵愛的一隻。」

「在下一定叫部下全力捕捉，反正在未捉到貓以前，姑娘不會走的。」於是交代下去設席款待。

這一頓飯吃到深夜。

呂玉山親自把她送到特別客人的院落中。

「呂莊主，承你招待，很過意不去，就進來坐坐吧！」

「這麼晚了，方便嗎?」

「呂莊主也太拘謹了吧。」

下人已泡好了茶，兩人坐下來，這是三間客廂，十分幽雅，而且與外院隔絕，密談是十分方便的。

「朱姑娘似乎有甚麼話要對在下說?」

「對，請問這兒談話是否很方便?」

「絕對安全。」

朱蝶低聲道：「小女子不是東海幫的朱蝶。」

「妳……」呂玉山微驚道。

「我是『笑面羅刹』魏薇！」

「妳……」呂玉山一驚之下，立刻顯示了輕視之色。

因爲近半年來魏薇的名聲太壞了。

幾乎沒有人不知道，她面首萬千，人盡可夫，而且此女專門接近武林名宿，被接近的人無不身敗名裂。

呂玉山站了起來道：「原來妳又選了我這個目標！」

「對！」

「可惜妳枉費心機。」

「不是我枉費心機，而是你合該有救。」

「妳是甚麼意思?」

「因爲我已經改變了主意！」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不懂我可以告訴你。」魏薇道：「你是最後五個目標的第二個，第一個是『飛刀王』王飛！」

「王飛已被妳整過了?」

「本來應該是整過了，但我改變了主意。」

「我還是不懂……」

魏薇以「蟻語蝶音」說了一切。

呂玉山大爲驚駭。

他雖是武林名宿，又是一莊之主，聲勢浩大，但和「青苗幫」相比，那就差得太多了。想不到「青苗幫」看上了他。

呂玉山道：「這事在下有點懷疑。」

「呂大俠爲何不信?」

「因爲妳早已墮落，先和匡家駒，又和林伯達以及『屠龍手』上官實等等，那都是奉命行事?」

「前面兩人不是，那是自暴自棄，後面的是。」

「妳知不知道蒙面人是誰?」

「不知道，但武功高深莫測。」

「妳是說和後面幾個指定目標都要連絡上?」

「對，只有大家同心合力，才能不受他的欺凌奴役。」

呂玉山道：「妳如何去作?」

「就像和呂大俠及王飛相識的方式差不多。」

呂玉山當然相信，不合作就會被各個擊破。

他沒有不答應的理由。

因爲合作雖不是十成十能夠成功，至少還有反擊的機會，不合作，就會被除去，或者被踩在脚下，供其驅使。

呂玉山道：「魏女俠，這可要特別小心！」

「這個我知道，一旦洩密，不要說你們五六位大豪，就是十位也不足以和『青苗幫』抗衡的。」

「對，但如秘密進行，找適當機會作全力一擊，那就不一樣了。」

魏薇道：「呂大俠，你一定要記住，見了人就一定要駡我，甚麼最難聽你就駡甚麼，這才逼眞。」

呂玉山道：「魏女俠的犧牲太大了。」

「這也是自己不爭氣招來的，理應受到懲罰的。」

「後面幾位要誰來連絡?」

「當然還要我來賺他們，這樣『青苗幫』才相信我和該幫一條心，也相信我還在一意孤行，自暴自棄。他們要徹底毀掉你們這些名宿的自尊和聲譽，利用我這種女人是最好不過了。」

呂玉山道：「魏女俠，呂某以爲妳很偉大。」

魏薇喟然道：「我不偉大的時候可惜你沒有看到。」

第二天，魏薇出了白馬山莊是被追出的。

她差點被追上，被幾個陌生人把白馬山莊的人趕了回去。

這些，都被暗中監視的余、燕、梁三人看到。

余懷芝道：「太好了，魏薇終於改過向善了。」

燕翎道：「的確難得。只是她的犧牲太大了！」

「爲正義而犧牲，她認爲是值得的。」

梁七道：「她八成還要去找另外幾個。」

燕翎道：「看到沒有，仍然有人盯着她。」

余懷芝道：「相信魏薇知道仍然有人盯她的。」

＊　＊　＊

端午龍舟比賽，是這地方上的每年一度盛會。

而在這一縣之中，每年主持此一盛會的非李孟秋不可。「金鞭客」就是大俠李孟秋的綽號。

「大俠」是鄉人的稱呼。李孟秋是不是大俠?大家心裡有數。

他以一條金色九節鞭揚威武林，四十七八歲，看來不過三十出頭一點，在地方上跺跺脚，地壳都會震動。

事實上他不是以德服人，而是以勢力服人。

今天就是端午節前夕。

他的部下在操演龍舟，李孟秋由心腹兩人陪着蒞場觀看。

在河上操演龍舟的還有別人，十分熱鬧。

就在這時，有個身段動人，煙視媚行的女人進入看棚中。所有的目光立刻集中在此女身上。

因爲他就坐在李孟秋的左邊位子上。

這位子本是爲李夫人留的，夫人還沒有到。

李孟秋的心腹道：「這位是……」

這女郎抬抬下顎，指指李孟秋道：「問他！」

心腹一愣，李孟秋似也不由一愣。

問誰呀?心腹知道主人不識此女人。

李孟秋看來當然也不認識這個十分惹火的女人。

一個女人聳胸隆臀固然惹火，但最惹火還是她的神態或動作。

李孟秋笑笑道：「女俠，咱們見過嗎?」

「哈！這可新鮮！居然不認識我……」

心腹大聲道：「姑娘到底是何人?」

這女郎慢條斯理地道：「我就是……」

這工夫棚外忽然有人朗聲道：「夫人到了……夫人來了。」

一個三十左右，頗有幾分姿色，衣飾華麗的婦人走進來，道：「老爺子，路上車子壞了，我來遲了一步！」

乍見一個動人的女郎坐在丈夫身旁，不由矚目。

心腹陪笑道：「夫人別介意，老爺子不認識這位姑娘。」

「不認識?」夫人似乎不信，不認識會坐在丈夫身邊?

那知這女郎也大聲道：「不認識?夫人信嗎?」

身爲李孟秋的妻子，當然很不喜歡這種場面，但聰明的女人，却不會在公開場合下使丈夫難堪。

天大的事，回家再說不遲。

夫人道：「我相信，老爺子不認識妳！」

「我不但認識你丈夫，也認識妳！」

「那來的野女人此胡說八道?給我攆出去。」

「慢着！」女郎道：「妳先聽我幾句話成不成?」

李孟秋雙臂一張道：「就聽她說吧！」

這女郎當然就是魏薇。

她按照計劃，一步步地實行，只是計劃細節有所變更而已。

魏薇的目光移到棚外。人羣中有兩個熟面孔。

她相信，那必是「青苗幫」盯梢的人，她當然故作不識。

魏薇大聲道：「各位鄉親，各位父老兄弟姊妹們……」

她一開腔，四周立刻靜下來。只有河上操舟的吆呼聲和槳聲。因爲大多數人都以爲這女人和李孟秋必有關連。

魏薇道：「小女子魏薇，人稱『冷面羅刹』……」

似乎李孟秋和其心腹都同時一震。

魏薇之名，目前就像瘟疫一樣，無不望之却步。

李孟秋正要開腔，魏薇揚手打住，道：「兩年前，小女子和李孟秋在洞庭湖上邂逅，相談甚歡……」

李孟秋大聲斥呵，道：「眞是一派胡言！」

「怎麼？孟秋你要否認？」句句「孟秋」，好像挺親熱似的，在座諸人身上都起了雞皮疙瘩。

李孟秋厲聲道：「前此，李某只聽到妳的名字却從未謀面！」

「哈，從未謀面，我說李夫人，妳信嗎？」

李夫人大聲道：「我當然信，老爺子不會認識妳這種爛梆子！」

「『爛梆子』是下流話，也只有出身低微的女人才會說。」

「我是爛梆子？」魏薇大笑道：「妳才是爛梆子！」

李夫人撲上，被她一脚逼了回去，差點摔倒。

可見李夫人也會武，但身手有限。

李孟秋的心腹要上，魏薇大聲道：「各位鄉親，這種事本來難於啓口，可是李孟秋不認帳，我只好說說……」

魏薇道：「孟秋，是不是胡說，大家心照不宣。」

「甚麼心照不宣？」

「我會給大家一個交代，證明我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實話。」

棚外有人道：「就讓她說嘛！」

這說話之人正是兩個盯梢者之一。

魏薇道：「那次在洞庭湖上邂逅，我們游泳、釣魚、唱歌，甚至在湖邊露營，於是第二天夜裡就……」

外面的人道：「就怎麼哩？別吊胃口呀！」

的確，棚外百姓，表面上尊敬李孟秋，骨子裡却希望他出洋相。

李的心腹個個手握劍柄，隨時可能出手。

魏薇又道：「我們在湖上逗留了二十多天。孟秋說，那是他平生最歡樂的一段日子，以前等於白活了。」

「『以前等於白活了。』這句話，等於在李夫人臉上踢了脚。

「一派胡言，全是子虛！」李孟秋大叫着。

李夫人也道：「前年孟秋沒出過遠門。」

心腹道：「老爺子，要不要拏下。」

棚外兩個盯梢者之一道：「人家的話還沒說完就要拏下，能使人服氣嗎？」

心腹之一來到棚外，打量剛才說話的人，道：「尊駕是……」

「看熱鬧的人。」

「看熱鬧當然可以，你最好閉上你的臭嘴！」

「我看你這看門狗最好也少吠兩聲……」

心腹一式「野馬分鬃」攻了上去。

這當然是很凌厲的攻勢，但對方閃了開去。

心腹連攻三招却未得手，這人道：「你這看門狗吠起來挺唬人，咬人並不怎麼管用。」

又出來一個心腹，立刻撲上，先前一個未上。

這一個稍高些，但連攻七八招也未沾到便宜。

只不過對方却也不反擊，似不想把事態擴大。

李孟秋道：「你們回來！」

二心腹返回棚中，李孟秋注視棚外二人一陣子。

他當然相信，這二人不是等閑之輩。

李夫人道：「這爛女人明明是胡說八道，老爺子，你的涵養也未免太好了吧！還不把她轟出此棚。」

李孟秋冷冷地道：「叫她說吧，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還是孟秋講理。」魏薇道：「我們分手之後，也常常幽會，有一次在金陵，盤了七八天。」

李孟秋重重地哼了一聲。

「還有一次在西湖，我們包了個大畫舫，一連半月未下畫舫，他說希望我能爲他生個孩子，可惜我的肚皮不爭氣。」

李的心腹和部下眞想不通，主人今天是怎麼回事？

要是過去，不把這女人揑死才怪哩！

由此推想，主人也許和這娘們眞有一腿……

李夫人厲聲道：「老爺子，你還要聽下去。」

李孟秋道：「我早就不想聽了。」

李夫人道：「把這爛女趕出去，掌嘴五十下。」

心腹正要動手，棚外有人道：「沒有王法了嗎？」

心腹之一厲聲道：「你是這女人的甚麼人？」

「甚麼都不是，只是打抱不平而已。」

李夫人道：「你們是不是以爲她說的是眞話？」

「當然。」

「爛女人，你說了不少的謊話，拿出証據來。」

魏薇道：「妳眞的要証據嗎？」

「當然是眞的要証據。」

「好吧！我本來是不想說的。作人嘛！總是厚道點好些，只不過如今我就是不想說也不成了。」

李夫人望着李孟秋，似想看穿他的肺腑。

魏薇道：「你們是不是以爲我根本不認識孟秋？」

夫人及心腹等齊聲道：「本來如此。」

魏薇道：「所以我說和孟秋在洞庭湖上、金陵以及西湖上的一段美好時光，都是我信口胡編的？」

「當然是胡說八道。」

「你們要看証據對不？你們不會反悔？」

「絕不。」

「好，各位都聽清了吧？請爲我作証。」魏薇道：「孟秋的小腹上有塊紫色胎記，比拇指大些。」

此言一出，棚內棚外一陣嘩然。

如無肌膚之親，絕對看不到這部位的胎記。

除非是男人，在澡堂子中可以看到。

李夫人傻了眼。

也只有她知道，這胎記是眞的。心腹們見夫人的驚愕神態，心裡已經有數。

李孟秋一言不發，面色十分陰沉。

李夫人大聲道：「她明明知道，孟秋不可能當衆脫給各位看，所以她才會這麼說，這女人太毒了。」

魏薇道：「我以爲孟秋應該讓各位看看，這對他是有利的，不一定給每個人看，可以推派給三五人看一下。」

棚外有人大聲道：「人的身體沒有甚麼不可示人的，李大俠不敢証明這位女俠的指証嗎？」衆人起鬨。

李孟秋道：「就算有此胎記並不能証明和她有私。」

「對對。」李的部下道：「比喻說，年輕時就會常常在河中游泳，很多友輩都會看到過。」

魏薇道：「好，就算是如此吧！我說我和李夫人及孟秋同床睡過，各位一定更不信了是不是？」

李的心腹大嘩，這當然更不可能，甚至有一心腹罵出「三字經」。

魏薇道：「孟秋喜歡在房事方面變花樣，說是三人共床，奇趣無窮，而李夫人也未反對。」

李夫人氣得發抖，手脚都冷了。

別的事她不敢確定，如李孟秋和這女人在洞庭湖、金陵及西湖等處幽會，無從查考，但至少李夫人並未和她與丈夫同床而眠。

她驚異的是，丈夫居然並不厲聲斥責，在這情況下的妻子，自然是最傷心而又沒面子了。

魏薇道：「要是再不信，看看夫人的臀部也成。」

衆人大嘩。

魏薇擺擺手，要衆人靜一靜，道：「我的話似乎有很多人不信，這必須當場証明。好在現場上還有三位女賓。」

李夫人差點氣昏，嘶聲道：「孟秋，你倒是說句話呀！就這麼眼睜睜地讓她胡說八道嗎？」

「臀部，各位懂不懂？」魏薇特別加重語氣，道：「就是猜謎那個『東一片、西一片，中央一條線』的屁股。」

棚內外一片混亂，有很多人主張嚴懲此女，但也有少數人喜歡幸災樂禍，覺得這樣很過癮。

魏薇道：「不信看看，夫人左邊那片屁股上有個疤。」

李夫人楞住，李孟秋也向夫人望過去。

老婆的屁股上有個疤，丈夫未必會知道。

因爲人類有隱藏自已缺點的本能，雖同床共枕也可能不知道。

棚外有人大聲道：「我們主張派幾位女賓驗証一下，如果沒有就是這女人胡說八道，我主張打死她。」

於是有很多人附和。

夫人一聽要檢查她，也就是要看她的屁股，嚇得連連後退，李大俠夫人的屁股給人看了那還了得。

外面的人鼓噪起來，一定要那幾個女賓看一下。

另外，也有人建議，要李孟秋褪下衣褲看看小腹。

如果他的小腹上確有一塊紫色胎記，李夫人的屁股上有疤，也就有六七分可信，如李的小腹上沒有胎記，那就不問可知了。

李的心腹主張動手，誰要他們的主人脫衣檢查，就向誰動手，但沒想到，李孟秋忽然點了點頭。

今天是怎麼回事？爲甚麼都不對勁了？

李孟秋道：「爲了使事實明朗化，李某就褪衣一下又有何妨，不過我可以告訴各位，在下小腹上確有一胎記。不是拇指大小，而是鷄卵大小……」

此言一出，內外又是一陣騷動。

於是有人大聲道：「李大俠既然是承認小腹上有一胎記，這是不會假的，可以不看，但李夫人屁股上有沒有疤是一定要看的。」

這種事一定會有人起鬨，吵吵鬧鬧不已。

魏薇道：「夫人不但屁股上有疤，她的……」

「好好，」李夫人眞的怕了，萬一

她再說出別的事，那就更不妙了。她道：「我也願意讓大家看。」

魏薇道：「各位父老兄弟姊妹們，我的話會引起不少人的爭議，甚至認為大逆不道，現在終於信了，所以我的身份和地位也就不必再提了，由於李夫人過去是唱梅花大鼓的，出身不高，不夠資格作夫人，可降為侍妾小星……」

李夫人一張臉都氣藍了。

幾個心腹保鏢再也忍不住，一齊撲向魏薇。

很顯然，有幾個陌生面孔之人自棚外掠進接了下來，這幾個人都是身負絕技，不出十招，心腹們支持不了。

「金鞭客」李孟秋終於按捺不住，大喝一聲撲出。

他並未接近魏薇，而是撲向三個陌生面孔之人。

其實這三個人正是「青苗幫」的一級一品一人，一級二品一人，和二級一品一人。在這場合上，這三人自是非同小可。

李孟秋徒手接下一級一品這個。

另外二人由幾個心腹接下來。

「金鞭客」不是浪得虛名之輩，拳掌功夫也非等閑，三十招下來，和這個一級一品的打成平手。

這個一級一品的人物正是譚子羽。

現在使一般人驚奇的是，以李孟秋的身份，為甚麼不能三五招內擊敗這個陌生人，打了這麼久還是一樣。

如果他們知道譚子羽的身份，他們也就不會驚奇了。

這工夫魏薇大聲道：「李夫人，我叫嚷了半天，總不能就此虎頭蛇尾地一走了之，妳說是不是？」

李夫人眞的怕了她，就像見了鬼一樣，道：「妳要怎麼樣？」

魏薇道：「妳說要亮一下，讓場中人看一看！」

李夫人突然色變而連連後退。

所謂「亮一下」，自然是把臀部亮出來。

她退到棚邊，無路可退。

看熱鬧的人本來注意力在打鬥方面。

他們很少看到李大俠出手，今日一見也不過如此，連個藉藉無名的陌生面孔之人都制不住，眞差勁！

因而注意力就移轉到李夫人和魏薇這邊來。

魏薇往上一撲，李夫人撤出短劍拒敵。

只可惜她們的差距太大，雖然魏薇徒手，李夫人還是不成。

魏薇是個已在武林中闖蕩了十年的人。

李夫人却從未單獨到江湖上走動過。

就憑這一點就分出了高下。

這時李夫人的短劍刺空，魏薇扭身扣住了李夫人的脈門，短劍落地，而另一手也沒閑着，往李夫人屁股上一抓。

「刷！」地一聲，雪白的屁股露了出來。

「各位來看，本姑娘有沒有胡說八道？」

眾人的目光像見了血的蒼蠅，再也收不回來。

要不是發生了這種事，要看李夫人的屁股，那眞是太難了。

李夫人被制住脈門，無法反抗，受此奇辱，不禁淚流滿面，就算她是唱梅花大鼓的，也不是十分微賤的行業。

天下最微賤的女人不是妓女嗎？但妓女不也有賣色不賣身的嗎？

百姓們看到了李夫人的雪白屁股，不由鼓噪起來。

有人大叫：「看見了！看到了……雪白的屁股上果然有疤痕。」

有個人在人叢中大叫道：「姑娘，妳能不能再撕大一些？」

魏薇道：「回去撕你老婆的褲子，愛撕多大就撕多大。」

很多人都笑了起來。

就在亂糟糟的情況下，魏薇已經失踪了。

魏薇一走，「青苗幫」的人也停了手。

譚子羽道：「咱們無怨無仇，何必拚得你死我活。」

李孟秋道：「不錯，這太不智了。」

* * *

這一切當然都被余、燕、梁三人在暗中看到了。

燕翎道：「魏薇太不像話了。」

梁七道：「媽媽的，要是換了烈婦，不自殺才怪哩。」

余懷芝道：「二位還沒有看出來？」

「看出甚麼？」

「李孟秋是一方霸主，武林高手，連『青苗幫』的一級一品譚子羽都勝不了他，他居然睜一眼閉一眼。」

「是啊！這個人也未免太懦弱了吧！」

「不是懦弱，而是另有原因。」

「甚麼原因？」

余懷芝道：「自魏薇和『飛刀王』建交之後，就決定反制『青苗幫』對不對？」

「對。」

「魏薇和李氏夫婦的鬧劇，又怎知不是在演戲？」

「這不可能吧！」燕翎道：「李孟秋能拿他的老婆開玩笑？」

「是啊！」梁七道：「他甘心讓他老婆的屁股被別人看到？而那些人又多為附近的百姓……」

燕翎道：「莫非『青苗幫』動了疑心？」

余懷芝道：「這是最最可能的，因

為以『飛刀王』以及『白馬劍客』呂玉山的技藝及個性，不大可能讓她登堂入室，傳染了『唐瘡』而輕易放過她的。」

燕翎道：「魏薇有了警覺？」

「大概是吧，總之一句話，李孟秋不大可能使自己的老婆當眾丟這麼大的人，除非這細節事先魏薇未告訴他。」

燕翎道：「他們在演雙簧給『青苗幫』的人看？」

「對，要演就要逼眞，要逼眞就必須犧牲。」

燕翎點點頭道：「果然有此可能。」

梁七道：「是不是還有下一個演戲對手？」

余懷芝道：「當然還有……」

* * *

「開碑手」匡家駒自被魏薇傳染了「唐瘡」，消息不脛而走，聲名狼藉，在武林之中已是無法立足了。

一位武林高手無法在武林中立足，該怎辦呢？

今夜微雨，匡家駒一個人在花廳中獨酌。

這事實在沒有傾訴的對象，也沒有人能為他拿個主意。

時已三更，他還沒有睡意。

突然，花廳外站定一人，蒙面，五短身材。

匡家駒端坐不動，因為對方既然蒙面，那就暗示不是朋友，既非朋友，這是他的府第，他為甚麼要站起來肅客？

匡家駒端坐不動，而且舉杯而飲。

好像門外站的人只是他的家僕或侍從。

那知他的酒杯剛趨近唇邊，門外的人揚手一指，「啪」地一聲，酒杯竟然破了，濺了一臉的酒漬。

匡家駒心頭駭然。

這是甚麼功夫？「一指禪」？「一指罡」？似乎都不是。

匡家駒的信心已開始動搖了，道：「尊駕何人？」

幪面人登堂入室，道：「請客的人！」

「請客？」

「對！」

「誰是客？」

「你！」來人道：「雖然在下不是文王，你也不是姜尚，在下不是劉備，你更不是諸葛，但在下確是來請客的。」

匡家駒道：「請坐！」

幪面人坐在他的對面。匡家駒叫僕人添了杯筷。

幪面人似乎不怕酒菜中有毛病，乾了酒就自動吃菜。

匡家駒道：「尊駕有何貴幹，請說吧！」

幪面人道：「匡大俠近況如何？」

「不好！」

「不見得吧？」

「尊駕是甚麼意思？」

「在下是指匡大俠近來一切都很順遂嗎？」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少有拂逆之事算不了甚麼。」

「匡大俠以為那件事算不了甚麼？」

「尊駕指的是甚麼事？」

「匡大俠眞不知道還是裝佯？」

「在下當然不知道。」

「武林中無人不知匡大俠長了『唐瘡』……」

「就算知道又如何？」

「武林中還有其他謠傳。」

「甚麼謠傳？」

「有人說匡大俠還有分桃斷袖之癖！」

匡家駒勃然失色，道：「甚麼人亂造謠言？」

「造謠的人當然無人知道，但匡大俠的謠言還不止這些。」

「還……還有甚麼？」

幪面人舉杯邀飲，道：「還有人說，匡大俠倚靠家財萬貫，竟派人到湘省去搜羅俊童數十人……」

匡家駒面色大變，吶吶道：「這又是甚麼謠言？」

幪面人道：「太平天國的『東王』楊秀清，平生特別嗜好孌童……」此人低笑了一聲吶吶而止。

「尊駕怎麼不說了？」

「匡大俠可能不願聽？」

「在下是不願聽，但聽聽也不妨。」

「由於楊秀清是廣東人，就派人到北粵去搜羅俊童，據說有數千人之譜，回京後儘行閹割……」

「尊駕對在下說這事是甚麼意思？」

幪面人道：「由於閹割的技巧欠缺，存活者只有極少數，據說數千人之中，僅二十餘人僥倖活命。」

匡家駒心頭極亂，隱隱覺得自己被鬼魅纏上了。

幪面人道：「存活的二十餘人當中，最寵的約三、四人，找來專人專門訓練他們作女兒態，穿女人衣裝甚至還裹脚。」

「這與在下有甚麼關連？」

「匡大俠府上是湖南是不是？」

「是……是的，你問這箇……」

「這自然有原因。匡大俠祖居桃花江附近是不是？」

「對……連在下的祖籍都偵得一清二楚？」

「當然，謠傳匡大俠派人在桃花江一帶搜羅俊童七十餘人帶回，請來出宮的老太監閹割……」

匡家駒大為驚怒，厲聲道：「這完全是造謠！」

「當然，在下也以為不大可能！只不過謠言是很可怕的。」

匡家駒道：「尊駕此來的目的到底

是甚麼？」

「匡大俠先別急，在下的話還沒有說完……」

「老實說，那都是無稽之談，惡意中傷！」

幪面人道：「七十餘個俊童，閹割之下，只活了三個，其中一個名叫苗華芳，也是匡大俠最寵的一個……」

匡家駒張口結舌，一時氣忿、驚駭，竟說不出話來。

幪面人道：「匡大俠，在下說的大多爲道聽途說，只有一件事……」

「甚麼事？」

「關於大俠最寵也最膩愛的一個苗華芳……」

「苗華芳，他……他怎麼樣？」

「匡大俠承不承認有這麼一位尤物？」

匡家駒面色陰晴不定。

「匡大俠是敢作敢爲的人，爲何如此不爽俐？」

匡家駒冷冷地道：「有如何？沒有又如何？」

「如果匡大俠謊稱沒有，在下就把苗華芳叫出來。」

匡家駒厲聲道：「每個人都有他的隱私，尊駕也不例外。」

「對，但是，一個人的隱私，不能侵害到他人！」

「我侵害誰哩？尊駕被在下侵害了？」

「匡大俠雖未侵害在下，你却犯了朝廷的王法，你閹割俊童，荼毒私蓄變童，敗壞風氣。」

「依我看，尊駕深夜私闖民宅，就已經犯了法！」

幪面人道：「匡大俠是不承認了？」

匡家駒十分不安，他當然並未到桃花江去搜羅俊童，更未閹割人，這都是造謠，但他有變童。

人類的嗜好不同，正常的男女性生活乃是千古流傳下來的，偏偏有少數人捨此不由，而和同性作那種事。

有人說，和變童做那事與女人作那事的感受不同，事實上未必如此，果眞如此，又何必要俊美的變童？

可見俊美才是問題癥結。

有許多的男童長得比女孩還俊美。一種不正常心裡，導引了一種不正常的性追逐。那就是同性戀。

自古以來，上自帝王（衛靈公曾經寵愛一個名叫彌子瑕的美少年），下至庶民，偏好這箇的大有人在。

這時幪面人突然擊掌三聲，門外出現一個少女，不，應該說是穿了女裝，頭上還插了花朵的俊童。

男人和女人不一樣，不僅是生理上不一樣。

一般來說，男人粗糙，女人細柔。

男人高大，女人矮小。

只不過這個俊童正好相反，他纖細、矮小而柔弱。

他比女人還女人，比女人還嬌嫩。

甚至他有一種比女人更吸引人的魅力。

這會使人憬悟，爲甚麼有些人樂此不疲了。

匡家駒面色大變，而且立刻離席，道：「在下的私事，不容他人干預，朋友，你請便吧……」

幪面人端坐不動，道：「匡大俠，你現在只有一條路可走。」

「甚麼路？」

「到一個不必出頭即可生存而且能保持俠名之處去。」

「那是甚麼地方？」

「青苗幫！」

「原來如此……」匡家駒冷笑道：「轉了個大彎子，原來尊駕是以逼上梁山的手段坑人的。」

「這多難聽？在下是來訪賢的。」

「訪賢」二字在此時此刻說出來，眞是一大諷刺。

似乎已經被他戴上了籠頭（絡馬嘴上戴的皮條編成的籠罩，防牠咬人，再加上嚼環，也便於控制）。

幪面人淡然道：「這是一條十分平坦的路，請抉擇。」

匡家駒知道，如拒絕，對方就會公佈他的糗事。

他的門人有七、八人之多，被門下聽到，他無法作人。

只不過就此被人牽着鼻子走，又不能甘心。

匡家駒攻出了凌厲的一招。

「開碑手」早已名滿武林，又是含忿出手，自是非同小可。

幪面人連退兩步。匡家駒連攻五六招，氣勢如虹。

但是，攻出第七招時，他的一掌突然被對方撥開。

他幾乎不信，因爲對方只以中、食二指撥開了他的一掌。

以兩根指頭撥開了「開碑手」的狂烈兇猛的一掌？

匡家駒頹然收手，道：「在下服輸！」

「不要這麼說，匡大俠的『開碑手』名震武林，到了本幫之後，以一級一品任用，僅低於幫主。」

幪面人又道：「而且可携帶寶眷同行。當然也包括……」

幪面人望着門外的苗華芳說了這半句話，雙方心照不宣。

* * *

余懷芝和燕翎暗暗跟着魏薇。

他們想自泥沼中救出她，要不，她眞的不克自拔了。

余懷芝總感覺對她有些內疚。

鄺海告訴他，齊師父之死，魏薇之父魏光庭是兇手之一。

小余對齊師父的情感深厚。超過了父子關係。

想不到他們這時却又被七個人包圍了，雖然七人都易了容，他們相信

，都是「青苗幫」中的一級一品人物。

果然，一出手就証實了這一點。

兩個人接下七個一級一品的人物，絕對接不下五十招。

余懷芝接下五個，燕翎兩個。

不管小余近來有多大的進境，他接不下五個一級一品的人物。

甚至他連三個一級一品的也接不下來。

至於燕翎，她本身才不過是一級二品，又怎能接下兩個一級一品人物？

燕翎在十五招內就挨了三掌一腳。

只不過她挨得很輕，顯然想捉活的。

至於小余，對方似乎並不想要活的。所以他挨了兩掌，能體會到對方毫不留情，而且專找要害下手。

五個一級一品人物，當今武林只怕找不出幾人能接下來。

「砰砰」兩聲，余懷芝又中了拳和一腳。

那一腳踩在左後腰上，向前一栽，就又中了一拳。

這兩下打得他金星直冒。

本來他還可以應付幾十招，由於不放心燕翎，不免分神，很快地支持不住，挨打的次數也增加了。

「懷芝……你快走！不要管我。」

余懷芝不出聲，就在這時，他施出了二師叔皇甫桐的兩絕招之一，他必須使用這兩招，再不用就會倒下。

高人的絕學眞是非同小可。驚呼聲中，五人之中三個人各中了一掌，另外一人中了一脚，任何一下都是勁道十足。

這四人被砸退三步，都受了內傷，但不太重。

只有一人沒有受傷，又從後側狂撲而上。

他們必須達成任務，非逮住他或擊斃他不可。

要是七個人無法達到目的，他們眞是白混了。

所以，他們雖有四人受了內傷，却都廻身猛撲。

於是，小余又施出了第二招。

「蓬啪」聲乍起，這五人已知無法倖免，他們要是知道連太上幫主都栽在這第二招上，他們就不會太自卑了。

慘呼連連聲中，三個踉蹌退出。

另外兩個，一個坐在地上，一個蹲了下來。

因爲這一個小腹中了一脚，好像腸子都被踩斷了。

另外困住燕翎的兩個看得呆了。

練武之人的進境有這麼快嗎？武功進境能像吹泡泡一樣，立刻膨脹起來嗎？

事實上小余的進境却正是如此。

燕翎趁機砸了其中一個一掌，另一個正要動手，忽然有人翻落現場，幾乎不帶衣袂之聲。

又是那個幪面人。

事實上，小余已猜到，他正是師父遲先生。

余懷芝抱拳道：「如果晚輩沒看錯，您是……」

幪面人忽然出了手。

他似乎不打算讓小余說出他想說的話。

此人當然也猜到小余知道了他的身份。

這本來是無法長久瞞人的。何況是較爲親近的人。

小余知道，如被他擊傷，施展那兩招也沒有用了。

於是他又施出了第一招。

此招一出，不帶風聲，地上的泥塵却旋揚起來。

幪面人接下來，半步未退。

第二招小余全力施出，他對這一招更有信心。

在出招之下，有信心和沒有信心是大不相同的。

「卜」地一聲，兩人接實，絕對意外地，幪面人退了半步，小余整整退了一步半，地上留下半寸深的足痕。

由此可見，他負荷了多大的壓力。

怎麼會呢？上次幪面人不是吃了點虧嗎？

這一次的結果，怎麼會正好相反？是不是上次他藏了拙？

小余心頭駭然。

遲先生果然非同小可，二師叔這兩招制不住他，今夜就十分危險了。

上次小余還以爲是故作姿態，開了個怪門戶，把他唬走的。

以今天的相反差距看來，上次他不是被唬走的。

這人不但武功深不可測，人也詭詐。

可是二師叔爲甚麼吞吞吐吐不說明一切？

他相信，二師叔應該知道三師叔，也就是遲先生是「青苗幫」太上幫主。

此刻幪面人突然發出一串長笑。

小余無法由這笑聲判定他就是遲先生，他道：「有樣東西，我要給你看看……」他正要取出齊師父的指甲，對方已伸手抓來。

小余必須全神應付，因爲那兩招已不能再用。

除了那兩招，他記得齊師父教的，近來証明相當有用。立刻施出了一招「獨釣寒江雪」。

這是李白的詩中的一句。按詩的寓意，發明此招，先天上已經很不俗了。

對方接下來，並不很吃力，但小余已很知足。

於是小余又施出一招「臨深履薄」。

這一招也有意想不到的威力，然

而却被砸退一步。

可見要以齊師父過去的老招擊敗此人，甚至接下此人百十招，還是不可能。並非齊師父的技藝不精，而是他學得太少，時間也太短了。

施出第五招齊師父的技藝時，小余挨了一掌。

這一掌對方顯然只用了五、六成力道，已感上下身有如脫節。

再挨三、五下，步伐蹣跚凌亂起來。

此刻另外二人也早已停手觀戰。

因爲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了，看看絕世高手搏殺，也可大飽眼福，小余已很厲害，太上幫主又如何呢？

現在他們得到了答案，小余還是不成。

燕翎一聲不響地撲上，自後側攻出一招。

這幾乎可以料到，結果必然如此，被幪面人一掌撩出。

這一掌也許並未撩中她，但也退出三大步。

只不過燕翎又撲了上來，她願意死在小余身邊。

只是這一次幪面人未留情，以中、食二指一指，燕翎退了兩步倒下。

這顯然像是「一指罡」之類的絕學。

像隔山打牛一樣，虛空可以點人之穴。

小余厲聲道：「你不配爲人之師，你隱惡揚善，甚至無惡不作……」對方不能讓他繼續說下去，正要下煞手，忽然發現四周出現了幾十個「三寸丁」。

「三寸丁」也就是侏儒。

那裡來的這麼多的「三寸丁」？

高的不過三尺七、八寸，矮的三尺左右。

爲首的是「三寸丁」高嘉，和一個「三寸丁」女人。

奇的是，這個只有三尺五、六寸的小女人，長得十分美好，要不是有一張成熟女人的臉，會以爲是個五、六歲的女童。

「三寸丁」怪嘯一聲，三十來個「三寸丁」發動攻勢。

侏儒的攻擊方式自然是着重中下盤的。

攻擊中，下盤當然以「滾膛刀」最適用。

而正常人使用「滾膛刀」由於身材高大不方便，侏儒却不受影响，他們施展開來，像個人球、光蛋一樣。

如果僅僅是「滾膛刀」，能唬得住這些人嗎？

不要說蒙面人，就連七個一級一品人物也唬不住。

可是侏儒自創了一套數十人合擊的陣法。

既非八卦、四象或兩儀，更不是一字長蛇及天門陣。

這陣名叫做「亂針繡」。

繡花技藝中有一種「亂針繡」，乍看亂七八糟，尤其是自反面看，根本看不出甚麼形象來。

正面看就像油畫一樣，是一門特殊技巧。

這陣法稱之爲「亂針繡」，可想而知，必是乍看毫無章法，却是井井有序，蘊藏殺機的陣法。

加之這些侏儒都有極深的功力、精湛的刀法，一開始，七個已受了傷的一級一品人物就手忙脚亂起來。

他們本以爲像紅豆一樣，「滾膛刀」沒有甚麼了不起。

一動上手，陣法一變，不由大吃一驚。

幾十個侏儒變成人球，穿來滾去，令人無法捉摸。

居然使得這些一流頂尖高手眼花撩亂，不知所措。

這也是因爲他們大多受了內傷，動作及速度都不夠之故。

所以七個人不久又有五人受了刀傷。

但是，蒙面人却不會被唬住，他立刻出了手。

他僅僅在一邊看了半盞茶工夫，已看出了門道。

因而他一出手，侏儒們的陣法就不靈了。由於有三五個受了重傷，就無法正常運轉，即使小余出手也不成。

（未完・十四）



十七世紀歐洲王朝御用藥品
九十年代降脂減肥防老新星

天之驕子——月見草油丸

EVENING
PRIMROSE OIL
（γ—月見草—E）

自然界中唯一
含有γ—亞麻酸的天然製品
γ—亞麻酸降膽固醇的能力
比亞油酸大163倍

應用範圍：
降脂、消除贅肉，除暗瘡、美容顏，收腹減肥、抗衰老。

純天然製劑　無毒無副作用

具有九十年代先進水平的
降脂、減肥、美容的理想藥物

熱潮席卷日本台灣南亞歐美
品質超卓療效確實令人折服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60粒瓶庄

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6015715　圖文傳眞：（852）6918344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LTD.

Add：Rm.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N.T., Hong Kong.
Tel：（852）6015715 Fax：（852）6918344